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殷墟甲骨自光緒二十五年（西元 1899 年）爲王懿榮所識至今已逾百年，甲骨學者之研究歷經「甲骨文的非科學發掘階段」和「甲骨學的草創時期」、「甲骨文的科學發掘和甲骨學的發展時期」、「甲骨學的深入研究時期」等階段之發展¹，在卜辭之考釋、斷代、辨僞、綴合…等各方面之研究日益深化、拓展，而漸趨於完善、嚴密。

甲骨文在中國文字之發展演變中仍處於尚未定型的階段，因此，具有文字形體正反互用、位置不定、偏旁通用以及筆劃繁簡不定…等等特質，也由於上述這些未定型、規範化的特質，造成許多文字學者對甲骨文字之意義、用法與形體等方面混淆的情形。姚孝遂於〈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一文中即云：

甲骨文作為一個完整的文字體系，有其自身的特徵和規律。過去我們對於甲骨文作為個體的觀察工作做得比較多，而作為整體的分析研究則嫌不夠。從總的方面來說，甲骨文的文字形體是規範和統一的。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甲骨文仍存在著很多不規範的因素，具體表現在大量異體字的存在，以及某些形體相混的現象。

2

姚氏所謂異體字，亦即文字發展演變過程中所產生之一字異形的現象。如許威漢於《先秦文學及語言例論》一書中對於異體字所下之定義：

¹ 王宇信《甲骨學通論》，71-102 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年 6 月。

² 姚孝遂〈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古文字研究》第 20 輯，283-284 頁，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3 月。

所謂異體字，是一個字有兩種以上的寫法（一字多形）。³

裘錫圭亦於《文字學概要》一書中對異體字作了分析：

異體字就是彼此音義相同而外形不同的字。嚴格的說，只有用法完全相同的字，也就是一字的異體，才能稱為異體字。但是一般所說的異體字往往只有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嚴格意義的異體字可以稱為狹義異體字，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可以稱為部分異體字，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廣義的異體字。⁴

張亞初在〈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一文中則云：

文字在早期晚期，形體上有變化。象形字、會意字等標音化以後，早晚字形結構也會發生變化。這些，都是指同一個字在不同時期所產生的形體變化。異體字則是指同一個時期內同一個字的幾種不同的形體結構。⁵

甲骨文當中由於上述形體正反互用、位置不定、偏旁通用…等特質而產生大量異體字，學者多所論及，惟於定義之範圍或用語上稍有差異，但並非本論文所要討論之主要課題。本論文所討論之重點，乃是由陳煒湛於〈甲骨文異字同形例〉一文中所提出，與異體字（即一字異形）相反之異字同形現象所延伸：

甲骨文中兩種正好相反的現象：一字異形和異字同形。兩者都反映了字形與字義的矛盾，說明甲骨文雖已形成體系，但字形還不十分固定。前者即所謂異體字，一個字有多種寫法，這是普遍現象，學者們已普遍地注意到了，除少數字外，意見也大都一致，毋庸贅

³ 許威漢《先秦文學及語言例論》，118 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年 6 月。

⁴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233 頁，台北萬卷樓出版社，民國 84 年 2 月。

⁵ 張亞初〈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字研究》第 17 輯，230-267 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9 月。

言。後者亦可稱為同形字，由於種種原因，一個字形代表兩個音義全然不同的字，為數雖不多，卻是特殊的現象，治甲骨者尚較少論及。識別異體字固然有助於文字的考訂，避免將一個字誤認作幾個字；而辨別同形字對於正確理解卜辭也頗關重要，可以免致釋讀上的錯誤。⁶

陳氏所云「同形字」之稱，最早由戴君仁所提出，並定義為：

凡以一字之字形，表示異音異義、同音異義、同義異音之兩語者，均得稱之同形異字。⁷

是可知戴氏在「同形異字」的界定上，較陳氏之「一個字形代表兩個音義全然不同的字」之定義寬廣而全面。其後龍宇純、李孝定等學者亦皆就戴君仁文章中之「同形異字」提出探討⁸，但皆就中國文字整體現象而言。以甲骨文之同形字為討論範圍之專文，應自陳煒湛開始。近年則有姚孝遂在〈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一文中云：

異字同形現象是文字在其發展演變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現象。從原則上說，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它注定是要逐漸消亡的。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又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這就是文字形體在孳乳、分化過程中，存在於過渡環節的一種形體交叉現象。⁹

說明卜辭中出現異字同形的情形並非普遍之現象，是文字發展中的不正常現象。施順生亦提出〈甲骨文異字同形之探討〉一文：

⁶ 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甲骨文論集》，20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此篇原載於《古文字研究》第 6 輯，227-250 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11 月。

⁷ 戴君仁〈同形異字〉《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12 期，20-37 頁，民國 52 年 11 月。

⁸ 龍宇純〈廣同形異字〉《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36 期， 頁，民國 77 年 12 月；
李孝定〈戴君仁先生同形異字說平議〉《東海學報》30 卷， 頁，民國 78 年 6 月。

⁹ 姚孝遂〈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古文字研究》第 20 輯，280 頁，2000 年 3 月。

一般的文字中，異字異形乃是正常的現象，但在甲骨文中卻時常可以看到「異字同形」的情況，如山與火同形、甲與七同形、午與十同形，不同的字卻有相同的形體，因此，容易引起釋讀甲骨文時的麻煩與錯誤。¹⁰

本文在學者所提出甲骨文異字同形諸例之中，細究其緣由與成因，以爲可將之歸納爲由於甲骨文中在字形、字義與用法上相混所造成，並就其成因可再區分爲同源分化、取象形近、形近相訛、依聲假借等同形現象。由於甲骨文階段運用之文字較少之故，再加以上述之四大成因，導致甲骨文中同形異字的「不規範」¹¹現象產生。本文以下即就此四項甲骨文同形字之成因分章舉要疏證之，以期於「不規範」的甲骨文同形字中探究其演變規律。

本論文之寫作動機，主要即在於解決甲骨文字間由於對某些字形、字義、用法之演變規律上的混淆不清，而造成學者對於文字有所誤釋，影響對於卜辭之判讀等情形。不單只是討論甲骨文單字之形體結構與演變，而要再進一步探討字與字之間的混淆情形，正如姚孝遂所云：

甲骨文形體結構不僅要與周代的青銅器銘文、戰國秦漢的簡牘璽印文字以至小篆相比較，尤其重要的是要與甲骨文本身的形體進行比較分析，注意其細微區別，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分辨其異同。…古文字的考釋，僅僅做到形體結構分析是不夠的，還要進一步考察字與字之間的聯繫，亦即詞的組合關係。孤立的文字形體是難以確

¹⁰ 施順生〈甲骨文異字同形之探討〉，102 頁，《第十三屆全國暨海峽兩岸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91 年 4 月。施氏一文並於 104 至 105 頁中，歸納甲骨文異字同形所產生之原因爲：一、造字之初即已同形；二、同源分化；三、合文；四、形體之簡化、繁化、異化；五、用字假借。

¹¹ 姚孝遂〈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古文字研究》第 20 輯，284 頁，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3 月。

定其究竟表示什麼概念的。…「𠂔」可能是干支字的「巳」，也可能是「子女」之「子」。「𠂔」可能是「又」，可能是「有」，可能是「侑」，可能是「右」，也可能是「祐」，等等。這些都不是形體結構分析所能解決的。¹²

姚氏所舉卜辭中 𠂔 形有作「巳」字，有作「子」字； 𠂔 形在卜辭中有「又」、「有」、「侑」、「右」、「祐」等義之例，實各有其成因與規律。因此，探討卜辭中類似易混淆字例之產生可歸納為哪些成因？疏證每一字組之發展在各組各類卜辭之契刻者中有何規律存在？尋索卜辭中何以會產生這些異字同形的現象？皆為本論文所欲釐清之主要研究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¹² 姚孝遂〈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古文字研究》第 20 輯，284-285 頁，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3 月。

本論文所討論之甲骨字形，以《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補編》、《英國所藏甲骨集》、《小屯南地甲骨》、《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等殷墟卜辭甲骨拓片專書為研究之材料範圍。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著重於卜辭斷代上之分組分類。筆者於碩士論文階段，即就《甲骨文合集》中 41956 片甲骨資料，在黃天樹、李學勤、彭裕商、方述鑫、林澐等學者的研究基礎下，以貞人、字體等斷代標準以及李學勤所提出卜辭發展之「兩系說」¹³為依據，進行每一筆甲骨資料的分組分類，完成「甲骨文合集分組分類總表」¹⁴，俾使研究甲骨文之學者與書家能有一完整全面性之參考資料。本論文於卜辭之分組分類與斷代上，延續此一研究方向，並進一步針對語文出版社於 1999 年出版之《甲骨文合集補編》中，所收錄之 13450 片甲骨資料，逐片詳審判斷，進行分組分類工作，所完成之「甲骨文合集補編分組分類總表」，亦同樣置於附錄部分以供卜辭分組分類相關研究之參考。

甲骨文之研究中，常見由於字形、字義或用法上之混淆而誤釋之字，而造成這些混淆或訛誤現象者，正如姚孝遂所云：

早期的古文字形體，仍處於不斷發展變化過程中。不同時期、不同書寫者的習慣，會造成文字形體的變異。這就需要我們掌握某一文字符號體系的特點和區別形式，又要掌握這些區別形式的發展和變

¹³ 卜辭之「兩系說」，即李學勤於 1978 年第一屆古文字討論會中所提出之觀點，此「兩系說」之提出，可說是在理論方法上揭開了甲骨斷代研究嶄新的一頁。其整體之論述見於其後所發表之〈殷墟甲骨分期的兩系說〉一文中：「所謂兩系，是說殷墟甲骨的發展可劃為兩個系統，一個系統是由賓組發展到出組、何組、黃組，另一個系統是由組發展到歷組、無名組。林澐、彭裕商兩先生對這個看法給予補正。根據他們的看法，組可能是兩系的共同起源，黃組可能是兩系的共同歸宿，這無疑是極有啟發的。」《古文字研究》第 18 輯，26 頁，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8 月。

¹⁴ 參拙著〈甲骨文合集分組分類總表〉《殷墟卜辭斷代之「字形」標準研究》附錄，輔仁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291 頁，民國 90 年 6 月。











姚氏所云「不同時期、不同書寫者的習慣，會造成文字形體的變異。」是釐清這些混淆不清字組的重要關鍵。筆者藉由對甲骨文分組分類之深入研究，分析在各組各類卜辭中的不同書寫者（即卜辭契刻者）中，不僅於字形、書體上皆有其個別之特色與風格，書寫者之用字習慣更是有所差異的。若是文字研究者尚未了解卜辭之分類與斷代，而將不同分類、不同時期中極易混淆的字擺在一起討論，則往往會導致錯誤的判斷與結論。本論文即就筆者對卜辭分組分類之成果，對各組各類卜辭刻手於甲骨文同形字之舉要字例的用字情形加以探討，藉以釐清經常發生混淆的字組中，字與字的相互關係。限於時間與篇幅，對於《英國所藏甲骨集》、《小屯南地甲骨》以及《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等甲骨資料之分組分類表，則待日後逐一完成。

其次，由於本論文第二、三、四、五章中所舉字例並非就甲骨文中因同源分化、取象形近、形近相訛、依聲假借之同形字組作全面性之探討，而僅為舉要性質，因此在研究主題之舉例上，僅選取甲骨文中在字形、字義與用法上混淆情形較為常見者，於其成因及規律上詳加探討。又由於本論文所舉字組探討之必須，少數字例如：巳、貞、寅、王等字形之敘述，與筆者碩士論文之部分內容相近，但為討論所必須，故仍就碩士論文探討之基礎上，再就本論文之主題加以分析與探討疏證。其餘疏漏與不及探討之處¹⁶，為筆者今後致力研究方向之一。

¹⁵ 姚孝遂〈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古文字研究》第20輯，283-284頁，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3月。

¹⁶ 甲骨文同形字之字例除本文所疏證外，還有許多字組值得探討，如陳煒湛、施順生、詹今慧等於文中所探討諸例。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甲骨文論集》，20-3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施順生〈甲骨文異字同形之探討〉，102-116頁，《第十三屆全國暨海峽兩岸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國91年4月。詹今慧《先

再者，本論文在探討甲骨文中同形字的每一字組時，皆將各個字例於各組各類卜辭中之字形掃描整理，製作【分組分類字形簡表】明示之，每一簡表製作過程中，各組各類卜辭之選字、描摹、掃描、建檔、製表…等等步驟，皆希望儘量在不失真之前提下，以原甲骨拓片大小逐一完成，過程繁瑣耗時，但力求資料呈現之原始完整與全面性。

於字例之選取上，更以詳實呈現各組各類卜辭中刻手之用字情形為主，若同組或同類卜辭之刻手於此字皆以同一字形刻劃，則本文於簡表中即以代表字形示之，如「女」字， 組小字類卜辭之刻手皆作  形，故於【女、母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中僅列《合集》21437 片號中之  形；又如「矢」字，賓組一類卜辭之刻手皆作  形，故【矢、寅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中僅列《合集》10612 片號中之  形。若是同組或同類卜辭之刻手於此字有著不同的形體刻劃，則於表中列中不同之字形，如「母」字， 組小字類卜辭之刻手於此字或作  形、或作  形，故本文於【女、母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中以《合》19763 片號中之  形與《合》21437 片號中之  形二者並列之；又如「寅」字， 組肥筆類卜辭之刻手於此字或作  形、或作  形，故於【矢、寅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中二者並列之。

卜辭中亦常見某些字組中之字例不僅在獨體字形上有所混淆，於其孳乳字之偏旁上更見相混同形之情形，如唐蘭在《古文字學導論》中所云：

凡同部（即由一個象形文字裏孳乳出來）的文字，在偏旁裏可以通用，——只要在不失本字特點的時候。……欠、乳、卩、尾、企等字，本是有區別的，在偏旁裏卻常可通用。¹⁷





秦同形字研究》第二章「始見於殷商甲骨文之同形字組」，政治大學碩士論文，民國 93 年 12 月。

¹⁷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235-236 頁，濟南齊魯書社，1981 年 1 月增訂本。

於此，本文於所舉字組中，亦視偏旁相混同形的現象，就必須討論之孳乳字加以討論之，如「山、火」字組中，亦舉「山」之孳乳字「岳」字的偏旁與「火」之孳乳字「光」、「閔」、「燎」、「焚」¹⁸等字的偏旁作一討論；又如「矢、寅」字例中，亦舉「侯」、「族」「𠂔」等字之矢字偏旁與「寅」字作一討論。

要之，本論文中所完成各組各類卜辭刻手於每一字組之字形簡表，表中列出每一字歷時性之形體演變，使我們清楚了解各個甲骨文字歷時發展之時間先後；而字形簡表中所示甲骨文同形字之每一字組，則以字與字間之共時性探討，以每一字組在各組各類卜辭中的形體異同，來討論甲骨文的同形現象。且為求方便學者們日後對於本文字例之研究，於表後針對各組各類卜辭中不同刻手之字形作一分析，一方面釐清因字形混淆而產生之疑難，有助於我們對甲骨文同形字之形成有更深入認識；另一方面，本文於每一簡表後之敘述中，亦就簡表中每一字形於所屬卜甲或卜骨之文例一一列出，以求詳盡分析各字組在字義上的混淆。

本論文在分析甲骨文字本身形體結構之異同外，再進一步由音義關係及卜辭文例，並結合殷墟卜辭中分類與斷代的觀念，從各組各類卜辭刻手之用字情形，探究甲骨文字與字間之同形關係。希望對於甲骨文字形體之發展與演變研究上有所助益。學海浩瀚，因個人才疏學淺而有不當、不足之論，尚祈前輩方家不吝指正。

¹⁸ 卜辭中之 、、、 等形，於姚孝遂、肖丁之《摹釋總集》中皆釋作「𠂔」字，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1月。然本文皆改釋為「焚」字，乃是依據裘錫圭於〈說卜辭的焚巫尪與作土龍〉一文中所云：「『𠂔』字（案：即《摹釋總集》所釋之 𠂔 字）象『尪』在『火』上，應該是專用於『焚巫尪』的『焚』字異體」，219頁，《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8月。

第三節 卜辭分組分類之年代簡述

本論文於以下各章舉要字例之討論中，每一字組之字形、用字分析皆牽涉卜辭之分組分類與斷代問題，即各字組中字例與不同年代中各組各類

卜辭契刻者所呈現之演變現象有著密切關係。我們由各組各類的契刻者在各個時期中對於甲骨文部分字例在字形、意義與用法上的變化，討論造成常出現混淆現象之字組的原因，並釐清各字組中之關係。關於卜辭分類與斷代之相關研究情形，筆者於碩士論文第一章第三節「卜辭分類斷代簡史」部分已作一概略敘述，故本論文於此不再贅述，但對於各組各類卜辭之年代問題，則於本小節中作一說明。

在研究卜辭分組分類之學說中，李學勤提出卜辭「兩系」發展之說¹⁹，經林澐、彭裕商、黃天樹等學者之闡述，可將卜辭之發展歸納為以 組肥筆類為各組各類卜辭中時代最早的一類卜辭，其後之發展則主要分村中、村北之 組小字類至何組二類一系以及村南之 歷間 A 類至無名黃間類一系的兩個系統脈絡發展，而黃類卜辭則為殷墟卜辭中年代最晚之一類卜辭，亦即殷墟卜辭之出土地點除了最早之 組肥筆類與最晚之黃類卜辭不分村中北或村南外，其餘各組各類大體上皆分為兩系發展。其中「兩個系統間有一定的互相關係，但又有清楚的區別，在出土地點、甲骨質料、修治方法、鑽鑿形式、卜辭格式以至文字的風格上，都有差異。」²⁰而判斷各組各類之年代問題，除依據斷代標準中之稱謂與地層為主²¹，尚需結合字體、人物、占卜事項、同版現象等等各方面來進行。本文在各組各類王卜辭之年代上，主要以黃天樹於《殷墟王卜辭之分類與斷代》一書所論述以及書中所整理之〈殷墟王卜辭的分類及各類所佔年代總表〉²²所呈現之結論為參考，非王卜辭之年代則散見於其他單篇論文中²³。茲將本論文於

¹⁹ 參見本文第二節註 13。

²⁰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李學勤序》，4 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 4 月。

²¹ 林澐〈小屯南地發掘與殷墟甲骨斷代〉《古文字研究》第九輯，148-149 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1 月。

²²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前言》，13 頁，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80 年 11 月。

²³ 參見黃天樹〈關於非王卜辭的一些問題〉《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4

各字組中所列之【分組分類字形簡表】與分析中所提及各組各類之年代以簡表形式說明如下：其中，歷間 A 類、歷間 B 類、歷一類、歷二類、歷草體類、歷無名間類、無名類以及無名黃間類卜辭主要皆屬於村南一系之卜辭，本文於下表中皆以黑色網底顯示之，於下文各章中所舉字例之「分組分類字形表」中亦然。

分 組 分 類		主 要 年 代
王	組肥筆類	武丁早期－武丁晚期
	組小字類	武丁中期－祖庚早期
	賓間 A 類	武丁中期
	賓間 B 類	武丁中期
	𠩺類	武丁中期
	賓組 類	武丁中晚期
	賓組一類	武丁中晚期
	典賓類	武丁中期－祖庚早期
	賓組三類	武丁晚期－祖甲早期
	出組一類	祖庚早期－祖甲早期
卜	出組二類	祖庚晚期－祖甲晚期
	何組事何類	祖庚早期－祖甲晚期
	何組一類	祖甲晚期－武乙早期
	何組二類	廩辛中期－文丁早期
	歷間 A 類	武丁中期
	歷間 B 類	武丁中期－武丁晚期
	歷一類	武丁晚期－祖庚早期
	歷二類	武丁晚期－祖甲早期
	歷草體類	武丁晚期－祖甲早期
	歷無名間類	祖甲晚期－武乙早期
王	無名類	廩辛晚期－文丁早期
	無名黃間類	武乙早期－文丁晚期
	黃類	文丁－帝辛
卜		
辭		

卷第 4 期，125-131 頁，1995 年 12 月；〈子組卜辭研究〉《中國文字》新 26 期，22-41 頁，民國 89 年 12 月。〈非王卜辭中“圓體類”卜辭的研究〉《出土文獻研究》第 5 集，41-51 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 年 8 月。

非王卜辭	子組	武丁早期－武丁晚期
	午組	武丁中期
	亞組	武丁中期
	圓體類	武丁中期
	劣體類	武丁中晚期
	婦女類	武丁中晚期

如上表所示，各組各類卜辭之主要所處年代，大體上以王世之稱將各組各類作一概略的斷代，其各自年代之細分有待他日作更詳盡之探究分析。而上表雖於排序上，儘量將以兩系發展之各組各類的年代先後呈現出來，但各組各類卜辭之時代斷限，事實上並非單純依循著一類接著一類的發展形式，而是各類中存在著許多重疊時期，正如黃天樹所云：

即使是在有相承遞變關係的同一系卜辭中，類與類、組與組之間在時代上的相互關係，也不是簡單地沿著一條直線序列嬗變的，往往出現相互參差、相互疊合等錯綜複雜的局面。新類與舊類的相互關係，並非都是新類產生之時，舊類立即消亡。往往是新類產生之後，舊類在某一段時間內與新類仍同時並存，這種現象是普遍存在的。

24

因此，同一時期中有著許多類卜辭共同存在著，如武丁時期中，即涵括了王卜辭之十四類與非王卜辭之六類，共二十類卜辭，當然，部分組類如賓組三類卜辭，處於武丁時期之數量僅佔少數；而同一類的卜辭也可能縱跨著幾個不同的年代，如村中、北一系的何組一類卜辭，縱跨了祖甲、廩辛、康丁、武乙等四王世時期；又如村南一系的歷二類卜辭，其年代則處於武丁、祖庚、祖甲三個時期。而這些現象也說明了卜辭之斷代無法如董作賓所提出之五期分法²⁵概括言之，以上述何組一類卜辭為例，相對於董作賓

²⁴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前言》，4頁，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80年11月。

²⁵ 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將甲骨之斷代依王世分為五期，即：

之五期分法，則包含了第二期的祖甲時期、第三期的廩辛、康丁與第四期之武乙時期。凡此，皆為殷墟卜辭之分類與斷代上之普遍現象，亦本文是在進行對甲骨文同形現象探討前，需先予以說明之卜辭分組分類的年代問題。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在董作賓所提出之傳統分期中，歷類卜辭屬於第四期卜辭。但本文依卜辭分組分類之客觀探討下，認為歷類卜辭之字體當屬武丁晚期至祖庚、祖甲時代之村南一系卜辭，若就傳統分期說法，應當是第一期至第二期間之卜辭，而不是屬於第四期卜辭。

第四節 詞義界定

本論文針對殷墟甲骨卜辭中，一些在字形、字義、用法上出現混淆現

第一期 武丁及其以前（盤庚、小辛、小乙）

第二期 祖庚、祖甲

第三期 廩辛、康丁

第四期 武乙、文丁

第五期 帝乙、帝辛

（《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民國 22 年 9 月。）

象之同形字組，以舉要方式探討部分字例因不同刻手在各個不同時期中，呈現出不同的字形變化、意義差異與用字情形，並依各字組之性質歸納出同源分化、取象形近、形近而訛以及依聲假借之四大成因。將歷來於卜辭字形結構演變研究中，學者所提出字與字之間形體上的異同作一詳盡探討，對於各字於卜辭文例中之意義與用法，以及在殷墟卜辭分類與斷代之觀念中，各組各類卜辭之契刻者對於同形字例的每一字形體刻劃演變、用字情形作一分析與探討，以釐清普遍對於各字組在形體、意義與用法上的混淆情形。

在第二章「同源分化之同形字」方面，乃就「形同義近而音韻關係不是很密切」之同形字組而言，偏重於甲骨文字在形義上的同源分化關係，王蘊智在討論古文同源分化現象時云：

同源字和同源詞是兩個概念。…同源詞的著眼點在於詞的音義來源及音義關係上，同源字的著眼點主要在於字的形體來源及其形義關係上。說得再明確一點，同源詞屬於詞義系統的問題，同源字則屬於字形系統的問題。²⁶

將「凡具有同一形體來源和字形分化關係的字」²⁷稱之為同源字，著重在形義關係上的探討，而將傳統訓詁學中之同源字稱為同源詞，並定義「凡語音相同或相近，具有同一語義來源和分化關係的詞」²⁸是同源詞，偏重在音義上面的關係。

王蘊智在文中將訓詁學中的同源字稱為同源詞，於此，王力在《同源字典》中即云：

²⁶ 王蘊智《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現象探索》，15 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年 6 月。

²⁷ 同上註。

²⁸ 同上註。

我們所謂同源字，實際上就是同源詞。²⁹

雖然王蘊智將同源字與同源詞之定義清楚地作了音義關係與形義關係的區別，但訓詁學中於同源字的定義乃眾所皆知，如陳新雄與王力對同源字之定義皆為：

凡音義近，音近義同，或義近音同之字，謂之同源字。³⁰

就陳新雄與王力在同源字的定義上，音義關係一定要相同或相近，而在形體上並無說，的確是偏重在音義上的同源關係，與本章中所討論形義上的同源關係有所差異。但本論文於討論時為避免對同源字定義上的混淆，因此，將這一類在甲骨文中具有同一形體來源、意義上有引申關係、但音韻關係不密切的字組歸納為「同源分化之同形字」。本章中所探討之同源分化之同形字，與王蘊智所討論之同源字在「同一形體來源」的定義上是相通的，而在音韻部分，則就甲骨文中呈現形義同源現象，但在字音上不具有密切關係的字組加以討論，至於甲骨文中有著同音現象的同源字部分³¹，則不在本章討論同源分化同形字之範疇。

本章所討論甲骨文同源分化之同形字，是偏重在同形字組的形同義近的關係上，而在音韻關係上並不是密切的，由本文所舉之「女、母」與「月、夕」兩組字例中可看出，雖然在韻部上皆屬於旁轉關係，但聲母之關係卻是很遠，即女、母二字在韻部上為魚之旁轉，月、夕二字在韻部上為月鐸旁轉。在同源分化的同形字中，女、母與月、夕在意義上是相近的，也就是兩字組之字例皆存在著引申義的關係，但若只是韻部旁轉，而在聲母關

²⁹ 王力《同源字典》，5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80年10月。

³⁰ 陳新雄《訓詁學》（上）第六章「訓詁之條例」，279頁，台北學生書局，民國83年9月。另見王力《同源字典》，3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80年10月。

³¹ 如入、內二字之例，屬於甲骨文中著重於音義關係，即同音的同源分化字，與本文所討論「女、母」；「月、夕」等同源分化之同形字，主要差異在於音韻上之關係是否密切。

係上無雙聲旁紐的情形，此類字組間的音韻關係仍然不是很密切，更不能稱之為同音關係，因此，本章所討論的形義同源而分化之同形字與訓詁學中音義同源的同源字是不相同的。由於殷商甲骨文字少，由具有同一形體來源的字分化出具有引申意義的字，因而產生了同源分化之同形字，這種形義同源的字組，應該是在文字發展的初期才會出現，是文字形體演變與運用尚未定型成熟階段的不規律現象。本章對甲骨文同源分化之同形字的討論中，舉要提出如女母、月夕等例討論之，並就各字組於各組各類卜辭中之形音義關係及卜辭用法上作一分析探討。

第三章「取象形近之同形字」部分，由於形成甲骨文「同形」字之原因，部分是於文字肇造之初，由「畫成其物，隨體詁詘」而來。因此，若不同音義的文字所取象，藉以造字的事物形體類似，便很容易造成取象形近之同形字，如「土、王」、「山、火」、「工、壬」、「七、甲」、「𠂇、又」、「𠂇、比」等。因此，本章是以甲骨文中「形同而音義皆異」之同形字為討論範圍。意指在造字之初，因文字所取象之事物形體相近而有同形的現象，但彼此在意義及音韻上並無關係，因而形成「形同而音義皆異」的「取象形近之同形字」。

第四章「形近相訛之同形字」部分，是指大部分意義與音韻上皆毫無關聯的文字中，由於字形相近，造成部分卜辭契刻者誤刻為另一字之形體，且於其所取象在兩個被誤以為同形字之間毫無相干，而導致二字同形之現象，此類「形同而音義皆異」的形近相訛之同形字，佔了甲骨文同形字中之絕大部分，但本文僅舉要就「用、𠂇」、「下、入」、「丙、內」、「入、六」、「上甲、田」等例進行疏證。需說明的是，本文在討論甲骨文同形字中，發現仍有小部分屬於「形同音近而義異」的形近相訛之同形字，如本文所舉入、六二字之例，即屬於此一範疇，因同樣由於形近相訛而同形，故一併於本章探討之。

第五章「依聲假借而同形」之同形字例是本文討論甲骨文同形字的另一重點，主要探討「形音同而義異」之同形字例，即指甲骨文中的部分同形字是由於本無其字，依聲假借而同形者，這類同形字組中，本字與假借字在意義上是不同的，而在音韻上為音同或音近的關係，此類字組皆屬因假借關係而同形，但在卜辭中又都分化為不同形體之字例，如「貞、鼎」、「子、巳」、「矢、寅」等字組，本文將討論其因假借同形而分化之現象，以及在各組各類卜辭中形同義異而音同的情形。但對於其他因假借而同形，但在卜辭中一直沒有分化為不同形體的字組，或是部分因為在卜辭中不知道或不確定其本字最初之意義，而無從判斷本字與假借字是否同形之字組，則不屬於本論文中「依聲假借而同形」之同形字的討論範圍。

在本文就各組各類卜辭中同形字作一分析討論後，可看出「形近相訛之同形字」的同形現象，僅出現於部分卜辭之刻手於不同字之間，因形體相近而產生的訛變情形，並非在卜辭中之普遍現象，而「同源分化之同形字」、「取象形近之同形字」、「依聲假借之同形字」之各個字例中，於各組各類卜辭之同形現象亦非全面而普遍，只是在不熟悉卜辭分組分類的情形下，才將這些字組皆稱之為同形字例。因此，嚴格說來，筆者以為本文所討論之同形字應稱之為「部分同形字」較為恰當，但為求敘述之統一，故仍以學者通稱之同形字稱之。歷來學者於各種成因之同形字多作說解，然其說解是否得當，亦是值得探討之處。本文討論同形字之目的，即在於由各組各類卜辭於字例形義之分析討論中，了解這些因同源分化、取象形近、形近相訛、依聲假借而部分同形字例之形體發展與變化，以釐清歷來對這些同形字之誤解，避免釋讀上的錯誤。

本論文中討論各字於卜辭中之「用法」，乃指各組各類卜辭之契刻者於各個字例在卜辭辭例當中所表示之義或詞性而言，其中亦牽涉卜辭契刻者之用字習慣問題，所謂「用字習慣」，是涵括於卜辭分類中最重要之標準——「字體」之中，蓋字體乃包括字形結構、書體風格以及用字習慣三

方面而言³²，本文所討論之同形字中，與卜辭刻手之用字習慣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所謂「用字」，即指卜辭契刻者於契刻文字於甲骨片上所使用之字形而言，隨著契刻者不同的用字習慣，展現出文字不同的形音義變化。各個刻手在卜辭之契刻工作中，皆可能因為個別獨特之契刻習慣，而在卜辭中以不同的形體表達同樣意義的字，因此，用字習慣即指契刻者使用某字之獨特習慣，而契刻者使用某字來表達某義或某用法所顯現之整體、普遍的現象，則可稱之為用字情形。

另有一點需釐清者，即本文之同形字主要是討論在甲骨文中不同的字因部分同形而產生混淆的字組，且本論文所稱之同形字，實際上皆是討論卜辭中兩字或兩字以上之字組於形音義上之演變所構成的現象，並非單指一字而言。

³² 參見裘錫圭〈論「歷組卜辭」的時代〉《古文字研究》第6輯，270-271頁，中華書局，1981年11月；後收入《古文字論集》，227-320頁，中華書局，1992年。亦見於林漢達〈小屯南地發掘與殷墟甲骨斷代〉《古文字研究》第九輯，145-14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1月。

第二章 同源分化之同形字

第一節 女、母同形

卜辭中常見女、母二字，其形多作 𡚦、𡚧、𡚨 等形，學者於其常見之混用情形與此二字之異同多所討論。首先，對於「女」字之造字本義，李孝定云：

……夫男女之別於文字之形體上殊難表示，故就男女工作上之差異以為區別。女蓋象跪而兩手有所操作之形，女紅之事多在室內也。男則以力田會意。男耕女織各有專司，故製字於此見意也。¹

說明「女」字之造字象女子跪坐著，兩手操作著家務之形，顯示先民造字時，將古代社會中「女主內」的生活型態，具體地表現於文字形體中，而李氏於「母」字之取象則云：

《說文》：「母，牧也。女象裹子形，一曰象乳子也。」契文 女上著兩點象兩乳形，郭說是也。²


李文中所謂郭說即郭沫若在〈釋祖妣〉一文中對於「母」字初形本義的說法，郭沫若以為：





人稱育己者為母，母字即生殖崇拜之象徵。母中有二點，《廣韻》引〈倉頡篇〉云「象人乳形」，許書亦云「一曰象乳子也」，骨文及金文母字




¹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3587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4 年。

² 同上註，3615 頁。

大抵作, 象人乳形之意明白如畫。³

郭沫若在〈釋祖妣〉一文中，基於宗教之起源與古代文化之認識，提出了生殖崇拜之說，至今仍為許多學者奉為圭臬，在此我們不討論郭氏對於祖妣、土且土匕等字之說解是否得當，但郭沫若於此提出甲金文中「母」字作形者中間二點象人乳形之說，則確為多數學者視為定說。雖亦有學者提出不同見解，如姚孝遂：

「母」是由「女」所分化。在卜辭中，「母甲」、「母乙」、「母丙」……，諸「母」字可以作「母」()，也可以作「女」()。「母」和「女」在這種情況下是沒有區分的。西周金文仍然如此。「」加上兩點成為「」，過去以為象兩乳形。我們認為，所增兩點，不如解釋為區別符號更為合適。⁴

姚氏於此提出「母」字是由「女」字所分化出來，說明了「女」「母」二字間之同源關係。且又主張「母」字中間所增兩點應當解釋為區別符號，以與「女」字在形體上作一區分。姚氏不從許慎、郭沫若以來主張「母」字中間兩點象人乳形之舊說，其所提出區別符號之說，不外乎是在說明「母」與「女」字之間密切的同源關係。無論是由象人乳形或區別符號的說法，也都表示具有同源關係的女、母二字在共用形一段時間後，出現了混淆不清的情形，為了將「女」字與「母」字區別開來，於是以形為「女」之專字，而以增加兩點之形為「母」字以示區別。

對於女、母二字同形之現象容易造成意義與用法上的混淆，學者如陳煒湛於〈甲骨文異字同形例〉一文中即探討之：

³ 郭沫若〈釋祖妣〉《甲骨文字研究》，41 頁，藍燈文化影印版，民國 80 年 12 月。

⁴ 姚孝遂〈再論古漢字的性質〉《古文字研究》第 17 輯，314 頁，中華書局，1989 年。

甲骨文女均作 𡚦 或 𡚧 形，象一個女人跪在地雙手交叉於胸前之狀，又有少數作 𡚨 形，首部多一筆，象簪笄。甲骨文的母則多作 𡚩、𡚪，即在女字中加上兩點，象胸前雙乳之形，金文亦多如此作，這在六書中可謂「指事」。……但甲骨文中的母字有時又不加兩點，而一去掉這標誌，便與女字相混了。這樣，𡚩 是母非女，很清楚，但 𡚪 卻是女也是母，變成異字同形，不可不辨了。⁵

陳氏於此文中是從許慎、郭沫若之說，認為「母」字是「在女字中加上兩點，象胸前雙乳之形」。但更重要的一點是，陳氏與姚孝遂等學者皆提出了甲骨文中「母」字若去掉其與「女」字作區別的兩點，就與「女」字相混無別的現象。關於卜辭中這樣的現象，姚孝遂於〈再論古漢字的性質〉一文中提出：

「女」可用為「父母」之「母」，在這一點上，可視作「同」。但是，反過來「母」卻不能用作「子女」之「女」。卜辭的辭例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此為其「異」。這就是文字形體衍化的不可逆性。「女」在古文字也可用作「汝」、「如」等等。但「汝」和「如」卻不能用作「女」，同樣具有不可逆性。⁶

又云：

卜辭「女」「母」多通用。但亦有別。祖妣之稱「母」者，亦或作「女」，然反之「女」則不得稱「母」。「生」之辭，育「女」謂之「不」或「不吉」，無作「母」者。「取女」之女亦無作「母」者；「女」之女亦不作「母」。又婦名均「女」，不「母」。據此，輩尊者稱母，或假「女」為「母」，否則僅稱「女」，不得稱「母」。

⁵ 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古文字研究》第6輯，229-231頁，中華書局，1981年。







⁶ 姚孝遂〈再論古漢字的性質〉《古文字研究》第17輯，314頁，中華書局，1989年。

姚孝遂於此剖析在女、母二字通用的情形下，「同」中仍有「異」的現象。此亦即本文將要討論的重點：卜辭中「女」字與「母」字共用 𠂔 形的現象是否有其規律性？也就是說，筆者想深入探究卜辭斷代中，各組各類卜辭之各書寫者對女、母二字之用字情形，再由各文例中了解女、母二字之「同」「異」關係。由上古音韻觀之，女字上古音爲泥母魚部，母字上古音爲明母之部，女、母二字於韻部上雖爲魚之旁轉，但女字上古聲母爲舌音，母字上古聲母爲唇音，二者在發音部位上相去甚遠，是可知女、母二字之同形現象乃是由於形義之同源分化關係所致。以下其就卜辭斷代中各組各類卜辭間女、母二字之字形作一整體性討論，以觀察其形體之變化與用字之異同。











⁷ 參姚孝遂於于省吾主編之《甲骨文字詁林》第1冊第0422號後之按語，446頁，中華書局，1996年5月。



【女、母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









		女	母
王	組肥筆類		 19907 19951 21095
	組小字類	 21437	 19763 19971
	賓間 A 類	 2823	 7002 19973
	賓間 B 類	 3091	 3227
	出類		 20576 正
	賓組 類		




卜 辭	賓組一類	 11438	 2392	 1784	 4924
	典賓類	 679 正	 9934 反	 13926	 16996
	賓組三類	 678	 678	 2532	
	出組一類		 24951	 22677	
	出組二類	 41290	 26060		
	何組事何類		 27598	 27599	 27602
	何組一類	 31952	 27148	 27559	 27607



何組二類	 28170	 30642	
歷間 A 類			
歷間 B 類		 20954	
歷一類		 32752	
歷二類	 32176	 32297	
歷草體類	 32156	 32290	 32729
歷無名間類		 27340	 32754






	無名類		 26992 27583 27584
	無名黃間類		
	黃類		 35362 35858
非 王 卜 辭	子組	 21534	 21785 21805
	午組	 22453	 22045
	亞組		
	圓體類	 22507	 21879
	劣體類	 21457	 21426



	婦女類	 19996	 22197 22249 22258
--	-----	--	--




時代最早的 組肥筆類卜辭中未見「女」字。本類卜辭之「母」字或作  形（如《合》19907），孫海波《甲骨文編》一書中所列「女」字實多用作「母」義，如《文編》中之  形（《甲》2356，即《合》19907），細審《合集》拓片，此辭之文例為：「乙亥□用巫，今興母庚允使」，此字之義為「母」，而非用作「女」，故孫氏《文編》「女」字條中所舉此例應釋為「母」，亦可知在本類卜辭中， 形僅指「母」義而無「女」義。另外， 組肥筆類之「母」字又有作上加一橫劃之  形（如《合》19951：「…東…父…母…」），其上之橫劃象女子髮上簪形；亦見在中間增加兩點象乳形之  形（如《合》21095：「丁未…今 火來母」）。顯示 組肥筆類卜辭之契刻者有些以  形為「母」義，有些則分化出加一簪形之  形或加兩點人乳之  形。

組小字類卜辭之「女」字作  形（如《合》21437），其辭為：「丙午卜：翌戊申祖莽入，不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文編》於「女」字條中所舉《前》6.47.2（即《合》19981）以及《乙》83（即《合》20885）等例，皆屬 組小字類，筆者查核拓片字形與文例後，發現此二例其實皆當釋為「母」字，而非「女」字，此即同源關係之女、母二字共用一形所導致的混淆，使孫海波於編纂《文編》時，或由於當時之資料未能清楚辨識字形與意義，所造成之誤置情形。本類卜辭之「母」字則有與「女」字同形之  形（如《合》19763：「…王…羌于母乙，用」），又見作加兩點之  形（如《合》19971），其辭作：「甲申卜：王大衛于多母」。故 組

小字類卜辭之契刻者在「母」字之用字上有與「女」字同用  形的情形，爲女、母二字同源關係之例證，但也有使用加兩點乳形之  形，與「女」字有所區別。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期之 賓間類卜辭中， 賓間A類之「女」字作  形（如《合》2823），其辭爲：「…婦女」。 賓間A類卜辭之「母」字則有作中間加兩點之  形（如《合》7002），其辭爲：「…劓母已于□」；亦見與「女」字同形之  形（如《合》19973：「…辛丑，見母」）。因此，可知 賓間A類卜辭的書寫者在女、母二字的用字情形上與上述 組小字類相同，即「母」字仍有與「女」字共同使用  形的情形，但也有加兩點乳形之  形以表示區別。






賓間B類卜辭之「女」字作  形（如《合》3091：「丁酉卜：…子效…女其…」）；本類卜辭之「母」字則作加兩點象人乳之  形（如《合》3227），其辭爲：「己未卜：禦子 于母萑」⁸。是可知 賓間B類卜辭之契刻者於「女」、「母」二字之形體是有所區別的。





約處於武丁中期之 𠩺類卜辭中，未見「女」字。本類卜辭之「母」字則作中間加兩點之  形（如《合》20576 正：「壬戌卜：𠩺（侑）母癸盧豕」），但在同版中亦見作  形之「母」字，其辭爲：「壬戌卜：…母壬盧豕」，顯示此類卜辭書寫者對  形之意義與用法上，是用來表示「母」字的，而由於本類卜辭中未見「女」字之辭例，故亦無從得知本類卜辭之刻手於「女」字作何形體。

⁸ 此辭（《合》3227）姚孝遂、肖丁之《摹釋總集》釋爲：「己未卜：禦子 于女萑」，92 頁，中華書局，1988 年 11 月。本文從白于藍《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改釋「女」字爲「母」字，52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晚期之賓組 類卜辭中，「女」、「母」二字均未見。




約爲武丁中、晚期之物的賓組一類卜辭裏，「女」字作  形（如《合》11438），其辭爲：「庚戌…貞：賜多女 （有）貝朋」。賓組一類卜辭之「母」字則或作與「女」字同形之  形（如《合》2392），其辭爲：「于祖丁，母妣甲禦 （侑）□」；或作中間加兩點象人乳以表區別之  形（如《合》1784：「（侑）于…辛母妣己，一羌」）；亦見作反書之  形（如《合》4924：「貞： 令舟比母□」）。故於賓組一類卜辭中，部分契刻者仍以  形表示「母」義，與「女」字同形，另有部分契刻者於「母」字則加兩點人乳形以示與「女」字區分。

時代上限自武丁中期，下限至祖庚早期的典賓類卜辭中，「女」字作  形（如《合》679 正），其辭爲：「丙寅卜 貞：妣庚  女，往二牛。翌庚…用」。典賓類卜辭之「母」字則或作與「女」字同形之  形（如《合》9934 反），其辭爲：「王 曰：惟母」；或作反書之  形（如《合》16996），其辭：「…王…弗 …母…」；或作中間加兩點象乳形之  形（如《合》13926），其辭爲：「辛丑卜 貞：祝于母庚」。因此，本類卜辭刻手在「女」「母」二字之用字情形上與賓組一類相同。

時代上限自武丁晚期，下限至祖甲之初，但主要爲祖庚時期的賓組三類卜辭中，「女」字作  形（如《合》678），其辭爲：「戊子卜：王 （侑）母丙，女」。賓組三類卜辭之「母」字則有作加兩點象人乳之  形（如《合》678），其辭如上；或作與「女」字同形之  形（如《合》2532），其辭爲：





「丙子…母丙」⁹。其中，可看出在《合》678 片卜骨中，女、母二字同版互見，但書寫者在「母」字中間多加象人乳形之兩點以示與「女」字之區別。因此，可知賓組三類卜辭中之契刻者在女、母二字之字形上已有清楚的區分。






祖庚、祖甲時代之出組卜辭中，主要為祖庚時代卜辭的出組一類，其時代上限為祖庚之初，下限至祖甲之初。本類卜辭中未見「女」字，「母」字則或作中間加象人乳之兩點、上加象簪形之一橫畫的  形（如《合》22677：「…母辛…」）；亦可見「母」字作上加一橫畫表簪形之  形（如《合》24951：「…貞：母辛歲于  以東，十月」）。本類卜辭之「母」字形體，皆於  形外加區別符號，或加上表示簪形的一橫畫；或是加了一橫畫之外，再加上表人乳之兩點，雖然本類卜辭中未見「女」字，但由本文之討論，亦可知出組一類卜辭之「母」字皆以分化後與「女」字有著明顯區別之形體出現。




主要時代為祖甲時期，舊稱祖甲卜辭的出組二類卜辭中，「女」字作  形（如《合》41290），其辭為：「貞：女在十一月」。本類卜辭之「母」字則作上加表簪形的一橫畫之  形（如《合》26060），其辭為：「貞：人…萑一牛…其它…母」。是可知在出組二類卜辭中之契刻者，將「女」字與「母」字作了清楚的區別，而無女、母二字共用  形的情形。





在所處時代由祖庚至武乙、文丁之何組卜辭中，最早處於祖庚、祖甲

⁹ 此辭（《合》2532）姚孝遂、肖丁之《摹釋總集》上冊釋為「丁丑卜…丙子…母丙」，78 頁，中華書局，1988 年 11 月；胡厚宣主編之《甲骨文合集釋文》第一冊釋為：「(1) 丙子母丙。(2) 丁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8 月；白于藍《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釋為：「(1) 丁丑…(2) 丙子…母丙」，47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2 月。本文以為白氏之釋文較為合理，故從之。


之世的何組事何類卜辭裏未見「女」字。「母」字則作上加表簪形的一橫畫之  形(如《合》27598)，其辭爲：「…卜：其祝母， 𠂔，王受又(祐)」；或作上加一橫畫外又於其中加表乳形之兩點的  形(如《合》27599)，其辭爲：「其祝在母」，或作只於其中加象乳形之兩點的  形(如《合》27602)，其辭爲：「□小母」。據此，在何組事何類卜辭中皆見或加象簪形之一橫畫、或加象乳形之兩點以示區別的「母」字，而未見與「女」字同用  形之「母」字。


何組一類主要存在於廩辛之世，時代上限應至祖甲晚期，比何組事何類要晚，下限延伸至武乙之初。何組一類卜辭之「女」字作  形(如《合》31952)，其辭爲：「…其呼…女…」。本類卜辭之「母」字則作上加表簪形之一橫畫的  形(如《合》27148)，其辭爲：「貞： 母」；或作上加表簪形之一橫畫、中間又加表乳形之兩點的  形(如《合》27559)，其辭爲：「于多母禦」；亦見作與「女」字同一形體之  形(如《合》27607)，其辭爲：「…卜頃貞：…又(侑)司母」。是可知何組一類卜辭的書寫者在女、母二字的用字情形方面，與上述 組小字類、 賓間 A 類、賓組一類等卜辭相同，即「母」字仍有與「女」字共同使用  形的情形，但多以加表簪形之一橫畫或再加表乳形之兩點的形體來與「女」字作一區別。



時代上限爲廩辛中期，下限至文丁早期的何組二類卜辭中，「女」字作  形(如《合》28170)，其辭爲：「…貞：占…女無…在祀…月」，孫海波《文編》中將此「女」字形摹作上加一橫畫之  形，有誤。何組二類卜辭之「母」字則作與「女」字同一形體之  形(如《合》30642)，


其辭爲：「貞： 母先 」。故何組二類卜辭之「女」、「母」二字同形，「母」字與「女」字同作  形，而未見於  形加上兩點象人乳形以示與「女」字區別開來之「母」字形體，這樣單純只以  形表示女、母二字的用字情形在各組各類的刻手中是非常少見的，但也是女、母二字同源之例證。這不僅表現了「女」、「母」二字同源的關係，也顯示其契刻者在「女」、「母」二字的用字上沒有意識到需將二字作一區別，「母」字仍與「女」字同作  形。

在「兩系說」的村南一系卜辭裏，時代處於武丁中期之 歷間A類卜辭中未見「女」字與「母」字。



武丁中期至晚期間之 歷間B類卜辭中亦未見「女」字。「母」字則作中間加兩點象人乳之  形（如《合》20954），其辭爲：「母…」。



主要存在於武丁至祖庚、祖甲時代之歷類卜辭中，歷一類卜辭未見「女」字。「母」字則作上加表簪形之一橫畫的  形（如《合》32752：「…卜… …示壬母」）。




歷二類卜辭之「女」字作  形（如《合》32176），其辭爲：「戊辰卜：有 妣己一女，妣庚一女」。歷二類卜辭之「母」字則作上加一橫畫表簪形之  形（如《合》32297），其辭爲：「戊申卜：其焚永母，雨」。據此，可知本類卜辭之契刻者於「女」、「母」二字之用字上判然有別，二字沒有共用一形體之情形。

歷草體類卜辭之「女」字作  形（如《合》32156），其辭云：「王若曰：羌，女曰…」。

本類卜辭之「母」字則皆作與「女」字相同之形體，


或作  形（如《合》32290），其辭爲：「壬辰卜：焚小母，雨」¹⁰；或作  形（如《合》32729），其辭云：「禦父乙羊，禦母壬五豚，兄乙犬」。據此，可知本類卜辭之刻者在女、母二字上，與上述村中、北一系之何組二類卜辭有著相同的用字情形，即「女」、「母」二字同形無別。

所處時代爲祖甲晚世至武乙初年的歷無名類卜辭中，未見「女」字。而「母」字則或作  形（如《合》27340），其辭爲：「己酉卜：母己歲□」；或作  形（如《合》32754），其辭爲：「…未卜：又（侑）小母辛」。雖然本類卜辭中未見「女」字，但「母」字皆作與卜辭中「女」字同形之形體。



無名類卜辭中亦未見「女」字。「母」字則或作與「女」字同一形體之  形（如《合》27583），其辭爲：「壬申卜：母戊歲（惟）牡」；或作上加一橫畫表簪形之  形（如《合》27584：「壬申卜：母戊歲（惟）牡」），其辭與《合》27583 同，但若仔細觀察二片卜骨拓片即可發現，二版間辭例雖同，然書體風格則迥然不同，是可知此二片卜辭應當屬於無名類卜辭中不同之契刻者所爲，因此出現了不同的「母」字字形。另外，在屬於本類卜辭的《合》26992 中，母字作上加一表簪形之橫畫，中間加表乳形之兩點的  形，即孫海波《文編》中所錄之《粹》1160¹¹，但孫氏將

¹⁰ 此辭（《合》32290）姚孝遂、肖丁之《摹釋總集》原釋爲「壬辰卜 小母雨」，719 頁，中華書局，1988 年 11 月；本文從裘錫圭於〈說卜辭的焚巫尪與作土龍〉一文中所云：「『𠂔』字（案：即《摹釋總集》所釋之 𠂔 字）象『尪』在『火』上，應該是專用於『焚巫尪』的『焚』字異體」，219 頁，《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 8 月。改釋 𠂔 字爲焚字。




¹¹ 見孫海波《校正甲骨文編》卷 12·6「母」字條下，471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63 年 10 月。



此字形誤摹作  形，今正之。

在武乙、文丁時代之無名黃間類卜辭中未見「女」字，亦未見「母」字。

時代最晚的黃類卜辭中，時代上及文丁之世，下至帝辛。此類卜辭中未見「女」字。「母」字則或作與「女」字同一形體來源之  形（如《合》35362），其辭爲：「…克□二人…又（侑）司母，我王，泳…」；或作上加表簪形之一橫畫，但字形較奇詭的  形（如《合》35858），其辭爲：「壬申…母癸…羊」。



所處時代主要爲武丁中、晚期之非王卜辭中，除亞組卜辭中未見「女」「母」二字外，其餘各組各類中「女」字與「母」字之用字情形如下：




子組卜辭之「女」字作  形（如《合》21534），其辭作：「乙亥子卜貞：…獲女」。「母」字則作中間加象人乳形之兩點的  形（如《合》21785），其辭爲：「燎□母」；或作上加一橫畫表簪形之  形（如《合》21805），其辭爲：「辛丑卜：中母己鼎」。本類卜辭中之「母」字或作中間加兩點表人乳之形、或作上加一橫畫表簪形之形，而未見「母」字作與「女」字同形，據此可知子組卜辭之契刻者在「女」、「母」二字之用字上有著明確的區別。






午組卜辭之「女」字作  形（如《合》22453），其辭爲：「甲子卜：克女，十一月」。午組卜辭之「母」字則作與「女」字同形之  形（如《合》22045），其辭爲：「己亥卜：至雍 母」。據此，可知午組卜辭之契刻者在「女」、「母」二字之用字上，與上述王卜辭中，村中、北一系之何組二類卜辭與村南一系之歷草體類卜辭有著相同的用字情形，即女、母二字同形


無別。


亞組卜辭中未見「女」、「母」二字。






圓體類卜辭之「女」字作  形（如《合》22507），其辭爲：「癸酉…亡朕…女 又」。本類卜辭之「母」字則作上加一橫畫表簪形之  形（如《合》21879），其辭釋爲：「丁卯：中母己□」。是可知圓體類卜辭之書寫者在「女」、「母」二字之用字上，清楚地在字形作了區別。






劣體類卜辭之「女」字作  形（如《合》21457），其辭爲：「…取單行女」。「母」字則作與「女」字同形之  形（如《合》21426：「□…母…」）。本類卜辭中，「女」、「母」二字同作  形，與何組二類、歷草體類以及午組卜辭相同。



















婦女類卜辭之「女」字作  形（如《合》19996：「丁丑卜：婦女又（有） 」。 「母」字則或作與「女」字同形之  形（如《合》22197），其辭爲：「…中母彘」；或作中間加兩點表人乳形之  形（如《合》22249），其辭爲：「…中母」；或作上加一橫畫表簪形之  形（如《合》22258：「癸丑卜： 鬯中母… 𠂔友」）。可知本類卜辭中之「母」字有與「女」字共同使用  形的情形，亦可見以加一橫畫表簪形或再加兩點表乳形的形體來與「女」字作一區別的現象。

綜上所述，在女、母二字之用字情形上，除王卜辭之 組肥筆類、 𠂔類、賓組 類、出組一類、何組事何類、 歷間A類、 歷間B類、歷一類、歷無名間類、無名類、無名黃間類、黃類卜辭以及非王卜辭之亞組等卜辭中未見「女」字外，其餘各組各類卜辭中所見之「女」字皆作  或

反書之  形。

「母」字在大部分卜辭中雖然有作中間加兩點之  形、上加一橫畫之  形或於中間加兩點外，其上再加一橫畫之  形。但於多數卜辭中仍出現與「女」字同形之形體，如上列表述中，王卜辭之 組肥筆類、 組小字類、 賓間A類、 賓間B類、 𠂔類、賓組一類、典賓類、何組二類、歷草體類、歷無名間類、無名類卜辭以及非王卜辭之午組、劣體類卜辭等，據此可知「母」字在殷商甲骨文中，處於尚未完全由普遍表示「女」字之  形中分化出來的文字演變階段，仍有多數卜辭之契刻者將  形同時表示「女」、「母」二字的情形出現。



在王卜辭之 賓間A類、何組二類、歷草體類卜辭以及非王卜辭之午組、劣體類等卜辭中，皆出現「女」、「母」二字同用  形的用字情形，即此五類卜辭之書寫者在刻寫「母」字時，皆與「女」字同形而未見分化之後表區別的之 、、 等字形，此情形顯示了此五類卜辭之書寫者在女、母二字之用字上無別，也說明了「女」、「母」這兩個意義相近的字原本共用  形之同源關係。

就各組各類卜辭女、母二字之用字情形觀之，「女」字皆作  形或反書之  形，卻從未見「女」字作 、、 等字形。但「母」字如作 、、 等字形外，亦見卜辭中「母」字作  形或反書之  形。據此可知卜辭中「女」字之用字如同姚孝遂所主張，是具有「不可逆性」的，即甲文中育女、生女、婦女等皆只用  形而未見 、、 等字形，但表示祖妣、母執輩之稱時除用 、、 等字形表示之外，也有與「女」字共用  形的情形。也就是說，就文字之演變而言，「母」字與「女」字共用

𡗗 形，但在分化出 𡗗、𡗗、𡗗 等字形之「母」字以後，就無法再回過頭來以 𡗗、𡗗、𡗗 等字形來表示「女」字了，因此，甲骨文中未見「女」字作 𡗗、𡗗、𡗗 等形的用字情形。






由上述總論可知，遠古先民造字之初，以 𡗗 形來共同表示「女」與「母」這兩個意義上相關聯的字，但如此一來，容易造成意義上面的混淆，於是有些書寫者在 𡗗 形中間加表人乳形之兩點作 𡗗 形，或於其上加一橫畫表簪形作 𡗗 形，甚至有加兩點外又加一橫畫作 𡗗 形，如此以 𡗗、𡗗、𡗗 等字形來表示「母」字，而與作 𡗗 形之「女」字區別開來，於是分化出女、母兩個意義上相關聯，但在字形上各自有其代表之形體，使女、母二字不致混淆，在「女」、「母」二字之間同源分化演變情形之探討疏證後，使我們更加了解卜辭中女、母二字同形的現象，是由於二者之間的同源分化關係所致。






第二節 月、夕同形











月、夕二字常見於卜辭中，其形或作、或作，歷來學者於此二字多所討論。其中，以爲月、夕二字無別者如王襄云：

殷契月夕通用不別。¹²

直言月、夕二字通用不別。而孫海波亦認爲：

卜辭月夕其形不別，惟由文義以識之，蓋月夕二字之義同取於月初見，故其形每相混也。董作賓以爲前期月作，夕作；後期月作，夕作，此說最爲謬誤。蓋卜辭固有月夕同見一片而同作，爲月夕不別之證。¹³

孫氏單純就卜辭中月、夕同見於一片作形的情形即言月、夕不別，然就筆者所見，殷墟卜辭中月、夕二字同出一片者，大多是有著明顯區別的，其中或月字作形、夕字作形；或月字作形、夕字作形，大多判然有別，詳細討論見下文，可證月夕二字同版並見時多半是有所區別的。于省吾則以爲月、夕相混屬個別現象：

……甲骨文第一期到第四期，月字作或，夕字作或，而第五期的月字作或，夕字作或。雖然前後期的月與夕也偶然有時相混，但畢竟是個別現象。至於西周金文的月字均作，夕字均作，兩者互作是極爲個別的，而在偏旁中則互見較多。西周金文月夕二字之所以顛倒，是由於沿襲了甲骨文的晚期作風，一直到小篆仍然如此。話又說回來，為什麼甲骨文前四期的夕字在月字中間加一豎劃？夕字在六書中屬於哪個範疇？我認為，月本有形

¹² 王襄《簠室殷契徵文考釋·天象》，1頁上，天津博物院石印本，1925年9月。

¹³ 孫海波《甲骨文錄》，8頁，藝文印書館翻印本，民國60年。

可象，夕則無形可象，故夕字的造字本義，乃於月字的中間附加一個豎劃，作為指事字的標誌，以別於月，而仍因月字以為聲。¹⁴

于省吾將「夕」字列入其所創「附劃因聲指事字」之範疇，並以為「月」、「夕」二字有其聲音上的相承關係，但本文於緒論中亦曾提及，由上古音韻觀之，月字為疑母月部，夕字為定母鐸部，二字在韻部上雖為月鐸旁轉的關係，但月字上古聲母為牙音，夕字上古聲母為舌音，兩者於發音部位上相去甚遠。林澐亦以為「月」、「夕」二字在音韻上並不相同，而稱「形有著「一形多讀」的現象：

月古音為月部疑母，夕古音為鐸部邪母，讀音顯然不同，但在時代最早的 組卜辭中，既可讀月（如《合集》21316“癸巳卜，貞：旬，口”）又可讀夕（如《合集》21016“乙丑 雨，丁卯明雨。”）。時代和 組卜辭相近的幾種非王卜辭也是如此， 字一形多讀。¹⁵

林澐將「月」、「夕」二字視為一形多讀，即同一 形，可讀為月，亦可讀為夕，既然讀為月，則用為月亮或引申為月份之意義，讀為夕，則用作夜晚之意義，因此，林澐「一形多讀」之說與本文對於同源分化的同形字之「形同義近而音韻關係不是非常密切」定義相類似，其說法亦可為甲骨文同源分化之同形字的另一種說解，只是林澐未提及「月」、「夕」二字間在意義上的相近關係，本文對月、夕二字意義上之討論可補充說明之。

至於上述孫海波文中所云董作賓之說，乃董氏於〈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針對月夕二字所提出的「月與夕的互易」問題：

斷代研究中最有趣味的發現是月夕兩字的互易。因為有這種關

¹⁴ 于省吾〈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甲骨文字釋林》，449-450 頁，中華書局，1979 年 6 月第 1 版，1993 年 4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¹⁵ 林澐〈王、士同源及相關問題〉《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116 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 月。

係，所以治契學的，永遠是弄不清月夕之分，我也曾隨聲附和著說過“卜辭中月夕同文”。我只算認對了一半，是武丁至文丁時的月夕之分，卻還不曾發現月、夕之用，在殷代是前後互易的。其實，這可以分為前後兩期：

由武丁至文丁為前期，這一期中，以 為月，以 為夕。

由帝乙至帝辛為後期，這一期中，以 為月，以 為夕。

……¹⁶

但後來在《殷曆譜》中提出一、二期與五期是月、夕互易，三、四期則是月、夕同形，均作 的說法¹⁷，其後董氏又於《甲骨學五十年》一書中對此說有所修正：

……原來殷代夕字讀為夜，夜和月是同文同語，見日之時為日，見月之時自然可以叫月，太陽的日和白天的日，是一個字，太陰的月和黑夜的月，自然也可以是一個字。因為卜辭中“卜夕”和“幾月”是常用的，因而在中間加了一直畫以示區別，這是第一期到第三期以 為月，以月為夜（夕）的緣故；第四期不加這個記號，於是月同夕都寫作 ；第五期帝乙帝辛父子，事事認真，又主張加上區別的符號，可是他們記不清古代的辦法了，把一直畫加在月字中間，便以 為月，以 為夕了。¹⁸

此為董氏根據其卜辭斷代五期分法中，月、夕二字之演變情形所作的分析，然若就今日卜辭分類與斷代中所得之各組各類卜辭觀之，則月、夕二

¹⁶ 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上冊，445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3 年。

¹⁷ 董作賓《殷曆譜》下編卷三，2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民國 34 年 4 月。









¹⁸ 董作賓《甲骨學五十年》，138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44 年 7 月。

字之演變情形未必盡如董氏之說，因此，筆者將於下文就各組各類卜辭之刻手對於月、夕二字的用字情形以【分組分類字形簡表】說明分析之，並論述其大要。

魯實先於《文字析義》中亦以甲金文中月、夕二字同形的現象提出精闢見解：

…然則月夕同形，殷周無異。蓋以月見於夕，此所以二文相通。是猶夫大俱示成人，以故夫大二文古相通作，此皆異于同音相借者也。¹⁹







另外，姚孝遂於〈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一文中提出「月」、「夕」二字應屬同源，而非同字的論點：








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於「」和「」這兩個形體的區分。有人以為「月」、「夕」同字，這純屬誤解。在甲骨文以前，有可能是「月」、「夕」同源，迄今並無任何資料足以說明這個問題。在甲骨文中，這是兩個不同的字，有著嚴格的區分。但這種區分只是相對的，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在甲骨文的不同時期，由於不同書寫者的不同習慣，當「」用作「月」時，則以「」為「夕」；反之，當「」用作「月」時，以「」為「夕」。其區別就在於有點無點。孤立的「」和「」這兩個形體我們無法判定究竟是何者為「月」，何者為「夕」的。但在具體的語言環境中，我們卻是能夠明確地加以判定的。²⁰

並云：









¹⁹ 魯實先《文字析義》，140 頁，魯實先全集編輯委員會，民國 82 年 6 月。

²⁰ 姚孝遂〈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古文字研究》第一輯，276 頁，中華書局，1979 年 8 月。

卜辭「月」與「夕」是有嚴格區分的，但由於時代的不同，或書寫者的習慣不同，有時候把月寫成，有時候把月寫成，「夕」的情況也一樣。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時代相同，或書寫者相同的情況下，當月作時，則夕作；反之，當月作時，則夕作，這兩個形體是相對的。²¹

對於姚氏之論，有一觀點筆者深表認同，即「孤立的『』和『』這兩個形體我們無法判定究竟是何者為『月』，何者為『夕』的。但在具體的語言環境中，我們卻是能夠明確地加以判定的。」在月夕二字的演變中，或許在某段時期，我們無法在個別形體中辨別月夕二字，但在具體完整的文例中，表月份之「月」字以及表夜晚之「夕」字是很容易區別的。但姚氏於上述所云「在時代相同，或書寫者相同的情況下，當月作時，則夕作；反之，當月作時，則夕作，這兩個形體是相對的。」之論，則有待商榷了。在大部分卜辭當中，的確如姚氏所論，但在少數卜辭當中，即使時代相同、書寫者相同，書寫者於月、夕二字是使用同為形的現象的，此現象待下文詳述之。

其後，陳煒湛在其「異字同形」的理論觀點下，對月、夕二字亦提出其論述：

…月夕二字經過二百多年的演變、互用，至此乃逐漸定形，以為月，以為夕。這與商末以至兩周金文中月夕字的寫法是一致的。《金文編》卷七收月字百餘文，大多作，其作者僅三見；收夕字十餘文，多作，其作者僅二見。至小篆則月作，夕作，涇渭分明。但月夕二字的淵源關係人們卻已弄不清了。如非甲骨文重見天日，我們也只好糊裏糊塗地相信《說文》，把夕字看作是「從月

²¹ 姚孝遂〈古文字的符號化問題〉《古文字學論集》初編，109頁，香港中文大學編，1982年10月。

半見」了。²²

其中隱約提出了月、夕二字之間的同源關係，陳氏於此文中對月夕二字於卜辭中的變化有此說明：

總的說來，卜辭月夕二字都有兩種寫法：月作 亦可作 ；夕可作 ，亦可作 ，無論是 還是 ，都是月夕二字同形。但在使用過程中，真正混淆不別，即月夕二字均作 的時間並不長。而早期大多以 為月、以 為夕；以 為月，以 以夕者為例外。晚期則基本上以 為月、以 為夕；以 為月、以 為夕者為例外。這通例與例外的互易，是經歷了二百餘年的演變，「互用」而逐漸完成的，乃是長期積累的結果。²³

陳氏於此篇文章中，較清楚地將早期與晚期卜辭中月、夕二字之寫法作一概括說明。其後又於〈卜辭月夕辨〉²⁴一文中詳述五期斷代卜辭中月、夕二字之寫法與演變，可謂是歷來對卜辭當中月、夕二字所作最詳細的論述，但陳氏之五期分法，仍是因襲著董作賓之舊說，其中最大爭議之處在於第四期之武乙文丁卜辭，經筆者仔細回核所舉數例，多應屬於第一期之武丁卜辭，如其於武乙文丁卜辭中所舉第四例之《粹》1394：「丁亥卜貞：今夕無禍？辛巳卜，王貞：今夕無禍？」²⁵，此片即《合》16559 片卜骨，依筆者之分組分類觀之²⁶，此片應當屬於第一期武丁時期之賓組一類卜辭。故其所分析卜辭中月、夕二字之演變情形實有待商榷。

²² 陳煒湛《甲骨文簡論》第四章「甲骨文字的特點及其發展變化」，77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5 月第一版，1999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²³ 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227-250 頁，《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中華書局，1981 年。

²⁴ 陳煒湛〈卜辭月夕辨〉，《甲骨文論集》，1-5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1 版。

²⁵ 同上註，第 4 頁。

²⁶ 參拙著《殷墟卜辭斷代之「字形」標準研究》附錄〈甲骨文《合》集分組分類總表〉，115 頁，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 6 月。

值得注意的是，林澧在討論王、士同源問題時（郁彥案：本論文第三章亦論及王、士二字，惟本文將此二字視為因取象形近而同形之字組，而非因同源分化之同形字），也提到了月、夕同源的現象，並就各組卜辭中月、夕二字的演變情形作了以下的分析：

賓組卜辭出現在字形上區別月、夕的做法，即在 內加短劃作 來表讀夕（如《合集》11485 “乙酉， 有食”），但賓組中並非所有應讀夕的字都加短劃，如《合集》16568 貞的“今夕亡 ”各辭，夕字有的作 ，有的仍作 。故 在賓組中仍保持一形多讀的功能，其後出組和何組都承襲了以 為表夕專用字的辦法。但兩組均仍有以 為夕的，何組以 為夕的比例更大些。

歷組卜辭卻承襲各組的老辦法， 字兼表月、夕，字形上不加區別。只有很個別的應讀夕者加了短劃（如《合集》32182 “庚子、貞： 脬冊羌，卯牛一 ”），這可能是受到同期賓組卜辭的影響所致。

無名組卜辭則一反賓組以來以 為夕的舊規，在 內加短劃作為月的專用字，最晚的黃組承襲無名組的辦法，以 為月，以 為夕。但黃組中仍有少量記月份的月字不加短劃而作 ，到周代，以 為月，以 為夕的區別辦法得到普遍承認，但月字寫作 的古老傳統並未完全消失（《金文編》473~476、482 諸月字）。尤其是在原來含 旁的合體字中，有的為了強調是從月而加短劃，有的一如既往。所謂月、夕在偏旁中通用無別，實際上反映的是月、夕同源的歷史關係。²⁷

對於林澧所主張之「一形多讀」說，如前文所述，可為甲骨文同源分化之

²⁷ 林澧〈王、士同源及相關問題〉《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116 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 月。

同形字的另一種說解，但對於林澧在文末由士、王二字提出「一形多讀」即六書中「轉注」之說則表存疑：













流傳至今的班固、鄭眾、許慎三家的六書說中均有“轉注”，但何為轉注，歷來眾說紛紜，未有圓滿的解釋。我猜想，古人所謂“轉注”，實際就是“一形多讀”而言。…士、王分化為二字後，王也可以說是“士一”。因而在客觀現象上確是“建類一首”。至於“同意相受”，應該可說是對一形多讀字本可承擔“意義均與該字形有某種關聯的不同語義”這種特性的不夠確切的表達方式。²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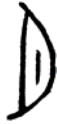

















林澧由形體與意義上的關聯便以為一形多讀為轉注，但若就轉注字必須在聲韻上具備音同或音近的關係上來看，月、夕二字在聲音上並沒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林氏所舉士、王二字之例，由本文第三章中之疏證亦可知其音韻關係相去甚遠。因此，林澧所提出古文字中一形多讀的情形應不能與六書中之轉注等同觀之。



雖然林澧已就各組卜辭中月、夕二字之同源現象與演變情形作了討論，本論文以下仍希望於前人研究之成果之外，更詳盡地就各組各類卜辭中月、夕二字之書寫情形重新作一比對分析，並進一步詳審卜辭中月、夕二字同源分化之關係及其演變情形。

【月、夕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




²⁸ 同上註，頁 121-122。







		月	夕
王 ト 辭	組肥筆類	 21401	 19796
	組小字類	  19785 20613	 20961
	賓間 A 類	 13417	  12215 12216
	賓間 B 類	 12523	 12211
	虫類	 35261	
	賓組 類		 12160








王	賓組一類		
		4611	6834 正
	典賓類	 	  
		6057 正 7712	11654 12174 13475
	賓組三類		 
		12497	12146 16598
	出組一類		 
卜		23395	24358 24825
	出組二類		 
		22798	24787 26235
	何組事何類		 
辭		27861	29719 29942
	何組一類		 
		27875	27042 正 31647




王 ト 辭	何組二類	 27714	  29927 31565
	歷間 A 類	 20393	 20394
	歷間 B 類	 20398	 20038
	歷一類	 33082	  32171 34720
	歷二類	 33694	  33696 34535
	歷草體類	 34376	 34152
	歷無名間類		
	無名類	 31062	 29685

王	無名黃間類	𠂔	𠂔
		37743	《補》10221
卜	黃類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35400 36511 37429	36429 《補》11249
辭			
非	子組	𠂔	𠂔 𠂔
		40889	21661 21815
王	午組	𠂔	𠂔
		22050	22104
王	亞組	𠂔	
		22303	
卜	圓體類	𠂔	𠂔
		21896	22008
辭	劣體類	𠂔	𠂔
		22003	21949
辭	婦女類	𠂔	𠂔
		22281	22214

組肥筆類卜辭中，「月」字作  形（如《合》21401：「辛卯…至，十月」）；「夕」字作  形（如《合》19796：「庚子卜…夕𠂔伐…」），似用於祭名。本類之「月」「夕」二字同形，即「夕」字與「月」字同一形體作  形，月、夕二字之同源關係可清楚看出，亦可見此時之月、夕二字處於尚未分化之階段。

組小字類卜辭之「月」字作  形（如《合》19785：「惟……執不印，九月」），亦作左弦之  形（如《合》20613），其辭爲：「乙酉卜，王貞：余 朕老工延我。 貞：允隻（獲），余受馬方又（祐）…弗執，其受方又（祐），二月」²⁹；「夕」字同樣作  形（如《合》20961：「丙戌卜：雨，今夕不」）。故 組小字類卜辭之「月」「夕」二字與 組肥筆類相同，爲月、夕二字共用  形。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期之 賓間A類卜辭中，「月」字作殘月狀之  形（如《合》13417：「乙丑…生一月…其雨」），「夕」字則有作上弦月之  形（如《合》12215：「貞：今夕不雨」），另有作中間加一豎劃之  形（如《合》12216：「貞：今夕不雨」）。故於 賓間A類卜辭中，月字皆作  形，而夕字則或作  形、或作  形，此現象或許顯示此時之書寫者已經意識到以  形同樣表示月、夕二個意義相近的字會造成混淆，而必須將月、夕二

²⁹ 此辭（《合》20613）姚孝遂、肖丁之《摹釋總集》上冊釋爲「乙酉卜王貞余 朕老工延…貞允惟余受馬方祐…其…弗執方祐二月」，452 頁，中華書局，1988 年 11 月；胡厚宣主編之《甲骨文合集釋文》第二冊釋爲：「乙酉卜，王，貞余 朕老工 我 。貞允隻。余受馬方又。弗執，其受方又，二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8 月；白于藍《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釋爲：「乙酉卜王貞余 朕老工延我貞允獲余受馬方祐…弗執其受方祐」，170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2 月。筆者以爲此辭於「二月」前之釋文以後二說爲合理，而隸定上則從《甲骨文合集釋文》之嚴式隸定（如：隻、又）。

字作一區別，因此在 形中間加一豎劃之符號爲 形以示區別，只是有時仍會有二字共用 形的情形。

賓間B類之「月」字作 𠄎 形（如《合》12523：「貞：不雨，在白，二月」），「夕」字則作中間加一豎劃之 𠄎 形（如《合》12211：「貞：今夕不雨」）。因此，我們可知在 賓間B類卜辭中，月、夕二字已有明顯的區分，已出現「月」字皆作 𠄎 形，而「夕」字皆作 𠄎 形的情形。










約處於武丁中期之 𠄎 類卜辭中，「月」字作 𠄎 形（如《合》35261：「丙寅卜，豕麋 …月」），本類卜辭中未見「夕」字。







大量出現於武丁中期以後之賓組卜辭中，賓組 𠄎 類卜辭未見「月」字，「夕」字則作 𠄎 形（如《合》12160：「壬寅卜：今夕雨」）。




賓組一類卜辭之「月」字作下弦之 𠄎 形（如《合》4611 正：「貞：生…月象（？）至」），此辭之「象」字，《摹釋總集》³⁰與《甲骨文合集釋文》³¹皆釋作「象」，但因與甲骨文中之象字形體有所差異，且同版卜辭中可見一「象」字，亦與此字之形體有極大差異，許師學仁以爲恐非「象」字，故此字存疑待考之；「夕」字則作中間加一豎劃之 𠄎 形（如《合》6834 正：「癸亥，車弗 …之夕□，甲子允 …」）。除上舉個別出現之例以外，賓組一類卜辭中亦可見「月」、「夕」二字同出一片龜甲的情形，如《合》11483 正：「…卜，爭貞：翌…申易日，之夕，月 𠄎（有）食。」，在此同版並見的現象中，月字作 𠄎 形，而夕字則作 𠄎 形，「月」「夕」二字有著明顯的區別。

³⁰ 姚孝遂、肖丁《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上冊，119 頁，中華書局，1988 年 11 月。

³¹ 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釋文》第一冊 04611 正下第三條，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8 月。

典賓類卜辭之「月」字有作上弦月之  形（如《合》6057 正：「…五月」）、亦見作下弦月之  形（如《合》7712：「…戊不…，二月」），「夕」字則大部分作中間加一豎劃之  形（如《合》11654：「……之夕…目于…」）或  形（如《合》13475：「…辛…午夕…王…午歲…」），少數典賓類卜辭之「夕」字作弦月之  形（如《合》12174：「貞：今夕不雨」）。故典賓類卜辭之月、夕二字用字情形當以月字作  形、夕字作  形最爲常見，可視之爲正例；而月、夕二字皆作  形則爲少數契刻者的用字習慣，可視爲典賓類卜辭中之變例。值得一提者，孫海波《甲骨文編》中 0837 號「月」字條下所收錄之  形（燕 540=《合》16573）³²，實爲「夕」字。

賓組三類之「月」字皆作弦月之  形（如《合》12497：「不其雨，一月」）；「夕」字則多作中間加一豎劃之  形（如《合》16598：「…卜：史…今夕…」），但還是有少數賓組三類卜辭作弦月之  形（如《合》12146：「…今夕雨」）。是以在賓組三類卜辭中，月、夕二字之用字當與上述典賓類卜辭相同，以「月」字作  形，「夕」字作  形爲正例；而以「月」「夕」二字皆作  形爲變例。

祖庚、祖甲時代之出組卜辭中，出組一類之「月」字作新月之  形（如《合》23395：「…𠂔（侑）于妣辛，□歲其至凡…祖，四月」），「夕」字則多數作中間加一豎劃之  形（如《合》24358：「旬𠂔（有）求，之日𠂔𠂔，夕𠂔（有）咒，在□，八月」），少數與「月」字同作新月形之  形（24825：「貞：今夕不雨」）。故可知出組一類甲骨卜辭中「月」「夕」二

³² 見孫海波《校正甲骨文編》卷七·六「月」字條，293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63 年 10 月。

字之用字情形，仍因襲著賓組卜辭的習慣，即以「月」字作 形，「夕」字作 形爲普遍出現之正例，而「月」「夕」二字同作 形則屬變例，但由筆者綜合翻閱拓片專書時亦發現一有趣現象：大體而言，出組一類卜辭中「月」字作 形、「夕」字作 形的現象已經不如賓組卜辭般的大量出現，也就是說，「夕」字在出組一類卜辭中雖然還是以作 形較爲多數，但是若與賓組卜辭作一比較，夕字作 形的用字情形是處於逐漸增加的情形。另外值得一提者，我們可由上述《合》24358片中「月」「夕」二字同版並見，且「月」字作 、「夕」字作 的現象，用來觀察出組一類卜辭刻手於月、夕二字之用字情形，可知契刻者對於同一片甲骨刻辭中同時出現「月」「夕」二字的時候，他們是會在形體上加以區分的。

出組二類之「月」字作 形（如《合》22798：「己亥卜旅貞：翌庚子 于大庚，亡 …八月」），「夕」字則少數與「月」字同作弦月之 形（如《合》24787：「貞：今夕…雨」），多數作中間加一豎劃之 形（如《合》26235：「乙酉卜行貞：今夕亡 ，在四月」）。其中，在《合》26235片卜辭中同時出現「月」「夕」二字，與出組一類是屬於相同現象的，故可知出組二類的書寫者在此月夕二字同版並見時，亦與賓組一類、出組一類相同，將月、夕二字顯著區別爲「月」字作 形、「夕」字作 形。另外，出組二類卜辭契刻者在月、夕二字的用字情形亦與出組一類相同，以「月」字作 形，「夕」字作 形爲較常見之正例，而「月」「夕」二字同作 形較少見，屬於變例。又正如上文討論出組一類時所云，「夕」字作 形的情形雖然少見，但若由筆者於檢閱拓片專書時粗略估計，與賓組卜辭相較，出組二類卜辭之刻手於「夕」字以 形表示的情形也有逐漸增加的情形。

在所處時代由祖庚至武乙、文丁之何組卜辭中，「月」「夕」二字的用字情形又出現了變化。何組事何類之「月」字作 形（如《合》27861：

「燕 吉…往于夕福，允不邁雨，四月」），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例中之「夕」字亦作 形；至於本類卜辭之「夕」字，則少數作中間加一豎劃之 形（如《合》29719：「乙丑卜彘貞：今夕亡 ，三月」），但此辭中之「月」字則是作 形，大多數何組事何類卜辭之「夕」字則作弦月形之 形（如《合》29942：「…貞：今夕不雨」）。由上述，可知本類卜辭中的契刻者於月、夕二字並非延續出組卜辭之用字情形，不僅在多數文例上「夕」字演變為較常出現弦月形之 形，不同於出組卜辭之多數為 形的情形；且本類卜辭的契刻者與前述各類卜辭契刻者間出現了更大的別異，即在於當「月」「夕」二字同出時，何組事何類卜辭契刻者已不似賓組、出組卜辭契刻者那般明確地將「月」「夕」二字區別開來，反而出現了有些契刻者採「月」「夕」同用 形，而另外一部分契刻者使用月字作 形、夕字作 形的混淆情形。此變化在殷墟卜辭的發展中，可以說明同一時代的契刻書寫者不一定有統一的用字情形，也就是說，就算處於相同時代的契刻者，在字體及書寫風格、用字習慣上亦未必相同。

何組一類之「月」字作 形（如《合》27875：「癸亥卜彭貞：其又（侑）于丁（祊）妣己，在十月又二，小臣 立」），「夕」字則與何組事何類相同，少數作中間加一豎劃之 形（如《合》27042 正），其辭為：「壬戌卜王貞：今夕亡尤」，多數則作弦月之 形（如《合》31647）其辭為：「己亥卜：今夕亡 」。故何組一類卜辭之契刻者在月、夕二字的用字情形上，是以月字皆作 形，而夕字或作 形、或作與月字同形之 形。

何組二類之「月」字作 形（如《合》27714：「…卯卜 貞：旬亡 ，二月」），「夕」字則多數作 形（如《合》29927：「今夕雨」），少數作中間加一豎劃之 形（如《合》31565：「癸亥卜貞：今夕亡 」。何組二類卜辭之時代約為廩辛中期至文丁早期，可知此時之卜辭契刻者於

月、夕二字仍出現同用 形的情形。

在村南一系卜辭的部分，時代約處於武丁中期之 歷間A類卜辭中，未見「月」字，「夕」字則作 𠂔 形（如《合》20393），其辭爲：「癸亥卜：其夕征雀」³³，或見同樣作上弦之 𠂔 形（如《合》20394），其辭爲：「今夕不征 𠂔」³⁴。

時代約處於武丁中期至晚期之 歷間B類之「月」字作上弦月狀之 𠂔 形（如《合》20398：「乙未卜：其雨不，四月」）；「夕」字亦作 𠂔 形（如《合》20038：「乙未卜：王入，今夕」），「月」「夕」二字同作 形。因此，在 歷間B類卜辭的契刻者中，與前述 組肥筆類、 組小字類以及 𠂔 類卜辭相同，皆以 形表示「月」、「夕」兩個意義相近的字，可爲月、夕二字同源分化關係之例證。

主要存在於武丁至祖庚、祖甲時代之歷類卜辭中，歷一類卜辭之「月」字作 𠂔 形（如《合》33082：「…在尤，十二月」）；「夕」字則多作 𠂔 形（如《合》32171：「己亥卜：不雨。庚子夕，雨。」）、少數卜辭作加一豎劃之 𠂔 形（如《合》34720：「庚辰貞：今夕師無震。」），其中但在《合》34720片中另有一辭：「…午貞：…夕師無震。」中之「夕」字卻作 形，

³³ 此辭（《合》20393）姚孝遂、肖丁之《摹釋總集》上冊釋爲「癸亥卜 其征雀…月」，447頁，中華書局，1988年11月；胡厚宣主編之《甲骨文合集釋文》第二冊釋爲：「癸亥卜， 其月征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白于藍《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釋爲：「癸亥卜 其月征雀」，16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此辭之釋文當從白于藍之校訂較爲合理。

³⁴ 此辭（《合》20394）姚孝遂、肖丁之《摹釋總集》上冊釋爲「…今夕不…征 𠂔」，447頁，中華書局，1988年11月；胡厚宣主編之《甲骨文合集釋文》第二冊釋爲：「今夕不征𠂔」，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白于藍《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釋爲：「今夕不征 𠂔」，16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本文之釋文從白于藍之校訂。

故在村南一系卜辭中，歷一類卜辭便已出現分化出來作 形的「夕」字，只是書寫者仍會混淆不清，才會出現同一片卜辭中「夕」字出現 二形混用的情形。

歷二類卜辭之「月」字作 形（如《合》33694：「癸酉貞：日月又（有）食，惟若」），「夕」字則多數作弦月之 形（如《合》33696：「乙巳貞： 其 小乙，茲用，日又（有） ，夕告于上甲，九牛」）³⁵，少數作中間加一豎劃之 形（如《合》34535：「乙未卜…今夕 …」），故可知歷二類卜辭與歷一類卜辭在月、夕二字的用字上處於相似階段，也就是「夕」字雖然由 形分化出中間加一豎劃之 形，但尚未普遍使用，書寫者仍多數使用 形來表示「月」字與「夕」字。

歷草體類卜辭極少見月夕二字，其中「月」字作弦月之 形（如《合》34376：「辛卯貞：于生月 ）」，「夕」字則亦作 形（如《合》34152：「今夕 ）」，未見作 形之夕字。是以在歷草體類卜辭中之契刻者在「月」、「夕」二字上皆使用 形，二字同形無別。

所處時代為祖甲晚世至武乙初年的歷無名類卜辭中，未出現使用「月」「夕」二字之辭，故無從討論。

無名類卜辭中月、夕二字非常少見，但在本類卜辭中，月、夕二字在用字上有了極大演變。其中，「月」字演變成作中間加一豎劃之 形（如《合》31062：「于九月， 尋又（有）正，大吉」），「夕」字則作弦月之

³⁵ 此辭（《合》33696）姚孝遂、肖丁之《摹釋總集》下冊釋為「乙巳貞 其 小乙茲用日有 夕告于上甲九牛」，758 頁，中華書局，1988 年 11 月；胡厚宣主編之《甲骨文合集釋文》第二冊釋為：「乙巳，貞酒 其 小乙。茲用。日又 夕告于上甲九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8 月；白于藍《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釋為：「乙巳貞 其 小乙茲用日有 夕告于上甲九牛」，166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2 月。《摹釋總集》於「 」字後漏一「 」字，故此辭之釋文當從白于藍之校訂較為合理。

𠄎 形（如《合》29685：「今夕不雨，吉」）。由本類卜辭之月、夕二字觀之，可知周代金文及小篆的月、夕二字形體實源自此。

在武乙、文丁時代之無名黃間類卜辭中，極少見月、夕二字，其中「月」字作 𠄎 形（如《合》37743：「己亥，王田于羌…在九月，惟王…」）；亦見武丁至康丁時所習用之象弦月之 𠄎 形（如《補》10221：「丙戌卜貞：今夕…，六月」），而同版中亦見「夕」字，與月字同作 𠄎 形。

黃類卜辭中，「月」字出現少數與武丁至康丁時相同之 𠄎 形（如《合》35400），其辭爲：「癸巳王卜貞：旬亡 𠄎，王 曰：在五月，甲午翌大甲」），但大部分黃類卜辭之「月」字則是作中間加一豎劃之 𠄎 形（如《合》36511），其辭爲：「于茲，大邑商亡 𠄎，在 𠄎…弘吉。在十月，邁大丁翌」），另外，黃類卜辭亦出現後世金文及小篆中所沿用之「月」字形體，作 𠄎 形（如《合》37429：「己丑卜貞：王□于召，往來亡災，在九月，茲御隻（獲）鹿一」）。本類卜辭之「夕」字則作 𠄎 形（如《合》36429：「…亥卜：在□…今夕師…震」）或 𠄎 形（如《補》11249），其辭爲：「…天邑商 宮，夕亡 𠄎」。其中，「夕」字皆作周代金文及小篆習用之 𠄎 形，而未出現作 𠄎 形，顯示「夕」字在殷墟卜辭晚期階段已定型，「月」字雖有少數變例之作 𠄎 形者，但大多數亦已定型作中間加一豎劃之形。

所處時代主要爲武丁中晚期之非王卜辭中，除亞組卜辭中未見「夕」字外，其餘各組各類中「月」字與「夕」字之用字情形如下：

子組卜辭之「月」字作 𠄎 形（如《合》40889），其辭爲：「丁未卜貞：婦禾嘉，四月」，「夕」字則作中間加一豎劃之 𠄎 形（如《合》21661），其辭爲：「癸巳卜：于 夕又□」，但多數「夕」字是作弦月之 𠄎 形（如《合》21815），其辭爲：「甲子卜□貞：今夕亡 𠄎」，故可知子組卜辭的契刻者於「夕」字之字形上大部分仍與「月」字同形作 𠄎 形，但也有部分契刻者以加一豎劃之 𠄎 形以表示與「月」字作一區別的情形。

午組卜辭中，「月」字 𠄎 形（如《合》22050），其辭爲：「…八月」；「夕」字亦作 𠄎 形（如《合》22104），其辭爲：「甲辰卜貞：…芻…之夕，雨」，故本類卜辭中「月」、「夕」二字同形無別，即以 𠄎 形同樣表示月、夕二字。

亞類卜辭之「月」字作 𠄎 形（如《合》22303），其辭爲：「丙辰卜亞：一月至」；本類卜辭中未見「夕」字。







圓體類卜辭之「月」字作 𠄎 形（如《合》21896），其辭爲：「辛巳卜貞：雀受又，十三月」；「夕」字亦作 𠄎 形（如《合》21949），其辭爲：「癸亥卜貞：今夕亡 𠄎」。「月」、「夕」二字同形無別。










劣體類卜辭之「月」字作 𠄎 形（如《合》22003），其辭爲：「庚…六月」；「夕」字則作中間加一豎劃之 𠄎 形（如《合》21949），其辭爲：「癸亥卜貞：今夕亡 𠄎」。此類卜辭是非王卜辭中唯一將「月」、「夕」二字區分清楚的一類，而由這樣的用字情形看來，非王卜辭中劣體類卜辭應是與早期王卜辭中賓組、出組卜辭之時代最接近，用字習慣也較相同的一類卜辭。





婦女類卜辭之「月」字作 𠄎 形（如《合》22281），其辭爲：「庚申卜…月」，「夕」字則作 𠄎 形（如《合》22214），其辭爲：「癸巳卜：今夕 𠄎 祀」。本類卜辭之「月」「夕」二字同形無別。

綜觀上述各組各類卜辭在「月」「夕」二字之用字上，大要可區分爲五種情形：一爲月夕二字均作 𠄎 形；二爲月字作 𠄎 形；三爲月字作 𠄎 形，夕字作 𠄎 形，夕字作 𠄎 或 𠄎 形；四爲月字作 𠄎 形，夕字作 𠄎 形；五爲月字作 𠄎 或 𠄎 形，夕字作 𠄎 形。

月、夕二字均作 𠄎 形者，如王卜辭之 組肥筆類、 組小字類、 虫類、

歷間B類、歷草體類等卜辭，以及非王卜辭之午組、圓體類、婦女類卜辭。這一類卜辭大多屬於武丁初期至中晚期時代的卜辭，少數可能延伸至祖庚、祖甲時期，因此，大體而言，月、夕二字均作形是殷墟卜辭早期卜辭之契刻者普遍於月、夕二字之用字情形，這樣的用字情形也顯示了月、夕二字的同形現象為同源分化關係，月字與夕字原本皆以形表示，造字之初，以象月亮之形表示「月」之意義，其後由月亮出現於夜晚之引申義而分化出「夕」之意，於是月、夕二字共同使用之形體表示，如此出現了「月」、「夕」二字同形的現象，也造成了早期學者誤以為「月」「夕」二字在甲骨文中皆通用無別的觀念。事實上，是由於「月」「夕」二字的同源關係，才造成了月、夕二字均作形的現象，但由本文之討論，亦可知卜辭中月、夕同形的現象也僅只於早期卜辭中，是尚未分化出形之「夕」字前的情形。

月字作形，夕字作或形者，如王卜辭之賓間A類、典賓類、賓組三類、出組一類、出組二類、何組事何類、何組一類、何組二類、歷一類、歷二類以及非王卜辭之子組卜辭等，此階段之刻辭書寫者部分意識到月、夕二字共用形所造成之誤解，於是將「夕」字分化出來，即於形中間再加一豎劃而為形，上述此類型卜辭之部分刻者，在月、夕二字同時出現時，將之明顯區別為「月」字作形、「夕」字作形；但又有部分刻辭書寫者對月、夕之形尚未有明確的區分，因此會有部分卜辭之「夕」字仍與「月」字共用形，因而造成月、夕同作形的混用無別現象。

月字作形，夕字作形者，如王卜辭之賓間B類、賓組一類以及非王卜辭之劣體類卜辭。本類型卜辭雖與上一類型（即月字作形，夕字作或形者）處於相同的時代，但未見「夕」字作形者，足見其書寫者已具相當明確之意識將「月」「夕」二字區分開來，而以加上區別符號之形專門表示夕字。

月字作 形，夕字作 形者，如王卜辭之無名類卜辭。此時的月、夕二字用字情形與早期卜辭恰好相反，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無名類卜辭中「月」字作 形，「夕」字作 形的現象，與兩周金文、小篆以來的「月」「夕」二字形體相符。

月字作 或 形，夕字作 形者，如王卜辭之無名黃間類卜辭以及黃類卜辭。由上述討論中，我們得知在無名黃間類與黃類卜辭中，「月」字作 形者僅屬少數，多數是作 形的。若與《金文編》中所收「月」字一百零七文，作 形者僅三文的情形相較，足見月、夕二字在無名黃間類、黃類，甚至於無名類卜辭中的用字情形與周代鐘鼎彝文中的情形實已相符。

總括上述現象，由早期卜辭中月、夕二字共用 形的情形，可證明「月」、「夕」二字的同形現象為同源分化關係所致。我們由甲骨斷代中各組各類卜辭刻手在月、夕二字的用字情形可知，許慎於《說文》中云：

夕，莫也。 月半見。³⁶

















實非「夕」字之初形本義，「夕」字最初與「月」字同樣使用 形表示，後來為了與「月」字作一區別以避免混淆，便於 形中間加一豎劃為 形表示「夕」字，但在早期文字發展的緩慢過程中，也許是書寫者的習慣，也許是與「月」字作一區別的意識尚未清楚明確，「夕」字有著一段時間是作 形或 形的形體未定情形，但仍有些書寫者有意識地將「月」字作 形、「夕」字作 形，使「月」「夕」二字明顯地區別開來。但到了卜辭中、晚期，書寫者對於「月」「夕」二字之形體卻不知為何而呈現相反的用字情形，即月字作 形，夕字作 形，或許是書寫者認為如此才更能表現兩字之初形本義，又或許是書寫者不察之筆誤而積非成是。總之，無論何種原因導致此用字情形的出現，兩周金文及小篆以至於後世今日之









³⁶ 許慎《說文解字》（大徐本）卷七上「夕」字，142 頁，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6 月。

「月」「夕」二字形體皆從此「月」字作 形，「夕」字作 形的用字情形。

第三節 小結

本章主要討論甲骨文中「形同義近而音韻關係不是很密切」之同形字組，偏重於甲骨文字在形義上的同源分化關係，並舉卜辭中「女、母」、「月、夕」二例加以探究，先針對每一同源分化字組中各自之初形本義與上古音韻關係進行釋析，再進一步由殷墟卜辭中分類與斷代之觀點，依字形簡表中之字形就各組各類卜辭契刻者對每一字例中之形體刻劃、用字情形進行討論，以釐清「女、母」、「月、夕」等例之同源分化現象，並就各組各類卜辭之契刻者於各字組中之字例間有無清楚區分的現象加以探討。

在「女、母」二字上，出現「女」字之各組各類卜辭中，契刻者於「女」字皆作  形或反書之  形，從未見卜辭中「女」字作 、、 等字形。而「母」字除作 、、 等字形外，在多數卜辭中「母」字作與「女」字同形之  形或反書之  形。由本文中論述中可以看出，部分卜辭之刻手出現「女」、「母」二字同用  形的情形，卻未見刻手在表示「女」字之義時使用 、、 等字形，此情形顯示了由於女、母二字在形義上之同源分化關係，使得部分卜辭之書寫者以  形共同表示女、母二字之義，此時女、母二字之用字上無別。其後契刻者為避免形義關係上的混淆，於是在同樣表示「女」「母」二字之  形形體中間加表乳形之兩點上或於其上加表簪形之一橫畫以示區別，漸漸分化出有獨立形義之「母」字。因此，由各組各類卜辭中女、母二字之討論，使我們更加認同女、母二字之同源分化關係。

在「月、夕」二字上，我們由各組各類卜辭契刻者在月、夕二字的用字情形可知，甲骨文中原本以  形共同表示月、夕二義，也就是月、夕二字有著同一形體來源的關係，可證明「月」「夕」二字當屬同源現象。月夕二字最初共用  形，但後來為了將兩字區別開來，於是在  形中間加一豎劃為  形，在早期卜辭中以  形為「月」字， 或  形為「夕」字。也就是說，在早期卜辭字形演變的發展中，也許是書寫者的習慣，也許是與「月」字作一區別分化的意識尚未清楚，「夕」字有著一段時間是作  形









或 形的形體未定情形；但仍有些書寫者有意識地將「月」字作 形、「夕」字作 形，將月、夕二字明顯地區別開來。但是，到了卜辭中、晚期階段，書寫者對於「月」「夕」二字之形體卻出現月字作 形，夕字作 形的狀況，呈現著與早期卜辭相反的用字情形，這種情形延續到兩周金文及小篆，以至於今日楷體之「月」「夕」二字形體，皆是承繼著中、晚期卜辭中「月」字作 形，「夕」字作 形的字形結構。

由於形義同源關係，「女、母」、「月、夕」這兩組同形字皆有著在同一形體來源以及意義上相近的關係，也由於在部分卜辭中共用同一個形體的情形，使得這個被共用的形體到底代表哪一個字或哪一個意義上有了混淆，為了解決混淆的情形，於是分化出另一形體的字來作區別，只是有些契刻者在用字上有所區別，有些契刻者則對同源分化的兩個字沒有區別之意識。我們由卜辭契刻者對同源分化同形字在用字上的差異，來判斷契刻者是否有區別意識的存在，有些卜辭契刻者有意識地將有形義同源關係的字加以區別，在共用之形外，另加上一些區別符號來分化出另一形體，以女母二字為例，在共同的 形之外，再加上象人乳形之兩點為 形或加上一小橫劃為 形來表示分化出之母字；但有些卜辭之刻手則沒有區別的意識，則出現意義相近的兩個字共用同一形體的情形，而在有同源分化關係的字形上造成意義上互相混淆的情形，如女、母共用 形，月、夕共同 形的現象，足見甲骨文雖仍處於未定型、尚未規範化的階段；但相對而言，有些刻手在刻寫時的確已經有了明確之區別，可以說他們正在漫長的文字發展演變中進行、建立規範。




第三章 取象形近之同形字

第一節 山、火同形

卜辭中山字象山峰峙立之形；火字象炎火騰昇之形。二字一向被學者視為是極易混淆的一組字。唐蘭《古文字學導論》中即云：

古文字裏的山字作 ，或作 ，火字作 ，本已相近，字（郁彥案：即山字）後變做 ，火字（郁彥案：即唐蘭所云之形）後變做  和 ，愈易殺亂。……¹

孫海波於《甲骨文編》中甚至只收「火」字而無「山」字之例，我們由上下文例判斷細察之，始知孫氏於「火」字條下所收諸例中，泰半當釋作「山」字。有關於此，學者已有論述，如張桂光於〈甲骨文形符系統特徵的探討〉一文中云：

火與山，兩者的客觀實體從體積到形、質都有明顯區別，但一經刻入甲骨，其形象就變得相當近似了，像 （後 2.9.1）一類形體尚有一種向上燃燒的動感，與平底、線條硬直的 （寧滬 1.90）形還有一些差別，若像《寧滬》2.29 焚字所從的  那樣，一律以橫直線條刻出，那就簡直與山字無別了，難怪有些人對這兩個字索性不加區別，一概收為「火」，以至《甲骨文編》這樣一本大型字書都竟然找不到「山」字條目了。²

¹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246 頁，齊魯書社，1981 年增訂本。


² 張桂光〈甲骨文形符系統特徵的探討〉《古文字研究》第 20 輯，295 頁，中華書局，2000 年 9 月。

陳夢家在《殷墟卜辭綜述》中提出山、火之分：







卜辭的“山”和“火”不容易分別，混淆得很。大致說來，“山”應該是平底的，如筆架形，而一定不能有火焰之點；“火”應該是圓底的，如元寶形，應該有火焰之點。……我們只能把一切無火焰之點的認作“山”字，而不以為“火”字。³

陳氏之論，只能視為是對山、火二字較籠統之論述，其言山字一定不能有火焰之點是正確的，但「我們只能把一切無火焰之點的認作“山”字，而不以為“火”字」之說則有欠周詳，姚孝遂與蕭丁在《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書中即有如下之評論：

…這一意見(郁彥案：此指陳夢家上述之說)大體是正確的，但容易造成誤解。

卜辭「火」字有時帶「火焰之點」，而大多數的「火」字並不帶有火焰之點，尤其早期是如此。陳先生的說法很容易使人誤解為任何不帶「火焰之點」的都只能是「山」字。實際上陳先生把《下》9.1的「有新大星 火」，也是釋「火」，字作「」，也不帶「火焰之點」。⁴

姚、蕭二氏於此對陳夢家之論作了很好的補充。陳煒湛於〈甲骨文異字同形例〉一文中云：











卜辭火字屢見，或作 、，象火焰上騰之形，或作 、，則與山字無別。蓋  既象山巒形，亦可象火焰之形。《甲骨文編》有「火」無「山」，僅收 山之岳作 。其實，卜辭並非無山字，只因與火同形，《甲骨文編》把它歸入了火字而已。一般而論，下平

³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342 頁，中華書局，1988 年 1 月。

⁴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釋》，21 頁，中華書局，1985 年 8 月。

者為山，圓者為火，但也往往互作，基本上兩字同形，只能根據句子的上下文來判斷究竟是山還是火。⁵

陳氏以為山字下平；火字下圓，這是一般區別山、火二字的泛稱，但若由卜辭斷代中各組各類卜辭之例觀察之，實際上，山、火二字在卜辭中的用字並不能以「下平者為山，圓者為火」概括言之，於此，本文於下文將列表詳述之。陳氏也提出山、火二字基本上同形，要確知究竟何者為山字，何者為火字，只能根據卜辭上下文來判斷之。另外，姚孝遂於〈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一文中對山、火二字也作了一些分析：

甲骨文「山」與「火」這兩個形體的區分，長期以來使很多學者感到困惑。這兩個形體是難以區分，但不是不可以區分的。「山」字作「」、「」等形，「火」字則作「」、「」等形。我們這裡只是擇有典型特徵的形體，實際上變化的形體還很多。尤其是在偏旁中，其區分並不十分嚴格。甲骨文有許多基本形體處於偏旁地位的時候，均存在混同的現象。這正好說明文字符號作為整體形態的重要性。「」的底部下平，中間兩斜劃直達底部；「」則下部向上彎曲，上部的筆劃不與下部相連。稍晚的「山」字作「」，「火」字作「」，區別僅在於有點與點而已。或以為所加之小點表示火燄，乃推測之辭。如為火燄，為什麼早期的「」形不加小點呢？正確的解釋應該是：這是一種區別「山」和「火」的標誌，是一種區別符號，其作用與「」之加兩點相同。⁶

姚氏將部分火字所加之點視為區別符號，以為將小點視為火燄乃為推測之

⁵ 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甲骨文論集》，25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此篇原載於《古文字研究》第 6 輯，227-250 頁，中華書局，1981 年 11 月。

⁶ 姚孝遂〈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古文字研究》第 20 輯，276 頁，中華書局，2000 年 9 月。

辭，並以「如為火燄，為什麼早期的『𤇗』形不加小點呢？」為由推翻之。然個人以為，早期火字不加小點，乃因卜辭之契刻者尚未有意識要將山字與火字作一區別，與小點是否為火燄點並不相干。由文字之整體演變來看，火字作 𤇗 形所加上之小點，原本就是刻手有意識地將山、火二字區別開來的增飾符號，將之視為火燄點，表示先民所用以區別增飾時所根據之意念，雖然我們已無法追溯真實緣由，但亦未嘗不可視為火燄點。因此，對於火字作 𤇗 形所加上之小點，我們可視之為表示與山字作一區別所加上之火燄點。

上述諸家於山、火二字之論，皆僅是簡略地概述山、火二字之別，並非全面性地檢視卜辭中山、火二字，故所得結論終究無法臻於詳盡。近年來由於卜辭分類與斷代觀念之日受重視，我們見到羅運環運用斷代之王世以及依貞人分組之觀念，進行〈甲骨文「山」、「火」辨〉一文，針對山、火二字作了深入分析：

…「山」「火」形體的演變情況。武丁、祖庚時期，獨體山火字一般皆作三峰型。獨峰型山火字極少見。山火的區別主要在峰部和底部。但偏旁山火由於受整體結構的制約，往往不能很好地體現其特徵，故較早地使用了火燄點。祖甲至武乙時期，山火字及偏旁山火作三峰型者少見，流行獨峰型山火字。山火形體極易混淆，主要以火燄點來區分。文丁至帝辛時，山火形體作 𤇗、𤇘、𤇙 形。偏旁 𤇗 與同時期作 𤇗 形的土字形近。可見山火字的演變過程，是文字線條化和簡化的過程。隨著山火形體的變化，契刻者採取了相應的區別辦法。因此山火字在不同時期存在著不同的特徵。

……

凡此均表明山火形體是有規律有規則可循的。概括說來， 組和賓組的獨體山火字區別主要在底部和峰部；歷組的區別則主要在

峰端。祖庚以後盛行簡體山火字，易混，其主要區別在於火燄點的有無。此時三峰平底型山字少見，但仍保持著歷組的特徵。偏旁山火在 組和賓組卜辭中大都在底部加以區別，易混的屬於少數。

組賓組已開始使用火燄點，歷組偏旁山火形體混淆，盛行火燄點。

歷組以後仍然如此。⁷

由上述，羅運環於此文中對於山、火二字，以大量篇幅列舉例證比較分析之⁸。羅氏於山、火二字剖析雖詳，然卻或因例證不足；或由於釋讀有誤，

⁷ 羅運環〈甲骨文「山」、「火」辨〉《古文字研究》第20輯，212-233頁，中華書局，2000年9月。

⁸ 羅運環將山火字於不同時期之特徵比較分析出以下三大點：

其一，山火字的峰部區別標識。這是以往被忽略了的重要問題。

凡山字作三峰時，基本上呈兩種形態：一是、三個峰大致等高、均無針狀豎畫。二是、一個邊峰或兩個邊峰突起或尖長而超過中峰。後一形態始於 組大字，盛行於歷組卜辭。

火字作三峰時，呈三種形態：一是，中峰上增針狀豎畫超出邊峰。始見於賓組卜辭，盛行於歷組卜辭。二是，一峰谷深陷，如賓組火字第五、九、十號字例就是如此。此種形態多見於賓組卜辭。三是，三峰大致等高，與山字第一形態的峰接近，其主要的區別在底部圓平與否。在這種情況下，火字大都呈圓狀態，此多見於 組和賓組卜辭。


以上是就山火字峰部上端來討論的。若論其峰部下端，也是有區別的。在歷組卜辭中，山火字三峰一般均著底，其區別主要在峰端。賓組卜辭山字的三峰，無論獨體還是偏旁大都著底，火字的三峰大都不著底。山字三峰不著底，火字的三峰著底是極少數，其區別主要在峰端或字的底部。 組的情況比較複雜，由於字例較少，姑且存疑而不論。

其二，山火字的底部標識。在歷組卜辭中，山火字一般都是平底，其區別主要在峰端。但是在賓組及 組大字卜辭中，火字大都作圓底，山字一般為平底，詳見表中字例…

字造形進一步證實，圓底與平底是賓組及 組大字卜辭區別山火字的重要原則之一。

這是一般而言，具體說來，火字的底部有三種形態：一是呈圓狀；二是呈弦橫狀；三

而造成有些結論失之偏頗，本文以下將隨文討論之，並於結論時探討本文與羅氏一文中之差異。

在山、火之偏旁字部分，如同上文中所舉姚孝遂所云「甲骨文有許多基本形體處於偏旁地位的時候，均存在混同的現象。」，是以檢閱山、火之孳乳字以觀察其山、火偏旁也是探討卜辭山、火二字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故本文以下除表一之「山、火二字用字情形簡表」外，另製表二「山、火孳乳字用字情形簡表」，而於字形分析探討時一併討論之，冀望在對於獨體與偏旁山、火字在各組各類卜辭中之用字情形有了初步了解後，進一步探究各組各類卜辭之契刻者於山、火二字有何具體區別性。至於所舉諸例，如山之孳乳字以岳字為主，對於卜辭字，或從羅振玉、王國維、孫海波等學者釋之為象炮羊於火上的「羔」字，然本文從孫詒讓、唐蘭、


是呈三角狀。詳表中賓組火字例。山字底部有二種形態：一是平底狀；二是斜形平底狀，如 組山字第三形，……山火字底部的這些形態均可以用「圓底」和「平底」來概括。但這些原則不能泛用，如歷組卜辭中這些原則就根本行不通，島邦男先生正是泛用圓底為火平底為山的原則，而將歷組卜辭的「旬亡火」收到山字條下的。這一點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

其三，火燄點是火字特有標識。






獨體火字增火燄點與山火字的簡化有關。所謂簡體就是指獨峰式山火字。這種字形最早見於 組大字，然極易混淆，很難辨別。賓組及歷組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故賓組使用頻率低於 組，歷組則更是罕見。但隨著偏旁山火形體簡化的影響，大約自祖庚時起，簡體山火字遂漸上居主導地位。二字平底、圓底、三角狀底並存互混，峰部也極少有標識可尋。火字主要增火燄點以示區別，……獨體三峰式山字則繼承了歷組的特點，……。

偏旁火使用火燄點最早見於 組卜辭，遠遠比獨體火字使用火燄點早，這與偏旁山火更早易混淆的情況有關。由於偏旁山火受其整體字形結構的約束，不能像獨體山火字那樣多方面地顯示其標記而更易於混淆，因此較早地使用了火燄點。同時，使用火燄點的頻率又與偏旁山火易混的程度成正比。易混的形體越少，火燄點使用的也越少，賓組卜辭（偏旁火多作圓底形）就是如此。反之，偏旁山火易混的形體越多，火燄點的使用也越多，歷組卜辭（偏旁山火一般都作平底）就是這樣。

屈萬里、李孝定等學者之論，釋其爲象層巒疊嶂、山上有樹樹外又有高峰的「岳」字⁹。於此，姚孝遂、肖丁亦云：

可以肯定的是「𡵓」字下部所 ，有很多是作「𡵓」形，明顯是「山」，而從來沒有帶火焰之點之形作「𡵓」者。因此，「𡵓」字是從「山」，而不是從「火」。





至於或以「𡵓」爲「昌若」或以爲「冥」或以爲「譽」，都缺乏必要的佐證。¹⁰

我們由表二中亦可得知，卜辭  字於其下部所  確如姚、蕭等學者所云「從來沒有帶火焰之點之形作『𡵓』者」，而於所舉之火字孳乳字如光、燎、焚¹¹等字例中，皆可見火字偏旁加點的情形，因此卜辭  字下部所  形應是山字而不是火字，故本文釋  爲山之「岳」字。而本文關於山之岳字及其他火諸字的初形本義，及其在卜辭中所表示之意義方面，由於並非本文所欲討論之重點，故於此不再贅述。

以下即就山、火二字及其孳乳字，於各組各類卜辭中之字形列表分析探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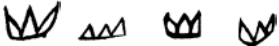
⁹ 此說見屈萬里〈岳義稽古〉一文，62-67 頁，《清華學報》2 卷 1 期，民國 31 年 6 月。

¹⁰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釋》，21 頁，中華書局，1985 年 8 月。

¹¹ 卜辭中之 、、、 等形，於《摹釋總集》皆釋作「𡵓」字，然本文皆改釋爲「焚」字，乃是依據裘錫圭於〈說卜辭的焚巫尪與作土龍〉一文中所云：「『𡵓』字（案：即《摹釋總集》所釋之 𡵓 字）象『尪』在『火』上，應該是專用於『焚巫尪』的『焚』字異體」，219 頁，《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 8 月。







表一【山、火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















		山	火
王 辭	組肥筆類	  20975 20980 正	 21095
	組小字類	   5431 20644 20271	  11550 20112
	賓間 A 類	 1050 反	
	賓間 B 類		
	𤇗類		 19946
	賓組 類		
	賓組一類	   96 1363 6822	  5949 12488
	典賓類	   7859 7860 19293	  2874 115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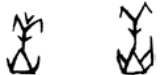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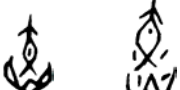







	賓組三類	 5157 5561 19624	 17067
	出組一類		
	出組二類		
	何組事何類		
	何組一類		 30774
	何組二類		
	歷間 A 類		
	歷間 B 類		
	歷一類		 34797
	歷二類	 34167 31984 32967 34168	
	歷草體類		





	歷無名間類		
		30173	
	無名類	 	  
		30329 30393	27317 28189 30158
非 王 卜 辭	無名黃間類		
	黃類		
	子組		
		21581	
	午組		
	亞組		
	圓體類		
	劣體類		
			21110
	婦女類		




表二【山、火孳乳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



		山之孳乳字	火之孳乳字
王	組肥筆類	 21109	
	組小字類		  19802 20057
	賓間 A 類		
	賓間 B 類		
	出類		
	賓組 類		
	賓組一類	  4112 14460	  1380 15677









卜 辭	典賓類	   2373 10070 10139	  4481 6568
	賓組三類	  1198 9560	 15667
	出組一類		
	出組二類		   24966 24272 24962
	何組事何類		
	何組一類		 30789
	何組二類	 30401	 30319
	歷間 A 類		

	歷間 B 類	 22153 34295 40866	 34489 34493
	歷一類	 32301 34185	 32301
	歷二類	 34215 31984	 32297 32295
	歷草體類	 34226	 32300 32290
	歷無名間類	 27465	 28318
	無名類	 30411 30413 30298	 28003 27160 30411
	無名黃間類		 36909


	黃類		 35477 36492 38231
非 王 卜 辭	子組		
	午組		 22043
	亞組		
	圓體類		
	劣體類	 21110 22419	 22174
	婦女類		


在時代最早的 組肥筆類卜辭中，「山」字作平底之  形（如《合》20975），其辭爲：「壬午卜，□奏山日南，雨」；或作  形（如《合》20980 正），其辭爲：「丁酉卜，□燎山羊□豕，雨」，皆爲祭山求雨之辭。故就山字之獨體字觀之，其下部皆作平底之形。然本類卜辭中，山字之孳乳字「岳」字作  形（如《合》21109），其辭爲：「乙卯卜：燎岳今…舞」，

岳字偏旁之「山」形下部則作圓底之  形；再來看看 組肥筆類卜辭之「火」字，作  形（如《合》21095），其辭爲：「丁未卜：今□火來母」。與「山」字形體有很大區別，而與篆文中「山」字形體相近，但在卜辭中多用爲「火」字，不易與卜辭中的「山」字發生混淆。此「火」字即羅運環文中所謂「獨峰型」之「火」字，此形爲 組卜辭中之主要「火」字形體。


組小字類卜辭之「山」字作平底、三峰著底之  形（如《合》5431），其辭爲：「…亥卜王貞：…王山來…白□…」；或作  形（如《合》20644），其辭爲：「其入山」；或作尖底、三峰不著底之  形（如《合》20271），其辭爲：「壬申卜：王陟山□，癸酉，暘日」。組小字類卜辭之「火」字則作  形（如《合》11550），其辭爲：「…于…火…，一月」，然此殘片辭例不清，是否爲火字仍闕疑待考；另舉一辭例明確之「火」字作  形（如《合》20112），其辭爲：「癸酉卜： 又（有）火」，「又火」即「有禍」，火字假借爲禍字，此爲學界所共認。而在山火孳乳字部分，組小字類卜辭中未見山字之孳乳字；火字之孳乳字有焚、光等字，其中焚字作  形（如《合》19802），其辭爲：「甲辰卜：焚𤇑」¹²，其「火」之偏旁作圓底、獨峰之  形，另一 火之光字則作  形（如《合》20057），其辭爲：「丙寅卜，王貞：侯光若…往□嘉…侯光…」，偏旁「火」

¹² 此辭（《合》19802）姚孝遂、肖丁之《摹釋總集》上冊釋爲「甲辰卜… 𤇑…」，436 頁，中華書局，1988 年 11 月；胡厚宣主編之《甲骨文合集釋文》第二冊釋爲：「甲辰卜，𤇑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8 月；白于藍《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釋爲：「甲辰卜焚𤇑」，157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2 月。如前所註，筆者由裘錫圭於〈說卜辭的焚巫尪與作土龍〉一文，以爲此字當釋作焚字，故此辭之釋文當從白于藍之校訂較爲合理。







作平底、三峰著底之  形。因此，組小字類的「山」字多作平底、三峰著底之形，少數作尖底、三峰不著底之形。「火」字除少數作平底且三峰著底之形外，多數獨體火字或偏旁火字均作獨峰式的火字形體。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期之賓間類卜辭中，賓間A類之「山」字作  形（如《合》1050 反），其辭爲：「…山」，此版亦屬殘片，故此字是否釋爲山字，仍存疑待考，由此版正面之辭爲：「…𤇑求…婦…十人」判斷，釋其爲「火」字亦可通讀。本類卜辭中未見釋爲單字「火」字或偏旁爲「山」、「火」二字形體之辭例，是以無從比較分析。

賓間B類卜辭中未見「山」、「火」二字之偏旁或獨體文。

約處於武丁中期之𤇑類卜辭中未見「山」字或其偏旁。「火」字則作  形（如《合》19946），其辭爲：「辛未□大乙□火其…」，與篆文中「山」字形體相近，本類卜辭中未見偏旁「火」之字。









大量出現於武丁中期山後之賓組卜辭中，且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晚期之賓組類卜辭裏，未見「山」、「火」二字之偏旁或獨體文。

約爲武丁中、晚期的賓組一類卜辭裏，「山」字作  形（如《合》96），其辭爲：「于九山燎」，《文編》釋火¹³，然由同版卜辭中見「庚午卜貞：以𤇑」等語，𤇑者𤇑蕘也，此辭當是燎祭山以求取𤇑草之盛，釋九火則於文義不通。據此，本版卜辭中的  字當釋「山」字爲佳。至於「九山」爲此山名或指九座山？則仍待考。另外，賓組一類卜辭之「山」字或作  形（如《合》1363），其辭爲：「…作山成…其鼎…」；或作  形（如《合》6822），其辭爲：「貞：惟山，五月」，皆爲平底之形；然本類卜辭之「山」字亦見作圓底之  形（如《合》12488 乙），其辭爲：「己巳卜，爭…山，今一月，其雨」，《摹釋總集》釋此辭中之  形爲火字，

¹³見孫海波《校正甲骨文編》「火」字條，409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63 年 10 月再版。

羅運環於其〈甲骨文「山」、「火」辨〉一文中亦釋之爲火¹⁴，然就此文例視之，此辭應是求雨之辭，羅氏於文中亦於其他文例下云：













…古人以為「…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史記·封禪書》），遇有旱災往往祭山祈雨。如戰國時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晏子春秋》內篇上第十五）即為其證。…¹⁵

祭祀山神爲先秦時代古老之祈雨儀式。據此，本版卜辭中之字當釋爲山字，《摹釋總集》與羅氏或因其字形之底部非平底之形而誤釋其爲火字。賓組一類卜辭之「火」字則作形（如《合》5949），其辭爲：「…我王…祀…執白…乙亥，火…曰…」。在山、火孳乳字的偏旁部分，山字之孳乳字有岳字作形（如《合》4112），其辭爲：「辛未卜爭貞：翌癸酉呼雀，燎于岳」，山字偏旁作尖底、三峰不著底之形；或作形（如《合》14460），其辭爲：「取岳」，山字偏旁作形。火字之孳乳字如焚字作形（如《合》15677），其辭爲：「…翌庚…焚」¹⁶，所之火字作形。是可知山、火二字在賓組一類卜辭中已呈現混淆狀態，在獨體山字形體方面，大體上皆作平底、三峰不著底之形；獨體火字雖有作圓底之形以示區別，但仍有部分火字作平底、三峰著底之形體。在偏旁部分，偏旁山有作圓底、三峰不著底之形者；偏旁火亦見作平底、三峰不著底之形。顯示賓組一類卜辭之契刻者與組卜辭之契刻者不同，對於山、火二字並無嚴格區分之意識，出現山、火二字同形混用的情形。

¹⁴ 羅運環〈甲骨文「山」、「火」辨〉《古文字研究》第20輯，2000年，214頁。

¹⁵ 同上註，212-213頁。

¹⁶ 此辭（《合》15677）姚孝遂、肖丁之《摹釋總集》上冊釋爲「…翌庚…」，361頁，中華書局，1988年11月；本文從裘錫圭之說，以爲字當釋作焚字較爲合理。





主要是武丁晚期之物的典賓類卜辭中，「山」字作平底、三峰著底之  形（如《合》7859），其辭爲：「貞：惟阜山令；貞：允惟阜山令」，爲對貞之辭；或作  形（如《合》7860），其辭亦是：「貞：惟阜山令；貞：允惟阜山令」，而《甲骨文編》釋本版卜辭之  形爲「火」¹⁷，誤矣；或作三峰不著底、略顯圓底之  形（如《合》19293），其辭爲：「癸卯…往三山」，此三山爲何？仍屬待考。典賓類卜辭之「火」字則作尖底、三峰不著底之  形（如《合》2874），其辭爲：「丙寅卜 貞：其火（有）火」，此火字假借作禍字；或作  形（如《合》11503），其辭爲：「七日，己巳……火新大星， 火」。此「火」字，屈萬里提出乃《詩》「七月流火」之火，星名¹⁸。李孝定釋「新大星」蓋新發現之大星，「火」亦星名，言二星運行相并也¹⁹。常正光於〈殷曆考辨〉一文中亦云此「火」字即指「大火星」²⁰。在山火二字的孳乳字部分，山字的孳乳字有岳字作  形（如《合》2373），其辭爲：「戊寅卜古貞：燎…岳」，偏旁山作平底、三峰不著底之  形；或作  形（如《合》10070），其辭爲：「戊午卜韋貞：年于岳」，偏旁山亦作平底、三峰不著底之  形；或作  形（如《合》10139），其辭爲：「貞： 年于岳」，偏旁山作  形。火字之孳乳字如光











¹⁷ 見孫海波《校正甲骨文編》「火」字，409頁，藝文印書館，民國63年10月再版。

¹⁸ 屈萬里《殷虛文字甲編考釋》，3083片「其有火」一詞下，327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50年。

¹⁹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卷十「火」字，3141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80年3月影印5版。







²⁰ 常正光〈殷曆考辨〉《古文字研究》第6輯，110-113頁。常氏此文中將《合》11503「…火新大星 火」一辭釋爲：「發現新大星依附在大火星的近旁。」並云：「無論是文獻或卜辭記載，都在新星或彗星出現于大火星附近時，便會引起人們的注意，而且鄭重地記錄在案。這既可說明大火星在天象觀測中佔有重要地位，構成觀測天象的基點，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對於與大火星相關的一些星象也開始注意觀測，從而掌握其規律。」說明火星在殷商時期已爲人們所重視而觀測記錄之。

字作  形（如《合》4481），其辭爲：「貞：光不其來」，偏旁火作圓底之  形；或作  形（如《合》6568），其辭爲：「…貞：光其」，偏旁火亦作圓底之  形。由上述我們可知典賓類卜辭之獨體山字多作平底、三峰著底之形，獨體火字多作圓底之形，即一般學者所謂山、火二字之顯著區別者；但由表中我們亦可見，典賓類卜辭之獨體山字仍出現圓底之形，即普遍以爲火字之形體者。而在典賓類卜辭的偏旁部分，刻手大體皆遵循著平底爲山、圓底爲火之規範，唯於偏旁山字形體上，不似獨體山字之三峰著底，山字在偏旁部分反而都呈現不著底的情形。




時代上限至武丁晚期，但主要爲祖庚時期，下限至祖甲之初的賓組三類卜辭中，「山」字作平底、三峰著底之  形（如《合》5157），其辭爲：「…亥卜，…王束…崇…山…」；或作尖底之  形（如《合》5561），其辭爲：「貞：…山入御事」；或作形體稍異、四峰著底之  形（如《合》19624），其辭爲：「…山，一月」，由於辭例不明，《文編》釋爲火字，然由其他辭例中有「伐…山」之辭，本文將其釋爲山字。「火」字則作圓底之  形（如《合》17067），其辭爲：「…旬亡，旬…火，婦姓子□…」。在孳乳字之山火偏旁部分，山字之孳乳字有岳字作  形（如《合》1198），其辭爲：「丙子，岳」，偏旁山作圓底之  形；或作  形（如《合》9560），其辭爲：「甲午卜 貞：燎于岳，二小、卯二」，偏旁山作亦作圓底之  形。火字之孳乳字有熹字作  形（如《合》15667），其辭爲：「翌庚子，其熹」，其偏旁火字作平底之  形。是可知於賓組三類卜辭中，獨體山字多作平底之形，少數作尖底之形，獨體火字則爲圓底之形，故賓組三類卜辭之刻手在獨體山、火字方面，有著相當程度的區別。但是在偏旁山火字卻呈現了完全不一樣的情形：由表列可知，偏旁山字均因與火字之取象太過形近而同形作圓底之火形，而偏旁火字則是作平底之形，與獨體






山火字之用字恰好互換了，這是在賓組三類卜辭中山、火二字之獨特用字現象。

祖庚、祖甲時代之出組卜辭中，主要為祖庚時代卜辭的出組一類，其時代上限為祖庚之初，下限至祖甲之初。未見獨體之「山」、「火」字；亦未見「山」、「火」二字之孳乳字。

舊稱祖甲卜辭的出組二類，其主要時代為祖甲時期，未見獨體之「山」字或「火」字，而在孳乳字方面，「山」字之孳乳字亦未見，「火」字之孳乳字則有「燎」字作  形（如《合》24962），其辭為：「丙午卜旅貞：翌丁未，夔燎告又豐」，火字偏旁作加點之  形；或作  形（如《合》24966），其辭為：「… …燎…」，火字偏旁亦作加點之  形。亦見 火之寮字作  形（如《合》24272），其辭為：「丁未卜行貞：王 歲亡尤，在 寮卜」，火字偏旁亦加點作  形。結合上述出組一類中，未見獨體山、火二字，甚或偏旁山火亦未見的情形看來，傳統分期的第二期卜辭，即約處於祖庚、祖甲出組卜辭中未見山字之使用，至於火字則只見於偏旁中。而由出組二類之火字孳乳字觀之，偏旁火均作加火焰點之形，在此之前的卜辭中，無論是獨體火字或是偏旁火字，均無發現有加火焰點的形體，因此，可說是自出組二類卜辭開始，卜辭中的火字才有加上火焰點的情形。但因出組卜辭中未見獨體或偏旁山字，故不能就此下結論判斷卜辭中刻手在火字上加火焰點是為與「山」字作一區別，或許在出組二類卜辭刻手的原本用意只為美觀增飾罷了，但為其後的刻手所襲用，而成為區別山字與火字最佳區別之關鍵點。

所處時代由祖庚至武乙、文丁之何組卜辭中，最早處於祖庚、祖甲之世的何組事何類卜辭裏，未見獨體之「山」、「火」字，亦未見「山」、「火」二字之孳乳字。

何組一類主要存在於廩辛之世，時代上限應至祖甲晚期，比何組事何類要晚，下限延伸至武乙之初。何組一類卜辭中未見獨體或偏旁之「山」字。獨體「火」字則作獨峰、加火焰點之  形（如《合》30774），其辭爲：「…卯卜：火不延」。火字之孳乳字爲焚字作  形（如《合》30789），其辭爲：「…其焚此，又（有）雨」²¹，火字偏旁亦作獨峰、加點之  形。是可知時代約在祖甲至武乙，而主要爲廩辛時的何組一類卜辭中，無論是獨體或偏旁火字，均作獨峰、加點之形，但未見獨體或偏旁的山字形體，故此時火字所加之點仍未能確知是否爲刻手表示與山字作一區別之符號。













時代上限爲廩辛、康丁之世的何組二類卜辭中，未見獨體之「山」字或「火」字，而在山、火二字之孳乳字部分，山字之孳乳字有「岳」字作  形（如《合》30401），其辭爲：「…河…岳」，山字偏旁作獨峰之  形。火字之孳乳字有「閔」字作  形（如《合》30319），其辭爲：「其 閔，又（有）大雨」，此字或單釋作火，如《文編》²²，《纂釋總集》亦從之，而釋  字爲「火門」二字。然就文例觀之，當爲祭山求雨之辭，釋爲閔字，爲求雨時的祭祀對象²³，其偏旁火作  形，雖未加點，但與偏旁山字亦不易混淆。由上述，在出組一類至何組二類卜辭中，皆未見獨體山字，獨體火字亦僅見於何組一類卜辭中；山字偏旁亦僅見於何組二類卜辭，火字偏旁則較常見。是可知在祖庚至文丁時極少出現山字形體，而火字形體則多加上火焰點。






²¹ 此辭（《合》30789）姚孝遂、肖丁之《纂釋總集》下冊釋爲「…其 此有雨」，683 頁，中華書局，1988 年 11 月；本文從前述裘錫圭之說，以爲 字當釋作焚字較爲合理。

²² 見孫海波《校正甲骨文編》「火」字條下，409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63 年 10 月再版。

²³ 參羅琨〈殷墟卜辭中的「火」—兼說「去火」〉《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63-164 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3 月 1 版 1 刷。



在「兩系說」的村南一系卜辭裏，時代處於武丁中期至晚期之 歷間類卜辭中， 歷間A類未見獨體之「山」、「火」字；在本類卜辭中也看不到「山」、「火」二字之孳乳字。











歷間B類中亦未見獨體之「山」、「火」二字。「山」字之孳乳字則有岳字作  形（如《合》22153），其辭爲：「…卜：祀…岳」，偏旁山字作  形；或作  形（如《合》34295），其辭爲：「…卜：今日…舞河暨岳… 雨」，偏旁山字作  形；或作  形（如《合》40866），其辭爲：「于岳燎豕」，偏旁山字作圓底之  形。「火」字之孳乳字則有焚字作 、 形（如《合》34489），其辭爲：「庚戌卜：焚」²⁴，偏旁火字作 、 形；或作  形（如《合》34493），其辭爲：「丙戌，焚」²⁵，偏旁火字作  形。是可知 歷間B類卜辭中雖未見獨體之山火字，然在孳乳字中，偏旁火字均加火焰點，以示與偏旁山字形體作一區別。

主要存在於武丁至祖庚、祖甲時代之歷類卜辭中，歷一類卜辭未見獨體之「山」字；山字之孳乳字則見岳字作  形（如《合》32301），其辭爲：「庚戌卜， 王自 于岳」，偏旁山字作平底、獨峰之  形；或作  形（如《合》34185），其辭爲：「己亥卜：田率燎土豕、□豕、河豕、岳豕…祖…岳…」，山字偏旁作三峰之  形。歷一類卜辭中獨體之「火」字則作平底、峰端作針狀之  形（如《合》34797），其辭爲：「癸酉貞：

²⁴ 此辭（《合》34489）姚孝遂、肖丁之《摹釋總集》下冊釋爲「庚戌卜」，780頁，中華書局，1988年11月；本文從裘錫圭之說，改釋 字爲焚字。





²⁵ 此辭（《合》34493）姚孝遂、肖丁之《摹釋總集》下冊釋爲「丙戌」，780頁，中華書局，1988年11月；本文從裘錫圭之說，改釋 字爲焚字。









旬亡火」，此火字假借爲禍字。火字之孳乳字有焚字作  形（如《合》32301），其辭爲：「丙戌卜：焚母」²⁶，偏旁火字作加點之  形。歷一類卜辭中之偏旁山字或作獨峰之形，或作三峰之狀。偏旁火字則作獨峰加點之形。羅運環以爲歷類卜辭之火字與山字之區別在於火字峰端作針狀豎劃，但在本文表一與表二中，這一字形實屬少數。因此，正確地說，歷一類卜辭中山、火偏旁最大的區別應是在於偏旁火字加火焰點。



歷二類卜辭之「山」字作平底之  形（如《合》32967），其辭爲：「己酉貞：王其令山…我工」；或作  形（如《合》34167），其辭爲：「卜：又（侑）于五山，在果…月下」；或作  形（如《合》31984），其辭爲：「令 以眾，入山求…」。²⁷另外，如上所，孫海波《甲骨文編》中未收「山」字，實則將山字釋作火字，故於本類卜辭中，出現此一情形者有作尖底之  形（如《合》34168），其辭爲：「丁丑卜：又（侑）于五山在…」；或作  形（如《合》34166），其辭爲：「辛…貞…燎于十山」，皆是卜辭中釋爲「山」字，而《文編》收入「火」字條中之例²⁷。是可知歷二類卜辭之獨體「山」字下部大部分作平底之形，僅少數作尖底之形。而「山」字之孳乳字如岳字作  形（如《合》34215），其辭爲：「癸酉卜：其取岳，雨」，山字偏旁作圓底、獨峰之  形；或作  形（如《合》31984），其辭作：「…于河于岳…，用」，偏旁山字作平底、三峰著底之  形，與上述同版中所出現之獨體山字作  形同，於山字形體之下部皆爲平底，亦皆爲三峰著底之形。歷二類卜辭中未見獨體「火」字，但見火字之孳乳

²⁶ 此辭（《合》32301）姚孝遂、肖丁之《摹釋總集》下冊釋爲「丙戌卜 母」，719 頁，中華書局，1988 年 11 月；本文從裘錫圭之說，改釋 字爲焚字。

²⁷ 見孫海波《校正甲骨文編》「火」字條下，409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63 年 10 月。

字如焚字作  形（如《合》32297），其辭爲：「…焚永母」²⁸，偏旁火字作加點之  形；或作  形（如《合》32295），其辭爲：「…焚凡于□，雨」²⁹，偏旁火字亦作加點之  形。由上述，歷二類卜辭中未見獨體火字，其獨體山字多爲平底、三峰著底之形；而在偏旁部分，偏旁火字與山字最大的區別即在於是否加火焰點。

歷草體類卜辭中未見獨體之「山」字或「火」字。在偏旁部分，山字之孳乳字有岳字作  形（如《合》34226），其辭爲：「…于岳，求又（有）大雨」，此岳字之偏旁山作獨峰尖底之  形。火字之孳乳字則有  字作  形（如《合》32300），其辭爲：「其焚此又（有）雨」³⁰，火字偏旁作亦作獨峰尖底之  形，與偏旁山字之區別即在於加點與否；或見  字作  形（如《合》32290），其辭爲：「壬辰卜：焚小母，雨」³¹，偏旁火則作下部平底獨峰之  形，亦加火焰點。由上述，可知在歷草體類卜辭之偏旁山、火字中，其區別主要也在於偏旁火字加火焰點。



所處時代爲祖甲晚世至武乙初年的歷無名間類卜辭中，「山」字作平底、三峰著底之  形（如《合》30173），其辭爲：「庚…卜，其 雨于山」。本類卜辭中未見獨體之「火」字。「山」字之孳乳字有岳字作  形（如《合》27465），其辭爲：「丁酉卜：其 年于岳」，偏旁山形作獨峰之

















²⁸ 此辭（《合》32297）姚孝遂、肖丁之《摹釋總集》下冊釋爲「… 永母」，719 頁，中華書局，1988 年 11 月；本文從裘錫圭之說，改釋 字爲焚字。

²⁹ 此辭（《合》32295）《摹釋總集》原釋爲「… 凡于□雨」本文從裘錫圭之說，改釋 字爲焚字。


³⁰ 此辭（《合》32300）《摹釋總集》原釋爲「其 此有雨」本文從裘錫圭之說，改釋 字爲焚字。



³¹ 此辭（《合》32290）《摹釋總集》原釋爲「壬辰卜 小母雨」本文從裘錫圭之說，改釋 字爲焚字。







𤇗。「火」字之孳乳字則見閔字作  形（如《合》28318），其辭爲：「…戊，王其射閔狐擒，湄日亡災，吉」，其偏旁「火」字作  形，雖未加點，但與山字形體亦有明顯區別，不致於造成混淆。此閔字與上述何組二類卜辭中所出現之閔字意義有別，羅琨認爲此「閔狐」當是指「以毛色命名的紅狐或火狐，以與白狐區別」³²，閔字表示與火相近的顏色。

無名類卜辭約處於廩辛至文丁時代，「山」字作圓底、獨峰之  形（如《合》30329），其辭爲：「山，即宗，岳于之，又（有）大雨」；或作圓底、獨峰之  形（如《合》30393），其辭爲：「二山暨□，小，又（有）大雨」。本類卜辭之「火」字則作加火焰點、突顯中峰之  形（如《合》27317），其辭爲：「卜：其告火，自毓祖丁，吉」；或作加點、三峰並見之  形（如《合》28189），其辭爲：「辛亥卜：去火，王受又（祐）」；或作圓底獨峰、與山字無別之  形（如《合》30158），其辭爲：「其鬯火」。在無名類卜辭山、火二字之孳乳字部分，「山」字之孳乳字有「岳」字，作  形（如《合》30411），其辭爲：「…酉卜：王其岳燎，犬暨豚十，又（有）大雨，大吉」，偏旁山字作  形；或作  形（如《合》30413），其辭爲：「燎、岳」，偏旁山字作  形；或作  形（如《合》30298），其辭爲：「于岳宗，又（有）雨」，偏旁山字作  形。「火」字之孳乳字有「燎」字，作  形（如《合》28003），其辭爲：「出于卜，燎」，偏旁火字作加火焰點之  形；或作  形（如《合》27160），其辭爲：「閔燎，小」，偏旁火字亦作加點之  形；或作  形（如《合》30411），本版卜辭中，並見山之岳字與火之燎字，其辭見於上


³² 參羅琨〈殷墟卜辭中的「火」—兼說「去火」〉《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3月，164頁。

述，偏旁火字作  形。是可知無名類卜辭之獨體山、火字皆作圓底獨峰之形，但火字多作加火焰點之形；而在偏旁部分，偏旁山之形體頗多，偏旁火字皆作加火焰點之形。我們由《合》30411 中可明顯看出，同版中所見之偏旁山與偏旁火字最大的區別，即在於偏旁火字加火焰點之形。




在武乙、文丁時代之無名黃間類卜辭中，未見獨體之「山」字或「火」字，亦未見偏旁 山之字。而「火」字之孳乳字則有寮字，作  形（如《合》36909），其辭爲：「韋 寮 ，亡 ，王其呼 ，于京 又（有）用，若」，其偏旁火字作填實加點之  形。

黃類卜辭的時代上及文丁之世，下至帝辛。此類卜辭中，未見獨體之「山」字或「火」字，亦未見山之孳乳字。「火」之孳乳字則有「燎」字作  形（如《合》35477），其辭爲：「…貞：王…燎…尤」，偏旁火字作加點之  形；燎字或作  形（如《合》38231），其辭爲：「…饗史于燎，北宗不…大雨」，所 之火字偏旁亦作加點之  形；另見「焚」字作  形（如《合》36492），其辭爲：「丙午卜，在攸貞：王其呼…延執胄，人方 □焚…弗悔，在正月，惟來征…」，其偏旁火字亦加點，作  形。是可知黃類卜辭中雖未見獨體之「山」字、「火」字或偏旁 「山」之字，由「火」之孳乳字觀之，黃類卜辭中出現之「火」字形體皆加數點，故在晚期卜辭中，即使同類卜辭未見獨體或偏旁之山字，契刻者於火字仍均加火焰點，顯示此時火字之加點不只是爲了與山字作區別的符號，而是已經成爲黃類卜辭之刻手們普遍的用字習慣了。

所處時代主要爲武丁中、晚期之非王卜辭中，如表中所列，極少出現山、火二字之獨體字或偏旁。以下即將各組各類中所出現「山」字與「火」字之情形敘述如下：













子組卜辭之「山」字作平底、三峰著底之  形（如《合》21581），其辭爲：「己卯子卜…玆…山，日」，未見偏旁 山字之孳乳字。子組卜辭

中未見獨體「火」字與其孳乳字。

午組卜辭中未見獨體之「山」字或「火」字，亦未見「山」字之孳乳字。「火」字之孳乳字則有光字，作形（如《合》22043），其辭爲：「丁未卜貞：令戊光（有）獲羌，芻五十」。其偏旁「火」字作圓底、三峰不著底之形。

亞組卜辭中未見獨體或偏旁之「山」、「火」字。

圓體類卜辭亦未見獨體之「山」字或「火」字，也看不到山、火二字之孳乳字。

劣體類卜辭中未見獨體之「山」字。「火」字則作圓底而突顯中峰之形（如《合》21110），其辭爲：「貞：燎岳、、火」。李孝定釋此辭的火「當亦星名也」³³，與典賓類卜辭中所見之「新大星火」當即同指火星而言。又此爲武丁時的祭祀卜辭，「岳」是在卜辭中經常出現的山岳之神，有時與殷之高祖對貞、合祭，屬於殷之先公遠祖，合祭的第三個對象是火，由於卜辭祭山皆舉專名，且在此辭中更與岳合祭，更不能釋爲作通稱的「山」，只能解爲祀火³⁴。另外，劣體類卜辭中於「山」字之孳乳字則有岳字如上述《合》21110之作形者，偏旁山作圓底之形；或作形（如《合》22419），其辭爲：「…河岳，岳…」，偏旁之山形亦作圓底獨峰之；「火」字之孳乳字則有光字作形（如《合》22174），其辭爲：「丁未卜：光…，六月」，偏旁之「火」爲平底獨峰之形。在非王卜辭劣體類之契刻者觀念中，山、火二字或作圓底獨峰、或作圓底三

³³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卷十「火」字條下，3141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80年3月。

³⁴ 羅琨〈殷墟卜辭中的「火」—兼說「去火」〉《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55-16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3月。

峰，或作平底獨峰，無一定之規律可尋，故可知刻手對於此二字並無明顯的區別意識存在。

婦女類卜辭中未見獨體之「山」、「火」二字，於偏旁 山或 火之字亦未見。

綜上所述，在對獨體山、火字及其偏旁於各組各類卜辭中的情形有了概括的認識之外，以下再就上述的分析討論中整理出山、火二字於卜辭中所呈顯之規律與現象：

組卜辭中，山字多作平底三峰之形，少數作圓底三峰之形；而無論是獨體火字或是偏旁火字，均以羅氏所謂「獨峰型」為常見之形體，此形為 組卜辭中之主要「火」字形體，而非羅氏所言圓底之火字形體，事實上，我們看到在羅文中所列舉 組諸例中，火字亦以獨峰型居多，但不知何以羅氏會有 組卜辭中常見火字形體為圓底之形的說解。另外，偏旁火字增加火燄點並未見於 組小字類或 組肥筆類卜辭中，但在村南一系的歷間類卜辭中可見。

山、火二字在賓組一類卜辭中已呈現混淆狀態，在獨體山字形體方面，大體上皆作平底、三峰不著底之形；獨體火字雖有作圓底之形以示區別，但仍有部分火字作平底、三峰著底之形體。在偏旁部分，偏旁山有作圓底、三峰不著底之形體者；偏旁火亦見平底、三峰不著底之形體者。顯示賓組一類卜辭之契刻者與 組卜辭之契刻者不同，對於山、火二字並無嚴格區分之意識。

典賓類卜辭之獨體山字多作平底、三峰著底之形，獨體火字多作圓底之形，即一般學者所謂山、火二字之顯著區別者；但由表中我們亦可見，典賓類卜辭之獨體山字仍有作圓底、三峰不著底之形體者。而在典賓類卜辭的偏旁部分，刻手大體皆遵循著平底為山、圓底為火之規範，唯於偏旁山字形體上，不似獨體山字之三峰著底，山字在偏旁部分反而都呈現不著

底的情形。

賓組三類卜辭中，獨體山字多作平底之形，少數作尖底、三峰著底之形，獨體火字則爲圓底之形，故賓組三類卜辭之刻手在獨體山、火字方面，有著相當程度的區別。但是在偏旁山火字卻呈現了完全不一樣的情形：由表列可知，偏旁山字均作圓底、三峰不著底之形，而偏旁火字則是作平底、三峰不著底之形，與獨體山火字之用字恰好互換了，這是賓組三類卜辭中獨特的用字現象。

出組卜辭中未見獨體山、火字，亦未見偏旁山。而由出組二類之火字孳乳字觀之，偏旁火均作加火焰點之形，村中、北一系在此之前的卜辭中，無論是獨體火字或是偏旁火字，均無發現有加火焰點的形體，因此，可說是自出組二類卜辭開始，卜辭中的火字才有加上火焰點的情形。但因出組卜辭中未見獨體或偏旁山字，故不能就此下結論判斷卜辭中刻手在火字上加火焰點是爲了與「山」字作一區別，或許在出組二類卜辭刻手的原本用意只爲美觀增飾罷了，但爲其後的刻手所襲用，而成爲區別山字與火字最佳區別之關鍵。

在出組一類至何組二類卜辭中，皆未見獨體山字，獨體火字亦僅見於何組一類卜辭中；山字偏旁亦僅見於何組二類卜辭，火字偏旁則較常見。是可知在祖庚至文丁時極少出現山字形體，而火字形體則多加上火焰點。

村南一系卜辭中，歷間類卜辭的山字作平底三峰不著底之形，未見獨體之火字。而偏旁山字與偏旁火字最大的差別即在於火字加上火焰點。以時代先後而論，村南一系的歷間類卜辭處於武丁中、晚期，出組二類卜辭是村中、北一系中約爲祖甲時代，若不管兩系發展的橫向空間因素，而只考慮綜向發展的時間，則最早出現火字偏旁加火焰點者當屬於歷間類卜辭。

歷一類卜辭中之偏旁山字或作獨峰之形，或作三峰之狀。偏旁火字則

作獨峰加點之形。上述羅運環以爲歷類卜辭之火字與山字之區別在於火字峰端作針狀豎劃，但在本文表一與表二中，這一字形實屬少數。因此，正確地說，歷一類卜辭中山、火字最大的區別應是在於火字加了火焰點。


歷二類、歷草體類與歷無名類卜辭中，獨體山字大體皆作平底三峰著底之形，未見獨體火字。偏旁山字或作圓底獨峰之形、或作平底三峰著底之形；偏旁火字多作平底獨峰之形，少數作圓底獨峰或圓底三峰著底之形，是以無論偏旁山字或火字形體皆不定，但其區別即在於偏旁火字皆加火焰點。

在殷墟卜辭中時代最晚的無名黃間類與黃類卜辭，雖未見獨體之「山」字、「火」字或偏旁「山」之字，由「火」之孳乳字觀之，卜辭中出現之「火」字形體皆加數點，故在晚期卜辭中，即使同類卜辭未見獨體或偏旁之山字，契刻者於火字仍均加火焰點，顯示此時火字之加點不只是爲了與山字作區別的符號，而是已經成爲黃類卜辭之刻手們普遍的用字習慣了。

非王卜辭極少出現山、火二字之獨體字或偏旁，可作分析比較者僅劣體類卜辭。在劣體類卜辭中，山、火二字或作圓底獨峰、或作圓底三峰，或作平底獨峰，無一定之規律可尋，故可知此類卜辭之刻手對於山、火二字並無明顯的區別意識存在。


在前面敘述中，提及羅運環於〈甲骨文山、火辨〉一文中就王世與貞人分組的觀念對山、火二字進行分析，羅氏文中對山、火二字之分析可謂詳盡，但本文於前亦提及，或因例證不足、或由於釋讀有誤，致使部分觀點有所差異，此於前文中皆已作了分析與探討。而造成部分結論失之偏頗的情形，亦將探討如下，以下將詳列羅氏於文末之結論，並分段於羅氏結論下以「郁彥案」之案語說明本文與之不同的結論：

「山」的演變情況：武丁祖庚時流行三峰平底「山」，祖甲至武乙


時流行獨峰「山」，文丁至帝辛時偏旁山作  形。其主要特徵可歸納為七點：

（郁彥案：武丁祖庚時之獨體山字確以三峰平底之形最為常見，但在偏旁中則較常出現三峰圓底之形，武丁祖庚時的歷類卜辭偏旁中則常見獨峰之形；祖甲至武乙時的大部分卜辭未見獨體或偏旁山字，廩辛至文丁間則常見獨峰之山字形體；文丁至帝辛時則未見山字。）




其一、三峰等高著底而底平是「山」的基本形。

其二、邊峰突起而扁平是「山」的重要特徵，這一特徵始於  組，盛行於歷組。

（郁彥案：羅氏於文中並未對「邊峰突起而扁平」的山字有所說明，故不知其所指為何。）



其三、平底為山，是  組大字及賓組的重要特徵。

其四、 組大字及賓組早期，三峰往往不著底。

（郁彥案：羅氏之  組大字即本文之  組肥筆類，賓組早期當指賓組類、賓組一類與部分典賓類、賓三類卜辭，如本文上述，除賓組一類之山字三峰皆不著底，部分  組肥筆類與典賓類卜辭中之山字皆作三峰著底之形。）

其五、三峰山的底部略呈尖狀時，底部交接筆劃處往往偏向一邊，


作 、 形，這是  組及賓組的特點。




（郁彥案：羅氏所舉之形應屬  組小字類與賓組三類中，少數訛為火字形體之例，並非是  組與賓組卜辭之特點。）

其六、無論簡體還是三峰形體，無論時代的早還是晚。「山」均無

火燄點。

其七、專有山名的「山」是可分可合的，從山得名的地名甚至可以省去「山」。

「火」的形體演變大致情況是：武丁祖庚時流行三峰形的「火」，祖甲至武乙時流行獨峰型「火」，文丁至帝辛時流行  型「火」。歷組的偏旁火及祖甲以後的「火」盛行火燄點。「火」字形體的主要特徵可歸納為六點：



（郁彥案：武丁祖庚時除賓組卜辭常見之三峰形體外，另有處於武丁時的組卜辭與歷類卜辭，其火字形體多作獨峰之  形。時代約於廩辛康丁之無名類卜辭亦皆作獨峰之火字形。而文丁至帝辛間，約是無名黃間類卜辭與黃類卜辭之時代，其火字偏旁除作  形外，亦常見填實、加點之  形。至於羅氏云「歷組的偏旁火及祖甲以後的「火」盛行火燄點」，的確為火字演變情形之特點。）

其一、圓底為火，主要是 組和賓組的特點。

（郁彥案：學界一般所認為之「圓底為火」，事實上應僅是大部分賓組卜辭之特點，但少部分賓組卜辭之火字仍出現平底之形，故「圓底為火」之概念實無法涵括所有卜辭中火字的用字現象。至於 組卜辭，則多作平底獨峰之火字形體，與賓組卜辭之火字差異甚大。）

其二、三角狀底的「火」，主要見於賓組。

其三、一峰谷深陷的火多見於賓組及 組。

（郁彥案：羅氏所指當如典賓類卜辭中《合》11503 中之  形，此形僅見於賓組卜辭中， 組卜辭之火字皆作獨峰之  形，並未見作羅氏所言「一峰谷深陷」之形。）

其四、三峰峰端增鉞狀豎劃，中峰超長，主要是歷組的特點。

（郁彥案：此特點於歷類卜辭中僅見於歷一類卜辭中的獨體火字，在賓組一類與劣體類卜辭中亦可見，故不應視是為歷類卜辭之特點）

其五、歷組的「火」一般為平底，三峰著底型，其區別主要在峰端。

（郁彥案：歷類卜辭之獨體火字僅見於上述之歷一類卜辭，在偏旁火字中，多數形體皆是平底或圓底獨峰之火字，而少見平底、三峰著底之形。）

其六、簡式獨體火增火燄點流行於祖甲以後，偏旁火增火燄點始於組，歷組及祖甲以後較盛行。³⁵

（郁彥案：如表一所列，獨體火字增火燄點以何組一類及無名類卜辭為主，若論其時間，確如羅氏所云為祖甲以後，而主要在廩辛至文丁時。偏旁火增火燄點部分，如表二，我們在組卜辭中並未發現此類例證，故於此說，本文之論點與羅氏有較大差異。由本文上述，偏旁火增火燄點主要在歷類卜辭與出組二類卜辭及其後之卜辭，故當云盛行於歷類及祖庚以後之卜辭中為是。）

由本文以上之探討分析，可以得知卜辭中山、火二字在各組各類卜辭中仍有其個別的規律可尋，但在部分刻手無區別意識下的同形現象，實為文字發展中，因取象之形近而導致同形的獨特現象。

第二節 工、壬同形

卜辭中工字多作 𠂇 形，亦見作 𠂈 形者。於其形體來源，諸家說解不一。如孫海波：

³⁵ 羅運環〈甲骨文「山」、「火」辨〉《古文字研究》第20輯，212-233頁，中華書局，2000年9月。

…諸工字，舊皆釋壬，今審確是工字，象玉連之形。惟玉之德，可以祀神，故曰工冊。…引申之治玉之人曰工。…³⁶

以爲工字象玉連之形。饒宗頤於《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中則云：

𠄎 與 𠄎 為一文，並當釋示，亦即宗。非工字。³⁷

示字於卜辭中作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等形，未見作 𠄎 形或 𠄎 形，饒氏將卜辭中工字作 𠄎、𠄎 之形者誤釋爲示字。吳其昌則云：

…工字最初之夙義為伐木之斧之形也。以斧伐木是人類原始之工作，故工之本義為斧，而引申之第一義則衍為工作。…以斧伐木是功役也，故工義又衍而為功。…引申之義愈衍而愈遠，以至於為巧飾。……³⁸

吳氏以古金文中，工字之初形爲斧形，故工字本義亦當爲斧，並說明《周禮》、《漢書》、《史記》等典籍中之工字引申義，有工作義、功役義、巧飾義…等等。然李孝定則非之：

《說文》：「工，巧飾也。象人有規矩也。與巫同意。」契文作 𠄎、𠄎、𠄎 諸形，葉郭于諸家之說是也。吳氏謂工之夙義為斧恐未必，然以時代言，契文之 𠄎、𠄎 應早於吳氏所舉金文諸器之作 𠄎 者，則金文之 𠄎 乃由 𠄎 所訛變，非本象斧形也。³⁹





李說以爲工字本義非斧形，然筆者以爲李氏所提之論點有誤，李氏以爲就





³⁶ 孫海波〈卜辭文字小記〉《考古學社社刊》第三期，71-73 頁。

³⁷ 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24 頁，香港大學出版社，1959 年 9 月。

³⁸ 吳其昌〈金文名象疏證·兵器篇〉《武漢大學文哲季刊》5 卷 3 期，220-245 頁，1937 年 3 月。


³⁹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卷 5，1594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50，民國 54 年 11 月。



時代而言，吳其昌所據以論述工字象斧之金文形體乃甲骨文形體之訛變，然治古文字之學者皆知，一般認定甲骨文為殷商時代文字，早於周代金文，然實際上在古金文中，有些文字的形體發展甚至是比甲骨文還要早、更能見其初形本義的。因此，筆者以為甲骨文中工字作 、 等形者，當是由古金文中工字作 、 等形所訛變而來。故於工字之形構釋義上，吳說可信。然李孝定又云：

…許云：「象人有規矩也，」因疑工乃象矩形。規矩為工具，故其義引申為工作、為事功、為工巧、為能事。金文矩字作 （伯矩盃）、（伯矩簋）、（伯矩鼎）、（伯矩卣），象人持矩形，其所持正作工也。…是許君明謂工乃巨（矩）之象形字也。⁴⁰

李氏由金文中矩字象人持矩形，而云工字為矩之象形之說，就矩字從工形而言，亦可備一說。至於工字於甲骨文中之用法，于省吾云：

- 一、工與貢字古通用，但甲骨文有工無貢，貢乃後起之分別文。…
- 二、甲骨文亦有祭祀用牲時以工為貢者，…
- 三、甲骨文有以工為貢納者，…
- 四、工亦讀如字，指官吏言之。…⁴¹

卜辭中壬字則皆作  形，於其構形亦頗多說解。林義光以為滕壬二字雙聲旁轉，而釋壬字即滕字之古文⁴²，雖於音韻方面之說解可通，然於形無據，故存疑待考。郭沫若則云：

壬字，余以為乃卜辭及銘彝中習見之  若  字之轉變，蓋即鑱之

⁴⁰ 同上註。


⁴¹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工》，71-73 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10 月。

⁴² 林義光《文源》卷一，26 頁。

初文…。壬鑱同在侵部，當是古今字。⁴³




郭說於形亦無據。吳其昌則以爲壬爲兩刃之斧，故工壬一字。⁴⁴但李孝定不認同吳氏所舉工壬一字之證，且一一推翻之。⁴⁵至於壬字之初形本義，李孝定以爲：




惟林氏謂壬爲滕之古字說蓋近之，然亦苦無確證耳。…⁴⁶

故於壬字之構形，李氏亦無確說。筆者以爲，由古金文中壬字作  形（鬲攸比鼎）觀之，吳其昌謂壬字象斧形之說於構形上最爲恰當，然工壬二字亦並非吳氏所謂爲一字，當僅屬於造字之初，取象形近之同形字，亦非如丁山所言：

甲金文之壬與工寫法毫無區別，古音亦復相似。⁴⁷

甲金文之壬字與工字並非毫無區別，而當如陳煒湛所提出：

卜辭十干之壬多作 ，工字早期多作 ，象矩形，規矩為工具，故其義引申為工作、工巧、能事。但在祖庚祖甲以後，工字簡省為 ，遂與壬字同形，唯于文義上可加以區別。⁴⁸

再細究之，工壬二字當如本文前節討論士、王二字關係時，由金文中工字有作 （司工丁爵）（木工鼎）等形，壬字有作 （鬲攸比鼎）形觀之，二字之造字，應與士、王二字同樣與斧鉞兵戎之器有關。而在甲骨文中，

⁴³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干》，183頁，藍燈文化影印本，民國80年9月。

⁴⁴ 吳其昌《金文名象疏證》《武漢大學文哲季刊》5卷3期，220-245頁，1937年3月。

⁴⁵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卷14，4301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50，民國54年11月。

⁴⁶ 同上註。

⁴⁷ 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52頁，台北大通書局，民國60年11月。

⁴⁸ 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甲骨文論集》，2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壬字皆作 𠂔 形，工字雖多作 𠂔 形，於孳乳字 𠂔 字則爲行款而作 𠂔 形，但亦可見部分工字與壬字同作 𠂔 形的情形，是可知丁山所謂甲金文中工壬二字毫無區別者，僅屬部分工、壬字而言，並非普遍現象。因此，工、壬二字應當屬於取象形近之同形字。

本文以下討論工壬二字於各組各類卜辭中之字形並分析工壬二字之同形現象，於工字之孳乳字 𠂔 字亦一併探討之，卜辭 𠂔 字諸家所釋不一，或釋作昌⁴⁹；或釋作吉⁵⁰…等等，均不確。本文從唐蘭釋作 工之 字之說⁵¹。 方爲武丁時期西方之方國名⁵²。

【工、壬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











	工字及孳乳字	壬
--	--------	---
























⁴⁹ 孫詒讓《契文舉例》上，32 頁，山東齊魯書社，1993 年 9 月。

⁵⁰ 王國維《戡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25 頁，民國間影印本。

⁵¹ 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53-54 頁，輔仁大學影印本，1939 年 3 月。

⁵² 鍾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187-191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78 年 9 月。

王 卜	組肥筆類		 19806 20354
	組小字類	 20613	 19971
	賓間 A 類	 13042	 9816 10113
	賓間 B 類		 3245
	止類		 19970 19828
	賓組 類		 11892 423
	賓組一類	 6226	 6479





辭	典賓類	  	  
		4089 5628 6342	2384 4089 5628
	賓組三類	  	 
		18 4633 28	18 1251
	出組一類		 
		26866	25029 22707
	出組二類	  	
		22539 22675 24145	22681
	何組事何類		 
			27715 27830
	何組一類		  
		27462	30107 27456 27085
	何組二類		
			27799
	歷間 A 類		 
			20510 32399


	歷間 B 類		I I 32223 32215
	歷一類		I 32817
	歷二類	𠂇 𠂈 𠂉 32967 34157 35232	I 32031
	歷草體類	I 32981	I 33984
	歷無名間類		I 27164
	無名類	𠂊 30706	I 27087
	無名黃間類		I 37793
	黃類	I 38310	I I 35406 35470



非 王 卜 辭	子組	𠄎 21772	𠄎 𠄎 21374 21555
	午組	𠄎 𠄎 22075 22487	𠄎 𠄎 22086 22046
	亞組		𠄎 22301
	圓體類		𠄎 𠄎 21983 20873
	劣體類		𠄎 22349
	婦女類		𠄎 𠄎 22278 22299



時代最早的 組肥筆類卜辭中，未見「工」字及其孳乳字。「壬」字則或作 𠄎 形（如《合》20354），其辭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組小字類卜辭之「工」字作 𠄎 形（如《合》20613），其辭爲：「乙酉卜王貞：余 朕老工延…」。「壬」字則作 𠄎 形（如《合》19971），其辭爲：「…𠄎（侑）妣壬豕」。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期之 賓間類卜辭中， 賓間A類未見獨體「工」字，但見其孳乳字 作  形（如《合》13042），其辭爲：「…戊…見雨…人 …」，其偏旁「工」作  形。「壬」字則作  形（如《合》9816 正），其辭爲：「己亥卜：示受年」；或作  形（如《合》10113），其辭爲：「貞：于示壬 年」。





賓間B類卜辭中未見獨體「工」字或其孳乳字。「壬」字則作  形（如《合》3245），其辭爲：「壬申卜，…率甲…多子」。







約處於武丁中期之 𠩺類卜辭中，未見獨體「工」字或其孳乳字。「壬」字則作  形（如《合》19970 正），其辭爲：「…卜：𠩺（侑）母壬盧豕」；或作  形（如《合》19828），其辭爲：「壬申卜：𠩺（侑）大甲三十牢。甲戌」。




大量出現於武丁中期工後之賓組卜辭中，且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晚期之賓組 類卜辭裏，未見獨體「工」字或其孳乳字。「壬」字則作  形（如《合》11892 正），其辭爲：「壬子卜：其雨」；或作  形（如《合》423），其辭爲：「翌壬寅不雨」。






約爲武丁中、晚期的賓組一類卜辭裏，未見獨體「工」字，其孳乳字字作  形（如《合》6226），其辭爲：「庚申卜爭貞：呼伐 方，受𠩺（有）又（祐）」，其偏旁「工」作  形。「壬」字則作  形（如《合》6479），其辭爲：「壬申卜爭貞：令婦好比沚 伐 方受𠩺（有）又（祐）」。

主要是武丁晚期之物的典賓類卜辭中，「工」字作  形（如《合》5628 正），其辭爲：「壬辰卜貞： 令司工…」；或作  形（如《合》4089），其辭爲：「貞： 亡其工」；作  形（如《合》4276），其辭爲：「戊其𠩺（有）工」；另見工字之孳乳字「」作  形（如《合》6342），其辭爲：



「癸丑卜 貞： 方其 」，偏旁工字作  形。「壬」字則作  形（如《合》2384），其辭爲：「壬寅卜古貞： □于示禦」；或作  形（如《合》4089），其辭爲：「壬子卜貞：自今六日，𠂔（有）至自束」，與工字同版並見；作  形（如《合》5628），其辭如上，亦與「工」字同版並見。





時代上限至武丁晚期，但主要爲祖庚時期，下限至祖甲之初的賓組三類卜辭中，「工」字作  形（如《合》18），其辭爲：「戊寅卜爭貞：今春眾𠂔（有）工，十月」；或作  形（如《合》4633），其辭爲：「貞：犬延亡（無）其工」；或見工字之孳乳字 作  形（如《合》28），其辭爲：「丁未卜爭貞： 令 以眾伐 」，偏旁工字作  形。「壬」字則作  形（如《合》18），其辭爲：「壬午…貞…」，與工字同版並見；作  形（如《合》1251），其辭爲：「癸亥卜 貞：𠂔（侑）于示壬燎」。


祖庚、祖甲時代之出組卜辭中，主要爲祖庚時代卜辭的出組一類，其時代上限爲祖庚之初，下限至祖甲之初。「工」字作  形（如《合》26866），其辭爲：「丙午…出貞：翌…工亡（無）…」。「壬」字則作  形（如《合》25029），其辭爲：「壬辰卜大貞：翌己亥𠂔（侑）于□，十二月」；作  形（如《合》22707），其辭爲：「…旅貞：…賓示壬… …」。



舊稱祖甲卜辭的出組二類，其主要時代爲祖甲時期，「工」字作  形（如《合》22539），其辭爲：「貞： 工令允…」；作  形（如《合》22675），其辭爲：「…貞：旬無 ，在四月，甲戌工典其 …」；或見工字之孳乳字「 」字作  形（如《合》24145），其辭爲：「丁酉卜出貞： 方」，其工字偏旁作  形。「壬」字則作  形（如《合》22681），其辭爲：「…



于…上甲、示壬、示癸…大甲、祖乙…，十一月」。

所處時代由祖庚至武乙、文丁之何組卜辭中，最早處於祖庚、祖甲之世的何組事何類卜辭裏，未見「工」字及其孳乳字。「壬」字則作  形（如《合》27715），其辭爲：「壬戌卜貞：…」；或作  形（如《合》27830），其辭爲：「壬辰卜何貞：王 吉」。


何組一類主要存在於廩辛之世，時代上限應至祖甲晚期，比何組事何類要晚，下限延伸至武乙之初。何組一類卜辭之「工」字作  形（如《合》27462），其辭爲：「其祝工父甲，三牛」。「壬」字則作  形（如《合》30107），其辭爲：「壬辰卜何貞：王不邁雨，七月」；或作  形（如《合》27456 正），其辭爲：「壬子卜何貞：翌癸丑其又（侑）妣癸饗」；作  形（如《合》27085），其辭爲：「…王其…于示壬 …」。







時代上限爲廩康之世的何組二類卜辭中，未見「工」字及其孳乳字。「壬」字則作  形（如《合》27799），其辭爲：「翊日壬王其 于向亡（無）災，吉」。




在「兩系說」的村南一系卜辭裏，時代處於武丁中期至晚期之 歷間類卜辭中， 歷間A類未見「工」字或偏旁 工之孳乳字。「壬」字則作  形（如《合》20510），其辭爲：「壬子…」；或作  形（如《合》32399），其辭爲：「辛未貞： 示壬，十牢」。


歷間B類卜辭亦未見獨體「工」字及其孳乳字。「壬」字則作  形（如《合》32226），其辭爲：「壬子卜」；或作  形（如《合》32215），其辭爲：「壬戌…又（侑）…于…二十…」。



主要存在於武丁至祖庚、祖甲時代之歷類卜辭中，歷一類卜辭亦未見

獨體「工」字及其孳乳字。「壬」字則作  形（如《合》32817），其辭爲：「壬午歷：五示」。

歷二類卜辭之「工」字作  形（如《合》32967），其辭爲：「己酉貞：王其令山…我工」；或作  形（如《合》34157），其辭爲：「辛亥卜：帝小工 我又（侑）三十小牢」；或見工字之孳乳字 作  形（如《合》35232），其辭爲：「…酉貞：卜…伐 其…」，偏旁工字本應作  形，此版中作  形，爲甲骨文字中缺刻橫畫之例⁵³。「壬」字則作  形（如《合》32031），其辭爲：「壬辰卜：自上甲六示」。



歷草體類卜辭主要存在於祖庚時代，上至武丁晚期，下至祖甲之初。本類卜辭之「工」字作與壬字同形之  形（如《合》32981），其辭爲：「…于多工」，此字釋爲壬字則不通，確爲工字無誤。陳煒湛謂「多工，殆即後世所謂百工」⁵⁴。本類卜辭之「壬」字則作  形（如《合》33984），其辭爲：「壬午…貞：今日壬啓」。是可知在歷草體卜辭中，工、壬二字同作  形，此乃因二字造字之初所象之形近，故演變而成之同形現象，此二字同形之現象於卜辭中並非常見。


所處時代爲祖甲晚世至武乙初年的歷無名類卜辭中，未見獨體「工」字或工字之孳乳字。「壬」字則作  形（如《合》27164），其辭爲：「辛




⁵³ 卜辭中所見缺刻筆畫之例，除本辭例中之 字外，如《合》18927 反中之「」字作  形、「方」字作  形等，亦皆爲缺刻橫畫之例。依董作賓於〈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一文中（457-459 頁）所云，乃因卜辭契刻者爲先寫後刻，寫好卜辭後，先刻一方向之筆畫，而後再刻另一垂直角度之筆畫，正因如此，有些契刻者會發生忘記刻畫的情形。

⁵⁴ 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甲骨文論集》，29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未卜：其又（侑）歲于妣壬，一羊」。

無名類卜辭之「工」字作  形（如《合》30706），其辭爲：「…王受又（有）又（祐）…工」。「壬」字則作  形（如《合》27087），其辭爲：「其又（有）彳示壬、示癸， 牛又（有）正」。







在武乙、文丁時代之無名黃間類卜辭中，未見獨體「工」字或其孳乳字。「壬」字則作  形（如《合》37793），其辭爲：「壬午…貞：王…田…」。


黃類卜辭的時代上及文丁之世，下至帝辛。此類卜辭中，「工」字作與壬字同形之  形（如《合》38310），其辭爲：「癸卯卜貞：王旬無 𠂔，在六月，乙巳工典其舊」，陳煒湛云：「工典即貢典，承奉典冊。于省吾先生曰：『其言貢典，是就祭祀時獻其典冊，以致其祝先之詞也。』是工典爲獻典冊于神前的儀式」⁵⁵。「壬」字則作  形（如《合》35406），其辭爲：「甲戌翌上甲、乙亥翌 𠂔 乙、丙子翌 𠂔 丙、… 𠂔、丁午翌示壬、癸未翌示癸…翌大丁…翌大庚…翌…」；或作  形（如《合》35470），其辭爲：「壬子卜貞：王 𠂔 示壬祭無尤」。故於黃類卜辭中，可見工、壬二字同形之現象。



所處時代主要爲武丁中、晚期之非王卜辭中，各組各類卜辭「工」字與「壬」字之用字情形如下：



子組卜辭之「工」字則作  形（如《合》21772），其辭爲：「…卜余…左工…戊午…」。「壬」字則作  形（如《合》21374），其辭爲：「貞：尋不因辛囧，壬午王…」；或作  形（如《合》21555），其辭爲：「壬寅卜：丁伐𡗗」。



⁵⁵ 同上註。




午組卜辭之「工」字作  形（如《合》22075），其辭爲：「（侑）于受工，牢」；或作  形（如《合》22487），其辭爲：「乙丑… …無工」。「壬」字則作  形（如《合》22086），其辭爲：「壬午卜貞：佳亞涉子」；或作  形（如《合》22046），其辭爲：「壬辰卜：日」。

亞組卜辭中未見獨體「工」字或其孳乳字。「壬」字則作  形（如《合》22301），其辭爲：「辛丑卜：壬寅」。

圓體類卜辭中未見獨體「工」字或其孳乳字。「壬」字則作  形（如《合》21983），其辭爲：「壬子…佳甲丙」；或作  形（如《合》20873），其辭爲：「壬寅…」。

劣體類卜辭中，未見獨體「工」字或其孳乳字。「壬」字則作  形（如《合》22349），其辭爲：「壬寅卜：暘牛五十牛、示十千…今…一牛」。

婦女類卜辭中，未見獨體「工」字或其孳乳字。「壬」字則作  形（如《合》22278），其辭爲：「壬寅卜貞…」；或作  形（如《合》22299），其辭爲：「壬午卜：令般比侯告」。

綜上所述，工字於多數卜辭中作  形，或見於孳乳字 字中爲求字體整齊美觀而作  形，僅於歷草體類以及黃類卜辭中出現工字作與壬字相混而同形之  形，是各組各類卜辭中極少見之現象。雖極少見，但亦是文字發展中之一特殊現象，即是「因取象形近而同形」之同形現象。另外，工、壬二字同形而相混之情形於金文中仍可見，然因本論文於銅器彝文之斷代未若對卜辭一般作詳細之分類斷代，故無從比較工、壬二字同形相混之情形，是否常見於同一時期之金文中，但顯而易見的是，文字發展演變至小篆，工、壬二字判然有別。

第三節 七、甲同形

卜辭之 十 形，羅振玉釋七、甲⁵⁶。對於七、甲二字之初形本義，學

⁵⁶ 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藝文印書館，民國 70 年 3 月 4 版，羅氏於「七」字與

者各有不同見解。

七字之初形本義方面，如丁山云：

七古通作「十」者，刊物為二自中切斷之象也。考其初形，七即切字。⁵⁷

丁氏此說為許多學者所認同，如李孝定即據此以為：

切之作「十」乃是指事，「十」乃切之初文，切則七假為紀數專名後之後起形聲字也。⁵⁸

高鴻縉於《中國字例》中亦以丁山之說為是⁵⁹，但張秉權則以為：

「十（七）」字，許氏根據小篆之說，當然不是初義，各家均「丁山之說，以為切之初文，也有問題。甲骨文中，「七」「甲」二字，形體相同，均作「十」，如果說「七」本象當中切斷之形，那末作「十」形的「甲」字，又當作何解說？…七字的起源，大概也是出于手勢，它可能是象兩手各伸一指縱橫相交之形。⁶⁰

然張氏認為數字皆源於手勢之說，於音無據，有待商榷。

至於甲字之初形本義，學者亦是眾說紛云，許慎以為象草木之孚甲；《說文》所引《大一經》云：「人頭空為甲」，皆非就甲字作「十」形之初文

「甲」字之說分別見於〈中卷〉1頁下及3頁上。

⁵⁷ 丁山〈數名古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96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7年3月。

⁵⁸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卷14「七」字條下，4185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50，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80年3月。

⁵⁹ 高鴻縉《中國字例》第三篇「指事」之例，420頁，三民書局，民國49年9月初版，民國81年10月9版。

⁶⁰ 張秉權〈甲骨文中所見的「數」〉，355-356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第3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64年10月。

所言，不足爲據。林義光《文源》中云：「甲者，皮開裂也，十 象其裂紋」。郭沫若於〈釋支干〉一文中則云：

甲亦魚身之物也。魚鱗謂之甲，此義於今猶活。《爾雅》之舉乙、丙、丁，而不舉甲者，亦正以甲義猶存，無須釋及耳。魚鱗之象形何以作 十？此殆示其四鱗合一之處也。骨文魚字作 𩺰 若 𩺱，均以 十 為魚鱗之象形，現行隸書作魚，亦猶存其遺意。又甲之別義如草木之孚甲、戎器之甲冑，皆得由魚鱗引申。故知魚鱗為甲，亦必甲之最古義。⁶¹

郭氏於文中以爲初民以漁獵爲生，故甲、乙、丙、丁皆源於魚身之部位，此說爲葉玉森、丁驥等學者所不予認同。筆者亦以爲釋甲爲魚鱗之義，於形、於音、於義皆無據，故不可信。至於七、甲二字同形的問題，于省吾以爲：

甲骨文與金文七字均作 十，與甲字形同，商周均無若何之變化。七字，晚周秦公簋作 十，漢代早期金文同，稍晚則變作七。說文七字訛作 𠂇，以前無此形，乃漢篆後期之變體，而許氏因之，誤矣。⁶²

將七字之形體作了時代斷限的分析，且提出甲骨金文中七、甲二字同形的現象。另外，陳煒湛於〈甲骨文異字同形例〉中亦云：

甲骨文十干的甲與數目字的七都寫作 十，完全同形。究其造字之初，作為七，十 代表從中切斷之意，實即切之初文。七為指事，切為七假作紀數專名後另造的後起形聲字。作為甲，十 又象甲坼

⁶¹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干》，166-167 頁，藍燈文化影印本，民國 80 年 12 月初版。

⁶² 于省吾〈釋一至十之紀數字〉《甲骨文字釋林》上卷，99 頁，中華書局，1979 年 6 月第 1 版，1993 年 4 月北京第 3 刷。

之形，林義光《文源》曰：「甲者，皮開裂也，十 象其裂文。」如是，同一個符號「十」實際上代表著兩個不同的概念，分屬兩個不同的字。⁶³

陳氏於七字同意丁山之說，於甲字則採林義光之論，以證成其「異字同形」之說。然於文末又云「或謂『七』之為 十，起源于以利器在器物上的刻劃，其音義與甲亦相近，可備一說。」，此說即劉宗漢於〈釋七、甲〉一文中所云：

「七」古為「十」，起源於以利器在器物上的刻劃。…借「十」為數字「七」本是「依聲托事」的假借。但隨著文字的演化，「十」表示刻劃之義演變成「切」；表示漆液之義演變成「汁」。只有數字「七」反而保持了「十」的原形，存在於甲骨文和金文之中。

「七」雖起源於刻劃，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刻劃已從原始的「十」形變成了極為繁褥的雕刻，與表示數字「七」的「十」已無直觀上的聯繫；而在漆樹上刻劃取漆液的小口卻長期保持著「十」的形狀，與表示數字的「七」同形。這樣，二字互相通用。這就給人造成了一種假象，以為數字「七」起源於割漆時所割之「十」小口。

總之，「七」古作「十」，起源於以利器在器物上作「十」形刻劃，而非「剗物為二，自中切斷之象」。又因其與取漆時在漆樹上所割之「十」小口同形，故「七」、「漆」互相通用，但非起源於取漆。

64

劉氏以為七字並非如丁山所言為切斷之義，而是起源於利器在器物上所作

⁶³ 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甲骨文論集》，30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1 版 1 刷。此篇原載於《古文字研究》第 6 輯，227-250 頁，中華書局，1981 年 11 月。

⁶⁴ 劉宗漢〈釋七、甲〉《古文字研究》第 4 輯，235-243 頁，中華書局，1980 年 12 月。

的刻劃，而典籍中七、漆二字互相通用的情形，則是取漆時之刻劃與七亦同形。並就音韻上探究七與甲之關係：

…就音來講：七是清母字、甲是見母字，清、見二母可以通轉。…

故知七、甲二字古為雙聲，且同為入聲，可以通轉。⁶⁵

以為七、甲二字音韻相通，而就意義上，劉氏以為七與甲皆有序數詞第一、最大數以及至高無限之義，是以七、甲二字於音義上皆可相通而同形。但我們由七字上古音為清母質部、甲字上古音為見母葉部觀之，七、甲二字在上古韻部上雖屬於旁轉關係，但在上古聲母部分，七、甲二字之發音部位各為齒頭音與牙音，相去甚遠，故七、甲二字應屬於異音字。而在意義上，劉氏之說解皆就七字與甲字之引申義或假借義加以發揮，就七、甲二字的本義而言，二字之意義實不相同。

卜辭中七、甲二字雖同作 十 形，但用法各異，如陳煒湛云：





…卜辭之甲多與地支字搭配以紀日，或用作先公先王之名，如上甲、小甲、大甲、玁甲、羌甲、象甲，或見于稱謂，如父甲、祖甲、妣甲、母甲；七則或用為序數，或用為基數，作為名詞的修飾語時，或置於名詞之前，或置於名詞之後。故甲、七二字雖異字同形，但使用範圍不同，用法各異，不致混淆，實際上研習甲骨文者，一般都不會弄錯。⁶⁶

故七、甲二字於甲骨文階段同形，發展至金文，二字仍作 十 形⁶⁷，但亦




⁶⁵ 同上註。

⁶⁶ 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甲骨文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30頁。此篇原載於《古文字研究》第6輯，227-250頁。

⁶⁷ 見容庚《金文編》卷「七」字、「甲」字條下，中華書局，1985年7月第1版，1998年11月北京第6刷，949及960頁。

可見部分器物銘文之甲字作  形⁶⁸，與卜辭之「上甲」同形，有關於殷墟卜辭之「上甲」，請見本論文「上甲、田」一節所述，於此將不再贅述。到了小篆，則判然有別。許慎《說文》於七字：「，陽之正也。一，微陰 中出也。」⁶⁹於甲字：「、東方之孟易氣萌動。木戴孚甲之象。《大一經》曰：『人頭空為甲。』、古文甲。始於一，見於十，歲成於木之象。」⁷⁰於形體上已演變為兩個不相混淆之字形。足見文字之演變是持續不斷地在進行著，而由殷墟卜辭中對七、甲二字初文之音義探討，亦可知許慎於七、甲二字之說解皆非其初形本義。

在對七、甲二字之形音義有了概略的認識之後，本文以下將就殷墟卜辭之各組各類卜辭中所見之七、甲二字列表敘述之，欲探究卜辭中各個時代階段的不同刻手對於此二字之刻劃是否完全同形？或者如同趙誠所云：

七，橫長豎短，…甲骨文另有兩個字，和  可能產生誤會。一是「甲」字，寫作 ，仔細觀察可以發現 （甲）字的橫劃和豎劃基本上一樣長，這是「七」和「甲」在形體上的主要區別。⁷¹

趙氏以為七、甲二字之別在於橫劃、豎劃之長短：「七」字之形體為橫長豎短；「甲」字之形體則為橫劃豎劃等長。透過下文對各組各類卜辭的全面分析，以期對此七、甲二字同形的現象有更深入的認識。























【七、甲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

⁶⁸ 同上註，960 頁。

⁶⁹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七」字（大徐本），307 頁，中華書局，1996 年 6 月。

⁷⁰ 同上註，「甲」字，308 頁。





⁷¹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255 頁，中華書局，1988 年 1 月 1 版，1996 年 7 月北京第 3 刷。

		七	甲
王 卜	組肥筆類	  20646 19909	  19804 19812
	組小字類	  5163 20423	  20423 19771
	賓間 A 類	  5343 3211	  3211 19987
	賓間 B 類	  40152 10950	 10950
	虫類		  19773 19828
	賓組 類		 12446 甲
	賓組一類	   7780 5162 39991	 7780

辭	典賓類	$\begin{matrix} \text{十} & + \\ 1243 & 39817 \end{matrix}$	$\begin{matrix} + \\ 39817 \end{matrix}$
	賓組三類	$\begin{matrix} + & \text{十} \\ 39514 & 5452 \end{matrix}$	$\begin{matrix} + & + \\ 39514 & 5452 \end{matrix}$
	出組一類	$\begin{matrix} + & + \\ 25937 & 22650 \end{matrix}$	$\begin{matrix} + \\ 22650 \end{matrix}$
	出組二類	$\begin{matrix} \text{十} & + \\ 25464 & 26350 \end{matrix}$	$\begin{matrix} + & + \\ 25464 & 26350 \end{matrix}$
	何組事何類	$\begin{matrix} + & + \\ 29722 & 30732 \end{matrix}$	$\begin{matrix} + \\ 30732 \end{matrix}$
	何組一類	$\begin{matrix} + & + \\ 30107 & 31345 \end{matrix}$	$\begin{matrix} \text{十} \\ 27143 \end{matrix}$
	何組二類		$\begin{matrix} + & + \\ 27107 & 27137 \end{matrix}$
	歷間 A 類	$\begin{matrix} + & + \\ 34991 & 33180 \end{matrix}$	$\begin{matrix} \text{十} & + \\ 20174 & 20258 \end{matrix}$

	歷間 B 類	<div>+</div> <div>19835</div>	<div> <div>+</div> <div>+</div> </div> <div>20067 32201</div>
	歷一類	<div> <div>+</div> <div>+</div> </div> <div>32403 35214</div>	<div>+</div> <div>34043</div>
	歷二類	<div> <div>+</div> <div>+</div> </div> <div>32384 32501</div>	<div> <div>+</div> <div>+</div> </div> <div>32384 32501</div>
	歷草體類	<div>+</div> <div>33374</div>	<div> <div>+</div> <div>+</div> </div> <div>31883 32986</div>
	歷無名間類		<div>+</div> <div>30173</div>
	無名類	<div>+</div> <div>30715</div>	<div>+</div> <div>29699</div>
	無名黃間類		<div>+</div> <div>35655</div>
	黃類	<div> <div>+</div> <div>+</div> </div> <div>38306 35397</div>	<div> <div>+</div> <div>+</div> </div> <div>38306 35397</div>

非 王 卜 辭	子組	<div>+</div> <div>+</div> <div>21695 21728</div>	<div>+</div> <div>+</div> <div>21534 21566</div>
	午組	<div>+</div> <div>+</div> <div>22046 22098</div>	<div>+</div> <div>+</div> <div>22098 22475</div>
	亞組		<div>+</div> <div>22302</div>
	圓體類		<div>+</div> <div>21983</div>
	劣體類	<div>+</div> <div>22356</div>	<div>+</div> <div>+</div> <div>21475 21476</div>
	婦女類		<div>+</div> <div>+</div> <div>20049 20085</div>

時代最早的 組肥筆類卜辭中，「七」字作橫長豎短之  形（如《合》20646），其辭爲：「丁丑 入七」，此形符合趙誠所云七字之形，但本類卜辭中亦可見七字作橫短豎長之  形（如《合》19909），其辭爲：「…口七牛」。再看看 組肥筆類卜辭中之「甲」字，則作  形（如《合》19804），其辭爲：「甲午卜：王 」，此干支之「甲」字作橫短豎長之形；或如《合》19812，其辭爲：「甲戌卜王：祖甲侑…」，本版中干支之甲字與先王之甲

字皆作豎劃稍長之 十 形。因此， 組肥筆類卜辭中之甲字並不為橫豎等長之形。

組小字類卜辭之「七」字作橫豎等長之 十 形（如《合》5163），其辭爲：「貞：王于生七月入」；或作 十 形（如《合》20423），其辭爲：「甲午正七…」，亦是橫豎等長。 組小字類卜辭之「甲」字則作橫劃稍長之 十 形（如《合》19771），其辭爲：「癸亥卜：王 𠂔（侑）大甲」。「甲」字又有作橫劃稍長之 十 形（如《合》20423），此版並見七、甲二字，辭例如上，由同版所見，七字作橫豎等長、甲字則作橫長豎短之形，二字之橫豎長短有其差別，故可知 組小字類卜辭之契刻者有將七、甲二字作一區別之意識。而由本類卜辭中，七字作橫豎等長、甲字作橫長豎短之情形來看，與趙誠所謂七、甲之分恰好顛倒，亦可知趙誠對於七、甲二字所作的區別之說有待商榷。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期之 賓間類卜辭中， 賓間A類之「七」字有作豎劃稍長之 十 形（如《合》5343），其辭爲：「辛丑卜貞：王西，七月」；或作橫劃稍長之 十 形（如《合》3211），其辭爲：「甲寅…口子…七又…卯」。「甲」字則作橫豎等長之 十 形（如《合》3211），其辭如上述；或作豎劃稍長之 十 形（如《合》19987），其辭爲：「甲申卜：禦婦鼠、妣己二牝牡，十二月」。在本類卜辭中，由《合》3211 中七、甲二字同版，且七字作橫長豎短、甲字作橫豎等長的情形觀之，頗合於趙誠所云七、甲二字之別，亦可謂 賓間A類卜辭之刻手，有意識地將七、甲二字由筆劃長短中作一區別。

賓間B類之「七」字作橫豎等長之 十 形（如《合》40152），其辭爲：「…七豕二…」；或作橫豎等長之 十 形（如《合》10950），其辭爲：「甲子卜：王不其獲鹿」。 賓間B類卜辭之「甲」字則作橫劃稍長之 十 形（如《合》10950），其辭爲：「我 七鹿，逐七鹿不口」。本版卜辭中並見

七、甲二字，其中七字橫豎等長、甲字橫長豎短，故本類卜辭之刻手亦與上述 賓組 A 類卜辭之刻手同，皆於七、甲二字同時出現時，有意識地由橫豎筆劃之長短將二字作一區別。

約處於武丁中期之 𠩺 類卜辭中，未見「七」之辭例。「甲」字則作 𠩺 形（如《合》19773），其辭爲：「甲辰…」；或如《合》19828：「壬申卜：𠩺（侑）大甲三十牢。甲戌」，先祖大甲之「甲」與干支之「甲」皆作橫短豎長之 𠩺 形。

大量出現於武丁中期以後之賓組卜辭中，且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晚期之賓組 類卜辭裏，未見「七」字。「甲」字則作 𠩺 形（如《合》12446 甲），其辭爲：「翌甲…」。

約爲武丁中、晚期的賓組一類卜辭裏，「七」字作橫短豎長之 𠩺 形（如《合》7780 正），其辭爲：「… 貞：生七月，王入于…」；或作 𠩺 形（如《合》5162），其辭爲：「貞：王于生七月入」；或作之 𠩺 形（如《合》39991），其辭爲：「貞：今七月，王入于商」，是可知本類卜辭之「七」字皆作橫短豎長之形。而賓組一類卜辭之「甲」字亦作橫短豎長之 𠩺 形（如《合》7780 正），其辭爲：「甲申卜 貞：王于八月入于商」。本版卜辭中七、甲二字並見，七字與甲字皆作橫短豎長之形，故可知賓組一類卜辭中此一契刻者並無將七、甲二字區別開來之意識。

主要是武丁晚期之物的典賓類卜辭中，「七」字作橫劃稍斜之 𠩺 形（如《合》1243），其辭爲：「庚子卜貞：𠩺（侑）于成，七月」；或作橫豎等長之 𠩺 形（如《合》39817），其辭爲：「甲戌卜 貞：王于生七月入」。典賓類卜辭之「甲」字則作橫短豎長之 𠩺 形（如《合》39817），其辭如上。在《合》39817 版卜辭中，七、甲二字並見，其中，七字作橫豎等長之形、甲字作橫短豎長之形，故典賓類卜辭之刻手在二字同時出現時，將此二字作了區別。

時代上限至武丁晚期，但主要為祖庚時期，下限至祖甲之初的賓組三類卜辭中，七、甲二字常有見於同版的情形，如《合》39514，「七」字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甲」字則作橫長豎短之 十 形，其辭為：「甲寅卜貞：出（侑）于祖乙，七月」。又如《合》5452，「七」字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然橫劃稍斜且橫豎筆劃交錯於上部；「甲」字亦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其辭為：「甲子…載事，七月」。由上述二版七、甲並見的卜辭中，刻手皆以不同方式將二字作了區別。

祖庚、祖甲時代之出組卜辭中，主要屬於祖庚時代卜辭的出組一類，其時代上限為祖庚之初，下限至祖甲之初。「七」字作橫長豎短、且橫劃作斜筆之 十 形（如《合》25937），其辭為：「…三十牛，七月」；或作豎劃稍長、橫劃斜筆而偏下方之 十 形（如《合》22650），其辭為：「癸酉卜口貞：翌甲戌乞 𠂇，自上甲衣…于多毓…七月」。「甲」字則作橫短豎長、橫劃斜筆而偏上方之 十 形（如《合》22650），其辭如上。本類卜辭中七、甲二字之特色為橫劃皆作斜筆，而在《合》22650 片卜辭中，七、甲二字雖皆作橫短豎長之形，然若細分之，七字之橫筆偏下方、甲字之橫劃偏上方，二者仍屬有別。

舊稱祖甲卜辭的出組二類，其主要時代為祖甲時期，七、甲二字常有見於同版的情形。其中，如《合》25464 片卜辭中，「七」字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其辭為：「貞：無尤，七月」；「甲」字則作橫豎等長、橫劃稍作斜筆之 十 形，其辭為：「甲午卜即貞：王賓夕口無 𠂇」。又如《合》26350 片卜辭中，「七」字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其辭為：「丁未卜尹貞：今夕無 𠂇，在七月」；「甲」字則作橫豎等長之 十 形（如《合》26350），其辭為：「甲辰卜口貞：今夕無 𠂇，在…」。是可知在出組二類卜辭中，七、甲二字同版並見時，皆是「七」字作橫短豎長、「甲」字作橫豎等長的情形，故出組二類卜辭之刻手對於七、甲二字同時出現時，在橫豎筆劃之長短上對二字作了區分。

所處時代由祖庚至武乙、文丁之何組卜辭中，最早處於祖庚、祖甲之世的何組事何類卜辭裏，「七」字作橫短豎長之 𠂔 形（如《合》29722），其辭爲：「乙酉卜貞：今夕無 𠂔，在七月」；或作 𠂔 形（如《合》30732），其辭爲：「甲戌卜何貞：口惟吉，七月」，其豎劃亦稍長，故本類卜辭之「七」字多作橫短豎長之形。何組事何類卜辭之「甲」字則作橫長豎短之 𠂔 形（如《合》30732），其辭如上，本版卜辭中同時出現表月份七月之「七」字及干支之「甲」字，其中，七字作橫短豎長之形、甲字則作橫長豎短之形，二者判然有別。

何組一類主要存在於廩辛之世，時代上限應至祖甲晚期，比何組事何類要晚，下限延伸至武乙之初。何組一類卜辭之「七」字作橫劃稍長之 𠂔 形（如《合》30107），其辭爲：「壬辰卜何貞：王不邁雨，七月」；或作豎劃稍長之 𠂔 形（如《合》31345），其辭爲：「癸丑卜何貞：旬…七月」。「甲」字則作豎劃稍長、橫劃稍作斜筆偏下方之 𠂔 形（如《合》27143），其辭爲：「甲戌…貞王…受…」。

時代上限爲廩康之世的何組二類卜辭中，未見「七」字。「甲」字則作豎劃稍長之 𠂔 形（如《合》27107），其辭爲：「甲戌卜彭貞： 大乙王弗賓」，爲干支之甲字；或作橫劃稍短之 𠂔 形（如《合》27137），其辭爲：「…大乙、大丁、大甲，其作餗，餗門作豐庸又…」，爲祭祀先祖之甲字，其中，甲字皆作橫短豎長之形。

在「兩系說」的村南一系卜辭裏，時代處於武丁中期至晚期之 歷間類卜辭中， 歷間A類之「七」字作橫短豎長之 𠂔 形（如《合》34991），其辭爲：「大出，七月」；或如《合》33180，其辭爲：「…又七大…」，亦作橫劃稍短之 𠂔 形。 歷間A類卜辭之「甲」字作豎劃稍長 𠂔 形（如《合》20174），其辭爲：「甲寅卜：王即雀」；或如《合》20258，其辭爲：「甲子…」，亦作橫短豎長之 𠂔 形。是可知於 歷間A類卜辭中之七、甲

二字多作橫短豎長之形。因未見同版並見之例，故於此無說。

歷間B類之「七」字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如《合》19835），其辭爲：「癸未卜…仲丁…七在攸」。「甲」字亦作豎劃稍長之 十 形（如《合》20067），其辭爲：「甲子卜…」；或作橫豎等長之 十 形（如《合》32201），其辭爲：「乙亥卜：又（侑）十牢十伐大甲甲申」，此辭中之 十 形僅見一文，但同時爲其上之「大」字與其下之「申」字共用，此爲卜辭中表示重文的另一種方式，有別於本論文中「𠂔、又」一節中所述「王受 𠂔」（釋爲「王受有祐」）之重文符號「𠂔」。關於此一情形，裘錫圭云：

…甲骨文裏除了使用重文號以外，實際上還存在另一種比較原始的省略重文的方法，那就是不加任何記號直接將重文省去。也就是說，直接讓一個字頂同樣的兩個字用。這一點前人似乎沒有注意。

72

文中並舉此條卜辭作說明：

郭先生《考釋》說：「大甲下著一申字未解何義，若為甲申連文，則于大字亦無說。」其實這個「甲」字是兩用的，既用作大甲的「甲」，又用作甲申的「甲」。上引這條卜辭的意思是說，到甲申那天（甲申是乙亥以後的第九天），用十大牢和十個砍頭人牲祭祀大甲好不好。…⁷³

主要存在於武丁至祖庚、祖甲時代之歷類卜辭中，歷一類卜辭之「七」字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如《合》32403），其辭爲：「辛未卜：又（侑）大乙，七牢」；或如《合》35214，其辭爲：「…乞骨七自…」，亦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歷一類卜辭之「甲」字則作 十 形（如《合》34043），其辭爲：「甲申卜…作宗」，仍是橫劃稍短。是可知此類卜辭之刻手於七、甲二字

⁷² 裘錫圭〈甲骨文字考釋〉，165頁，《古文字研究》第4輯，中華書局，1980年11月。

⁷³ 同上註。

無任何區別，皆作橫短豎長之形。








歷二類卜辭中，常見七、甲二字同版之情形，如《合》32384，其辭爲：「乙未 品：上甲十，𠂔乙三，𠂔丙三，𠂔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小甲三，…三祖乙…」，其中，「七」字作橫豎等長之 十 形；「甲」字則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契刻者於七、甲二字之橫豎長短上有所區別。或如《合》32501，其辭爲：「甲寅又（侑）歲𠂔甲三牢、羌甲二十牢又七，暘日，茲用」，此片卜辭中，「七」字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甲」字則作橫劃稍長之 十 形，是可知此片卜辭之刻手亦於二字加以區分。

歷草體類卜辭之「七」字則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如《合》33374 反），其辭爲：「辛巳卜：在小箕，今日王逐兕，擒？允，擒七兕」。「甲」字則作橫劃稍短之 十 形（如《合》31883），其辭爲：「甲子…兕」；或如《合》32986，其辭爲：「甲申卜：口楚享」，此干支之甲字亦作橫劃稍短之 十 形。是可知本類卜辭中，七、甲二字皆作橫短豎長之形。






所處時代爲祖甲晚世至武乙初年的歷無名類卜辭中，未見「七」字之形。「甲」字則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如《合》30173），其辭爲：「甲子卜：其 雨于東方」。






無名類卜辭之「七」字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如《合》30715），其辭爲：「 七牛羨用，王受又（祐）」。本類卜辭之「甲」字如《合》29699，其辭爲：「甲申，亡大雨」，亦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故本類卜辭與上述歷草體類卜辭一樣，刻手於七、甲二字之筆劃上多作橫短豎長之形。

在武乙、文丁時代之無名黃間類卜辭中，未見「七」字之形。「甲」字則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如《合》35655），其辭爲：「…在正月，甲寅𠂔…」。

黃類卜辭的時代上及文丁之世，下至帝辛。此類卜辭中，七、甲二字同版之情形常見，如《合》38306 片卜辭中，「七」字作橫劃稍短之  形，其辭爲：「…貞：王旬…，在七月」；「甲」字亦作橫短豎長之  形，其辭爲：「癸丑卜，在口貞，王旬無 ，在十月。甲寅工典其 」。或如《合》35397 片卜辭，其辭爲：「癸酉卜貞，王旬無 ，在七月，甲戌翌日上甲…典其幼」。其中，「七」字作橫短豎長之  形；「甲」字亦作橫短豎長之  形。由上述，可知七、甲二字在黃類卜辭中，皆作橫短豎長之形，即使二字共版時亦然，故可謂黃類卜辭之刻手對於七、甲二字並無明顯應予分別之意識。

所處時代主要爲武丁中、晚期之非王卜辭中，除亞組、圓體類、婦女類卜辭中未見「七」字外，其餘各組各類中「七」字與「甲」字之用字情形如下：

子組卜辭之「七」字作橫劃稍短且偏下方之  形（如《合》21695），其辭爲：「辛亥卜貞：丁今七月 」；或如《合》21728 片卜辭中，其辭爲：「于七月有事」，「七」字之形亦作橫短豎長之  形。子組卜辭之「甲」字則如《合》21534 卜辭之作橫劃較短之  形，其辭爲：「甲戌子卜：我獲印直…」；或如《合》21566 之作豎劃稍長之  形，其辭爲：「甲子卜：丁呼犬彘五往若」。是可知子組卜辭之刻手在七、甲二字之刻劃上，皆作橫短豎長之形。

午組卜辭之「七」字作橫短豎長之  形（如《合》22046），其辭爲：「七日 」；或作  形（如《合》22098），其辭爲：「癸巳卜：甲午歲于下乙，牛，七月」。「甲」字則作  形（如《合》22098），其辭如上；或作  形（如《合》22475），其辭爲：「甲子」。是可知午組卜辭之刻手在七、甲二字之刻劃上，與上述子組卜辭一樣，皆作橫短豎長之形。即使是二字共版時亦是如此。

亞組卜辭中未見「七」字形體。「甲」字則作豎劃稍長之 十 形（如《合》22302），其辭爲：「甲辰卜亞：口用」。

圓體類卜辭中，未見「七」字之形。至於「甲」字，則作橫劃稍短且偏上方之 十 形（如《合》21983），其辭爲：「壬子…隹甲丙」。

劣體類卜辭之「七」字作橫長豎短之 十 形（如《合》22356），其辭爲：「…七豕口四月」。「甲」字則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如《合》21475），其辭爲：「甲午卜：今夕…」；或如《合》21476 版卜辭中，作橫劃稍短且偏下方之 十 形，其辭爲：「甲子卜：及日…」。

婦女類卜辭中未見「七」字。「甲」字則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如《合》20049），其辭爲：「甲申卜…延…」；又如《合》20085，其辭爲：「甲申卜：惟伯子」，與七字同樣皆作橫短豎長之 十 形。

綜上所述，「七」字在卜辭中作趙誠以爲主要之橫長豎短形者，僅見於少部分卜辭中，如王卜辭之 組肥筆類、出組一類、何組一類以及非王卜辭之劣體類，屬於極少見之七字形體；「七」字作橫豎等長之形則見於部分 組小字類、 賓間B類、典賓類以及歷二類卜辭等武丁時代之王卜辭中。而由上列表列亦可知，各組各類卜辭中之「七」形體以橫短豎長者居多。

卜辭中刻手於「甲」字之刻劃情形則是：趙誠所謂橫豎等長之形者僅見於部分謂橫豎等長之形者僅見於部分 賓間A類、 歷間B類、賓組三類以及出組二類卜辭中；「甲」字作橫長豎短之形者則見於 組小字類以及部分 賓間B類、賓組三類、何組事何類等卜辭中；至於「甲」字於卜辭中最常見之形，則仍是橫短豎長之形。七、甲二字在橫豎筆劃之長短上，實爲各種形體兼具，故可知卜辭於此二字並無定型之規範存在，而此二字在卜辭中最常出現之形爲橫短豎長之形，故趙誠於區別七、甲二字形體之說有待商榷。

在七、甲二字同版共見的情形中，各組各類卜辭之刻手對於七、甲二字，大多是有意識地在橫豎筆劃的長短或橫劃之位置上加以區別，如 組小字類、 賓間A類、 賓間B類、典賓類、賓組三類、出組一類、出組二類、何組事何類、歷二類等卜辭中。七、甲二字共版而未見區別者僅見於賓組一類及黃類卜辭中，此即卜辭刻手於七、甲二字因取象形近而同形的情形。

第四節 左、右同形

卜辭「𠂇」象左手形，陳夢家對「𠂇」字之義作此說：

即左、佐，義為佐助。⁷⁴

饒宗頤亦認為「𠂇」即左字，為佐助之義⁷⁵，是可知卜辭中之「𠂇」字本義當為左手，引申為左右之左，其後又假借為佐助義。

然「𠂇」字在左右之左以及佐助義外，是否還有其他義解？對此，屈萬里云：

卜辭稱「亡𠂇」，「𠂇」，即左字。《綜述》（570 頁）讀為佐，殊費解。疑此當讀為昭公四年《左傳》「不亦左乎」之左，杜注所謂「不便」者也。「亡𠂇」，意謂無有不便；言事將順遂也。⁷⁶

屈氏以為卜辭當中「亡𠂇」之「𠂇」為左字，但非佐義，而為不便之義，而「亡」則是沒有不便，順遂之義。李孝定亦云：

言「弗𠂇」言「不𠂇」，蓋言不相違戾也。⁷⁷

李氏亦不認為此處之「𠂇」字為佐助之義，而將「弗𠂇」、「不𠂇」釋為不相違戾，義與屈萬里之解析意義較相近，據此，卜辭中「𠂇」字前為否定副詞時，其義可從李孝定、屈萬里等學者之說，故「𠂇」字亦除假借為佐助義外，亦假為左戾之義。

⁷⁴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569 頁，中華書局，1988 年 1 月。

⁷⁵ 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148 頁，香港中文大學，1959 年。

⁷⁶ 屈萬里《殷墟文字甲編考釋》，304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0 年。

⁷⁷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951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4 年。

對於「又」字於卜辭中的用法作了詳盡的說明。於此，陳煒湛於其《甲骨文簡論》之「甲骨文字的特點及其發展變化」一章中，對於「𠂔」字亦作如下分析：

再如「又」字。此字作 𠂔，象人之右手，與象人之左手的 𠂔 相對。

在卜辭中，這個字的具體含義卻并非「右手」，而是：

- (1) 引申為左右之右，辭例有「又子族」、「又宗」、「又中左」、「又馬」等；
- (2) 假借作語助詞，辭例有「十人又五」、「獲狐卅又七」、「在十月又一」、「在十月又二」、「三百又四十八」、「牢又一牛」等；
- (3) 假借為有無之有，辭例有「又大雨」、「又小雨」、「又大風」、「又艱」、「又它」、「又子」、「又禍」、「又鹿」、「又豕」、「又事」等；
- (4) 假借作保佑之佑，辭例有「受又」、「受有又」等；
- (5) 假借作祭名之侑，辭例有「又于小乙」、「又牛于丁」、「又于岳」、「又于大乙」、「又于祖辛」等等。⁸⁰

陳氏除對「又」之意義作了與趙誠相同之說解外，在各個意義下卜辭中之辭例亦多所說明。由上述，我們可知卜辭中的「𠂔」字除用作左右之「右」的引申義外，另外又大量假借作為有無之「有」、福祐之「祐」、侑祭之「侑」、再又之「又」等字。故卜辭中左右的「右」字為「𠂔」字之引申義；而有、祐、侑、又等字，皆是以「右手」為本義的「𠂔」字之假借義。

卜辭中又有 𠂔，羅振玉以為是「又」字之異體，王國維以為 𠂔、𠂔「殆

書局，1983年7月。

⁸⁰ 陳煒湛《甲骨文簡論》，7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1999年12月第2次印刷。

左右之初字」，然郭沫若則云：

「𠂔」重文當讀為「有祐」，「受有祐」或「弗受有祐」乃卜辭恆語，王國維說「𠂔」為古右字，非是。⁸¹

郭說提出「『𠂔』重文當讀為『有祐』」之說甚是。在字形「𠂔」下之兩小橫畫「𠂔」當屬於重文符號，與銅器銘文中常見之「子子孫孫永寶用」中子子孫孫作「𠂔」（孚尊）之重文符號「𠂔」同意。我們由卜辭中「受𠂔」與早期卜辭中常出現之「受𠂔」辭例相同來看，而早期卜辭之「受𠂔」即「受有祐」，故「受𠂔」一辭亦當為「受有祐」之意。由此也可說明在甲骨卜辭已出現重文符號的現象了。

卜辭中的「𠂔」字除引申作為左右之「右」外，又大量假借作為有無之「有」、福祐之「祐」、侑祭之「侑」、再又之「又」等字。故卜辭中的有、祐、侑、又等字，皆是以「右手」為本義的「𠂔」字的假借義。如前節，為行文方面，本節亦將卜辭中的「𠂔」字以「又」字稱之。

若就卜辭中之「𠂔」形與「𠂔」形綜合觀之，則發現卜辭中一有趣的現象，由前述，我們已了解卜辭中「𠂔」形引申為左右之右；「𠂔」形引申為左右之左，表示殷商時已有左右方向的觀念存在，早期學者已發現此一情形，如王國維云：

古文反正不拘，或左或右可任意書之，惟「𠂔」「𠂔」「𠂔」「𠂔」諸字例外。⁸²

王國維提出甲骨文雖具左右正反不定之性質，但「左」、「右」、「上」、「下」等字是判然有別的。依王國維的說法，卜辭中左右二字已定型，果真如此嗎？其實不然的，事實上，由於卜辭形體正反方向未定之特質，作「𠂔」形

⁸¹ 郭沫若《卜辭通纂考釋》，14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年。

⁸² 參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所引，951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54年。

之「又」字反書後即爲 𠂇 字之形，這樣的情形在卜辭中是屢見不鮮的，如孫海波指出：

𠂇，藏 10.2。 用為左。左赤馬，官名。

𠂇，粹 950。 即又字，與有通。大豕即有豕。

𠂇，粹 497。受 𠂇，即受祐。⁸³

孫氏在此提出了卜辭之 𠂇 形或用為「左」字，或為 𠂇 形之反書，即是「又」字，而用作「有」字或「祐」字等情形。姚孝遂亦云：

卜辭亦有左右混同者，如：

「王受 𠂇 𠂇；弗受 𠂇 𠂇」（《甲》3913）
























此與卜辭所在龜甲之部位有關，在左則作 𠂇，在右則作 𠂇。卜辭或作「受出 𠂇」，均「受有祐」之意。⁸⁴





指出作「有」、「祐」等義之「又」字之所以反書作 𠂇 形，乃與「卜辭所在龜甲之部位」有密切關係，即以《甲》3913 號卜甲為例，位於龜甲中縫左側之辭作 𠂇 形，位於中縫右側之辭則作 𠂇 形。如此一來，𠂇 形在卜辭中有「左」義，是否亦有「右」義？相對的，卜辭中 𠂇 形引申為「右」義，是否亦代表「左」義？究竟各組各類卜辭的書寫者在左、右觀念上，是左、右分明？抑或是混淆不清呢？有關於此，陳煒湛在〈甲骨文異字同

⁸³ 孫海波《校正甲骨文編》卷 3.18，126-127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63 年 10 月再版。

⁸⁴ 姚孝遂《甲骨文字詁林》第 1 冊，0906 號「左」字條下按語，884 頁，中華書局，1996 年 3 月。

形例》一文中提出：

卜辭（左）又（右）字分別作  和 ，象人之左右手，引申之則為方位之左右。但甲骨文字大都可以反書， 反書即成 ，遂與同形。卜辭 ，在相當多的場合下，乃是右的反書而不是 。其常見的辭例如牢  一牛、 豕、 羌、 雨、 大雨、 大風、、旬  禍、受  年、 歲、 伐、王受 ，等等，多假為有無之有、祭祀之侑或保佑之祐。這類辭例，大都屬於中期卜辭。卜辭中尚未見反  為又或以又為  的現象，故實際上  二字只共  形而不共  形。⁸⁵

陳氏提出卜辭中「又」字反書作  形時，皆假借為再又之「又」、有無之「有」、侑祭之「侑」、保佑之「祐」的意義，而不是當左右之「右」義解。因此在卜辭中即使存在著方向未定的反書現象，但「又」字反書作  形時並不當左右之「右」義解，且由卜辭文例上觀之，卜辭中之  字在表示左右之左的引申義或佐助、左戾等假借義時，皆作  形，並未出現反書作形的情形，是故可知殷商時期人們的用字與左右觀念上是不相矛盾的。因此，陳煒湛又於〈卜辭 又說〉一文中將左右二字之觀念與用字情形作一分析說明：

一、殷人有明確的左右觀念。

二、廩、康以前，除個別例外，“左”“又”分用，不相混雜。

⁸⁵ 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248 頁，《古文字研究》第 6 輯，中華書局，1981 年 11 月。

三、廩、康以後，以左為右或反右為左之例漸多，然多屬假借用法。

尚未發現以右為左或反左為右之例。

四、𠂔 除用作左右之左外，還可假借為輔佐之佐，并可作人名和地名。⁸⁶

但由卜辭之文例觀之，𠂔 字除用作人名、地名外，亦可用作官名⁸⁷。

另外，對於卜辭中「又」字反書作 𠂔 形時，皆假借為再又之「又」、有無之「有」、侑祭之「侑」、保祐之「祐」的意義，而不是當左右之「右」義解的現象，陳煒湛也注意到所發生的時代性問題：

……而從卜辭的時代性上考察，大都屬於廩辛、康丁卜辭或廩、康以後的卜辭。⁸⁸

其中，陳氏之斷代為董作賓之傳統五期分法，且屬於認同歷組卜辭為第四期之說，與筆者將歷類卜辭歸為武丁至祖庚時期（即第一期至第二期）之觀點不同，若由本文分組分類之觀點看來，此「又」字反書之情形於武丁、祖庚時期亦常見。







以下即在前輩學者之研究理論下，再就筆者對卜辭斷代中分組分類的認識，將各組各類卜辭中「𠂔」、「又」二字之用字情形再作一重新審視，其中關於「又」字，本文於下列表格敘述中所討論之「又」字，其範圍僅限於「又」字釋為左右之「右」字以及「又」字反書作 𠂔 形的用字情形，其餘在各組各類卜辭中，釋作再又之「又」、有無之「有」、侑祭之「侑」、保祐之「祐」等「又」字，則非本文所討論之重點。












⁸⁶ 陳煒湛〈卜辭 又說〉《甲骨文論集》，6-9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⁸⁷ 孫海波《增訂甲骨文編》卷 3.18，126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63 年 10 月再版。

⁸⁸ 陳煒湛〈卜辭 又說〉《甲骨文論集》，8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 、又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

			又
王	組肥筆類	 20807	
	組小字類	 40819	
	賓間 A 類		
	賓間 B 類		
	出類		
	賓組 類		
	賓組一類	 14888  16131	 672(侑)  16131(右)

卜 辭	典賓類	 137 正 248 正 9293 反	 390(右)
	賓組三類	 3252 5825	 5825(右)
	出組一類	 23431	
	出組二類	 24506	 24351(右) 24506(右)
	何組事何類		
	何組一類	 41322	 30707 (又)
	何組二類	 28882 30757	 28011 30321
	歷間 A 類		
	歷間 B 類		

	歷一類		𠂔 32262
	歷二類	𠂔 33006	𠂔 𠂔 33006(右) 32096(侑)
	歷草類	𠂔 34545	
	歷無名間類		
	無名類	𠂔 27884	𠂔 𠂔 𠂔 𠂔 27884 30320 30225 31215
	無名黃間類		
	黃類	𠂔 37520	𠂔 37520
非 王 卜	子組	𠂔 21772	
	午組		𠂔 𠂔 22062 反 22092

辭	亞組		
	圓體類	𠂔 21962	
	劣體類	𠂔 22040	
	婦女類		

組肥筆類卜辭中，「𠂔」字作 𠂔 形（如《合》20807：「…左，七月。」），辭例不明，未識其義；「又」字則未見用作左右之右或反書之形者。







組小字類卜辭之「𠂔」字作 𠂔 形（如《合》40819：「丙寅卜…貞：衣今夕其□左□執羸，九月。」），此處之 𠂔 字當釋為佐助義；本類卜辭之「又」字未見釋為左右之右字或反書者。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期之 賓間類卜辭中， 賓間A類卜辭未見「𠂔」字，亦不見本文所要討論之「又」字； 賓間B類卜辭亦同。




約處於武丁中期之 𠂔類卜辭中，「𠂔」字未見；亦未見「又」字作引申義之「右」義或反書之例。

大量出現於武丁中期以後之賓組卜辭中，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晚期之賓組 類卜辭中未見「𠂔」字；亦未見本文中所要討論作「右」義之「又」

字或反書之形體。

賓組一類卜辭之「𠂔」字作  形（如《合》14888：「丙申卜賓貞：示左王」），由辭例可知其義應釋為輔佐、佐助之「佐」，又見作  形（如《合》16131：「若乙丑允伐右卯，暨左卯，惟牝牛。」），此處則用作引申義左右之「左」；本類卜辭之「又」字除見作反書之  形（如《合》672：「…祝一牛，又（侑）父甲」）用作祭名之「侑」解，亦見作左右之右義如  形（《合》16131：「若乙丑允伐又（右）卯，暨左卯，惟牝牛。」），用作左右之「右」字。由本片（即《合》16131）卜甲中同時出現左、右二字觀之，此二字之形體方向判然有別的現象，可知賓組一類卜辭之書寫者對左右之觀念非常明確，清楚的區別出右字為  形，左字為  形。

典賓類卜辭之「𠂔」字作  形（如《合》137 正），其辭作：「甲寅有來 𠂔，左告曰：有往芻自□，十人又二」，此辭之 𠂔 字疑為人名或官名；亦作  形（如《合》248 正），其辭為：「貞：咸允佐王」，此處之 𠂔 字假借為佐助之「佐」義；亦見作  形（如《合》9293 反），其辭作：「左入一。」此處當作人名或地名解。本類卜辭之「又」字則作  形（如《合》390：「…羌三人，卯十牛，又（右）」），用作左右之「右」。未見「又」字反書之形體。

賓組三類之「𠂔」字作  形（如《合》3252：「…多子…至…無左。」），此處之 𠂔 字當假借為左戾之義；或作  形（如《合》5825：「丙申卜貞：肇馬左、又（右）、中人三百，六月。」）， 𠂔 字引申作左右之左。本類卜辭之「又」字則作  形（如《合》5825），其辭作：「丙申卜貞：肇馬左、

又（右）、中人三百，六月。」，又字引申作左右之右。由《合》5825 片卜骨中，左右之左作 𠂔 形，左右之右則作 𠂔 形觀之，同版中左右二字判然有別，是可知賓組三類卜辭之契刻者亦具有相當的左右方向觀念。

約出現於祖庚、祖甲時代之出組卜辭中，出組一類之「𠂔」字作 𠂔 形（如《合》23431：「…不左，十二月」），此片卜辭中之 𠂔 字應當釋作左戾之假借義；而本類卜辭中未見本文所要討論之「又」字義解及形體。

出組二類之「𠂔」字作 𠂔 形（如《合》24506），其辭作：「庚戌卜：王曰，貞，其□左馬。」，此 𠂔 字作左右之左，為引申義。本類卜辭之「又」字作 𠂔 形（如《合》24351：「丁卯卜行貞：（惟）右用，在十一月。」），其義用作左右之「右」；或作 𠂔 形（如《合》24506），其辭作：「庚戌卜，王曰，貞，其□又（右）馬。」此「又」字亦引申作左右之右字解。在出組二類卜辭中，《合》24506 片卜辭中亦同時出現左右二字，可知此時之左右觀念已確立而不致混淆了。

所處時代由祖庚至武乙、文丁之何組卜辭中，何組事何類未見「𠂔」字；「又」字則未見作引申義「右」字解，亦未見反書之情形，故不予討論。

何組一類之「𠂔」字作 𠂔 形（如《合》41322：「…左…正」），本片之辭例不明，是以無法確知其義；本類卜辭之「又」字未見作左右之「右」義解釋者。但見反書作 𠂔 形者（如《合》30707），其辭為：「貞： 𠂔 一牛？用，大吉。」此處作再又之「又」義。

何組二類之「𠂔」字作𠂔形（如《合》30757：「癸卯卜 貞： 祀左…。」），此 字似解釋作引申義之「左」字，或作𠂔形（如《合》28882），其辭作：「…射左犬擒」，作左右之「左」義。本類卜辭之「又」字則作𠂔形（如《合》30321），其辭爲：「貞：既又（右）宗…」，此處作左右之「右」字解；亦見作反書之𠂔形（如《合》28011），其辭作：「王受又又（有祐）？壬戌卜貞：弗受又又（有祐）？」，其義爲「有」「祐」。值得注意的是，本版卜甲中「王受有祐」之「有祐」作𠂔𠂔形，而弗受有祐之「有祐」則作𠂔𠂔形。此情形及辭例與上述姚孝遂所云者同，即與「卜辭所在龜甲之部位」有密切關係，由本片卜甲觀之，位於龜甲中縫左側之辭爲「弗受有祐」，有、祐皆作反書之𠂔形，位於中縫右側之辭則爲「王受有祐」，有、祐皆作𠂔形。此爲甲骨卜辭於同版中呈現正書反書之一大特性。

屬於村南一系之歷類卜辭裏，約處於武丁中期至晚期之 歷間類卜辭中， 歷間A類與 歷間B類卜辭皆未見「𠂔」字；且此二類卜辭中之「又」字亦皆未見用作左右之右以及反書之形。

主要存在於武丁至祖庚、祖甲時代的歷一類卜辭中，未見「𠂔」字。但見「又」字反書之𠂔形（如《合》32262），其辭作：「𠂔」，其義作有無之「有」字。未見「又」字作左右之右例。

歷二類卜辭之「𠂔」字作𠂔形（如《合》33006：「丁酉貞：王作三師，右、中、左。」）， 字之義即引申爲左右之左。歷二類卜辭之「又」字則作𠂔形（如《合》33006），其辭作：「丁酉貞：王作三師，右、中、左。」，當作左右之右，爲引申義；另外本類卜辭中亦見「又」字作反書



之「𠂔」形（如《合》32096），其辭作：「𠂔又（侑）羌？卯五羌？」，義爲祭祀用之「侑」字。本類卜辭之《合》33006片卜骨中，左右二字同時出現於同一版，而二字字形左右方向區分清楚，此情形與前述之賓組一類、賓組三類以及出組二類卜辭相同，此時之書寫者有著明確的左右觀念，亦表示當時人們應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左右方向概念了。

歷草體類卜辭之「𠂔」字則作「𠂔」形（如《合》34545），其辭作：「…貞：乙未左歲牢。」），此義似當作左右之左解。而本類卜辭中之「又」字未見作引申義之右以及反書形體。


所處時代爲祖甲晚世至武乙初年的歷無名類卜辭中未見「𠂔」字，亦未見作左右之右的「又」字或反書之形。



無名類卜辭之「𠂔」字作「𠂔」形（如《合》27884：「辛酉卜：左□將在右立。」），引申爲左右之「左」義。「又」字則作「𠂔」形（如《合》27884），其辭爲：「辛酉卜：左□將在右立。」，此又字當作左右之「右」，故可知《合》27884中左、右二字同版並見，足見殷人已有左右區分的觀念；或作「𠂔」形（如《合》30320），其辭爲：「其即于又（右）宗，有大雨」，用作左右之「右」；或作反書「𠂔」形（如《合》30225），其辭作：「其又（有）大風？」，此反書之「又」字形體當作有無之「有」義；或作「𠂔」形（如《合》31215），其辭作：「…王受祐」，當作祐助之「祐」義。

在武乙、文丁時代之無名黃間類卜辭中未見「𠂔」字；本類卜辭亦未見「又」字作左右之右的引申義或反書之形體。


黃類卜辭中，「𠂔」字作  形（如《合》37520：「弗及…惟右獲□…惟左獲吉。」），此 𠂔 字作左右之「左」，爲其引申義。黃類卜辭之「又」字則作  形（如《合》37520），其辭作：「弗及…惟右獲 𠂔…惟左獲吉。」，此又字作引申義左右之「右」。此左右二字同見於一版的現象與前述賓組一類、賓組三類、出組二類、歷二類以及無名類卜辭相同，可證殷人已具有明確的左右觀念。本類卜辭中未見「又」字反書之形體


所處時代主要爲武丁中晚期之非王卜辭中，各組各類「𠂔」字與「又」字之用字習慣如下：

子組卜辭之「𠂔」字作  形（如《合》21772），其辭作：「…卜，余…左工…戊午…」，此片辭例不明， 𠂔 字似當作左右之左，又似作官名，仍待商榷。本類卜辭中未見「又」字作左右之右義用，亦未見作反書之「又」字形體者。

午組卜辭中未見「𠂔」字。「又」字則作反書之  形（如《合》22062反），其辭作：「乙酉卜：有芻。」，其義假借爲有無之「有」字；另外，「又」字反書亦見  形（如《合》22092），其辭爲：「乙卯卜，又（侑）歲于下乙牢用？」，此反書之「又」形作祭祀之「侑」義解。



亞組卜辭中未見「𠂔」字，亦未見作左右之「右」義的「又」字以及反書之「又」字。

圓體類卜辭之「𠂔」字作  形（如《合》21962），其辭作：「庚午卜：辛…大…無左」，此 𠂔 字當假借作左戾之左解。本類卜辭中未見作左右之右義解之「又」字以及反書之形體。

劣體類卜辭之「𠂔」字作形（如《合》22040），其辭爲：「貞…左」，本片辭例不明，未識其義。本類卜辭之「又」字則未見作反書之形以及作右義解之例。

婦女類卜辭中未見「𠂔」字，亦未見作左右之「右」義的「又」字以及反書之「又」字。

綜上所述，由殷墟卜辭斷代之各組各類「𠂔」「又」二字的用字情形來看，我們肯定陳煒湛對於「殷人有明確的左右觀念」的看法，如上表及敘述中提及，在賓組一類、賓組三類、出組二類、歷二類、無名類以及黃類卜辭當中，皆可見到「𠂔」「又」二字出現於同一版卜甲或卜骨上的情形，且於辭例中各自引申作爲左、右二字，顯示出殷商時期的左右觀念應是相當明確的。

此外，各組各類卜辭中之「又」字反書作與「𠂔」字同形之形時，皆假借爲再又之「又」、有無之「有」、侑祭之「侑」、保佑之「祐」的意義，而無作爲左右之「右」義。這些情形我們可在上述王卜辭之賓組一類、何組一類、何組二類、歷一類、歷二類、無名類以及非王卜辭之午組卜辭中見到許多例證，的確證實了在「又」字反書時，皆未見用作左右之「右」義的情形，此亦是殷人左右觀念明確之一大力證。因此，卜辭中𠂔、又二字雖由於甲骨正反不一之性質以及取象形近，而有著同作形的情形，但由於左右觀念明確，故每一卜辭的刻手在表示左、右二字時，皆不致產生混淆。

但是，我們在上文討論到陳煒湛對於此現象的時代性問題所提及「大都屬於廩辛、康丁卜辭或廩、康以後的卜辭。」筆者指出並不同意陳氏之說，一方面是陳氏之斷代系統爲董作賓之傳統五期分法，且屬於認同歷組卜辭爲第四期之說，與筆者將歷類卜辭歸爲武丁至祖庚時期（即第一期至

第二期)之觀點不同，且由本文的分組分類之表格及敘述觀之，此「又」字反書之情形亦可見於武丁、祖庚時期，如賓組一類、歷一類、歷二類以及午組卜辭中，其出現之頻率當不亞於廩辛、康丁或廩康以後的卜辭。此即本文重新審視卜辭刻手於 𠄎、又二字用字情形後所持與陳氏不同之觀點。

由本文對卜辭中 𠄎、又二字同形現象之討論，亦可見二字乃由於取象形近而同形之現象。

第五節 比同形

卜辭中 比二字在字形上極易混淆，歷來學者多以為 比二字難以辨別。如羅振玉言：

卜辭中 與比二字，甚不易判。以文理觀之，此當為 比字。⁸⁹

羅氏以為需由上下文例才得判斷何者為 比字、何者為比字。而後，孫海波於《甲骨文編》中甚至以為：

古 比同字。⁹⁰

將 字與比字視為一字，另有《金文編》⁹¹、島邦男之《殷虛卜辭綜類》⁹²等亦以 比、比為一字。陳煒湛於〈甲骨文異字同形例〉一文中則以為 比、比二字同形：

《說文》：「 比，相聽也。 二人。」又：「比，密也。二人為 比，反 為比。」段注：「猶反人為匕也。」驗之甲骨文， 比二字同形，均可作 比 或 比，知許說為不謬。蓋二人相隨為 比， 反書即成比；反 為比，比反書又為 比。卜辭屢見王 比某人伐某方之例， 比字多作 比 比 比 或 比 比，亦作 比 或 比，與比形無別。王 比某人者，意即王以某人為從。...⁹³

然李孝定云：

⁸⁹ 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中卷「 比」字，53 頁上，藝文印書館，民國 70 年 3 月。

⁹⁰ 孫海波《校正甲骨文編》，350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63 年 10 月。

⁹¹ 容庚《金文編·卷八》1368 號「 比」字下：「 比反與比為一字」，另參 1371 號「比」字，576 與 578 頁，中華書局，1985 年 7 月第 1 刷，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6 刷。

⁹² 島邦男《殷虛卜辭綜類》，19-23 頁，泰順書局，民國 53 年。

⁹³ 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甲骨文論集》，32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按《說文》：「𠤎，相聽也。二人」，𠤎文亦 二人，惟反正無別，許書謂「反 為比」，證以卜辭，蓋未必然。竊疑𠤎文作 𠤎、𠤎者為比之初文，字非 二人，蓋 二匕取義兼以為聲也，惟卜辭諸 𠤎、𠤎字，以辭意求之又當釋 𠤎，豈殷時即已誤混耶。疑莫能明，存以俟考。⁹⁴

是以卜辭中之 𠤎字當即如許慎於《說文》中所云之「 二人」，象二人相隨之形。但比字則並非如許慎所言之「反 為比」，而當是 二匕。屈萬里於〈甲骨文 比二字辨〉一文中即以爲卜辭中之 𠤎、比二字有著明確的區別：

說甲骨文者，率謂 比二字不分。《甲骨文編》於比字下說云：「比一字」。《殷虛書契類編》及《簠室殷契類纂》，雖分別兩字，而所收之字，仍 比不分。是商孫諸家，亦未深辨。實則以字形言，二字雖間有相似者，然大都固較然甚明；以字義言，則尤為風馬牛之不相及也。⁹⁵

在字形上，屈萬里由 𠤎字所 之「人」字與比字所 之「匕」字形體之差異，進而提出「 𠤎」字與「比」字形體之異：

…《說文》以匕為「 反人」，故「反 為比」者，亦即比 二匕。反人之說，當否今姑不論。然 𠤎、 二人，比、 二匕，則固斷然無疑也。卜辭人字作 𠤎（《前》2.5.1）𠤎（《前》5.12.3）𠤎（《前》6.2.2）等形。…故 𠤎字作 𠤎𠤎（《前》2.19.4）𠤎𠤎（《前》5.33.3）𠤎𠤎（《前》5.33.2）等形。匕字作 匕（《前》1.33.6）𠤎（戩23.10）等形，故比字作 𠤎𠤎（《前》5.9.2）𠤎𠤎（《前》7.38.2）等形。人字

⁹⁴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卷8「 𠤎」字條之按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54年，2690頁。

⁹⁵ 屈萬里〈甲骨文 𠤎、比二字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3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37年，213頁。

斜ノ，多上出豎畫頂端；間有沒於頂端之下者，則其豎畫之下端必較直。匕字斜ノ，多沒於豎畫頂端之下，其豎畫之下端則較曲。於是 比兩字之形，亦隨之而異：此其大較也。人匕二字，其形不過毫髮之差；故 比二字，所差亦僅。刀筆偶失， 比遂淆。故遇字形上有不易分辨者，試就其義核之，固仍涇渭分明也。⁹⁶

是可知卜辭中 人、比二字之形體實存在著差異性的。惟卜辭中人字與尸字、夷字多所混淆，孫海波云：「人、尸、夷通用」⁹⁷，但陳夢家以爲：「人象人直立之形，尸象人橫陳之形。卜辭金文尸又假為夷。」⁹⁸ 是可知人字與尸字有別，而尸字又假借作夷字。然於商朝之方國 𠂔 方，諸家所釋仍不一，或釋人方⁹⁹；或釋夷方¹⁰⁰。

其後，林澧更進一步就不同王世分期與分組分類上，細分 人、比二字形體之差異：

…武丁賓組卜辭中的人字，絕大部分作 𠂔，間或作 𠂔。…和匕之作 𠂔、𠂔、𠂔 也是不相混的。…

⁹⁶ 屈萬里〈甲骨文 人、比二字辨〉，213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3 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37 年。

⁹⁷ 孫海波《校正甲骨文編》卷 8.1，1986 號「人」字，339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63 年 10 月再版。

⁹⁸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第八章「方國地理」，285 頁，中華書局，1988 年 1 月。

⁹⁹ 同上註，301-309 頁。

¹⁰⁰ 見鍾柏生〈武丁時期的方國地望考〉《殷商卜辭地理論叢》，214-219 頁，夷方爲「東方的方國」，書中並云：「夷方見於第一、四、五期卜辭。…殷代的夷人分佈於今山東臨淄以南，山東南部、江蘇北部、淮河南北兩岸附近。山東南部、江蘇北部的夷人在殷東（商邱爲中心），故第一期卜辭稱爲『東夷』；淮河兩岸之夷延伸至河南南部（商邱西南），故第四期卜辭稱爲『西佳夷』（這些夷人在敵 𠂔 中曾言：入侵上洛、伊諸地，從地圖上看來是極為便捷的。）；在淮河附近北方的夷人，第四期卜辭稱之爲『北佳夷』；至於卜辭中『夷方』、『夷』、『方夷』大概是夷之通稱。」，藝文印書館，民國 78 年 9 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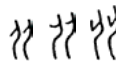



在字形上分清了武丁賓組卜辭中的「比」、「」二字後，就可以看出兩者的用法是有嚴格區別的。在「比某伐某方」這類卜辭中，「比」字均 匕，不 人。相反地，「 兩」一詞中的「 」字，均 人，不 匕；「 東」、「 西」、「 南」、「 北」等詞中的「 」，也均 人，不 匕。…

既然「比」、「」二字在字形和用法上分明是有別的，那為什麼許多古文字學者至今仍把這兩個字混為一談呢？主要的原因是：在不同的時代、不同類別的甲骨文中，人、匕的寫法是有變化的。不少甲骨學者對甲骨分期和分類在文字研究上的重要性認識不夠，一方面未能就同期、同類卜辭的人、匕寫法細加區別…；另一方面又把不同期不同類的卜辭中寫法相近的人和匕混淆起來……武丁 組卜辭中人和匕的區別，主要只在下部，人字垂直向下，匕字彎曲向旁。所以在武丁 組卜辭中，「 」字作 𠂔、𠂔…；而「比」字作 𠂔 …，由此可見， 組卜辭人、匕的寫法雖然和賓組卜辭不同，但只要會區別 組卜辭的人和匕， 組卜辭的「 」字和「比」字也是可以區分的。

但是， 組卜辭人、匕的差別既然只在下部，所以刻寫時對匕字的下部往往很強調地向旁彎曲。而賓組卜辭人、匕二字上部的區別就已經很明顯，寫刻時對匕字下部的旁彎就不很強調了。所以賓組作 𠂔 形的匕字和 組作 𠂔 形的人字是最容易相混的。如果研究者不懂得區分 組卜辭和賓組卜辭，或區分不精審，就會把 組卜辭中 二人的 𠂔 和賓組卜辭中 二匕的 𠂔 混為一談，這正是「 」、「比」兩字至今仍被許多研究者視為一字的癥結所在。¹⁰¹

¹⁰¹ 林澐〈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71-72 頁，《古文字研究》第 6 輯，中華書局，1981 年 11 月。

林氏亦是先由人與匕字之差異來進一步探討各組卜辭中 人、比二字之區別，上引林文中所云「賓組」、「 組」即第一期武丁時代之卜辭，由林氏所舉諸例可見在賓組卜辭與 組卜辭中之人字與匕字、 字與比字皆有著明顯的區別，而林文中更列表分析比對各王世之卜辭刻手於人、匕、 人、比諸字之別：

	武丁 組	武丁賓組	祖庚	祖甲(尹群)	康辛康丁	武乙文丁	帝乙帝辛
人							
匕							
							
比							 ¹⁰²

在字義上，屈萬里於比較 人、比二字在字形上之差異外，亦於文中舉諸多例證指出二字於字義上之區別，以為比字為「親信」之謂； 人字之用法則有二：一為跟蹤之從，一為「自」或「于」意¹⁰³。林澧則引《論語》、《周禮》等典籍言比字有「親密聯合」之義，是以卜辭中之比有聯合、聯盟之義¹⁰⁴。董作賓於 人字之用法則云：

卜辭習見 人字，一為隨 人之義，一為卜得吉兆也。前者多在辭中，後者多在辭末，亦有僅書一 人字者。…¹⁰⁵

¹⁰² 同上注，73 頁。

¹⁰³ 屈萬里〈甲骨文 人、比二字辨〉，213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3 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37 年。

¹⁰⁴ 林澧〈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74 頁，《古文字研究》第 6 輯，中華書局，1981 年 11 月。

¹⁰⁵ 董作賓《殷曆譜》下編卷四〈日至譜〉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民國 34 年 4 月，第 7 葉下。又收入《董作賓全集》乙編第 1、2 冊，藝文印書館，民國 66 年 11 月。

董說以爲 𠂔 字有隨 及卜得吉兆二義。楊樹達在《積微居甲文說》中糾正自己先前將 𠂔 之義解訓爲逐之說，列舉文獻諸多例證後云：

…上舉諸辭，訓逐則文頗難通，訓使隨行，訓率領，讀去聲之從，則皆豁然無礙。故今削去〈釋 篇〉舊稿，別撰此文云。¹⁰⁶

楊氏以爲 𠂔 字之訓解當爲使隨行或率領之意，讀爲去聲之從，當即縱字，此與郭沫若釋 爲縱之說解相通。但郭沫若與于省吾則於卜辭中常見之「 雨」一辭有不同的說解，郭沫若云：

當讀為縱，「 出 雨」謂有急雨，有驟雨也。¹⁰⁷

郭說以爲卜辭中之「 雨」爲急雨、驟雨之義解。然于氏於「 雨」則有不同說解：

…按郭說非是。 從古今字。《禮記·樂記》：「率神而從天。」注：「從，順也。」《孔子閒居》：「氣志既從。」注：「從，順也。」《書·洪範》：「日肅，時雨若。」偽傳：「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卜辭言 雨即順雨，謂非暴雨霍雨。猶今俗所謂風調雨順之雨順也。¹⁰⁸

于氏以爲「 雨」當即「順雨」之意。而丁山於「 𠂔」字又有異於諸家之言：

這些 𠂔 字，過去考釋者往往誤釋為隨從之誼，由甲尾和骨面刻辭證明，我們論定他也是氏族的徽識。… 從古今字。 氏采地，疑當求諸從極之淵附近。…¹⁰⁹

然李孝定以爲：

¹⁰⁶ 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19 頁，台北大通書局，民國 60 年。

¹⁰⁷ 郭沫若《殷契粹編考釋》，13 頁下，台北大通書局，民國 60 年 2 月初版。

¹⁰⁸ 于省吾〈釋 雨〉《雙劍謠殷契駢枝續編》，2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64 年。

¹⁰⁹ 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73-74 頁，台北大通書局，民國 60 年。

至卜辭用 之義，董先生及于氏所說是也。丁氏所舉數辭之 釋為
隨從字亦可通。¹¹⁰

故李孝定以爲丁山所言 字爲氏族徽識之義解不可從。而以董作賓、于省
吾之釋隨從、順從之義爲是。

由上述，可知卜辭中 、比二字無論在字形上與意義上皆有差異，而
不能再視 、比爲一字。因 字乃 二人，比字乃 二匕，故由屈萬里、
林澧二氏先就人、匕二字之別，細究 、比二字之分的說解即是。是以本
文以下列表就各組各類卜辭中之刻手於 、比二字再作一系統化分析，一
方面比對林澧文中所列各王世刻手之字形，一方面再細分各組各類，探究
比二字於各組各類卜辭中之區別異同。

















【 、比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









		比
--	--	---



¹¹⁰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卷八「 」字條之按語，2690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專刊之五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4 年 11 月。



王 卜	組肥筆類	 	
		20975 21343	
	組小字類	 	 
		14116 21340	20451 20075
	賓間 A 類	 	 
		12685 12828	7546 7737
	賓間 B 類		
	虫類		 
		33208	19773 19956
	賓組 類		
		12690	
	賓組一類	 	 
		10936 12522	7418 4924
	典賓類	 	   
		7407 1136	7407 3010 6946

辭	賓組三類	  12689 12691	  3306 3332
	出組一類		 23534
	出組二類	 23109	 26877
	何組事何類		 27199
	何組一類	  27818 28121	  27885 27899
	何組二類	  30289 29007	  27750 28899
	歷間 A 類		  20065 20171

	歷間 B 類		  20060 32812
	歷一類	 34485	  33058 33104
	歷二類	  33273 33921	 32615
	歷草體類		
	歷無名間類	 28315	 27164
	無名類	  28316 28596	  29731 32983
	無名黃間類		 36988
	黃類	  37856 36475	 35345

非 王 卜 辭	子組	  	
		21696 《花》9 《花》28	21595
	午組		
			22043
	亞組		
	圓體類		
	劣體類		
		21473	
	婦女類		 
			22299 22374

時代最早的 組肥筆類卜辭中，「 比 」字作  形（如《合》20975），其辭爲：「己丑卜：舞庚 雨，允雨」；或作  形（如《合》21343），其辭爲：「翌丁… 升」，所 之人字皆作垂直向下之形。本類卜辭中未見「比」字。

組小字類卜辭之「 比 」字作  形（如《合》14116），其辭爲：「壬申卜：多□舞不其 雨」，所 人字之斜 上至豎劃頂端；或作  形（如《合》21340），其辭爲：「己巳， 升」，如上述屈萬里所云：所 人字之

斜ノ沒於豎劃頂端之下者，其豎劃下端必較直。本類卜辭之「比」字則作豎劃彎曲之 𠄎 形（如《合》20451），其辭爲：「丁巳卜王貞：四卜呼比征方，允獲」；或作 𠄎 形（如《合》20075），其辭爲：「己卯卜王貞：鼓其取宋伯…比鼓，二月」，其下端之豎劃亦作彎曲之狀，與 𠄎 字豎劃下端之垂直判然有別。且值得注意的是，此比字所 𠄎 之二匕皆明顯作一大一小之形，或可視爲本類卜辭刻手之獨特風格。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期之 賓間類卜辭中， 賓間A類之「 𠄎 」字作 𠄎 形（如《合》12685），其辭爲：「… 雨」；或作 𠄎 形（如《合》12828），其辭爲：「戊申卜：今日奏舞有 𠄎 雨」， 𠄎 之偏旁人字下端均作垂直向下之狀。本類卜辭之「比」字則作 𠄎 形（如《合》7546），其辭爲：「王 比望乘」；或作 𠄎 形（如《合》7737），其辭爲：「… …比及…」，比之偏旁匕字之下端亦皆作彎曲之形，故 賓間A類卜辭之刻手於 𠄎 、比二字是有所區別的。

賓間B類卜辭中未見「 𠄎 」字或「比」字。

約處於武丁中期之 𠄎 類卜辭中，「 𠄎 」字作 𠄎 形（如《合》33208），其辭爲：「甲子卜：王 東戈□侯□」，刻手於所 𠄎 人字之斜劃偏中，且下端豎劃亦較直。本類卜辭之「比」字則作 𠄎 形（如《合》19773），其辭爲：「庚戌卜：令比□伐□」；或作 𠄎 形（如《合》19956），其辭爲：「癸酉卜：疋于果…入…比」。所 𠄎 匕字之斜劃偏上端，而豎劃下端作彎曲狀， 𠄎 、比二字仍有別。



大量出現於武丁中期 後之賓組卜辭中，且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晚期之賓組 類卜辭裏，「 𠄎 」字作豎劃下端較直之 𠄎 形（如《合》12690），其辭爲：「…其 雨」。本類卜辭中未見「比」字。



約爲武丁中、晚期的賓組一類卜辭裏，「 𠄎 」字作 𠄎 形（如《合》10936






正)，其辭爲：「呼 𠂔」；或作 𠂔 形（如《合》12522），其辭爲：「貞無其雨，二月」，偏旁人字之斜劃上出於豎劃之頂端。賓組一類卜辭之「比」字則作 𠂔 形（如《合》7418），其辭爲：「貞： 令…比我稱冊，十月」；或作 𠂔 形（如《合》4924），其辭爲：「貞： 令舟比母…」，刻手於偏旁匕字之豎劃下端皆作向外彎曲之形，故賓組卜辭之 𠂔、比二字仍可由字形上判別清楚。



主要是武丁晚期之物的典賓類卜辭中，「 𠂔」字作 𠂔 形（如《合》1136），其辭爲：「貞：焚聞 𠂔 雨」，偏旁所 𠂔 之人字豎劃下端作垂直向下之形；或作 𠂔 形（如《合》7407 正甲），其辭爲：「…王比 𠂔」。典賓類卜辭之「比」字則有作 𠂔 形（如《合》7407 正甲），其辭如上，故本片卜骨中 𠂔、比二字並見，雖「 𠂔」之偏旁人字豎劃下端與「比」之偏旁匕字之豎筆下端同作稍微彎曲狀，但「 𠂔」之偏旁人字斜劃上出於豎劃頂端，故 𠂔、比二字雖難由豎劃下端分辨之，但可由上端之人字斜劃作爲主要的判斷依據，且於《合》7407 正乙片卜甲中另有一「比」字作 𠂔 形，其豎筆下端明顯向外彎曲，很容易與 𠂔 字區別開來；另外，比字或作 𠂔 形（如《合》3010 正），其辭爲：「貞： 侯比，二告」，此形與上述《合》7407 正乙之「比」字可謂爲典賓類卜辭刻手中常見之比字形體，其豎筆下端明顯向外彎曲；或作 𠂔 形（如《合》6946 正），其辭爲：「庚申卜 貞：呼王族比□」，此形之偏旁匕字斜畫沒於豎畫頂端之下，但豎畫之下端作垂直向下之形，與 𠂔 字極爲相近，只能由豎劃上端作彎曲狀與上下文例中判斷其爲比字。是可知典賓類卜辭之部分刻手中，對於 𠂔、比二字存在著因取象形近而相混淆的情形。












時代上限至武丁晚期，但主要爲祖庚時期，下限至祖甲之初的賓組三類卜辭中，「 𠂔」字作 𠂔 形（如《合》12689），其辭爲：「貞：無 雨」；或作 𠂔 形（如《合》12691），其辭爲：「…弗 雨」， 𠂔 之偏旁人字斜畫皆上出於豎劃頂端。賓組三類卜辭之「比」字則作豎劃下端較爲彎曲之 𠂔





形（如《合》3306），其辭爲：「丙子卜…虎令比角…侯□」；或作  形（如《合》3332），其辭爲：「貞：呼比壬侯」，刻手於偏旁匕字豎劃下端亦作彎曲之形，故賓組三類卜辭之刻手於 、比二字判然有別。



祖庚、祖甲時代之出組卜辭中，主要爲祖庚時代卜辭的出組一類，其時代上限爲祖庚之初，下限至祖甲之初。本類卜辭中未見「」字。「比」字則作豎劃下端彎曲之  形（如《合》23534），其辭爲：「…大貞：令賓比自…」。



舊稱祖甲卜辭的出組二類，其主要時代爲祖甲時期，「」字作豎劃下端較直之  形（如《合》23109），其辭爲：「庚午卜大貞：其 （侑）于祖庚，十二月」。本類卜辭之「比」字則作豎劃較彎曲之  形（如《合》26877），其辭爲：「丁卯卜□貞：其…比」。故出組二類卜辭之刻手在 、比二字形體上是有所區別的。




處於祖庚、祖甲之世的何組事何類卜辭裏，未見「」字。「比」字則作  形（如《合》27199），其辭爲：「…王…比祖乙…出比…」。



何組一類主要存在於廩辛之世，時代上限應至祖甲晚期，比何組事何類要晚，下限延伸至武乙之初。何組一類卜辭之「」字作  形（如《合》27818），其辭爲：「」；或作  形（如《合》28121），其辭爲：「…卜今日…用」，皆爲豎劃下端較直之形。何組一類卜辭之「比」字則作豎劃下端彎曲之  形（如《合》27885），其辭爲：「庚午卜王貞：其呼小臣□比在…」；或作  形（如《合》27899），其辭爲：「…寅卜：王其比犬…壬，湄日無 」。將比字契刻作此形之刻手，除於豎劃下端作彎曲狀外，尙於匕字斜畫末端再加一小豎筆，此爲卜辭中匕字與比字之獨特字形，不曾見於人字或  二人之  字形體中，是可知何組一類卜辭之刻手於 、比二字判然有別。

時代上限爲廩康之世的何組二類，其「𠂔」字作  形（如《合》30289），其辭爲：「貞： 南門」，此字形之刻者於所 之二個人字形體並未一致，一作斜畫上出於豎筆頂端、豎筆下端彎曲之形；一作斜畫沒於豎劃頂端、豎筆下端較直之形，所 二人字形雖不一，然皆爲人字形體無誤；或作豎劃下端較直之  形（如《合》29007），其辭爲：「 喪亡 」。 「比」字則作  形（如《合》27750），其辭爲：「 師比」；另見何組二類之比字作  形（如《合》28899），其辭爲：「王其比…在孟犬」，此形亦見於何組一類卜辭中，可謂此形爲何組卜辭中獨特之比字字形。

在「兩系說」的村南一系卜辭裏，時代處於武丁中期至晚期之 歷間類卜辭中， 歷間A類未見「𠂔」字。「比」字則作豎畫下端彎曲向外之  形（如《合》20065），其辭爲：「其比侯專」；或作  形（如《合》20171），其辭爲：「戊午卜：呼戈比…在□二月」。此形與 字較易混淆，但因本類卜辭中未見 字，故無從分辨比較之。

歷間B類卜辭中亦未見「𠂔」字。「比」字則作  形（如《合》20060），其辭爲：「令貯比侯告」；或作  形（如《合》32812 甲），其辭爲：「壬午卜：令般比侯告」。刻手於比字之豎劃下端皆作曲筆。

主要存在於武丁至祖庚、祖甲時代之歷類卜辭中，歷一類卜辭之「𠂔」字作  形（如《合》34485），其辭爲：「乙卯卜：今日焚 雨」，所 人字偏旁之斜筆上出於豎劃頂端，爲 字形體無誤。本類卜辭之「比」字則作豎筆下端較直之  形（如《合》33058），其辭爲：「癸酉貞：王比沚伐召方受祐，在大乙宗…」，本字形體雖極易與 字相混，然較之本類卜辭之 字形體，則可知刻手於 、比二字仍有所區別；比字或作豎筆下端彎曲之  形（如《合》33104），其辭爲：「癸巳卜：王比沚 」。

歷二類卜辭之「𠂔」字作  形（如《合》33273），其辭爲：「庚午，燎于岳，有 在雨」；或作  形（如《合》33921），其辭爲：「有 雨」，

本類卜辭刻手在「」字形體上皆作豎筆下端垂直向下之形。歷二類卜辭之「比」字則作「𠂔」形（如《合》32615），其辭爲：「比」，此形體亦見於何組一類與何組二類卜辭中，故本類卜辭之刻手在「」、比二字的形體契刻上有著明顯的區別。值得一提的是，本類卜辭之「」字，與上述歷一類卜辭中《合》33058 片卜辭中之「比」字形體相近，但此形體於歷一類卜辭中可明顯與「」字作一區分，而在歷二類卜辭中之比字亦不致於與「」字混淆，故認爲「」、比二字爲同字之學者，應是尙未了解卜辭之斷代與分類，而將不同時期、不同分類的字混在一起所導致的結果，這也就是本論文所強調，在討論字形上極易相混之字組，必須由各組各類卜辭中詳加探究之因，若不就卜辭斷代中分組分類的方法細審之，則非常容易將一些應區別開來的字視爲同一字，本節之「」、比二字於歷一類、歷二類卜辭中之情形即是如此。

歷草體類卜辭中未見「」字與「比」字。

所處時代爲祖甲晚世至武乙初年的歷無名類卜辭中，「」字作「𠂔」形（如《合》28315），其辭爲：「乙未卜：王往 狐， ……遘」。本類卜辭中雖未見「比」字，但見偏旁匕字作「𠂔」形（如《合》27164），其辭爲：「辛未卜：其侑歲于妣壬一羊」。卜辭中匕字多被假借作先王之配的「妣」字，此匕字形體與上述何組一類、何組二類以及歷二類卜辭之比字所「」偏旁皆同，因此，由匕字可知本類卜辭之刻手於「」字偏旁之人字與匕字形體上有所區別，不易混淆。

無名類卜辭中之「」字作「𠂔」形（如《合》28316），其辭爲：「其犬口擒，有允擒，茲用」；或作「𠂔」形（如《合》28596），其辭爲：「辛巳卜：王往田， 白東」，豎劃下端多垂直向下。無名類卜辭之「比」字則作「𠂔」形（如《合》29731），其辭爲：「于生月比，吉」；或作「𠂔」形（如《合》32983），其辭爲：「其比虎 亡 ，王…」，豎筆下端較爲彎曲。是可知刻

手於 𠂔、比二字形體上有所區別。

在武乙、文丁時代之無名黃間類卜辭中，未見「 𠂔」字。「比」字則作 𠂔 形（如《合》36988），其辭爲：「辛未卜貞：豕…翌日壬王其比，用…」，此形與 𠂔 字形體相近，然本類卜辭中並無 𠂔 字出現，無從比較分析，故僅能由上下文例辨別之。

黃類卜辭的時代上及文丁之世，下至帝辛。此類卜辭中，「 𠂔」字作 𠂔 形（如《合》37856），其辭爲：「甲午卜，在 貞：… 東， 𠂔 今日弗悔，在十月…」；或作 𠂔 形（如《合》36475），其辭爲：「辛巳王卜，在敏貞，今日其 𠂔 西，亡 𠂔」。「比」字則作 𠂔 形（如《合》35345），其辭爲：「壬申卜，在攸貞：有牧 告啓，王其呼戌比 𠂔 伐弗悔利」。由黃類卜辭之 𠂔、比二字形體可知，本類卜辭之刻手於 𠂔 之偏旁人字豎劃下端皆作垂直向下之形；於比之偏旁匕字豎劃下端則皆作彎曲向外之形，故 𠂔、比二字之形體有著明顯地區別。

所處時代主要爲武丁中、晚期之非王卜辭中，除亞組卜辭與圓體類卜辭中未見「 𠂔」、「比」二字外，試分析其餘各組各類中「 𠂔」字與「比」字之用字情形如下：

子組卜辭之「 𠂔」字作 𠂔 形（如《合》21696），其辭爲：「己亥卜 貞：…來…惟 𠂔 …事」；或作 𠂔 形（如《花東》9），其辭爲：「辛未卜：往田？用」；或作 𠂔 形（如《花東》28），其辭爲：「辛卜：丁涉，東 𠂔 狩？」，值得注意的是，《花東》甲骨片中的「 𠂔」字所 𠂔 二人，大多作一上一下或一大一小之形，適巧會兩兩相從隨行之意，亦可謂爲子組卜辭刻手之獨特書寫風格。「比」字則作豎筆下端較爲彎曲之 𠂔 形（如《合》21595），其辭爲：「辛未，余呼 𠂔 比…若」。

午組卜辭中未見「 𠂔」字。但見本類卜辭之刻者於「比」之偏旁匕字作豎劃下端較爲彎曲之 𠂔 形（如《合》22043），其辭爲：「庚戌卜貞：比

羌西于田，亡 𠂔」。

亞組卜辭中未見「 𠂔」字與「比」字。

圓體類卜辭中亦未見「 𠂔」、「比」二字。

劣體類卜辭之「 𠂔」字作豎劃下端垂直向下之 𠂔 形（如《合》21473），其辭爲：「耳 𠂔」。本類卜辭中未見「比」字。

婦女類卜辭中未見「 𠂔」字。「比」字則作 𠂔 形（如《合》22299），其辭爲：「壬午卜：令般比侯告」；或作 𠂔 形（如《合》22374），其辭爲：「丁未卜…比田，無 𠂔」。是可知本類卜辭之刻手於比字之豎筆下端皆作彎曲向外之形。

綜上所述，卜辭中之 𠂔 字與比字在各組各類中實爲涇渭分明。由上列表述中可看出，在 組小字類、 賓間 A 類、 𠂔 類、 賓組一類、多數之典賓類以及賓組三類、出組二類、部分何組一類、何組二類、部分歷一類、無名類、黃類、子組等卜辭中， 𠂔 字之豎筆下端皆較直，而比字之豎筆下端皆較彎曲，可謂爲卜辭中 𠂔、比二字形體上最大之區別。

而部分卜辭於 𠂔 字形體中，人字斜畫作上出豎畫頂端之形者，如 組小字類、賓組一類、典賓類、賓組三類、何組二類以及歷一類卜辭中皆可見，其中，除何組二類卜辭外，其餘各組各類之時代主要都是武丁時期，故 𠂔 字作 𠂔 形者可謂爲武丁時期最常見之字形，亦是武丁時期中之刻手習用之 𠂔 字形體。

另外，比字作 𠂔 形者，僅見於何組一類、何組二類、歷二類以及歷無名間類卜辭中，可謂爲此四類卜辭刻手習用之比字形體，也是幫助我們分辨比字與 𠂔 字之特殊字形。

在 𠂔、比二字形體相混淆方面，僅見於典賓類卜辭中，刻手於「比」字有作 𠂔 形者，此形之偏旁匕字斜畫沒於豎畫頂端之下，但豎畫之下端

作垂直向下之形，與「𠂔」字極為相近，只能由豎劃上端作彎曲狀與上下文例中判斷其為「比」字。故可謂典寶類卜辭之部分刻手中，對於「𠂔」、比二字存在著因取象形近而相混淆的例外情形。

另外，歷二類卜辭中之「𠂔」字作𠂔形，與歷一類卜辭中之「比」字作𠂔形者，乍看之下，在字形上極易混淆，但由上述我們可知，「𠂔」、比二字實際上各自在歷一類與歷二類卜辭中是判然有別、不致混淆的，因此，若不就卜辭斷代中分組分類的觀點細審之，則極易將一些本來能夠區別清楚的字視為同一字。過去認為「𠂔」、比二字同為一字之學者們，應是在尚未了解卜辭之斷代與分類的前提下，而將不同時期、不同分類的字混在一起討論所導致的結果，此亦即是本論文在討論字形上極易相混之字組時，必須由各組各類卜辭中逐一探討分析之所由。

第六節 王、士同形

卜辭 𠂔、𠂔、𠂔、𠂔 等形體，羅振玉釋「王」，然羅氏從吳大澂之說，

誤釋 𠂔、𠂕 二形爲火，以爲字本象地中有火之形¹¹¹。葉玉森則以爲：

𠂔、𠂕 象古代王者之峨冠。……蓋王本象古冠形，皇為後起字。仍增一冠形于上，象後制之冕， 王聲。知古代皇王，表異於眾昔，惟冠冕顯著矣。¹¹²

羅、葉二氏之說皆將王字之形體任意拆解說明之，其於王字之釋形皆不足信。

其後諸多學者，在討論王字之初形本義時，進一步論及先民造字之初，與王字關係密切之字，如吳其昌提出：

王字之本義，斧也。…蓋古之王者皆以威力征服天下，遂驕然自大，以為在諸侯之上而稱王。以王之本義為斧，故斧、用以征服天下。故引申之，凡征服天下者稱王，斧形即王字，故繪斧於宸，不啻王字於宸，以表示此為王者。……¹¹³

吳氏以爲工、士、壬、王本爲一字，且皆象斧形，因古代王者都是憑藉武力征服天下，王字即象徵王者打下天下所持斧鉞之形。吳氏之說可謂與王字本義相符，雖由甲骨文的工字作 𠂔（《合》19441）、壬字作 𠂕（《合》13952）來看，並無所謂斧形之象徵，但由金文中工字有作 𠂔（司工丁爵） 𠂕（木工鼎）等形，壬字有作 𠂕（鬲攸比鼎）形觀之，二字造字之取象，似乎亦與斧鉞兵器有關，但在意義上與士、王二字並無密切關聯，故工、壬與王、士二字並非同字。由音韻關係來看，工字古音爲見母東部、壬字古音日母侵部、王字古音匣母陽部、士字古音 母之部，亦可見工字、壬字與王、士二字之關係甚遠。左傳中記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遠

¹¹¹ 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中卷》，19頁，藝文印書館，民國70年3月。

¹¹² 葉玉森《殷墟書契前編集釋·卷一》，8頁，藝文印書館，民國55年。

¹¹³ 吳其昌《金文名象疏證》《武漢大學文哲季刊》5卷3期，220-245頁，1937年。

古先民以祭祀與戰爭為生活重心，造字之初，則多將生活中與密切相關者反映於紀錄語言的文字上。是以若就字形與字音關係言之，工字、壬字與王、土二字不能說是同字，而只能說是造字之初，應皆由斧鉞兵戎之器取象之，只是所象亦應非一物。

而郭沫若於〈釋祖妣〉一文中言：

余謂士、且、王、土，同係牡器之象形，在初意本尊嚴，並無絲毫猥褻之義。入後文物漸進則字涉於嫌，遂多方變形以為文飾。故士上變為橫筆，而王更多加橫筆以掩其形。且字在金文中器之較古者無變，…。土字上肥筆亦變作橫畫，後且 示矣。…¹¹⁴

郭氏由遠古先民生殖崇拜之說以為士、且、王、土同為牡器之象形，不足採信。徐中舒則謂：

士王皇三字均象人端拱而坐之形，其不同者：王字所象之人，較之士字，其首特巨，而皇字則更於首上著冠形。…¹¹⁵

徐氏以為士、王、皇三字均象人端拱而坐之形，亦非確說。

林澐贊同吳其昌所提出王字象斧形的說法，以為：

…王字，確實是象斧鉞之鋒刃向下者。…斧鉞這種東西，在古代本是一種兵器，也是用於“大辟之刑”的一種主要刑具。不過在特殊意義上來說，它又曾長期作為軍事統率權的象徵物。…王字之本形是象不納秘之斧鉞…。¹¹⁶






並進一步由《詩經》、《禮記》、《尚書》等古籍中的記載來分析，商周時代

¹¹⁴ 郭沫若〈釋祖妣〉《甲骨文字研究》，17 頁，藍燈文化，民國 80 年 12 月。



¹¹⁵ 徐中舒〈士王皇三字探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4 本 4 分，441-446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民國 23 年 9 月。





¹¹⁶ 林澐〈說王〉《考古》，311-313 頁，1965 年 6 期。

王者都是以斧鉞象徵著他們的至高權位。其後，林澧於〈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一文中舉證說明：

…王字本象斧鉞形，在《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所藏明義士舊藏甲骨文字》2111『成 王』一辭中王字作，是一個直接證明。在金文中，豎立的鉞作，橫置的鉞作、者習見，不煩一一舉證。…由此可知王字初形即為橫置之鉞，武丁卜辭中通行的字是已經簡化了的。¹¹⁷

綜合諸家說解，於王字之初形本義，應以「斧鉞」說最為合理。由音韻關係來討論，王字上古音在匣母陽部，鉞字則為匣母月部，故王、鉞二字意義相近，聲韻亦俱近，二者間存在著引申關係¹¹⁸。即王字是以鉞形象徵王者擁有強大的軍事權力、操萬民之生殺大權。而許慎《說文》云：

，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古文王。¹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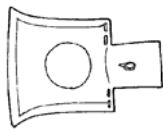
言王字為「天下所歸往也」只是王字之引申義，所引董仲舒、孔子之語，亦皆非王字之初形本義。下文附圖一即商早期鉞之形制。由字形觀之，甲文中 組肥筆類之（《合》20305）、（《合》21471）與金文中（趯鼎）、（小臣系卣）等，也都與斧鉞之形相合。

¹¹⁷ 林澧〈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古文字研究》第6輯，81-8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8月。

¹¹⁸ 季師旭昇《甲骨文字根研究》346號「王」字條，551頁，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研所博士論文，民國79年6月。

¹¹⁹ 許慎《說文解字》（大徐本）卷一上「王」字，8頁，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6月。

【附圖一】鉞



錄自馬承源《中國青銅器》，66 頁

卜辭中未見「士」字¹²⁰，但見部分偏旁 士之「吉」字與「在」字。其中，吉字於甲骨文中多作 𠄎、𠄎、𠄎、𠄎、𠄎 等形，羅振玉皆釋為「吉」字¹²¹，於字之構形則無說。葉玉森云：

《說文》：「吉，善也。從士口。」按契文吉字變態極多，疑 𠄎、
為初文， 𠄎 日為十干之首。古或以甲日為吉日，遂制吉字。
𠄎、 𠄎 象矢鋒形，朔誼乃益隱晦。¹²²

葉氏以為吉字之初文作 𠄎 日之等形，並言吉字上部之作 𠄎、 𠄎、 𠄎 等形者皆象矢鋒之形。然觀諸卜辭字形，吉字下部所 𠄎 者應非日形，上部所 𠄎 亦非甲字。且早期卜辭中之吉字皆作 𠄎、𠄎 等形，並非葉氏所謂 𠄎 甲日之 𠄎、 𠄎 等形者，故葉氏之說不可從。于省吾則謂：



契文吉字上 𠄎、 𠄎、 𠄎，象句兵形，下 𠄎 口為 盧。 𠄎 形橫之則作 𠄎，近世出土之商代句兵多矣，其末納秘者作 𠄎 形，左象其援，右象其內… 𠄎 形本象置句兵於 盧之中。凡納物於器中者，為防其

¹²⁰ 嚴一萍於〈王皇士集釋〉一文中稱甲骨文之「士」字見於《小屯甲編》3913，然於《甲編考釋》中，屈萬里以為「…似作士形，然漫漶未能確定」，故本文以為甲文中尚未發現獨體「士」字。參見嚴一萍於〈王皇士集釋〉《中國文字》第七冊，9 頁，台北台大文學院古文字學研究室，民國 51 年 3 月；董作賓《殷墟文字甲編》3913 片龜版，319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37 年 4 月；屈萬里《殷墟文字甲編考釋》，489 頁，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0 年。

¹²¹ 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中卷》「吉」字，18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70 年 3 月 4 版。

¹²² 葉玉森〈說契〉《學衡》第 31 期，13 頁，1924 年 7 月。

毀壞，所以堅實之寶愛之，故引申有吉利之義。《釋名·釋言語》：「吉，實也，有善實也。」吉之字，義多為堅實。…要之，吉之初文，象置句兵於廬之上，本有保護堅實之義，故引申之為吉善、吉利也。¹²³。

于氏云廬之說似不可信，但論「吉」字上部象句兵之形的說法，在早期卜辭中「吉」字作、等形之本義上可通。「句（勾）兵」即指古代兵器中之「戈」，馬承源《中國青銅器》一書「兵器」節中云：

戈是商周時期兵器中最常見的一種。古稱勾兵，是用以勾殺的兵器。戈由戈頭、秘、秘冒和秘末的鐫構成。…考古發掘中發現的戈絕大部分只剩青銅鑄的戈頭。¹²⁴

勾兵即句兵，是古代用來勾殺敵人的兵器，於其形制，馬承源云：

戈由戈頭、秘、秘帽和秘末的鐫構成。…《考工記·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指出了戈頭各部分的比例。援是戈的長條形鋒刃部分，內是連接援的插入戈秘的部分。胡是靠近秘的下端延長的部分，其上有穿，以用皮索固住于秘上。但並不是所有的戈都有胡，商代盛行無胡戈，它的形制和《考工記》所載的不一樣，在援緊貼秘的部分上下有短柱形突出，這是為了使戈頭牢縛于秘上，稱之為上下闌。…¹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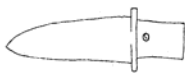
下圖即商朝早期之勾兵形制：

¹²³ 于省吾〈釋吉〉《殷契駢枝三編》，28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32 年。

¹²⁴ 馬承源《中國青銅器》，44-45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7 月第 1 版，1996 年 2 月第 6 刷。

¹²⁵ 同上註。







【附圖二】句兵





錄自馬承源《中國青銅器》，48 頁

由於古代兵器之秘泰半木製，流傳至今多只存青銅製之戈頭而不見秘，故句兵之形多指戈頭而言。裘錫圭亦同意于省吾之「句兵」說，謂：

古人是在具有質地堅實這一特點的句兵的象形符號上加上區別性意符『口』，造成吉字來表示當堅實講的吉這個詞的。¹²⁶

古文字中，常見加口形爲區別性意符之例，是以裘說可從。但於「句兵」之說外，由於卜辭中之「吉」字於口形意符上所，除作象句兵之、等形外，又有作與卜辭中「王」字之部分形體相混之形，以及與今日「士」字形體相同之形。學者如前所提及吳其昌提出象「斧形」之說，當是就吉字作、二形所論。而勞榦以爲：

…圭之形製正由石器轉變而來。故與斧形有關，金文之吉或作斧形，非如吳其昌所謂一斧一礎謂之吉也。夫一斧一礎，何吉之有？金文中之吉，誠有類斧者在其上，但決不可率然以斧礎釋之。按上世石斧石刀利作匪易，而其用甚廣，故石斧石刀可以代表權威，可以代表貴重，亦可以代表吉祥。以其形制而變者，在玉則有圭璋，在金則有句兵，則有斧戚。雖其用不同，而形製相關，仍一貫也。…若溯其命意，自不外兩事，一為增祥，一為除祟。¹²⁷

認爲吉字所雖與斧形有關，但非斧鉞之形，而爲圭璋之形，取其增祥、除祟之義。對於「圭璋」之形的說法，王輝於〈殷墟玉璋朱書「」字解〉一文中就吉字作、形亦有類似的見解：

¹²⁶ 裘錫圭〈說字小記·說吉〉《古文字論集》，644 頁，中華書局，1992 年。

¹²⁷ 勞榦〈古文字試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0 本上冊，50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7 年 10 月。

…吉象盛 狀物於 簠之中， 于省吾先生以為象句兵之形，其實我們不妨看作圭形。…玉璋朱書文字時代屬殷墟四期偏晚，即殷末之物。…圭、璋固象兵器，但它不是實用的兵器，只是禮儀用器；圭、璋是禮器，但又因它源於兵器，有象徵性的擊殺功能，故可用於隨葬，祓禳邪物。¹²⁸

王輝所云在形義上之說解可通，亦可備一說。因此，就吉字之諸多形體，吳其昌以為吉字上部所從象斧形之說，取其堅實美好之義；而勞榦、王輝等學者以為象圭璋之說，則取其增祥、除崇、禮儀用器之義。就吉字所士字之初形本義上，各有獨到的見解，皆可參考之。

林澐以吉字字形所 之「𠂔」字形體為其例證，提出「一形多讀」來說明其「王、士同源」之說：

王、士二字古本同形之說，是徐中舒首先提出的。其後吳其昌、嚴一萍均有相似的見解。其根據都是西周金文中士字的較早形體和吉字所 士旁的較早形體，與殷墟卜辭早期王字的形體相同。故嚴一萍說：「足見其同出一源。」現已確認的士字和吉字的士旁，的確有與卜辭早期王字形體很接近的。…卜辭 𠂔 字確有讀士為宜者，不應一律讀王。士古音為之部從母，王古音為陽部匣母，讀音明顯不同，所以 𠂔 也是一形多讀字。至於王、士語義不同，而均以斧鉞形表示，吳其昌已作過合理的解釋，不再贅述。…¹²⁹。





林澐「一形多讀」之說，本文於第二章討論同源分化之「月、夕」二字時亦曾論及，也就是在卜辭中同一 形，有讀為月者，有讀為夕者。林澐以


¹²⁸ 王輝〈殷墟玉璋朱書「𠂔」字解〉《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9月1版1刷，64-67頁。

¹²⁹ 林澐〈王、士同源及相關問題〉《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113-123頁。

爲王、士二字與月、夕二字一形多讀的現象是類似的，即卜辭中同一 形，有讀爲王者，也有讀爲士者，由此證成林氏所主張的王士同源與月夕同源的現象。但王、士二字的同形現象與月、夕二字的同形現象是否都是同源分化所造成？季師旭昇於討論士字之初文時於士、王二字同形的現象提出獨到之見解：

士字之形近於斧斤，或即鎡錡之初文。士、鎡、錡古音同屬之部，士、鎡、錡聲母同在齒音，則「士」與「鎡錡」為同一音義之分化，或不無可能。卜辭「王」字借「鉞」之形義表示，「士」字借「鎡錡」之音義表示，二者取象之法類似；而鉞為王權之象徵，故以示王者，鎡錡為勞動之工具，故以示士人，二者字形雖近，然取象不同，故可以代表不同之二階級也。¹³⁰

季師以爲造字之初，王字本象斧鉞之形，士字則本象鎡錡之形，由於取象之物屬性相近，皆爲質地堅實之金屬器，吉字之形有取象於句兵之  形者、有取象於斧鉞之  形者、有取象於鎡錡之  形者¹³¹，取象雖異，然皆取金屬器物質地堅實之義。季師此說兼顧了吉字諸形之初義的說解，若如此，亦可說明作  形之吉字所 之士與王字同形的現象。












無論吉字所 之士字取象爲句兵、爲斧形、爲圭璋、爲鎡錡，其與王字之取象爲斧鉞之形皆相近，但在聲母和韻部關係上相去甚遠。可謂卜辭中，有部分作  形之吉字所 之士字與王字乃是因爲取象形近才造成同形的現象。而吉字於卜辭中之用法大抵有三：一爲占辭中之「王 曰吉」；二爲命辭中之「王燕惠吉」；三爲兆辭中之「吉」、「大吉」、「弘吉」¹³²。




¹³⁰ 季師旭昇〈增訂《甲骨文字根總表》〉《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251頁。

¹³¹ 季師旭昇《甲骨文字根研究》347號「士」字條，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研所博士論文，民國79年，553頁。

¹³² 或曰「引吉」，如于豪亮〈說引字〉《考古》1997年第5期，339頁。

少數則作「隹吉」、「鑿吉」等辭¹³³，皆表示吉善之義。



卜辭「在」字多作 、 形，亦見 、 等形，《詁林》與《摹釋總集》皆釋 、 等形爲 王才聲之字，然由上述於「吉」字之探討，加上由西周金文之「在」字作 （孟鼎）、（欽氏壺）等形觀之，卜辭之 、 等形亦當釋爲「在」字，且由「才」字古音爲從母之部、「士」字古音爲 母之部、「在」字古音爲從母之部視之，「在」字所 之才與士皆爲其聲符。而許慎《說文》云「在」字爲「 土，才聲」之釋形有誤，當爲「 士、才聲」爲是¹³⁴。由「在」字之偏旁士字作與王字同形作  形觀之，亦可爲士、王二字因取象形近而同形之佐證。

董作賓於吉字之演化曾列一「吉字之演變系統表」¹³⁵。然細究之，董氏此表除了從舊說將告字作 、 形者釋作吉字之誤外¹³⁶，對於吉字字形之演變似亦未能就卜辭之時代先後作一詳細分析，而將吉字最早作  形者置於表中發展的晚期，顯示董作賓之五期斷代分法在討論卜辭字形結構之演變時的不足，是以欲討論文字於殷墟甲骨文之演變情形，實需由依字體與貞人所進行之分組分類逐一探討之，如此才能將每一個字於每一時代之字形發展有更詳盡的瞭解與分析。如上所述，在目前出土的甲骨文資料中仍未見士字，故本文於以下討論中，僅能以 士字之孳乳字與王字間存在的同形現象討論士、王二字，有關甲骨文中士字之資料，則有待日後出土

¹³³ 見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上冊「吉」字條下諸例，中華書局，1989年，261-262頁。

¹³⁴ 參見季師旭昇《說文新證》（下）「在」字條下：「戰國中山國器 壺『賢在良佐』，『在』讀為『士』，可證『在』應從『士』不從『土』。」，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93年11月，232頁。

¹³⁵ 董作賓〈新獲卜辭寫本後記〉，《安陽發掘報告》第1期，1929年，207頁。

¹³⁶ 、 等形當釋爲告字，而非吉字。詳見黃錫全〈告、吉辨——甲骨文中一告、二告、三告、小告與吉、大吉、弘告的比較研究〉《古文字論叢》，藝文印書館，2000年2月初版，13-31頁。


























資料補足之，使此論證更加完備。以下即是本文對各組各類卜辭中偏旁土字與王字之比較分析，其中，土字部分以吉字與在字之土字偏旁討論之，雖然吉字之偏旁有部分形體不與王字同形，然本文於吉字之諸多形體一併討論，一方面探究吉字於偏旁 土之形體與王字之同形關係，一方面將土之在字、吉字與王字於卜辭中形體之變化作一分析。



【土、王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






	土字之孳乳字	王
--	--------	---



王 卜 辭	組肥筆類		   19946 反 20305 21471 反
	組小字類	 20070	 20276
	賓間 A 類	 15422	 5354
	賓間 B 類	 12937	 1348
	𠂔類		 19957
	賓組 類		 1633
	賓組一類		  122 14735 正(王亥)
	典賓類	 16329	   6057 反 6834 正 7691



賓組三類	 371(在)	 12739	 371	 1780 反
出組一類	 41161	 《英》1989(在)	 22823	
出組二類	 22782		 25077	 25273
何組事何類	 30528		 27153	 27841
何組一類	 27515	 《補》9773	 22855	 28436
何組二類	 29496	 《補》9772	 27181	
歷間 A 類			 20514	
歷間 B 類			 9374	
歷一類			 27435	



	歷二類		 32064  33207
	歷草體類		 32155  41513
	歷無名間類		 27164
	無名類	 29864  29648  27348  28628	 28751  30533  41389
	無名黃間類	 29198	 29087  37743
	黃類	 38232  39357	 35501  37868  37953
非王卜辭	子組	 21860	 21374
	午組	 22067	 22082
	亞組		
	圓體類		 21905

	劣體類	 22509	 20747
	婦女類		

時代最早的 組肥筆類卜辭中，未見「士」字之孳乳字。「王」字則作框廓之  形（如《合》19946 反），其辭爲：「壬子卜貞：在六月，王在厥」；或作填實之  形（如《合》20305），其辭爲：「…保 王…」；或作填實曲筆之  形（如《合》21471 反），其辭爲：「…未王…」。在 組肥筆卜辭中，王字以填實之  形較爲常見，但亦已見框廓之  形，是可知卜辭之契刻者由於青銅刀契刻填實之形較爲不易，故已漸由填實之形簡化爲框廓之形，而此簡化之情形亦可視爲文字演變中之必然。

約爲武丁中期至祖庚早期的 組小字類卜辭中，「吉」字作上部所象句兵之  形（如《合》20070），其辭爲：「貞：余 呼延尊，畱曰：吉，其呼尊」。「王」字則作  形（如《合》20276），其辭爲：「庚寅卜：□王品司癸巳不，二月」，王字之形體由框廓之曲筆易爲直筆，此亦是由於契刻者於使用工具時之便利性使然。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期之 賓間類卜辭中， 賓間A類之「吉」字作  形（如《合》15422），其辭爲：「貞： □惟吉用」，上部所 仍象句兵之形。「王」字則作  形（如《合》5354），其辭爲：「辛未卜 貞：王𠩺（侑）不正」，故 形爲卜辭中常見之王字形體。

賓間B類卜辭中，「吉」字作  形（如《合》12937），其辭爲：「甲子卜貞：□吉」，上部所 象句兵之形。「王」字則作  形（如《合》1348），其辭爲：「甲辰卜王：翌乙巳燎于成，五羊」，本類卜辭刻手與 賓間A類卜辭刻手於吉字與王字之形體刻劃上皆相同。

約處於武丁中期之𠩺類卜辭中，未見偏旁「士」之字。「王」字則作直筆之𠩺形（如《合》19957），其辭爲：「辛未：王令伐先咸…」。

大量出現於武丁中期以後之賓組卜辭中，賓組𠩺類卜辭未見「士」字之孳乳字。「王」字則作直筆之𠩺形（如《合》1633），其辭爲：「乙未卜：王聽不惟祖乙」。

約爲武丁中、晚期的賓組一類卜辭裏，未見「士」字之孳乳字。「王」字則作𠩺形（如《合》122），其辭爲：「貞：王夢啓惟」；或作王亥合文之𠩺形（如《合》14735 正），其辭爲：「甲申卜爭貞：燎于王亥其玉」，皆爲直筆之形。




主要是武丁中晚期至祖庚早期之物的典賓類卜辭中，「吉」字仍作𠩺形（如《合》16329），其辭爲：「…吉其…弘吉…見…」，其上所 仍象句兵之形。典賓類卜辭中之「王」字則作直筆之𠩺形（如《合》6834 正），其辭爲：「庚申卜王貞：余伐不，三月」；或作於兩斜劃中加一橫筆之𠩺形（如《合》6057 反），其辭爲：「癸卯卜貞：旬無。王曰：𠩺（有）求，其𠩺（有）來，五日丁未，允𠩺（有）來……」；或作橫筆加於上部之𠩺形（如《合》7691），其辭爲：「貞：受王」。典賓類卜辭中之王字形體雖多，但本類卜辭之刻手在王字與吉字上部所 之形體上，尚未出現同形之現象。












時代上限至武丁晚期，但主要爲祖庚時期，下限至祖甲之初的賓組三類卜辭中，出現「士」字之孳乳字「在」字，作𠩺形（如《合》371），其辭爲：「呼般比在佐」，其所 之偏旁士字與王字同形，可爲士、王同源之例證；或見吉字作𠩺形（如《合》12739），其辭爲：「…雨吉」，其上部所 則與前述各類卜辭相同，仍象句兵之形。賓組三類卜辭之刻手於「王」字則作𠩺形（如《合》371），其辭爲：「貞：父辛弗王」；或作













𠂔形（如《合》1780反），其辭爲：「辛亥卜：王𠂔𠂔（侑）祖甲」，皆爲直筆之形。是可知賓組三類卜辭之契刻者於「在」字之偏旁「士」與「王」字存在著同用一形的同源現象，而在本類卜辭中，同樣是偏旁 士字的「吉」字與「在」字，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形體，或許可以解釋爲同一卜辭中不同刻手的用字，部分刻手在刻劃「在」字，所 之士與王字同作 形，但部分刻手在刻劃「吉」字時，所 之士字偏旁由於師承關係而仍象句兵之形，到晚期卜辭中才在吉字之士字偏旁中出現與王字同形之形，故士字於文字發展之初，有著不同的取象來源，演變至小篆才與王字完成分化，定型爲士字形體。




祖庚、祖甲時代之出組卜辭中，主要爲祖庚時代卜辭的出組一類，其時代上限爲祖庚之初，下限至祖甲之初。「士」字之孳乳字吉字作 𠂔形（如《合》41161），其辭爲：「戊子卜出貞：羞吉十人，八月」，上部所 仍象句兵之形，但在象連接插入戈秘之「內」的部位則作雙 之形，異於前述各類卜辭，此形或許亦是晚期卜辭中部分偏旁士字與王字同形之演變軌跡；另外，出組一類卜辭士字之孳乳字亦見「在」字，作 才 士之 𠂔形（如《英》1989），其辭爲：「…卜出…令方… 在」，此士字形體亦與王字同形，與上述賓組三類卜辭之刻手在字形刻劃上有同樣的情形。出組一類卜辭之「王」字則作常見 𠂔形（如《合》22823），其辭爲：「甲戌卜出貞：王𠂔𠂔（侑）于大戊，二月」。是可知出組一類卜辭之刻手與賓組三類卜辭相同，於吉字所 之士字仍象句兵之形，惟本類卜辭吉字所 之士字較異於前，但於在字所 之士字，則與王字同形，即同一 形爲士、王二字共用。卜辭中之在字多作 𠂔、𠂔形，僅於賓組三類與出組一類卜辭中作 才聲、士聲之 𠂔、𠂔形，於此二類卜辭中出現士字偏旁，並呈現著皆與王字同形的現象。


舊稱祖甲卜辭的出組二類，其主要時代爲祖甲時期，「士」字之孳乳字吉字上部所 作象句兵之 𠂔形（如《合》22782），其辭爲：「…午卜王


貞：曰雨，吉，告允雨」。「王」字則作上加一橫筆之  形（如《合》25077），其辭爲：「癸酉卜尹貞：王賓示癸 無尤，在十一月」；或作  形（如《合》25273），其辭爲：「戊戌卜尹貞：王出無 」，亦是上加一橫筆之王字，異於早期卜辭中常見之王字形體。


所處時代由祖庚至武乙、文丁之何組卜辭中，最早處於祖庚、祖甲之世的何組事何類卜辭裏，「士」字之孳乳字吉字作  形或  形（如《合》30528），其辭爲：「乙丑卜何貞：王  吉不遘雨…」，所  之士字偏旁象句兵之形。何組事何類卜辭之刻手於「王」字則作  形（如《合》27153），其辭爲：「乙卯卜何貞： （侑） 歲于唐，王無 ，十二月」；或作加一橫筆之  形（如《合》27841），其辭爲：「己酉卜 貞：王 雨…」。刻手於王字與士字形體判然有別。


何組一類主要存在於廩辛之世，時代上限應至祖甲晚期，比何組事何類要晚，下限延伸至武乙之初。何組一類卜辭中，「士」字之孳乳字有吉字作  形（如《合》27515），其辭爲：「戊午卜貞：其又（侑）妣己 ，吉」，此偏旁士字與小篆、楷書之形體相同；或仍作象句兵之  形（如《補》9773），其辭爲：「…卜頃貞：其于來丁，吉」。「王」字則作  形（如《合》22855），其辭爲：「…戊卜王貞：王其賓仲丁  龠，無 」；或作  形（如《合》28436），其辭爲：「…未卜何：…王其田無災」，故何組一類卜辭之王字皆作多一橫劃之形，所異處僅在於其橫劃或加於  形之上，或刻劃於  形之中，而無論刻手於吉字所  之士字作  形或  形，皆與王字有所區別，不致混淆。



時代上限爲廩康之世的何組二類，其「士」字之孳乳字吉字皆象句兵之形，或作  形（如《合》29496），其辭爲：「貞：牢…王受…吉」，其句兵之內亦作雙  之形，與出組一類卜辭之吉字相同，且作曲筆之「援」；或作  形（如《補》9772），其辭爲：「乙未卜貞：于…吉」。何組二類卜



辭之「王」字則作上加一橫筆之  形（如《合》27181），其辭爲：「丙午卜貞：三祖丁暨毓祖丁，王受又（祐）」。¹⁰是可知何組二類卜辭之刻手於偏旁士字及王字之形體刻劃上也沒有同形的現象。


在「兩系說」的村南一系卜辭裏，武丁中期之 歷間A類未見「士」字及其孳乳字。「王」字則作  形（如《合》20514），其辭爲：「乙丑卜：王敦□受」。



武丁中期至晚期之 歷間B類卜辭中未見「士」字之孳乳字。「王」字則作  形（如《合》9374），其辭爲：「…卜：王…獲」。













主要存在於武丁至祖庚、祖甲時代之歷類卜辭中，歷一類卜辭中亦未見「士」字之孳乳字。「王」字則於象斧鉞鋒刃處作曲筆之  形（如《合》27435），其辭爲：「戊申貞：王已步于□」。








歷二類卜辭中，未見「士」字之孳乳字。「王」字則作  形（如《合》32064），其辭爲：「惟王亥 雨」；或作上加一橫筆之  形（如《合》33207），其辭爲：「甲子…王…」。




歷草體類卜辭中亦未見「士」字之孳乳字。「王」字則作  形（如《合》32155），其辭爲：「己卯：今日王逆， 用」；或作上加一橫筆之  形（如《合》41513），其辭爲：「…巳卜：今日乙王其省…」。



所處時代爲祖甲晚世至武乙初年的歷無名類卜辭中，未見「士」字之孳乳字。「王」字則作上加一橫筆之  形（如《合》27164），其辭爲：「乙亥卜：王先□卜丙歲 申，茲用」。

無名類卜辭中，「士」字之孳乳字「吉」字作  形（如《合》27348），其辭爲：「甲戌卜： …大吉」，此偏旁士字作曲筆填實之「援」，「內」的部分則以一直一橫劃表示之；或作  形（如《合》28628），其辭爲：「翌日辛王其省田蓺入不雨，吉，茲用」，其士字偏旁與早期卜辭中常見之王



字作 者同形；或作  形（如《合》29648），其辭爲：「…已卜…戊方…小，大吉」，此偏旁土字作框廓之「援」，一直一橫劃之「內」；或作象篆形土字之  形（如《合》29864），其辭爲：「戊午卜：今日王…吉」，竊以爲此形亦可謂由本類上述之 、 形所簡化發展而來之字形。「王」字則作上部 兩橫畫、下部之橫畫作曲筆之  形（如《合》28751），其辭爲：「乙卯卜：今日市王其□無…，大吉」；或作  形（如《合》30533），其辭爲：「王賓察」；或作與篆文及今日楷體之王字同形之  形（如《合》41389），其辭爲：「…牛二，在四月，王…」。是可知無名類卜辭中雖有偏旁土字作與王字同形之  形者，但本類卜辭之刻手於王字之形體卻作 、、 等形，未見作  形，故無名類卜辭中，王、土二字有所區別而不易混淆。



在武乙、文丁時代之無名黃間類卜辭中，「吉」字作  形（如《合》29198），其辭爲：「于宮無災，吉」，其所 之土字偏旁作與早期卜辭之王字同形之  形。「王」字則作上部 兩橫筆、下部之橫劃作曲筆之  形（如《合》29087），其辭爲：「乙卯卜貞：王其田…」，此形亦曾出現於無名類卜辭中；或作與篆形及楷體同形之  形（如《合》37743），其辭爲：「己亥王田于羌…在九月，惟王…」。本類卜辭中之偏旁土字雖作  形，但卜辭之契刻者於王字則皆作 、 等形，因此，與土字不致產生混淆而同形。

黃類卜辭的時代上及文丁之世，下至帝辛。此類卜辭中，「土」字之孳乳字吉字作  形（如《合》38232），其辭爲：「丁即于宗，吉」，此形亦曾出現於無名類卜辭中，偏旁土字作曲筆填實之「援」，「內」的部分則爲一直一橫劃；或作  形（如《合》39357），其辭爲：「癸未王卜貞：…王曰吉，在…」，偏旁所 之土字亦曾見於上述何組一類與無名類卜辭中，與篆形及今日之土字相同。黃類卜辭之「王」字則作上加一橫畫、下部稍作填實而曲筆之  形（如《合》35501），其辭爲：「王曰則大乙□于


白麓□宰丰」；或作形（如《合》37848），其辭爲：「在十月，惟王三祀 日」；或作與篆形相同、三橫一豎之形（如《合》37953），其辭爲：「癸巳王卜貞：旬無 王 曰：大吉，在十月」。是可知黃類卜辭之刻手於王字之契刻皆作與篆文及楷體相同之形體，故可謂王字在甲骨文時代已發展至成熟階段。



所處時代主要爲武丁中、晚期之非王卜辭中，除亞組與婦女類卜辭中未見「士」、「王」二字外，其餘各組各類中「士」字與「王」字之發展情形如下：

子組卜辭之「士」字之孳乳字吉字作形（如《合》21860），其辭爲：「癸未子卜貞：我不吉出」。「王」字則作形（如《合》21374），其辭爲：「貞：尋不因辛□壬午王…」。

午組卜辭之「士」字作形（如《合》22067），其辭爲：「壬子卜貞：有其歸婦亡大吉」。「王」字則作形（如《合》22082），其辭爲：「…已卜：… 王出」。

亞組卜辭中未見「士」字之孳乳字與「王」字。

圓體類卜辭亦未見「士」字之孳乳字。「王」字則作形（如《合》21905），其辭爲：「用王…」。

劣體類卜辭之「吉」字作形（如《合》22509），其辭爲：「貞…吉」，其偏旁士字作句兵之形。「王」字則作形（如《合》20747），其辭爲：「…卜：王其…狩擒…」。

婦女類卜辭中，未見「士」字之孳乳字或「王」字。

由上述表列中可以看出，除了非王卜辭之亞組、婦女類卜辭中未見王

字之外，王字常見於各組各類之卜辭中¹³⁷。此乃因卜辭之性質主要即為王——殷商之最高統治者占卜其戰事、祭祀、吉凶、災禍……等等之記載，是以王為卜辭所記載內容之主體。王字亦多見於非王卜辭中，足見非王卜辭雖以父權家族首長之「子」為占卜之主體，然與殷王室間應仍有相當密切之接觸，其稱為非王卜辭，是取其占卜主體非「王」而言。

在討論王字的字形結構演變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殷商甲骨文時期，有些結構較簡單的字形已經發展到了極致。也就是說，在文字簡化或繁化的過程中，有些字需要歷經數千年由甲骨金文、戰國璽印、篆隸草行……等等形體的演變，才有了成熟定型的字形。但是就王字而言，則是在造字之初至甲骨文階段就已歷經數次之簡化與繁化，發展出目前我們通行的楷體字形。在卜辭當中，王字已經有作「𠩺」形者，可說已經是發展相當成熟的文字了。

王字由最初填實之 𠩺 形簡化為曲筆匡廓之 𠩺 形，再由曲筆之 𠩺 形演變為象斧鉞鋒刃之形直筆的 𠩺 形及鋒刃弧筆之 𠩺 形，在盛行一段時期後，又加一橫筆繁化作 𠩺 形與 𠩺 形，之後再演化為 𠩺 形。王字在殷墟卜辭中經歷了數變，也說明了文字的演變即是一個不斷地簡化與繁化的過程。

吉字上部所 𠩺 之形體則以取象於句兵者為多。其中， 組小字類、出組二類卜辭中之吉字作 𠩺 形；典賓類、賓組三類、 賓間A類、 賓間B類、何組事何類卜辭中多作 𠩺 形；出組一類、何組二類卜辭中之吉字則作 𠩺 形，其所象之「內」形作雙 筆劃；另又有子組、午組、無名類、黃類等卜辭之作 𠩺、𠩺 形者，其所象之「內」形作單筆。是以取象於句兵之形的吉字為早、中期卜辭中常見之形體；吉字作從土之 𠩺 形出現於何

¹³⁷ 依據成功大學「甲骨文合集全文影像檢索」資料庫系統，於《合集》總數 41956 片甲骨中，王字總計出現 16183 筆，佔《合集》片數的 3 分之 1 以上。




組一類、無名類以及黃類卜辭中，屬於卜辭中、晚期之字形演變；而吉字所 之偏旁士字作與王字同形之 𠂔 形者則僅見於無名類與無名黃間類卜辭中，屬於中期之村南一系卜辭才有的字形變化。

據此，我們可以歸納出吉字於甲骨文中字形結構之演變規律：早期卜辭之吉字皆取象於句兵而作 𠂔、𠂔、𠂔 之形；中期卜辭之吉字則兼具各體，或取象於句兵之作 𠂔、𠂔 形、或已演變為與篆形士字同形之作 𠂔 形、或作與王字（即 𠂔 形）同源之 𠂔 形；晚期卜辭中之吉字則或取象於句兵作 𠂔 形、或同今日士字之形作 𠂔 形。故可知吉字雖於各時期之取象有異，然自中期卜辭即出現如今日楷體「從士口」之形，是以吉字字形於甲骨文之發展演變中，亦可謂與前述之王字相同，至晚期卜辭已為發展成熟之字形。

出組一類與賓組三類卜辭中，於吉字所 之士字仍作句兵之形，但於在字所 之士字，則與王字同形。卜辭中之在字多作 𠂔、𠂔 形，僅於賓組三類與出組一類卜辭中作 𠂔 才 士之形，此二類卜辭中亦出現偏旁士字與王字同形的現象。

無名類卜辭與無名黃間類卜辭中雖有偏旁士字作與王字同形之 𠂔 形者，但本類卜辭之刻手於王字之形體卻作 𠂔、𠂔、𠂔 等形，未見作 𠂔 形者，因此，在無名類以及無名黃間類卜辭中，王、士二字之形體是有所區別的。






由上述可知，士字偏旁與王字二字之字形於早期卜辭中曾出現同形之情形，即皆以 𠂔 形表示之，而後王字作 𠂔、𠂔 形，士字作 𠂔 形，二字才告分化完成。雖然在士、王同用 𠂔 形的情形，在殷墟卜辭中屬於極少見，由各組各類卜辭中之分析，偏旁士字與王字同作 𠂔 形者僅見於賓組三類與出組一類卜辭中，可見殷墟卜辭中各組各類之刻手多數於士字偏旁與王字之形體上並未產生混淆不清的狀況。但由賓組三類與出組一類卜辭

的同形現象，與西周金文早期階段，亦出現少數士、王二字同形的現象，如王字作  形（趯鼎）；士字作  形（臣辰卣）、 形等（鳥尊），皆可作為士、王二字有同形現象之例證，但需一提者，在殷墟卜辭及西周金文中，大部分的士、王二字仍屬有所區別，到了小篆階段二字已完全分化，二者判然有別。因此，卜辭中士字偏旁與王字同形的現象，是由於二字之取象形近所造成，故士王二字應當是「因取象形近而同形」的文字演變現象。

第三節 小結

本章是以甲骨文中「形同而音義皆異」之同形字為討論範圍。意指在造字之初，因文字所取象之事物形體相近而有同形的現象，但彼此在意義及音韻上並無關係。本文就各字組之形音義關係與在各組各類卜辭中之用字情形，就甲骨文中取象形近之同形字加以探討。

在「山」、「火」二字方面，學界一般所認為之「平底為山，圓底為火」，事實上應僅是大部分賓組卜辭之特點，但少部分賓組卜辭之火字仍出現平底之形，山字亦出現圓底，故「平底為山，圓底為火」之概念實無法涵括所有卜辭中刻契刻者對於山、火二字的契刻情形。大體而言，卜辭中山、火二字在各組各類卜辭中仍有其個別的規律可尋。山、火二字最大的區別在於火字加火燄點，偏旁火字增火燄點主要盛行於祖庚以後之卜辭及歷類卜辭中。而獨體火字則自祖甲以後之契刻者才有意識地於火字增加火燄點以示與山字區別，主要見於廩辛至文丁時之卜辭中。但部分契刻者於山、火二字同形的現象，實為文字發展中，因取象之形近而導致同形的獨特現象。

在「工」、「壬」二字方面，工字於多數卜辭中作形，或見於孳乳字字中的偏旁工為求字體整齊美觀而作形，壬字則作形，我們由各組各類卜辭中工壬二字字形之比對分析，發現只有在歷草體類以及黃類卜辭中出現偏旁工字作與壬字同形之形，是卜辭中極少見之現象。若由工壬二字皆取象於斧形之說，則卜辭中工、壬二字同形的現象即是「因取象形近而同形」的情形。

在「七」、「甲」二字方面，「七」字在卜辭中作趙誠以為橫長豎短之形者，僅見於少部分卜辭中，而以橫短豎長者居多；至於「甲」字於卜辭中最常見之形，則仍是橫短豎長之形。故七、甲二字在橫豎筆劃之長短上，實為各種形體兼具，故可知卜辭於此二字並無一定型之規範存在，且此二字在卜辭中最常出現之形為橫短豎長之形，因此，趙誠於區別七、甲二字

形體之說不可信。而在七、甲二字同版共見的情形中，各組各類卜辭之刻手對於七、甲二字，大多是有意識地在橫豎筆劃的長短或橫劃之位置上加以區別，未見區別者僅見於賓組一類及黃類卜辭中，此即卜辭刻手於七、甲二字因取象形近而同形的現象。

在「𠂔」、「又」二字方面，由各組各類卜辭刻手對於「𠂔」、「又」二字的用字情形觀之，在賓組一類、賓組三類、出組二類、歷二類以及黃類卜辭當中，皆可見到「𠂔」、「又」二字同版共見且各自作左、右二字之例，顯示出殷商時期的左右觀念應是相當明確的。此外，各組各類卜辭中之「又」字反書作與「𠂔」字同形之𠂔形時，皆假借為再又之「又」、有無之「有」、侑祭之「侑」、保佑之「祐」的意義，而無作為左右之「右」義。這些情形我們可在前述王卜辭之賓組一類、何組一類、何組二類、歷一類、歷二類、無名類以及非王卜辭之午組卜辭中見到許多例證，也顯示卜辭刻手在「又」字反書時，皆未見用作左右之「右」義的情形，此亦是殷人左右觀念明確之一大力證。因此，卜辭中𠂔、又二字雖由於甲骨正反不一之性質以及取象形近，而有著同作𠂔形的情形，但由於左右觀念明確，故每一卜辭的刻手在表示左、右二字時，皆不致於產生混淆。

在「𠂔」、「比」二字方面，卜辭中之𠂔字與比字在各組各類刻手中其實大多是有所區別。刻手於「𠂔」字之豎筆下端皆較直，而「比」字之豎筆下端皆較彎曲，可謂為卜辭中𠂔、比二字形體上最大之區別。而部分卜辭刻手於𠂔字形體中，人字斜畫作上出豎畫頂端之𠂔形，是武丁時期中之刻手習用之𠂔字形體。而比字作𠂔形者，僅見於何組一類、何組二類、歷二類以及歷無名間類卜辭中，是此四類卜辭刻手習用之比字形體。此外，在𠂔、比二字形體相混淆方面，僅見於典賓類卜辭中，刻手於「比」字有作𠂔形者，此形之偏旁匕字斜畫沒於豎畫頂端之下，但豎畫之下端作垂直向下之形，與「𠂔」字極為相近，是典賓類卜辭之部分刻手中，對於𠂔、比二字存在著因取象形近而同形的情形。

在「𠂔」、「比」二字方面，士字偏旁與王字二字之字形於早期卜辭中曾出現同形之情形，即皆以 𠂔 形表示之，而後王字作 𠂔、𠂔 形，士字作 𠂔 形，二字才告分化完成。雖然在士、王同用 𠂔 形的情形，在殷墟卜辭中屬於極少見，由各組各類卜辭中之分析，偏旁士字與王字同作 𠂔 形者僅見於賓組三類與出組一類卜辭中，可見殷墟卜辭中各組各類之刻手多數於士字偏旁與王字之形體上並未產生混淆不清的狀況。但由賓組三類與出組一類卜辭的同形現象，與西周金文早期階段，亦出現少數士、王二字同形的現象。因此，卜辭中士字偏旁與王字同形的現象，是由於二字之取象形近所造成。

由本文舉要提出的「山、火」、「工、壬」、「七、甲」、「𠂔、又」、「𠂔、比」、「王、士」等例，可看出卜辭中因取象形近而同形字的情形及發展。

第四章 形近相訛之同形字

第一節 用、同形

卜辭中「用」字多作 𠄎、𠄎、𠄎 等形。羅振玉最早釋卜辭 𠄎 爲「用」字，並云：

此字雖不能由形以知誼，然衛宏從卜從中之說則決不然矣。¹

羅振玉所謂衛宏之說，已爲前代學者所疑，且自甲骨文字之出土，我們亦可確切得知用字之初文，並非如衛宏所說之從卜從中。即便如此，對於「用」字初形本義，至今仍屬眾說紛紜。吳其昌以爲用字象低欄短杙之狀，有「刑牲以祭」之義²，然於形體及音韻上皆無佐證。


于省吾則以爲用爲桶之初文，其云：

𠄎 乃用的初文，甲骨文稱「𠄎 羌」（《京津》3092）、「乙未卜，王出兄戊羊，𠄎」（《甲》182）、「丁酉卜，𠄎，𠄎 豕匕□」（《善齋》拓本），均以 𠄎 為用。…用字初文作 𠄎，象甬（今作桶）形，左象甬體、右象其把手，近年出土的雲夢秦簡還以用為桶，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用字初文本象日常用器的桶形，因而引申為施用之用。用甬本是一字，故甲骨文以 𠄎 為通。…至于第二期甲骨文凡（盤）字偶有作 𠄎 者（《前》五.二七.五），和用的初文顯然有別。³









¹ 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卷中》，74 頁上，藝文印書館，民國 70 年。


² 吳其昌《殷墟書契解詁》，50-52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48 年。

³ 于省吾〈釋用〉《甲骨文字釋林》，359-361 頁，中華書局影印本，1979 年 8 月。

細究卜辭文例，于說釋為用者可從，然其本義是否為桶則尚無力證，於此，季師旭昇以為于氏所引以為證之「雲夢秦簡還以用為桶」，實際上只屬於簡體假借，不足以為證。⁴

另外，裘錫圭云：

…讀為「同」的「」，大概本是筒、桶一類東西的象形字。…「同」、「用」二字古音極近。「同」和「用」的韻母都屬東部，「同」的聲母屬定母，「用」屬喻母四等。這兩類聲母在上古也非常接近。從字形上看「同」和「用」的關係也極為密切。甲骨文的「用」字有時寫作、等形，象一個有把或耳的，「」在字形上正好是「」字和寫作、等形的一般「用」字之間的環節。從「」和「用」

在形、音方面的密切關係來看，可以斷定「用」是由「」分化出來的一個字。⁵

裘文以為「用」字與于省吾釋為「凡」之「同」字間的形音關係皆近，而同字為筒、桶之初文，故裘說亦是將用字之本義釋作桶。

李孝定則云「用」字從干、從貞之說皆非，故從徐灝於《說文段注箋》中之說，以為用本古鑪字象形，甬即用之異體，據此而言「用」乃象鑪鐘之形⁶。

以上諸家於「用」字之說解主要有二：一為桶之初文；一為鑪鐘之象，皆有所據。而李純一之說解亦可備一說，其言「用」為斷竹之形者：

⁴ 季師旭昇《甲骨文字根研究》325 號，513 頁，台灣師範大學國研所博士論文，民國 79 年 6 月。

⁵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一釋「庸」、「豐」、「鞀」〉，《古文字論集》，196 頁，中華書局，1992 年 8 月。

⁶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卷三》「用」字條，1117-1118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50，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4 年 11 月。

甲骨文的用字有多種寫法，如 𠂔 等等，不一而足，其非卜中是極其明顯的。疑此字本象斷竹即一段竹筩，故初無定形；字中的橫劃乃表示竹節，故初無定位定數；字中的豎劃乃表示裏面已被打通。故人本以斷竹的用當做盛器，故日後引申為施用字；又漸以斷竹或由其製成之盛器當做打擊樂器，故遂亦名此種打擊樂器為用。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用之借義曰繁，乃另造庸、甬、筩等字以為區別。於是用之本義漸失，而為其借義所奪。⁷

李氏此說兼釋桶義及鑪鐘之義。古者鐘鐸之類大都源自於竹筩，而《說文》訓筩為斷竹，以斷竹為器，若以之盛水則為桶，以之敲擊則為鑪鐘。據此，用字或可視為甬或筩字之初文。而卜辭中之用字皆作為用辭當中施行之義，乃用字之假借義，而用字之本義則不行於後世。

卜辭中「𠂔」字有多種形體，主要作 𠂔、𠂔、𠂔、𠂔、𠂔、𠂔 等形。早期卜辭的「𠂔」字作 𠂔、𠂔、𠂔 等形，皆象洪水橫流，氾濫成災之形；中、晚期卜辭之「𠂔」字則多作 𠂔、𠂔、𠂔 等形。羅振玉以為 𠂔、𠂔、𠂔 等形象水壅之形，川壅則為 𠂔⁸，此說乃從許慎於《說文》中所言「一雝川」構形之說。見《說文》十一篇下川部：

𠂔，害也。一雝川。《春秋傳》曰：「川雝為澤，凶。」⁹

由卜辭觀之，許慎於《說文》中所言「一雝川」之形，應屬形體之訛，蓋卜辭中「𠂔」字作形者僅見於時代最晚的黃類卜辭中，而自卜辭中期之何組二類卜辭中，「𠂔」字即作 才聲之 𠂔、𠂔、𠂔 等形，究其形，乃於早期卜辭之「災」字形體加上聲符「才」所構成之形聲字。𠂔 形則為「才」聲訛變為「一」形而來。

⁷ 李純一〈試釋用、庸、甬并試論鐘名之演變〉，310-311 頁，《考古》1964 年第 6 期。

⁸ 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卷中，10 頁上，藝文印書館，民國 70 年 3 月。

























⁹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一下》「𠂔」字（大徐本），239 頁，中華書局，1996 年 6 月。

用字作 𠄎、𠄎、𠄎 等形與 𠄎 字作 𠄎、𠄎、𠄎 等形時，兩者判然有別，然於中晚期卜辭之 𠄎 字作加了才聲之 𠄎、𠄎、𠄎、𠄎 等形時，便有部分卜辭刻者在契刻時出現了混淆而同形的現象，有些刻者將「用」字訛為「𠄎」字，有些則將「𠄎」字訛為「用」字，究竟孰為「用」字？孰為「𠄎」字？端賴文例之上下文判斷之。這樣的情形出現於何時？為何會有此訛誤之現象，即本小節討論用、𠄎 二字之重點。

本文以下即先就各組各類卜辭中「用」、「𠄎」二字之字形列表並詳述之，並就此二字因形近而訛之同形現象作一探討。

【用、 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

		用	
王 卜 辭	組肥筆類	 19762	
	組小字類	 2293	  10578 10641
	賓間 A 類	 2887	 8351
	賓間 B 類	 1616	 11450
	出類		
	賓組 類	 423	
	賓組一類	  6647 15821	  5933 10628


	典賓類		  	15420	4281	17207
	賓組三類	 	  	242 14 正	52	4381 8354
	出組一類			25181	23788	
	出組二類		 	22604	24492	24609
	何組事何類		 	27846	27797	29362
	何組一類		 	26953	28440	28736
	何組二類		  	30399	27459	28493 28481
	歷間 A 類			20521		


	歷間 B 類		
		20398	
	歷一類		
		32041	
	歷二類		
		34466 32230 32242 34406 34413	
	歷草體類		
		32155	
	歷無名間類		
		34622	
	無名類		
		29256 27023	29110
	無名黃間類		
		36988	33520 37803



	黃類	   38235 36986 36524    37034 37079 37087	   36961 37464 37662     37451 37613 36647
非 王 卜 辭	子組	 21548	
	午組	 22077	
	亞組	 22302	
	圓體類	 22507	
	劣體類	 21270	
	婦女類	 22132	



綜觀上述表列，可知甲骨卜辭中僅𠩺類卜辭未見「用」、「𠩺」二字。

「用」字於各類卜辭中之字形結構變化，主要在於其豎筆之曲直以及其中之左右橫筆是否相連接，故於下列之行文中，稱左右橫筆相連者為一長橫劃，左右未相連者之橫筆則稱為一短橫劃。以下即就各組各類卜辭中「用」字與「𠄎」字之用字情形作一分析：

時代最早的 組肥筆類卜辭中，「用」字作  形（如《合》19762），其辭為：「…羌…用」，為用辭中表施行之義。此「用」字之豎劃皆作曲筆狀，於橫劃部分則為上下二橫劃曲筆相連，形體特殊，如于省吾所言「為桶之初文」。細審各類卜辭，其中「用」字作此形者僅見於 組肥筆類，是辨別本類卜辭的一個重要特殊字形。本類卜辭中未見「𠄎」字。








約為武丁早期至武丁晚期間之 組小字類卜辭中，「用」字作  形（《合》2293），其辭為：「…卜王…父乙，用，一月」，亦作為用辭中表表定施行之辭。此「用」字形體之豎劃稍作曲筆，橫劃則作一長橫一短橫狀。


組小字類卜辭之「𠄎」字則有作三折筆豎寫之  形（如《合》10578），其辭為：「貞…田… …」，亦出現作二折筆橫寫之  形（如《合》10641），其辭為：「巳卜…往逐…亡 ）」，與用字判然有別。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期之 賓間類卜辭中， 賓間A類之「用」字作  形（如《合》2887），其辭為：「丁巳卜：用 兄丁」，此用字表示以 祭來祭祀兄丁之義。本類卜辭之「𠄎」字則作三折筆橫寫之  形（如《合》8351），其辭為：「…亡 在□」，與用字判然有別。







賓間B類之「用」字作  形（如《合》1616），其辭為：「乙巳卜：






二牛祖乙，用」，於此，用字為用辭中表卜問結果為同意施行，神明採納之義。而在字形上，我們可知 賓間A類與 賓間B類兩類之形體仍略似 組肥筆類之「用」字，然其後之賓組各類、出組各類等等卜辭之「用」

字皆已多作  形，未見似  形者，可知 賓間類之字形的確爲 組卜辭過渡至賓組卜辭之形構，亦知似桶形之「用」字形體僅止於武丁中期以前之 組肥筆類、 賓間A類、 賓間B類中，武丁中期以後之賓組卜辭則皆未見。 賓間B類卜辭之「」字則作  形（如《合》11450），其辭爲：「王往□，虎允無。」，是可知在 賓間類卜辭中，「」字皆作三折筆橫寫之  形。


約處於武丁中期之 𠩺類卜辭中，未見「用」、「」二字。






大量出現於武丁中期用後之賓組卜辭中，且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晚期之賓組 類卜辭裏，「用」字作  形（《合》423），其辭爲：「乙未卜：用羌于成」，此用字表使用之義。在字形上，此「用」字形體底劃相連、豎劃稍作曲筆，異於其他賓組卜辭之作直筆。賓組 類卜辭中則未見「」字。



約爲武丁中、晚期的賓組一類卜辭裏，「用」字作 （如《合》6647），其辭爲：「甲戌卜賓貞：今日先牛，翌乙亥用祖乙」，其豎劃多爲直筆，橫劃爲下一長橫、上兩不相連之短橫；或作  形（如《合》15821），其辭爲：「戊子其□ □，用，十月」，此用字當作用辭中表示肯定之義。在形體上則是豎劃亦爲直筆，橫劃則爲多數左右不相連之短橫。賓組一類卜辭之「」字有作三折筆橫寫之  形（如《合》5933），其辭爲：「羊 … 虎執」；亦有作二折筆橫寫之  形（如《合》10628），其辭爲：「…狩… 亡 …。九月在□」，皆爲田獵卜辭。因甲骨卜辭之筆劃、方向皆處於尙未定型、規範化階段，故「」字作三橫畫、二橫畫者皆無別。




主要是武丁晚期之物的典賓類卜辭中，「用」字作  形（如《合》16387），其辭爲：「壬午卜 貞：翌乙未用若」，即卜辭中最常見之「用」字形體。「」字則作 、 形（如《合》4281），其辭爲：「戊亡」，

其𠂔（有） 」。或作  形（如《合》17207），其辭云：「貞：其𠂔（有）」。


」，皆用於往來田獵之辭，其形體亦皆作三折筆橫寫之  形。



時代上限至武丁晚期，但主要為祖庚時期，下限至祖甲之初的賓組三類卜辭中，「用」字皆作直筆，橫劃部分則為前兩類字體之融會，有作常見一短橫二長橫之  形（如《合》242），其辭為：「丙寅卜 貞：小來羌來甲戌□，用」，當作用辭表卜問後肯定施行之義；亦可見「用」字作橫劃不相連之  形（如《合》14 正），其辭云：「庚申卜古貞： □于南庚，用」，是為用辭。是可知在大量出現於武丁至祖庚、祖甲之初的賓組卜辭中，「用」字之豎劃多作直筆。賓組三類卜辭中之「 𠂔 」字則除作二折筆橫寫之  形（如《合》4381），其辭為：「…子卜爭貞：□… 」；亦見作三折筆橫寫之  形（如《合》52），其辭為：「…古貞：並亡 ，不喪眾。」；或作  形，（如《合》8354），其辭云：「…亡 在□」。




祖庚、祖甲時代之出組卜辭中，主要為祖庚時代卜辭的出組一類，其時代上限為祖庚之初，下限至祖甲之初。「用」字作左一右二短橫之  形（如《合》25181），其辭為：「貞：歲…用」，當作用辭。出組一類卜辭之「 𠂔 」字則作三折筆橫寫之  形（如《合》23788），其辭為：「戊午…出貞：往… 」。與賓組卜辭相同，作田獵往來之辭。



舊稱祖甲卜辭的出組二類，其主要時代為祖甲時期，「用」字作常見之  形（《合》22538），其辭為：「…子卜□貞：來羌曰用學…」，在形體上與出組一類有明顯的區別，但就其豎劃而言，出組之兩類卜辭中，「用」字之豎劃皆作直筆。出組二類卜辭之「 𠂔 」字則除作三折筆橫寫之  形（如《合》24492），其辭為：「戊寅卜行貞：王其往于田亡 ，在十二月。」）者外，亦出現作三折筆豎寫之  形（如《合》24609）其辭為：「乙亥卜行貞：王其尋舟于河，亡 」。本類卜辭之「 𠂔 」字皆用作田獵往來之

辭。而「𠄎」字作三折筆豎寫之形體亦曾見於 何組小字類卜辭中。




所處時代由祖庚至武乙、文丁之何組卜辭中，最早處於祖庚、祖甲之世的何組事何類卜辭裏，「用」字作形（《合》27846），其豎劃稍作曲筆狀，橫劃則作上下一長橫，中間一短橫之形，其辭爲：「辛亥卜何貞：




吉□用」。何組事何類卜辭之「𠄎」字除作三折筆豎寫之形（如《合》27797），其辭爲：「…卜何…步…亡 𠄎」；亦見作三折筆橫寫之形（如《合》29362），其辭云：「…卜何…王其田… 𠄎」，皆用於田獵往來之辭。



何組一類主要存在於廩辛之世，時代上限應至祖甲晚期，比何組事何類要晚，下限延伸至武乙之初。何組一類卜辭之「用」字多作豎劃爲直筆、橫劃爲上一短橫下兩相連長橫之形（如《合》26953），其辭云：「乙巳卜何貞：亞旁以羌其禦，用」，當是用辭中表卜問後予以施行之義。在形體上，與出組二類之「用」字相近，據此可知，出組二類與何組一類應有著一定的相承關係，即兩類間應有一段共存之階段，而兩類之刻手亦應有著師承關係。何組一類卜辭中，「𠄎」字有作三折筆橫寫之（如《合》28440），其辭爲：「乙酉卜何貞：王其田亡 𠄎。」，以及三折筆豎寫之作形（如《合》28736），其辭云：「…何…其…田… 𠄎」，與出組二類卜辭相同，且均用於田獵往來之辭。



時代上限爲廩康之世的何組二類，其「用」字多作形（如《合》30399），其辭爲：「 用」。在形體上，字體較何組一類小，且其字形多作「首尾尖而中部粗」之筆勢¹⁰。何組二類卜辭之「𠄎」字除與何組一類同作三折筆橫寫之（《合》27459：「戊午卜貞：王其田往來亡 𠄎。」）與





¹⁰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第四章「斷代上」，中華書局，1988年，142頁。本文所述之「何組二類」爲黃天樹依字體標準對王卜辭之分類，當即陳夢家於書中之所謂「廩辛卜辭」。




三折筆豎寫之  (《合》28493:「貞:翌日…王其田湄日亡。」)等形外,尚有作加「才」聲之  形(如《合》28481:「…卯卜…王其…亡。」)者,此形常出現於晚期卜辭當中,故在所處時代為廩辛至武乙、文丁的何組二類中,應屬於較晚期之字體,亦即此片卜辭之刻手應屬於何組二類晚期之書寫者。而本類卜辭中之「」字皆用於田獵往來之辭。




在「兩系說」的村南一系卜辭裏,時代處於武丁中期至晚期之歷間類卜辭中,歷間A類之「用」字作  形(如《合》20521),其辭為:「…辰用 」。此「用」字之形體為卜辭中常見之「用」字字形。本類卜辭中未見「」字。



歷間B類之「用」字則作  形(《合》20398),其辭為:「乙酉卜:奏岳比,用,不雨」。與歷間A類相同,皆作「用」字最常見之字形,但歷間B類「用」字之豎劃則作曲筆,為歷類卜辭之特點。本類卜辭中未見「」字。







主要存在於武丁至祖庚、祖甲時代之歷類卜辭中,如歷一類「用」字。歷一類卜辭之「用」字作曲筆之  形(《合》32041),其辭為:「甲午卜貞:甲辰正,用」,為用辭中表施行之義。在村南一系之歷類卜辭「用」字中,豎劃多作曲筆或折筆,此為歷類卜辭之一大特點。本類卜辭中未見「」字,亦為歷類卜辭之特點。






歷二類卜辭之「用」字形體頗多,其中有作豎劃曲筆、一短一長橫劃之  形(如《合》32230),其辭為:「庚戌貞:虫(侑)河伐牢  大牢,茲用」,此為用辭;或作豎劃曲筆、一短二長橫劃之  形(《合》32242),其辭為:「庚…其…歲于南庚,茲用」,此「用」字亦是用辭;或作豎劃曲筆、二短一長橫劃之  形(如《合》34406),其辭為:「…五牡用在…」,




爲使用之義；亦見豎劃作折筆、橫劃則爲左右各不相連之四短橫筆之  形（如《合》34413），其辭云：「…用」；或作豎劃曲筆、橫劃爲左右不相連之二短橫之  形（如《合》34466），其辭爲：「茲用」，爲用辭。本類卜辭中未見「」字。








歷草體類卜辭之「用」字則作豎劃呈曲筆狀、橫筆爲兩相連長劃之  形（如《合》32155），其辭爲：「己卯，今日王逆，用」，此「用」字當是用辭之義。本類卜辭中未見「」字。










所處時代爲祖甲晚世至武乙初年的歷無名類卜辭中，「用」字作豎劃折筆、橫筆則爲上一長劃、下兩短劃之  形（如《合》34622），其辭爲：「…牢，茲用」，此「用」字亦爲用辭之施行義。本類卜辭中仍未見「」字。

無名類卜辭爲康丁至武乙、文丁時代之卜辭。本類卜辭之「用」字之豎劃皆作曲筆，橫劃部分則或作上兩短橫下一長橫之  形（如《合》27023），其辭爲：「…茲用十人又五，王受祐」，此「用」字爲使用之義，即以十五人牲舉行祭祀，爲王祈福使之受庇祐；或作上一長橫、下兩短橫之  形（如《合》29256），其辭爲：「田于宕，其用茲卜」。無名類卜辭之「」字則作三曲筆豎寫之  形（如《合》29110），其辭爲：「…孟田…亡。」，作田獵往來之辭。


在武乙、文丁時代之無名黃間類卜辭中，「用」字則作上窄下寬之斜直筆，如  形（如《合》36988），其辭爲：「辛未卜貞：豕…翌日壬王其比，用…暨用，亡在…」，此「用」字並非作用辭義，而爲使用之義，此版卜骨中「用」、「」二字並見，然二字判然有別，並無混淆情形，可見無名黃間類卜辭之刻手在「用」、「」二字上區分清楚，並不會因本類


卜辭之「𠂔」字形體皆爲加上才字聲符之形，而與「用」字有形近相訛的現象發生。本類卜辭之「𠂔」字有作於兩豎寫之曲筆中加一才聲之形（如《合》33520），其辭爲：「辛酉卜貞：王其田亡𠂔」；亦見於三豎寫之曲筆中加才聲之形（如《合》37803），其辭爲：「…貞：王其田亡𠂔」。在形體上，皆爲晚期卜辭中加聲符「才」形之「𠂔」字構形，而在卜辭文例上，皆用於田獵往來之辭。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接下來要討論的黃類卜辭，此類卜辭之「用」、「𠂔」二字用字情形即本文所討論之重點。黃類卜辭的時代上及文丁之世，下至帝辛。此類卜辭中，「用」字之豎筆多作直筆，其字體雖小，然書風亦如賓組卜辭之整飭，「用」字亦多作形（如《合》36986），其辭爲：「小□，用」；或作形（如《合》36524），其辭爲：「…茲用」，爲用辭中表卜問後施行之義；或作形（如《合》38235），其辭爲：「…寅卜貞：…丁其牢…用」，亦作用辭。黃類卜辭之「𠂔」字則皆與無名黃間類同，作加上才聲之形，大部分之形體多作才聲訛爲一橫畫之形（如《合》37464），其辭爲：「…卜貞：王田于…往來亡𠂔，在五月…」；或作從才聲之形（如《合》36961），其辭爲：「辛酉王卜在，…貞：今日步于…亡𠂔」；以及形（如《合》37662），其辭爲：「壬戌卜貞：王田…往來亡𠂔。」，皆用於田獵往來之辭，也都是晚期卜辭中「𠂔」字的特徵字體。上述黃類卜辭「用」、「𠂔」二字之用字，皆屬於其常見之形體，我們稱之爲正例。以下所討論則爲黃類卜辭在「用」、「𠂔」二字用字上之變例：少數黃類卜辭之「用」字因與「𠂔」字形體相近而混淆，若非由辭例辨別，極易誤釋，有此訛誤情形之「用」字如《合》37034中之形，其辭爲：「𠂔牛，茲用」，是爲用辭，契刻者將「用」字下兩短橫斜刻而訛爲「𠂔」


字，與豎劃爲直筆而加才聲之「𠄎」字形體相同；或作形（如《合》37079），其辭爲：「其牢，茲用」，亦爲用辭，契刻者亦將用字之兩短橫畫斜刻，象缺刻才聲橫劃之「𠄎」字形體；或作形（如《合》37087），其辭爲：「牛…用」，亦爲用辭，形體亦與「𠄎」字同形，據此可知，上述之「用」字皆與「𠄎」字之形體相訛混淆了。若非由卜辭文例上辨別而得知其爲「用」字，否則我們恐怕會誤釋其爲「𠄎」字。再來看看黃類卜辭之「𠄎」字變例，同樣也出現與「用」字因形體過於相近而訛誤的現象，其中，訛作「用」字形體之「𠄎」字或作形（如《合》37451），其辭爲：「…卜貞…召…亡𠄎」，就文例視之，此字確實爲田獵往來卜辭中常見之「𠄎」字，但若就字形視之，契刻者將𠄎字所從才聲之兩短斜筆訛爲一長橫畫，並於其上加一小短橫，如此則與卜辭中常見之「用」字形體無別；又或作形（如《合》37613），其辭爲：「…丑卜貞…田宮…來亡𠄎」，由辭例上看來，亦是卜辭中田獵往來之辭之「𠄎」字無誤，然此「𠄎」字亦出現與常見的「用」字形體同形的現象，皆屬於因形體相近而訛化的情形；另外，黃類卜辭之「𠄎」字或作形（如《合》36647），其辭云：「庚戌卜貞：王□于享京，往來亡𠄎」。亦是田獵往來卜辭，我們由同版另一「𠄎」字作形可明顯看出，此「𠄎」字作形乃因缺刻聲符才字之橫劃所致，而與上述所舉《合》37079中之「用」字作形者又出現了同形的狀況，據此可知，此「用」、「𠄎」二字同作形的現象，先是由於「𠄎」字之缺刻筆劃，而後再因黃類卜辭的部分刻手因「用」字之形與「𠄎」字之形相近，故訛誤而導致這一同形的現象了。而由上述現象，亦可知「用」、「𠄎」二字同形的現象並未出現於黃類卜辭之前，而屬於黃類卜辭中部分刻手因形近而訛的同形現象。


所處時代主要爲武丁中、晚期之非王卜辭中，均未見「𠄎」字形體文例。但以下仍將各組各類非王卜辭之「用」字形體作一敘述：


子組卜辭之「用」字作形（如《合》21548），其辭爲：「甲寅子卜：其至大牢… 妣己，用豶一」，表使用之義。在字形上，爲卜辭中「用」字之最常見的形體。子組卜辭中「𠄎」字則未見。

午組卜辭之「用」字作形（如《合》22077），其辭爲：「辛未卜：庚辰用牛，于子庚，于□，用」，同版中見兩個用字出現，第一個用字表使用之義，第二個用字則爲用辭中表施行之義。在字形上，其豎筆皆爲直筆，橫筆則作一短橫一長橫狀。午組卜辭中亦未見「𠄎」字。

亞組卜辭之「用」字則作豎劃爲曲筆，橫劃部分則爲上兩短橫、下一相連長橫之形（如《合》22302），其辭爲：「甲辰卜：亞□用」，當作用辭。亞組卜辭中「𠄎」字則未見。

圓體類卜辭之「用」字與午組卜辭相近，豎劃爲直筆，橫劃則作一短一長之橫筆，如形（如《合》22507），其辭爲：「辛未佳…用…凡用…」，辭例不明，然應是「以…」或「用來」之義，而非用辭。圓體類卜辭中未見「𠄎」字。

劣體類卜辭之「用」字豎劃作直筆，橫劃則爲兩相連長劃之形（如《合》21270），其辭爲：「…用羌」，當是以羌爲祭之義。劣體類卜辭中「𠄎」字則未見。

婦女類卜辭之「用」字作豎劃爲曲筆，橫劃爲常見「用」字形體之上—短橫、下二相連長橫之形（如《合》22132），其辭爲：「妣庚 焱，用羌」，此「用」字與上一類之劣體類卜辭相同，亦是以羌爲祭之義。婦

女類卜辭亦未見「𠄎」字。

由上述之疏證中可知：在意義上，「用」字在卜辭中多為用辭中表卜問後之結果是否施行之義；若非當作用辭，則為使用、用來之義。而在「用」形體上，「用」字之豎劃在卜辭中最早的 組肥筆類與 組小字類皆作曲筆，可知卜辭中「用」字之豎筆似以曲筆為先。而在接下來分兩系之發展中，村中、北一系之 賓間類、賓組卜辭由於書體風格演變為整飭方正，故易曲筆為直筆，其後之出組、何組一類卜辭亦沿襲之，何組二類及何組事何類則稍有變異，至最晚之黃類才又作直筆。故村中、北一系之卜辭多作直筆，而賓組 類、何組二類、何組事何類等作曲筆狀者，則屬此系卜辭之特例。

在村南一系之 歷間B類、歷一類、歷二類、歷草類、歷無名間類、無名類等卜辭中，「用」字形體之豎劃則多不作直筆，而作曲筆或折筆，此亦可謂為村南各類卜辭之特徵。至於非王卜辭中之「用」字，子組、亞組、婦女類之豎劃皆稍作曲筆，與村南一系之卜辭類似；午組、圓體類、劣體類等卜辭則皆作直筆，近似於村中、北一系卜辭之字形結構。

由上表可知卜辭中「𠄎」字與「用」字會發生形近相訛之而同形的現象，主要在於部分何組二類、無名黃間類、黃類等晚期卜辭中，加上聲符「才」之 𠄎、𠄎、𠄎 等「𠄎」字形體上。

另外，村南一系之 歷間A類、 歷間B類、 𠄎類、歷一類、歷二類、歷草體類、歷無名間類等卜辭中皆未見 𠄎 字。此為村南一系卜辭契刻者之特殊用字情形。

而由上述現象，亦可知「用」、「𠄎」二字同形的現象並未出現於黃類卜辭之外的其餘各組各類卜辭，亦非黃類卜辭中的普遍用字現象，而僅屬於黃類卜辭中部分刻手因「用」、「𠄎」二字形近而訛之同形現象，是黃類卜辭刻手中獨特的一種現象。若我們未就各組各類卜辭之「用」、「𠄎」二

字分析探討之，則無法確切得知「用」、「𠂔」二字的同形現象乃因少數契刻者之錯訛而形近，更無法得知此二字之同形僅出現於黃類卜辭中因形近相訛所造成。

第二節 下、入同形

卜辭中下字多作 𠂇、𠂈 等形，段注本《說文》：

𠂇，底也。𠂈，篆文下。¹¹

然大徐本《說文》於下字則爲：

𠂈，底也。指事。𠂉：篆文下。¹²

是可知段玉裁於《說文解字注》中改下字字頭 𠂈 爲 𠂇，另改篆文 𠂉 爲 𠂈，於此，段氏於注中云：

後人改 𠂇 爲 𠂈，謂之古文，則不得不改 𠂈 爲 𠂉，謂之小篆文矣。

13

段氏之改字，羅振玉讚其「精思至可驚」¹⁴，然其任意更易原書是不可信的，季師旭昇即云：

段注改《說文》古文字頭為「𠂇」，但是我們看不到戰國時代的六國古文有這種寫法。段注改《說文》小篆為「𠂈」，但是在秦系文字帶篆意的「下」字都寫作「𠂉」（參《秦文字類編》4 頁）。寫作「𠂈」形的只見於三晉、燕系的貨幣，是六國古文，不能視為篆字。¹⁵

是可見段玉裁之改字並不可從。

卜辭中入字多作 𠂊 形，於其本義諸家說解不一，許慎云：

¹¹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一篇上》「下」字，2 頁，黎明文化，民國 80 年 4 月。

¹² 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上》「下」字（大徐本），7 頁，中華書局，1996 年 6 月。

¹³ 同前註。

¹⁴ 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中卷：「段先生注《說文解字》，改正古文之 𠂇 𠂈 二字為 𠂇 𠂈，段君未嘗肆力於古金文，而冥與古合，其精思至可驚矣…」，13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70 年 3 月 4 版。

¹⁵ 季師旭昇《說文新證》上冊「下」字，39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91 年 10 月初版。

入，內也。象 上俱下也。¹⁶

林義光《文源》則以爲「象銳端之形」；張日昇更由林說而衍生爲「象箭鏃之銳」¹⁷，是以於其構形眾說紛紜，未有定論。

丁山對於卜辭中「入」字之義云：

卜辭常見「王入」、「王勿入」，或曰「入某」、「入于某」，入字的通訓，謂自外來。但在春秋經所見「入向」、「入極」的記載，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隱公二年）公羊傳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莊公十年）左傳則曰：「弗地曰入。」（襄公十三年）曰：「獲大城焉曰入之。」（文公十五年）曰：「凡諸侯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以惡曰復入。」（成公十八年）入字的意義，多數是指戰爭或人事言之。……¹⁸

屈萬里以爲「入」字有「貢獻」、「歸來」等義，皆與丁山以爲自外來之通訓意義相近。

關於卜辭中「下」「入」二字，陳煒湛於〈甲骨文異字同形例〉一文中提出：

甲骨文入字多作 𠂔，下通常作 𠂔，然亦可省作 𠂔，遂與入字同形而相混。¹⁹

陳煒湛此說主要針對卜辭中「下乙」一辭而言：

卜辭人名有下乙，或作 𠂔，或作 𠂔。作 𠂔 者有的同志釋為入乙，也有的釋為內乙，均有未安。案《乙》4549 片云「乙酉卜，出歲于

¹⁶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下》「入」字（大徐本），109 頁，中華書局，1996 年 6 月。

¹⁷ 參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94 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民國 64 年。

¹⁸ 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11 頁，台北大通書局，民國 60 年。

¹⁹ 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甲骨文論集》，20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下乙」。另一辭同。兩辭對貞，下乙兩見，而一作 𠂔，一作 𠂔，此為下可作 八 之有力佐證。《京津》701 片亦「又于 𠂔」與「又 𠂔」共見一版，足證 八 為下而 𠂔 非入乙。²⁰

其中《乙》4549 即《合》22088 片，而《京津》701 即《合》22176，在卜辭分組分類中皆屬於非王卜辭之午組卜辭²¹。另外，陳煒湛又云：

再如《乙》1783 片「甲子卜 羊于（案此字首畫適殘，不可誤認為「七」）下乙又用」，3478 片「乙卯卜又歲于下乙牢用」，7512 片「癸酉卜 午下乙牢」，8670 片「牢又 于下乙」，諸辭之下乙亦均作 𠂔。此下乙，胡厚宣先生謂即祖乙，或以為乃小乙。案上述諸辭皆武丁時所卜，而武丁稱小乙為父乙，安得呼為下乙，當以胡氏之說為是。又據《丙》39 片，下乙的地位和大甲與咸一樣的崇高，也可「賓于帝」，可知下乙決非小乙。《丙》41 片云：「翌乙酉出伐于五示：上甲、成、大丁、大甲、祖乙。」而《乙》5303 片則曰：「上甲、成、大丁、大甲、下乙。」二辭對比，亦可證明下乙即祖乙也。²²

陳煒湛上舉諸例亦皆為午組卜辭，是可知陳氏所舉作 𠂔 形例證皆見於午組卜辭中，至於此情形是否亦出現於非午組卜辭中？將待下文列表尋繹之。有關於此，陳夢家於《殷墟卜辭綜述》一書中論及：

卜辭內乙之內作「八」即入字。古「入」「內」同用，故定為內外之內。內乙與下乙（祖乙）並卜，所以他不是祖乙。他常常和父某兄某並卜，所以他不是祖輩。卜辭云：「御于內乙至父戊」當指內

²⁰ 同上註。

²¹ 參拙著《殷墟卜辭斷代之「字形」標準研究》附錄「甲骨文合集分組分類總表」，輔仁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 6 月。

²² 同上註。

乙、父丙、父丁、父戊四人，午組卜辭有父丙、父丁而無父乙，所以內乙當是父乙，即小乙。在武丁時，應稱小乙以宗名「父乙」而此用廟名「內乙」，此與武丁卜辭中的彖甲同例。卜辭凡祭內乙多用出歲、御等祭，間用羽祭。²³

陳夢家於此將 𠂔 釋作「內乙」，因古文字中入、內二字同用，且認定「內乙與下乙（祖乙）並卜，所以他不是祖乙」，又以爲午組卜辭中未見「父乙」：

武丁時代賓 子三組卜辭都稱小乙為「父乙」，惟午組沒有「父乙」。

24



但在筆者對卜辭進行分組分類的同時，發現午組卜辭中並非沒有「父乙」此一稱謂的出現，如《合》22074 中，父乙與 𠂔 並見，是可知午組卜辭中已見父乙一辭，應當毋需再以入乙或內乙一辭來稱父乙（即武丁之父小乙），若 𠂔 不當釋爲入乙或內乙，則更不當如陳夢家所云之 𠂔 當爲小乙。據此，我們得到以下推斷：就字形而言， 𠂔 當作下乙，此其一；就稱謂而言，由於與 𠂔 同版的卜辭中，常見妣庚一辭，而由商代先王先妣關係，雖然小乙與祖乙之配皆見妣庚，然由以上論述我們已知 𠂔 應非小乙，是以 𠂔 當即爲祖乙，亦即陳煒湛所言同版對貞之下乙，此其二。

以下即就各組各類卜辭中之下、入二字列表分析之，以探究除午組卜辭外，下、入二字同形之情形是否亦見於其他卜辭中。

²³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第十二章 廟號(上)，417 頁，中華書局，1988 年 1 月。



²⁴ 同上註，416 頁。



【下、入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

		下	入
王 ト 辭	組肥筆類		 20582 20646
	組小字類		 5163 20036 20064
	賓間 A 類	 7552	 9373 3422
	賓間 B 類		 9363
	止類		 19956
	賓組 類		
	賓組一類	 1166 1676 39890	 9267
	典賓類	 1402 1668 39892	 1351 9272
	賓組三類	 1335 1665	 1381

出組一類		\wedge \wedge 23702 23715
出組二類	\frown 24980	\wedge 22592
何組事何類		
何組一類	$=$ 28002	\wedge 31762
何組二類	$\overline{=}$ 27107	\wedge 30870
歷間 A 類		\wedge 32940
歷間 B 類		\wedge \wedge 9368 32955
歷一類		\wedge \wedge 33840 32491 反
歷二類	\wedge $\overline{=}$ $\overline{=}$ 34086 32615 33211	\wedge \wedge 31984 32036
歷草體類		\wedge \wedge 32040 32836
歷無名間類		\wedge 30173

	無名類	 27494	  29713 29770
	無名黃間類		
	黃類	   36181 36344 36507	 38840
非王卜辭	子組		  21577 21626
	午組	    22050 22062 正 22088 22176	
	亞組		 22309
	圓體類		
	劣體類		  21882 22388
	婦女類		 22195

時代最早的 組肥筆類卜辭中未見「下」字。「入」字則作  形（如《合》20582），其辭爲：「辛亥…人入商…」；或作  形（如《合》20646），其辭爲：「丁丑， 入七」。

組小字類卜辭中未見「下」字。「入」字則作  形（如《合》5163），其辭爲：「貞：王于生七月入」；或作  形（如《合》20036），其辭爲：

「訊入」；或作 人 形（如《合》20064），其辭爲：「…寅卜：王逆入使，五月」。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期之 賓間類卜辭中， 賓間A類之「下」字作 𠂔 形（如《合》7552），其辭爲：「…王比…下」。 賓間A類卜辭之「入」字則作 𠂔 形（如《合》9373），其辭爲：「入」；或作 人 形（如《合》3422），其辭爲：「伯入，八月」。

賓間B類卜辭中未見「下」字。「入」字則作 𠂔 形（如《合》9363），其辭爲：「吹入」。

約處於武丁中期之 𠂔 類卜辭中未見「下」字。「入」字則作 人 形（如《合》19956），其辭爲：「癸酉卜：足于果□…入…比」。

大量出現於武丁中期下後之賓組卜辭中，且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晚期之賓組 類卜辭裏，「下」、「入」二字均未見。

約爲武丁中、晚期的賓組一類卜辭裏，「下」字作 𠂔 形（如《合》39890），其辭爲：「…王比望乘…下危」；或作 𠂔 形（如《合》1166），其辭爲：「貞：下示…受余三…𠂔…酉…」；或作 𠂔 形（如《合》1676），其辭爲：「…下乙百…子…暘…」。賓組一類卜辭之「入」字則作 𠂔 形（如《合》9267），其辭爲：「庭見入三」。

主要是武丁晚期之物的典賓類卜辭中，「下」字作 𠂔 形（如《合》39892），其辭爲：「…卜貞：今□王比望…下危受」；或作 𠂔 形（如《合》1402），其辭爲：「貞：下乙不賓于咸」；或作 𠂔 形（如《合》1668），其辭爲：「丁酉卜爭貞：來乙巳下乙」。典賓類卜辭之「入」字則作 𠂔 形（如《合》1351），其辭爲：「奠入二」；或作 人 形（如《合》9272），其辭爲：「…入百」。

時代上限至武丁晚期，但主要為祖庚時期，下限至祖甲之初的賓組三類卜辭中，「下」字作 𠂔 形（如《合》1335），其辭為：「貞：唐…于下乙…十一月在…」；或作 𠂔 形（如《合》1665），其辭為：「貞：𠂔（侑）下乙」。賓組三類卜辭之「入」字則作 入 形（如《合》1381），其辭為：「貞：王其入，𠂔（侑）□自咸」。

祖庚、祖甲時代之出組卜辭中，主要為祖庚時代卜辭的出組一類，其時代上限為祖庚之初，下限至祖甲之初。本類卜辭未見「下」字。「入」字則作 入 形（如《合》23702），其辭為：「貞：□其入無尤」；或作 入 形（如《合》23715），其辭為：「貞： 取于入 」。

舊稱祖甲卜辭的出組二類，其主要時代為祖甲時期，「下」字多作 𠂔 形（如《合》24980），其辭為：「…王卜曰：茲下…若茲 王帝…見」。出組二類卜辭之「入」字則作 入 形（如《合》22592），其辭為：「壬午卜□貞：卜有求在茲，入又不若」。



在祖庚、祖甲之世的何組事何類卜辭裏，「下」、「入」二字均未見。



何組一類主要存在於廩辛之世，時代上限應至祖甲晚期，比何組事何類要晚，下限延伸至武乙之初。何組一類卜辭之「下」字作 𠂔 形（如《合》28002），其辭為：「…下卜…」，辭例不明。本類卜辭之「入」字則作 入 形（如《合》31762），其辭為：「…貞： …邁□…十入省…」。







時代上限為廩康之世的何組二類，其「下」字作 𠂔 形（如《合》27107），其辭為：「癸亥卜彭貞：其 王，下上無左」。何組二類卜辭之「入」字則作 入 形（如《合》30870），其辭為：「入自丁 」。

在「兩系說」的村南一系卜辭裏，時代處於武丁中期至晚期之 歷間類卜辭中， 歷間A類未見「下」字。「入」字則作 入 形（如《合》32940），

其辭爲：「戊戌卜：王于…夕入」。

歷間B類卜辭中未見「下」字。「入」字則作  形（如《合》9368），其辭爲：「吹入」；或作  形（如《合》32955），其辭爲：「辛酉卜：王入癸亥，暘日」。

主要存在於武丁至祖庚、祖甲時代之歷類卜辭中，歷一類卜辭未見「下」字。「入」字則作  形（如《合》33840），其辭爲：「癸未卜：王不入，乙酉」；作  形（如《合》32491 反），其辭爲：「癸未卜…于乙酉入，受…」。

歷二類卜辭之「下」字另見作  形（如《合》32615），其辭爲：「其下自小乙」；或作  形（如《合》33211），其辭爲：「甲子貞：于下人剗□田」；又見歷二類卜辭中「下」字作  形（如《合》34086），其辭爲：「癸未貞：下旬有求，不于妣」，*《甲骨文編》*及*《摹釋總集》*中皆誤釋爲「六旬」²⁵，然陳煒湛則以爲當釋「下旬」，若釋六旬則不知其義，而下旬即來旬之義，與今旬相對²⁶，今從陳說，釋「下旬」。然於字形上，卜辭中之「六」字確有作  形者，此則涉及卜辭中「入」字與「六」字間形近而訛的關係，由於本節主要在討論「下」與「入」二字間是否同形的現象，故有關「入」與「六」二字間之用字情形，本節暫不論及，待下節另分析之。歷二類卜辭之「入」字則作  形（如《合》31984），其辭爲：「令 以眾入山□…」；或作  形（如《合》32036），其辭爲：「…入羌」。據此，歷二類卜辭中亦見下字與入字同形的情形，但此同形屬極少數出現之現象，應當是刻手獨特的用字情形，而非普遍現象。

²⁵ 參孫海波*《校正甲骨文編》*卷14·7，540頁，藝文印書館，民國63年10月再版；另參姚孝遂、肖丁主編之*《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上冊，769頁，中華書局，1988年2月1版，1998年4月北京第3刷。

²⁶ 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甲骨文論集》*，2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歷草體類卜辭中未見「下」字。「入」字則作 𠂔 形（如《合》32040），其辭爲：「…先羌入」；或作 𠂔 形（如《合》32836），其辭爲：「…卯卜：□入羌又（侑）玃…」。

所處時代爲祖甲晚世至武乙初年的歷無名類卜辭中，未見「下」字。「入」字則作 𠂔 形（如《合》30173），其辭爲：「庚午卜貞：野丁至于□入甫，茲用」。

無名類卜辭之「下」字作 𠂔 形（如《合》27494），其辭爲：「…巳卜：三 父下歲， 羊」。本類卜辭之「入」字則作 𠂔 形（如《合》29713），其辭爲：「于西入它，自日」；或作 𠂔 形（如《合》29770），其辭爲：「翌日戊雨，入」。

在武乙、文丁時代之無名黃間類卜辭中，「下」、「入」二字均未見。

黃類卜辭的時代上及文丁之世，下至帝辛。此類卜辭中，「下」字作 𠂔 形（如《合》36181），其辭爲：「…自下上于□…」；或作 𠂔 形（如《合》36344），其辭爲：「𠂔無左，自上下…受又又（有祐）…」；或作 𠂔 形（如《合》36507），其辭爲：「…𠂔人方，上下于□，示受余祐…于大邑商，無 𠂔，在 𠂔」。黃類卜辭之「入」字則作 𠂔 形（如《合》38840），其辭爲：「戊子…王入…」。

所處時代主要爲武丁中、晚期之非王卜辭中，除圓體類卜辭中未見下入二字外，其餘各組各類中「下」字與「入」字之用字情形如下：

子組卜辭中未見「下」字。「入」字則作 𠂔 形（如《合》21577），其辭爲：「丙子子卜貞：…于入各」；或作 𠂔 形（如《合》21626），其辭爲：「癸卯…貞：呼□ 入商」。

午組卜辭之「下」字或作 𠂔 形（如《合》22088），其辭爲：「乙酉

卜：𠂔（侑）歲牛于下乙」，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與此作 𠂔 形之「下」字同版對貞之辭中，另有一作 𠂔 形之字，或釋作「入」字²⁷，然如前言所述，並由卜辭內容及其同版情形觀之，午組卜辭中作 𠂔 形者應從陳煒湛之說，當釋為「下乙」，故此作 𠂔 形之字也應當釋為「下」字；同樣情形亦見於《合》22176 中，「下」字作 𠂔 形，其辭為：「…𠂔于下乙」，然《摹釋總集》將此辭釋為「…侑于入乙」²⁸，而與此辭同版對貞之辭為：「乙丑…于下乙」，此「下乙」之「下」字則作常見之 𠂔 形。是可知《摹釋總集》於「…侑于下乙」一辭中誤釋作 𠂔 形之「下」字為「入」字，而本類卜辭中的「下乙」應即是祖乙；除「下乙」外，亦見「下己」，其「下」字作 𠂔 形（如《合》22055），其辭為：「…下己…」，《摹釋總集》亦誤釋為「入己」；午組卜辭中另見「下戊」之辭，其「下」字作 𠂔 形（如《合》22050），其辭為：「于下戊」，《摹釋總集》誤釋為「入戊」²⁹，而此辭中之「下戊」應當即是「祖戊」。午組卜辭中未見「入」字，舊釋午組卜辭中入乙、入己、入戊等詞之「入」字皆當釋為「下」字，也就是應釋為「下乙」、「下己」、「下戊」，此為午組卜辭刻手獨特的用字情形，陳煒湛所云之下入二字「異字同形」的情形，即指午組卜辭與部分歷二類卜辭中之特殊用字，並非卜辭中的普遍現象。

亞組卜辭中未見「下」字。「入」字則作 𠂔 形（如《合》22309），其辭為：「…卜貞…入…亞」。



圓體類卜辭中「下」字、「入」二字均未見。


劣體類卜辭中未見「下」字。「入」字則作 𠂔 形（如《合》21882），





²⁷ 參姚孝遂、肖丁主編之《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上冊，487 頁，中華書局，1988 年 2 月 1 版，1998 年 4 月北京第 3 刷。

²⁸ 同上註，489 頁。

²⁹ 同上註，485 頁。



其辭爲：「癸丑貞：庚入，亡女」；或作形（如《合》22388），其辭爲：「…寅卜…午雨…入…」。

婦女類卜辭中未見「下」字。「入」字則作形（如《合》22195），其辭爲：「曰入」。








綜上所述，除賓組類、何組事何類、無名黃間類以及圓體類卜辭中未見下、入二字外，其餘各組各類卜辭中之「下」字多作、等形，「入」字則多作形。而本文主要欲探究之「下」字作形的情形，出現於王卜辭中村南一系之歷二類卜辭，以及非王卜辭之午組卜辭，皆屬於早期武丁時期之物，其辭或作下旬，或作下乙。故此下、入二字同形的情形並非僅只出現於午組卜辭中，但也應當是歷二類與午組卜辭之部分刻手由於形近而訛的同形現象，並非卜辭中常見之情形。

第三節 丙、內同形

卜辭中常見干支字「丙」字，於其構形諸家說解不一，或言其象魚尾之形，如《爾雅》：「魚尾謂之丙」，郭沫若亦從此說；或言象几形，如葉玉森³⁰；吳其昌則以爲：

至於「丙」字之義原從 、 諸形足部衍化而來，乃象戈矛之屬植立之「柄」，本為「柄」之原始象形字。³¹

于省吾則云：

《說文》：「丙，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氣初起，易氣將虧。一入 ，一者易也。丙承乙，象人肩。」《爾雅·釋魚》：「魚尾謂之丙。」按《說文》《爾雅》說丙之義均不可據。卜辭作 、，早期金文作 、、，均象物之安。……即今俗所稱物之底座。
 之形，上象平面可置物，下象左右足。…³²

李孝定於《甲骨文字集釋》中以爲于省吾云「丙」字象「物之底座」之說較爲可信：

契文「丙」字左右豎畫皆平行不詘曲，殊不類魚尾，亦不象肩形，《說文》、《爾雅》之說並不足據。葉氏象几形之說與于氏象底座之說相類，此說於字形頗覺切適，然於音義無徵，仍不敢信爲定論也。

33

³⁰ 葉玉森《殷墟書契前編集釋》，22 頁上，藝文印書館，民國 55 年 7 月。

³¹ 吳其昌《殷墟書契解詁》，369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49 年 3 月。

³² 于省吾〈釋丙〉《殷契駢枝三編》，1 頁上，藝文印書館，民國 32 年 4 月。

³³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 14 卷「丙」字條下，4232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據此，對於「丙」字之初形本義，目前僅能就字形上推測，而以象底座之形較為適當，但在字音上仍無佐證。

卜辭中另有一 入得聲之「內」字多作 𠂔 形，許慎《說文》云：

入，內也。象 上俱下也。

內，入也。 口自外而入也。³⁴

故入、內兩字爲互訓。在音韻關係上，入字之古音韻爲日母緝部，內字之古音韻爲泥母物部，二字存在著旁紐對轉的關係，故內字與入字當爲音近同源的關係，「內」是武丁時期賓組卜辭中常見之貞人名，其本義不可確知，而字形極易與「丙」字之作 𠂔 形相混，陳煒湛以爲丙、內二字同形³⁵；彭邦炯則云：

丙字甲骨文主要有三種形體：(1) 𠂔、(2) 𠂔、(3) 𠂔，與金文習見丙字基本相同，如亞丙爵、天君鼎等器所見丙字均與甲骨文寫法無別，字當釋丙無疑。可是，以往不少甲骨學者卻把前舉的第(3)形多釋作「內」；認為內字 入得聲，與《說文》所講一致，與金文的內字亦形近。我以為說甲文中有「內」字似有可商。³⁶

彭氏由卜辭中未見入字與內字通假互用之例，以爲卜辭中應無「內」字，而卜辭中舊釋「內」字者實應爲「丙」字。但由卜辭中入字與內字之字形觀之，內字確實出現 入之形，因此，由上古音韻與字形上的關係，卜辭

所專刊之五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4 年 11 月。

³⁴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下》「入」字與「內」字（大徐本），109 頁，中華書局，1996 年 6 月。

³⁵ 陳煒湛《甲骨文簡論》第四章「甲骨文字的特點及其發展變化」中所提及異字同形之例，68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5 月第 1 版，1999 年 12 月第 2 刷。

³⁶ 彭邦炯〈關於丙、內、入等字及其相關國族地望的探討〉，39-42 頁，《古文字研究》第 24 輯，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編，中華書局出版，2002 年 7 月。





中之 𠂔 形仍應釋爲內字。彭氏以卜辭中未見入、內二字互用之例爲說，有待商榷。













我們由各組各類卜辭觀之，此二字之形體於大部分卜辭中是判然有別的，僅於少數卜辭中出現丙、內二字形體混淆的現象。以下即就各組各類卜辭中「丙」、「內」二字之字形列表並分析之。



【丙、內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






		丙	內
王 ト 辭	組肥筆類	  19812 20354	
	組小字類	  2400 19756	  12357 20738
	賓間 A 類	  1833 2510	 11364
	賓間 B 類	 3122	 12376
	出類	  19952 19970 正	
	賓組 類	 1633	 11898




	賓組一類	𠂇 𠂈 1753 1848	𠂉 𠂊 𠂋 2292 2498 4519
	典賓類	𠂌 1785	𠂍 𠂎 𠂏 1747 正 2940 40585
	賓組三類	𠂐 𠂑 1867 1904	𠂒 𠂓 4529 13376
	出組一類	𠂔 25935	
	出組二類	𠂕 𠂖 𠂗 25515 25567 25230	
	何組事何類	𠂘 𠂙 30528 30921	
	何組一類	𠂚 29919	
	何組二類	𠂛 𠂜 30588 30750	




	歷間 A 類		
		20265	
	歷間 B 類	 	
		20398 32392	
	歷一類	 	
		32050 32173	
	歷二類	 	
		31978 32014	32996
	歷草體類	 	
		32042 32049	
	歷無名間類		
		32448	
	無名類	 	
		29872 29908	
	無名黃間類		
		34656	



	黃類	 38907	
非 王 卜 辭	子組	   21536 21550 21775	
	午組	 22043	 22086
	亞組	 22303	
	圓體類	  20240 20873	
	劣體類	  21110 21423	
	婦女類	 21506	




時代最早的 組肥筆類卜辭中，「丙」字作  形（如《合》19812），其辭爲：「丙辰卜：王𠂔祖丁」；或作  形（如《合》20354），其辭爲：「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在 組肥筆類卜辭中未見「內」字。

組小字類卜辭之「丙」字作  形（如《合》2400），其辭爲：「貞：王…于妣庚，于妣丙」；或作  形（如《合》19756），其辭爲：「丙寅卜：侑涉三羌，其□至師印」。組小字類卜辭之「內」字則作  入之  形（如《合》12357），其辭爲：「戊子卜內：翌己丑，雨，己執」；或作  形（如《合》20738），其辭爲：「乙卯卜內：出魚不沁，九月」，此字確爲貞人內，而字形與丙字相似，是以組小字類卜辭中之內字有與丙字相混之用字情形，蓋丙字與內字字形太過相似，契刻者若未意識到丙、內二字之異時，極易將丙、內二字造成混淆的情形。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期之賓間類卜辭中，賓間A類之「丙」字作  形（如《合》1833），其辭爲：「丙戌卜：翌日侑于祖丁」；或作  形（如《合》2510），其辭爲：「丙寅…禦…兄丁…」。賓間A類卜辭之「內」字則作  形（如《合》11364），其辭爲：「內□用」。此字形與卜辭中丙字無別，是可謂賓間A類卜辭之刻手將內字與丙字相混，遂使二字出現同形的現象，然此同形之現象乃是由於形近而訛所產生。










賓間B類之「丙」字作  形（如《合》3122），其辭爲：「丙辰貞：子雍不作，不□」。賓間B類卜辭之「內」字則作  形（如《合》12376），其辭爲：「壬申卜內貞：翌乙亥不雨，乙…」。由此例可清楚看出此內字作貞人名，且在字形上，是內字  入形之一明證。







約處於武丁中期之𠩺類卜辭中，「丙」字作  形（如《合》19952），其辭爲：「乙巳卜…母丙…」；或作  形（如《合》19970 正），其辭爲：「…申…𠩺（侑）母癸…丙牛…」。𠩺類卜辭中未見「內」字。

大量出現於武丁中期以後之賓組卜辭中，且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晚期之賓組類卜辭裏，「丙」字作  形（如《合》1633），其辭爲：「翌丙午其雨」。本類卜辭之「內」字則作  形（如《合》11898），其辭爲：「…內…雨」，此辭雖文例不明，然由  入之字形看來，當可明顯判斷此字當


爲內字，且此辭應爲貞人內卜問是否下雨之卜辭，卜雨之辭常見於賓組類卜辭中。




約爲武丁中、晚期的賓組一類卜辭裏，「丙」字作  形（如《合》1753），其辭爲：「丙午卜 貞：于祖辛…」、作  形（如《合》1848），其辭爲：「丙寅卜：王 （侑）祖丁」。賓組一類卜辭之「內」字則作  入之  形（如《合》2292），其辭爲：「乙丑卜內…父乙」；或作  形（如《合》2498），其辭爲：「壬戌卜內貞：之其凡…」、作  形（如《合》4519），其辭爲：「辛巳卜內：言其 （有）邁」。賓組一類卜辭中的內字皆可明顯看出爲貞人名，且其字形上皆  入形。



主要是武丁晚期之物的典賓類卜辭中，「丙」字或作  形（如《合》1785），其辭爲：「丙申卜 貞： （侑）于羌甲」。典賓類卜辭之「內」字則作  形（如《合》1747 正），其辭爲：「壬子卜內貞：翌癸丑 （侑）于祖丁」；或作  形（如《合》2940），其辭爲：「丁亥卜內貞：子商無在 」。據此，可知大部分典賓類卜辭之內字在字形上皆  入，與丙字仍判然有別，然部分作貞人名之內字則作  形（如《合》40585），其辭爲：「甲子卜內貞：今夕亡 ，七月」，其形則與丙字相混無別，應是典賓類卜辭中少數契刻者因與丙字形近而相訛的用字情形。


時代上限至武丁晚期，但主要爲祖庚時期，下限至祖甲之初的賓組三類卜辭中，「丙」字作  形（如《合》1867），其辭爲：「丙寅卜…祖丁莫…」；或作  形（如《合》1904），其辭爲：「丙子卜… …祖丁」。賓組三類卜辭之「內」字則作  形（如《合》4529），其辭爲：「癸未卜內貞：克無 」；或作  形（如《合》13376），其辭爲：「癸…卜內貞：旬庚丁…風」。是可知賓組三類卜辭中之內字皆用作貞人名，在字形上亦皆  入，與丙字字形判然有別。



祖庚、祖甲時代之出組卜辭中，主要爲祖庚時代卜辭的出組一類，其


時代上限爲祖庚之初，下限至祖甲之初。本類卜辭之「丙」字作  形（如《合》25935），其辭爲：「丙戌卜大貞：于來丁酉 大史，暘日」。出組一類卜辭中未見「內」字。

舊稱祖甲卜辭的出組二類，其主要時代爲祖甲時期，「丙」字作  形（如《合》25515），其辭爲：「丙辰卜行貞：王賓夕□亡」；或作  形（如《合》25567），其辭爲：「丙辰卜尹貞：王賓夕□亡」；或作  形（如《合》25230），其辭爲：「…丙 …丁，用」，此辭《羣釋總集》中將丙字釋爲「內」字³⁷，由於此辭文例不明，無法由文例之上下文句中判斷，但若由貞人內的供職年代來看，似乎不可能橫跨武丁、祖庚、祖甲三世爲之，故本文釋此字爲「丙」字。



所處時代由祖庚至武乙、文丁之何組卜辭中，最早處於祖庚、祖甲之世的何組事何類卜辭裏，「丙」字作  形（如《合》30528），其辭爲：「丙寅卜何貞：王賓□不邁…」；或作  形（如《合》30921），其辭爲：「丙午卜何貞：夕…」。何組事何類卜辭中未見「內」字。



何組一類主要存在於廩辛之世，時代上限應至祖甲晚期，比何組事何類要晚，下限延伸至武乙之初。何組一類卜辭之「丙」字作  形（如《合》29919），其辭爲：「丙辰卜 貞：今日雨」。何組一類卜辭中未見「內」字。





時代上限爲廩康之世的何組二類，其「丙」字作  形（如《合》30588），其辭爲：「丙辰卜…貞：其 …」；或作  形（如《合》30750），其辭爲：「丙申卜…」。何組二類卜辭中未見「內」字。



在「兩系說」的村南一系卜辭裏，時代處於武丁中期至晚期之 歷間類卜辭中， 歷間A類之「丙」字作  形（如《合》20265），其辭爲：「丙戌…丁亥步，暘日，十月」。 歷間A類卜辭中未見「內」字。


³⁷ 參姚孝遂、肖丁主編之《殷墟甲骨刻辭羣釋總集》上冊，769頁，中華書局，1988年2月1版，1998年4月北京第3刷。



歷間B類之「丙」字作  形（如《合》20398），其辭爲：「丙申卜比岳」；或作  形（如《合》32392），其辭爲：「丙申卜：又（侑）三 二示」。歷間B類卜辭中亦未見「內」字。


主要存在於武丁至祖庚、祖甲時代之歷類卜辭中，歷一類卜辭之「丙」字作  形（如《合》32050），其辭爲：「丙寅卜：有伐于司 三十羌，卯三十豕」；或作  形（如《合》32173），其辭爲：「丙辰卜：有 十高妣丙」。歷一類卜辭中仍未見「內」字。

歷二類卜辭之「丙」字作  形（如《合》31978），其辭爲：「丙子貞：令眾禦召方牽」；或作  形（如《合》32014），其辭爲：「丙辰卜：□鼓莫于丁」。歷二類卜辭之「內」字則作  形（如《合》32996），其辭爲：「乙亥貞：令內以新射于蕲」。「內」於此當作人名，雖然時代相當，但我們無從得知此人與賓組卜辭中之貞人內是否爲同一人？然可確知的是，此內字亦作  入之形。


歷草體類卜辭之「丙」字則作  形（如《合》32042），其辭爲：「…丙卜：翌甲寅， 于大甲羌，百羌」；或作  形（如《合》32049），其辭爲：「于司丙寅又（有） ，伐三十羌，卯三十豕」。歷草體類卜辭中未見「內」字。

所處時代爲祖甲晚世至武乙初年的歷無名類卜辭中，「丙」字作  形（如《合》32448），其辭爲：「丙午卜：父丁 夕歲，一牢」。歷無名類卜辭中未見「內」字。




無名類卜辭之「丙」字作  形（如《合》29872），其辭爲：「丙申卜：乙巳其雨」；或作  形（如《合》29908），其辭爲：「丙午，日雨」。無名類卜辭中亦未見「內」字。



在武乙、文丁時代之無名黃間類卜辭中，「丙」字作  形（如《合》


34656)，其辭爲：「乙…爽…以丙…」。無名黃間類卜辭中未見「內」字。



黃類卜辭的時代上及文丁之世，下至帝辛。此類卜辭中，「丙」字作  形（如《合》38907），其辭爲：「丙辰卜貞：王今夕亡」。黃類卜辭中亦未見「內」字。是可知王卜辭中約於祖庚、祖甲之後，即未出現貞人內的卜問紀錄。



所處時代主要爲武丁中、晚期之非王卜辭裏，各組各類中「丙」字與「內」字之用字情形如下：

子組卜辭之「丙」字作  形（如《合》21536），其辭爲：「…貞：伐…丙午」；或作  形（如《合》21550），其辭爲：「丙卯…豕妣庚…」；或作  形（如《合》21775），其辭爲：「丙午…」。子組卜辭中未見「內」字。


午組卜辭之「丙」字作  形（如《合》22043），其辭爲：「丙子卜貞」。本組卜辭之「內」字則作  形（如《合》22086），其辭爲：「壬申卜貞：子…畱內乙亡」。此辭中之「內乙」多作合文，是否即爲前節討論「下」「入」二字時所論及之「下乙」？即中丁之子祖乙？則有待今後有更多關於午組卜辭及內乙的資料來深入探討之。然我們可以確知的是，午組卜辭中所出現「內乙」合文之「內」字皆與「丙」字同形相混。

亞組卜辭之「丙」字作  形（如《合》22303），其辭爲：「丙辰卜：亞…」。亞組卜辭中未見「內」字。


圓體類卜辭之「丙」字作  形（如《合》20240），其辭爲：「丙子貞：丁呼告日」；或作  形（如《合》20873），其辭爲：「丙午不亡…」。圓體類卜辭中未見「內」字。




劣體類卜辭之「丙」字作  形（如《合》21110），其辭爲：「丙燎岳矢山」；或作  形（如《合》21423），其辭爲：「丙子卜貞：…」。劣體

類卜辭中未見「丙」字。

婦女類卜辭之「丙」字作  形（如《合》21506），其辭爲：「丙辰卜…」。

本類卜辭中亦未見「丙」字。

綜上所述，由於「丙」字是干支字，故於卜辭中出現頻率極高，多作  形；而「丙」字僅出現於王卜辭之 組小字類、 賓間A類、 賓間B類、賓組 類、賓組一類、典賓類、賓組三類以及歷二類、午組卜辭中，皆屬於武丁時代之卜辭。其中，除村南一系之歷二類卜辭與非王卜辭之午組卜辭中所出現的「丙」字不當作貞人名外，其餘 組小字類、 賓間A類、 賓間B類、賓組 類、賓組一類、典賓類、賓組三類等卜辭中之「丙」字皆作武丁時代之貞人名，當即是同一貞人。

在出現「丙」字的武丁時期諸卜辭中，部分 組小字類、 賓間B類、賓組 類、賓組一類、部分典賓類、賓組三類以及歷二類卜辭中之丙字作  形，我們可說此形爲「丙」字之正體。但部分 組小字類、賓間A類、部分典賓類以及非王卜辭之午組卜辭中的「丙」字形體則作  形，與「丙」字作  形出現著同形相混的用字情形，而此同形現象應是由於丙、丙二字形體太過相近而訛變爲同形字的現象。

第四節 入、六同形

卜辭中「入」字多作 入 形，如前節所論，其構形諸家說解不一，未有定論。然「入」字之形與卜辭中「六」字或有同形現象，是以本文於此提出作一探討。

卜辭中「六」字多作 𠂇、𠂈、𠂉 等形，關於「六」字之初形本義主要有三說：其一為丁山、于省吾等學者以為六假入為之；其二為徐中舒所提出之借廬形而來；其三則為張秉權所主張數字皆由手勢而來之說。茲將諸家之說羅列於下並討論之。

丁山：

古借入為六，六之聲紐今同來，入之聲紐今同日。《釋名·釋言語》：「入內也，內使還也。」是入內古音同隸泥紐，泥來同為舌音，依章太炎雙聲旁紐解之，六、入古雙聲也。……自音訓言，六入之誼既通則借入為六不待繁徵而信矣。蓋六之與入殷以前無別也，自周人尚文因 𠂇 之下垂而變其形為 𠂈 以別于出入之 入，于是鼎彝銘識中無由見借入為六之跡矣。³⁸

丁氏由六字之上古音韻為來母覺部，入字之上古音韻為日母緝部，依章太炎先生之雙聲旁紐之說推得六、入二字古雙聲的關係，是以有六字借入字之說，丁氏此說，于省吾亦表贊同：

…按契文六字作 𠂇 形者，皆為早期卜兆側之紀數字。其應用於文辭之中者，則作 𠂇 𠂈 𠂉 𠂊，不作 入，以其與入字形同易混也。…

丁山云：「六之聲紐今同來，入之聲紐今同日。…六入古雙聲也。」按丁說是也。³⁹

³⁸ 丁山〈數名古誼〉，94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 本 1 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17 年 3 月。

³⁹ 于省吾《殷契駢枝三編》，32 頁上，藝文印書館，民國 32 年 4 月。

指出早期卜兆側之紀數字及少數合文之六字作 𠃉 形，與入字同形易混，且引丁氏之論說明六、入於音韻上之關係。其後又於〈釋一至十之紀數字〉一文中再次提出：

𠃉 為六之初文，甲骨文六字作 𠃉 者，乃早期卜辭兆側之紀數字。此外六百之六作 𠃉（《粹》757），六旬合文作 𠃉𠃉（《佚》76），六牛合文作 𠃉𠃉（《京津》740），不多見。…周代金文六字作 𠃉 或 𠃉 形。城子崖黑陶文字六字作 𠃉，與早期卜辭同。然則古文六字之演化，由 𠃉 而 𠃉 𠃉 而 𠃉 𠃉，最後《說文》訛變作 𠃉。⁴⁰

然于氏於文中所舉《佚》76 之「六旬」一例，實應釋為「下旬」，此於本文前節討論「下」、「入」二字時已有論述，故於此不加贅言。李孝定於《甲骨文字集釋》中亦同意丁于二氏之說，云：

《說文》：「𠃉，《易》之數，陰變於六，正於八， 入， 八。」


六字先成，《易》經晚出，許說之誣至顯。六之古文實假入為之，非 入也。丁于二氏說字形演變均是。…⁴¹


以為六之古文假入為之。但白玉崢對於六字假入字之說提出質疑：




…然周人尚文之說，亦未盡然；細案甲文之六，武丁時代即有作 𠃉 者，如《丙編》49，全版皆為成套之紀數字，所書之六，即有九文，

⁴⁰ 于省吾〈釋一至十之紀數字〉，《甲骨文字釋林》，98 頁，中華書局，1979 年 6 月第 1 版，1993 年 4 月北京第 3 刷。

⁴¹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 14 卷「六」字條下，4181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80 年 11 月。

而其書法體勢，大較均作 。借入為六之說，尚有斟酌之處焉。⁴²

白氏提出在早期卜辭之武丁時代，六字即出現  之形，故於六字假借入字之說表示存疑。於丁、于之說持不同意見者亦見張秉權於〈甲骨文中所見的「數」〉一文中云：

在甲骨文中，「六」字有時作 ，往往與「入」字沒有分別。但「入」字則從來不作  或  形。尤其在「入」與「六」字，同見于一條卜辭中的時候，絕不相混。「六」字有時會刻的跟「入」字一樣，恐怕不是由於「入」為「六」之初文的緣故，那是因為二者形近，而「入」字刻起來比較省事。「六」又是常用的字，契刻的人，企圖省事，所以往往容易將「六」刻成「入」字，但這也只有在卜兆序數字中，有此現象而已。在卜辭文句中，則不會將「六」字刻成「入」字的。「六」字的起源，可能也是出於手勢，它大概是象伸拇指與小指而彎曲中間三指之形。這一習慣，迄今猶存。⁴³

張氏於數字皆以為源自於手勢之說於音無據，仍待商榷。然其於上文所云，筆者以為有二觀點極為正確：其一，即「入」「六」二字見於同版卜辭中時，二字絕不相混；其二，卜辭中六字與入字同形的情形，並非入字為六字初文的關係，而是由於入、六二字形體相近，六字於卜辭中屬於常見字，部分契刻者為方便省事而將六字誤刻如入字之形。因此六字與入字同形之因應非假借關係所致。

若六字並非假借入字為之，則六字究竟是何取象？於此，徐中舒《甲骨文字典》釋「六」字形義為：

⁴² 白玉崢〈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8卷第34冊，3681頁，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民國51年12月。

⁴³ 張秉權〈甲骨文中所見的「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第3分，355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64年10月。

𡩂象兩壁架有一極兩宇之棚舍正視形，此為田野中臨時寄居之處，其結構簡易，暴露於野，即古之所謂廬。《說文·部》：「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六古音近，故 𡩂 得借為數詞六。而作 𡩃、𡩄 形者乃象圓形或方形圍牆上架以屋頂，東西南北四方全為屋頂所覆，與 𡩂 之為兩柱屋，即左右兩壁上架棚，前後無牆壁遮阻之形有別。𡩃、𡩄 實為 𡩅 之初文。《說文》：「𡩅，交覆深屋也。」𡩃、𡩄 與 𡩂 形近，故卜辭皆借為數目字六。⁴⁴

按廬字之上古音韻為來母魚部，六字上古音韻為來母覺部，是以廬、六二字音近得相假借，且相較於入、六二字之旁轉關係，廬、六二字之雙聲在上古音韻關係上應較為接近。另於字形上，除 𡩂 形為古之廬字外，徐氏對於六字亦作 𡩃、𡩄 形者，則以為 𡩃、𡩄 是 𡩅 字之初文，此字于省吾以為可釋作宅⁴⁵，雖於音無據，但由《金文編》中宅舍之字所 𡩆 之偏房多為 𡩃、𡩄 等形，而宅屋與廬舍皆為遮風蔽雨之所，故可謂卜辭中作 𡩃、𡩄 形與 𡩂 形者皆由象屋舍之形而假借為數字之六字。至於《說文》中所云六字乃 入 八之說，我們若由金文之字形觀之，《金文編》中六字作 𡩇、𡩈 等形⁴⁶； 諸字之 𡩉 形亦多作 𡩊、𡩋 等形⁴⁷；而金文中之入字則作 𡩌、𡩍 等形⁴⁸，與六字之形有別，故六字當 𡩂 而非

⁴⁴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六」字條下，1529-1530 頁，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 年 10 月第 5 刷。

⁴⁵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 𡩆》，336 頁，中華書局，1979 年 6 月第 1 版，1993 年 4 月北京第 3 刷。

⁴⁶ 同上註，510-540 頁。

⁴⁷ 同上註，948 頁。

⁴⁸ 參容庚《金文編》860 號「入」字，365-366 頁，中華書局，1985 年 7 月第 1 版，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6 刷。

入⁴⁹。據此，則前述學者所謂卜辭中入、六二字同形之現象，應屬二字形近而造成刻手契刻時的訛誤現象。

























本文以下即就各組各類卜辭中入、六二字之用字情形列表分析之，以釐清六字於卜辭中與入字相訛而同作 八 形的情形；並且探討六字作 八 形時，是否如于省吾所云皆出現於早期卜辭中卜兆側之紀數字或合文中，而不出現於卜辭文句中的情形。

【入、六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



⁴⁹ 參季師旭昇《甲骨文字根研究》，434 頁，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79 年 6 月。



		入	六
王 卜	組肥筆類	 20582 20646	 20547 21419
	組小字類	 5163 20036 20064	 5062 5505
	賓間 A 類	 9373 3422	 10514 10829(六十合文)
	賓間 B 類	 9363	 4330
	𠂔類	 19956	 19946 反
	賓組 類		
	賓組一類	 9267	 776 正 1374
	典賓類	 1351 9272	 1506 正 1525 5995 正

辭	賓組三類	\wedge 1381	\wedge 1201
	出組一類	\wedge \wedge 23702 23715	\nearrow 22573
	出組二類	\wedge 22592	\nearrow \nearrow 22541 22599
	何組事何類		\nearrow 29720
	何組一類	\wedge 31762	\nearrow 31326
	何組二類	\wedge 30870	
	歷間 A 類	\wedge 32940	
	歷間 B 類	\wedge \wedge 9368 32955	\wedge 21207

	歷一類	  33840 32491 反	  32840 34451
	歷二類	  31984 32036	  32031 32085
	歷草體類	  32040 32836	  32800 33374
	歷無名間類	 30173	 34659
	無名類	  29713 29770	  30715 33603
	無名黃間類		
	黃類	 38840	 35355
非	子組	  21577 21626	  21635 21668

王 卜 辭	午組		 22046
	亞組	 22309	
	圓體類		
	劣體類	  21882 22388	  21922 22003
	婦女類	 22195	  22247 22333




時代最早的 組肥筆類卜辭中，「入」字作  形（如《合》20582），其辭爲：「辛亥…人入商…」；或作  形（如《合》20646），其辭爲：「丁丑， 入七」。







組肥筆類卜辭之「六」字則作  形（如《合》20547），其辭爲：「庚辰卜王貞：朕循□，六月」，此字形較爲奇詭，大異於卜辭中常見之六字形體；或作象房室屋頂之  形（如《合》21419），其辭爲：「癸酉卜扶：□六…」，與入字形體有所區別。



組小字類卜辭之「入」字作  形（如《合》5163），其辭爲：「貞：王于生七月入」；或作  形（如《合》20036），其辭爲：「訊入」；或作  形（如《合》20064），其辭爲：「…寅卜：王逆入使，五月」。



組小

字類卜辭中之「六」字則作  形（如《合》5505），其辭爲：「貞：




立事于□侯，六月」；或作  形（如《合》5062），其辭爲：「卜：王…出今日…，六月」。本類卜辭之六字多用於月份，且其形多與入字相混同形。是可知卜辭中六字亦並非如丁山、于省吾等學者所云，作  形皆爲兆側之紀數字或合文，事實上在卜辭文句中亦常見六字作  形的情形。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期之 賓間類卜辭中， 賓間A類之「入」字作  形（如《合》9373），其辭爲：「 入」；或作  形（如《合》3422），其辭爲：「伯 入，八月」。 賓間A類卜辭之「六」字則作  形（如《合》10514），原爲「六十」合文作  形，其辭爲：「甲戌卜： 征擒，獲六十八」；或作  形（如《合》10829），原亦是六十合文作  ，其辭爲：「丙戌卜…十月，獲二百六十…」。此類卜辭之六字實象徐中舒所謂 字，與入字形體有別，而由於合文行款關係，六字上半部之豎筆加長，然無涉於六字與入字形體之區別。故學者稱卜辭中合文之六字多與入字同形之說實有待修正。



賓間B類之「入」字作  形（如《合》9363），其辭爲：「吹入」。本類卜辭之「六」字則作  形（如《合》4330），其辭爲：「癸酉卜…□…六月」，此六字之形體筆劃略爲向內曲折，象徐中舒所謂 字之形，與入字形體筆劃之向外延伸者有別，故本類卜辭中之「入」、「六」二字實有區別。



約處於武丁中期之 虫類卜辭中，「入」字作  形（如《合》19956），其辭爲：「癸酉卜：足于果□…入…比」。「六」字則作  形（如《合》19946 反），其辭爲：「壬子卜貞：在六月，王在厥」，此字形與 組肥筆類中出現過的六字形體相似，或可視爲其象圓形屋舍之房頂之形，惟此二形僅見於 組肥筆類卜辭與 虫類卜辭中。

大量出現於武丁中期入後之賓組卜辭中，且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晚期之賓組 類卜辭裏，未見「入」、「六」二字。

約爲武丁中、晚期的賓組一類卜辭裏，「入」字作  形（如《合》9267），其辭爲：「庭見入三」。本類卜辭之「六」字則作  形（如《合》776 正），用於此片卜甲上兆側之紀數字，與入字形體相近而訛；或作  形（如《合》1374），其辭爲：「癸酉卜：𠂔（侑）于於，六月」，用於卜辭文中之月份記辭。是以於賓組一類卜辭中之六字形體，無論是兆序或其他文辭皆與入字形近而訛。

主要是武丁晚期之物的典賓類卜辭中，「入」字作  形（如《合》1351），其辭爲：「奠入二」；或作  形（如《合》9272），其辭爲：「…入百」。「六」字則作  形（如《合》1506 正），其辭爲：「貞：王 今，六月，入」，此辭中之入字作  形，與六字之象廬舍之形判然有別，是可知卜辭中若同時出現「入」「六」二字時，二字形體不致相混，卜辭契刻者仍有意識此二字之別；或作  形（如《合》1525），其辭爲：「祖乙 𠂔（侑）二穀、六豕」。此六字與入字雖然形近，但仍有別。典賓類卜辭中亦見兆序六字作  形者，如《合》5995 正，與入字形近而訛。

時代上限至武丁晚期，但主要爲祖庚時期，下限至祖甲之初的賓組三類卜辭中，「入」字作  形（如《合》1381），其辭爲：「貞：王其入，𠂔（侑）□自咸」。賓組三類卜辭之「六」字則作  形（如《合》1201），其辭爲：「即燎上甲于…，六牛」，此辭中出現之六字爲六牛合文，契刻者將此六字與入字相訛而同形。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之賓組卜辭中之六字的確多見於兆序或合文中。

祖庚、祖甲時代之出組卜辭中，主要爲祖庚時代卜辭的出組一類，其時代上限爲祖庚之初，下限至祖甲之初。「入」字作  形（如《合》23702），其辭爲：「貞：□其入無尤」；或作  形（如《合》23715），其辭爲：「貞：

取于入 𠂔」。出組一類卜辭之「六」字則作 𠂔 形（如《合》22573），其辭爲：「…未卜旅貞：祖乙歲其有羌，在六月」。此六字象廬舍之形甚確，與入字形體判然有別。

舊稱祖甲卜辭的出組二類，其主要時代爲祖甲時期，「入」字作 𠂔 形（如《合》22592），其辭爲：「壬午卜□貞：卜有求在茲，入又不若」。「六」字則作 𠂔 形（如《合》22541），其辭爲：「貞：又（有）來羌，六月」；或作 𠂔 形（如《合》22599），其辭爲：「壬午卜大貞：鑿六人」。故出組卜辭中之「六」字皆明顯象廬舍之形，不與「入」字形體相訛，據此可知出組卜辭之契刻者於「入」、「六」二字之形體書寫上較爲嚴謹，將二字明顯區分開來而不易產生混淆。

所處時代由祖庚至武乙、文丁之何組卜辭中，最早處於祖庚、祖甲之世的何組事何類卜辭裏，未見「入」字。「六」字則作象廬舍之 𠂔 形（如《合》29720），其辭爲：「癸卯卜何貞：旬亡 𠂔，六月」，與「入」字作 𠂔 形者判然有別。

何組一類主要存在於廩辛之世，時代上限應至祖甲晚期，比何組事何類要晚，下限延伸至武乙之初。何組一類卜辭之「入」字作 𠂔 形（如《合》31762），其辭爲：「…貞： 𠂔…邁□…十入省…」。本類卜辭之「六」字則作 𠂔 形（如《合》31326），其辭爲：「癸巳卜何貞：旬亡 𠂔，六月」，亦象廬舍之形，與入字有明顯的區別。

時代上限爲廩康之世的何組二類，其「入」字作 𠂔 形（如《合》30870），其辭爲：「入自丁 𠂔」。本類卜辭中未見「六」字。

在「兩系說」的村南一系卜辭裏，時代處於武丁中期至晚期之 歷間類卜辭中， 歷間A類之「入」字作 𠂔 形（如《合》32940），其辭爲：「戊戌卜：王于…夕入」。本類卜辭中未見「六」字。


歷間B類之「入」字作 𠂔 形（如《合》9368），其辭爲：「吹入」；或作 𠂔 形（如《合》32955），其辭爲：「辛酉卜：王入癸亥，暘日」。「六」字則作 𠂔 形（如《合》21207），其辭爲：「…孕，六月」。此「六」字象徐中舒所言之 𠂔 字，與「入」字作 𠂔 形之形體雖相近但仍有別。





主要存在於武丁至祖庚、祖甲時代之歷類卜辭中，歷一類卜辭之「入」字作 𠂔 形（如《合》33840），其辭爲：「癸未卜：王不入，乙酉」；或作 𠂔 形（如《合》32491 反），其辭爲：「癸未卜…于乙酉入，受…」。歷一類卜辭之「六」字則作與「入」字同形之 𠂔 形（如《合》32840），其辭爲：「甲辰卜： 雀…，六月」，此辭並非卜辭中之兆序或合文，而此契刻者所刻之「六」字仍與「入」字形近而訛；或作象廬舍之 𠂔 形（如《合》34451），其辭爲：「乙酉卜：燎六小 𠂔，卯牛三」。

歷二類卜辭之「入」字作 𠂔 形（如《合》31984），其辭爲：「令以眾入山□…」；或作 𠂔 形（如《合》32036），其辭爲：「…入羌」。歷二類卜辭之「六」字則作 𠂔 形（如《合》32031），其辭爲：「壬辰卜：自上甲六示」，與「入」字判然有別；或作 𠂔 形（如《合》32085），其辭爲：「其三羌，卯一牛。六羌」，亦清楚作象廬舍之形，是以本類卜辭之刻手明確區分「入」「六」二字，而不致造成相訛混淆的現象。



歷草體類卜辭之「入」字則作 𠂔 形（如《合》32040），其辭爲：「…先羌入」；或作 𠂔 形（如《合》32836），其辭爲：「…卯卜：□入羌又（侑）豶…」。歷草體類卜辭之「六」字則作象廬舍之 𠂔 形（如《合》32800），其辭爲：「丙子卜：又（侑）伊…丁六…一牛」；或作 𠂔 形（如《合》33374 正），其辭爲：「…擒…百又六，在小箕」，卜辭中「六」字亦常見此形體，與「入」字之作 𠂔 形有所區別。

所處時代約爲祖甲晚世至武乙初年的歷無名類卜辭中，「入」字作 𠂔 形（如《合》30173），其辭爲：「庚午卜貞：野丁至于 𠂔，□入甫，茲用」。





本類卜辭中之「六」字則作  形（如《合》34659），其辭爲：「六，卯六牛」，與「入」字形體仍有別。

無名類卜辭之「入」字作  形（如《合》29713），其辭爲：「于西入它，自日」；或作  形（如《合》29770），其辭爲：「翌日戊雨，入」。本類卜辭之「六」字則作象廬舍之  形（如《合》30715），其辭爲：「六牛」；或作  形（如《合》33603），其辭爲：「丁巳…三十…六」，皆與卜辭中「入」字形體判然有別。


在武乙、文丁時代之無名黃間類卜辭中，「入」、「六」二字均未見。


黃類卜辭的時代上及文丁之世，下至帝辛。此類卜辭中，「入」字作  形（如《合》38840），其辭爲：「戊子…王入…」。「六」字則作象廬舍之  形（如《合》35355），其辭爲：「丁酉卜貞：王文武丁伐十人，卯六牢，六卣，亡尤」。是可知黃類卜辭之刻手於「入」、「六」二字區分明確，不致混淆而形訛。

所處時代主要爲武丁中、晚期之非王卜辭中，除圓體類卜辭中未見「入」、「六」二字外，其餘各組各類中「入」字與「六」字之用字情形如下：






子組卜辭之「入」字作  形（如《合》21577），其辭爲：「丙子子卜貞：…于入各」；或作  形（如《合》21626），其辭爲：「癸卯…□貞：呼□入商」。「六」字則作  形（如《合》21635），其辭爲：「乙巳卜□貞：六月，我又（有）事」，此辭之六字並非卜兆序數，亦非合文，而爲卜辭中之文句，然仍與「入」字形體形近而訛；但也有與「入」字判然有別而作象廬舍之  形者（如《合》21668），其辭爲：「甲午卜貞：今六月，我有事」，是可知在早期卜辭中，某些契刻者也許正如張秉權所說之「企圖省事」，故有時出現了省刻六字下兩筆而與入字同形的現象，整體而言，六字與入字同形並非卜辭中的常態，而爲部分卜辭的部分刻者所出




現之訛化情形。

午組卜辭中未見「入」字。「六」字則作  形（如《合》22046），其辭爲：「戊子卜：用六卜」，此「六」字象廬舍之形，與「入」字有著明顯區別。

亞組卜辭之「入」字作  形（如《合》22309），其辭爲：「…卜貞…入…亞」。亞組卜辭中未見「六」字。

圓體類卜辭中未見「入」、「六」二字。

劣體類卜辭之「入」字作  形（如《合》21882），其辭爲：「癸丑貞：庚入 ，亡女」；或作  形（如《合》22388），其辭爲：「…寅卜…午雨…入…」。劣體類卜辭之「六」字則作  形（如《合》21922），其辭爲：「…六□…」，雖與入字形近，然仍有所區別；或作  形（如《合》22003），其辭爲：「庚…□…，六月」，此辭非兆序或合文，仍出現與「入」字相訛而同形的現象，是早期卜辭中部分契刻者的用字習慣。

婦女類卜辭之「入」字作  形（如《合》22195），其辭爲：「曰：入」。「六」字則作象廬舍之  形（如《合》22247），其辭爲：「六 妣庚」，與「入」字形體判然有別；或作  形（如《合》22333），其辭爲：「…六□」，與「入」雖形近而有異，不易混淆。

綜上所述，除王卜辭之賓組 類、無名黃間類以及非王卜辭之圓體類卜辭中未見甲文「入」、「六」二字；何組事何類、非王之午組卜辭中未見甲骨文「入」字；何組二類、 歷間A類以及非王之亞組卜辭中未見甲骨文「六」字之外，其餘各組各類卜辭中常見「入」、「六」二字的出現，由上文之敘述，我們可得以下結論：

在王卜辭的 組小字類、賓組一類、典賓類、賓組三類卜辭以及村南一系之歷一類卜辭和非王卜辭之子組、劣體類卜辭中，我們可以看出有部

分「六」字與「入」字之作 入 形者同形的現象，而由這些卜辭所處的時代看來，六字與入字同形的現象的確只出現於早期卜辭中，在傳統分期之第二期卜辭及其後各期之卜辭皆未見此用字情形，據此，我們得知：「六」字與「入」字之作 入 形者同形的情形只見於早期卜辭中，大部分出現於武丁時代，祖庚、祖甲時代應該也有此用字情形的出現。


至於六字與入字同形的現象究竟是假借關係或是形近相訛的情形？本文於以上論述中以有所釐清：張秉權文中以爲卜辭中「六」字與「入」字同形的情形，並非「入」字爲「六」字初文的關係，而是由於「入」、「六」二字形體相近，「六」字於卜辭中屬於常見字，因此部分契刻者爲方便省事而將「六」字誤刻如「入」字之形的論點，推翻丁山、于省吾等學者所云假借入字之說，筆者深表認同，然張氏以爲數字皆源自於手勢之說於音於據，是以不足採信。「六」字之構形源自於何？當以徐中舒所提出之借廬字之說較爲合理可信，因六廬二字於形體與音韻關係皆近，因此卜辭中「六」字與「入」字同形的現象並非是假借「入」字的關係，而是「六」字與「入」字形近而訛的文字演變現象。

又由上述各組各類卜辭中入、六二字之探討中，亦可知卜辭中「六」字亦並非如于省吾所云，「六」字作 入 形皆爲出現於兆側之紀數字或合文，而「六」字應用於文辭中者皆未見作 入 形的情形。事實上，在卜辭文句中亦常見「六」字作 入 形的情形，如 組小字類、賓組一類、歷一類、子組以及午組卜辭中之「六」字，並非兆序或合文，但仍與「入」字形近相訛爲 入 形。另外，由 賓間A類卜辭中之「六」字觀之，合文中出現之「六」字實際上仍與「入」字有所區別，而不是合文中之「六」字皆與「入」字同形的現象。

再者，我們由典賓類卜辭中可看出：「入」、「六」二字見於同版卜辭中時，二字絕不相混的情形。是可知在早期卜辭中，某些契刻者也許正如

張秉權所說之「企圖省事」，故有時出現了省刻六字下兩筆而與入字同形的現象，整體而言，六字與入字同形並非卜辭中的常態，而為部分卜辭的部分刻者所出現之訛變情形。

第五節 上甲、田同形

卜辭中合文「上甲」作 、、、 等形，田字則作 、、

等形。

於甲文 𠂔 形，羅振玉最早釋爲「甲」字：

即小篆 𠂔 所從出，卜辭於 十 外加 口，所以示別，與 𠂔 𠂔 𠂔 之加 口 同例，而小篆以 𠂔 代 十 者，蓋因古文甲作 十，與數名之 十 相混也。…此字初以嫌於數名之 十，而以 𠂔 代 十；既又嫌於田疇之田，而申長其直畫以示別；既又變 口 為 𠂔，更由 𠂔 訛 𠂔，由 十 訛 𠂔，而初形遂晦矣，反不如今隸作甲尚存古文面目也。⁵⁰

羅氏由 𠂔 形說明由甲骨文至小篆階段中，甲字之形體演變。王國維亦根據羅氏之說論述：

中之 十 即古甲字。…卜辭他甲字皆作 十，上甲之甲獨作 𠂔 者，卜辭報乙報丙報丁作 𠂔、𠂔、𠂔，甲在 口 中，與乙丙丁在 口 中同意。其所以 口 口 則不可知矣。其作 𠂔 加一者，一即二（古文上字），卜辭或作 𠂔（《後下》42），𠂔 省作 𠂔，猶帝示諸字 上者古文或 二或 一也。⁵¹




對於王氏云「其所以 口 口 則不可知矣」，楊樹達於〈釋 𠂔〉一文中所論可於王氏之說作一補充說明：






吾人已知 口 為古方字，然則甲文 𠂔 字所 之 口 為何字乎？曰，此即經傳之 𠂔 字也。……蓋 𠂔 即是廟，其訓廟門，又或訓廟門內，或訓廟門外，皆廟義之引申也。…故 𠂔 字 口 十 者，謂特起一廟行報祭之甲也。…其甲 口，乙丙丁 口 有別者，蓋殷人祭上甲尤尊，則其宗廟之制特隆，而報乙報丙報丁次之，欲但以 口 表之



⁵⁰ 羅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16 頁，新文豐書局，民國 75 年 2 月。

⁵¹ 王國維《戡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3 頁，線裝影印本。


也。⁵²


楊氏由經傳與禮制解釋上甲、報乙、報丙、報丁所 、 之異，其說甚是。另外，于省吾則 朱駿聲之說，以為  象首甲之形：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甲、鎧也。象戴甲于首之形。…《周禮·夏官》司甲次于弁師之下，知古先有護首之甲，後製護身之甲，因復名甲為冑。《易》說卦傳離為甲冑、《禮記·曲禮》獻甲者執冑，乃兼言護身者。《考工記》 人為甲、〈晉語〉殪以為大甲，乃專言護身者。」按朱說甚是，…分別言之，則首鎧為冑、身鎧為甲，泛言之則統稱為甲。…商器比作伯婦簋（《三代》六、三九）有  字，象武士右手執戈、左手執盾，首戴盔甲形，這是  為首甲的有力驗證。…近年來的殷虛發掘，曾屢次出現圓形的銅盔，頂上有孔，用以插羽或繫纓，即商代武士所戴的首甲。依據上述，則甲之作 ，象首甲形，昭然若揭。…研契諸家以  與  相提並論，是根本不能成立的。⁵³

然甲字於經傳中皆為鎧，且于氏所舉金文氏族徽號  所 之  僅是彰顯其身份特徵之形，不足據以說明 即首甲⁵⁴，故于氏釋 為首甲之說實不可信。


而對卜辭中之「田」字，王國維云：


卜辭中凡田狩之田字，其中橫直二筆皆與其四旁相接，而人名之


⁵² 楊樹達〈釋 〉《積微居甲文說》卷上，42-43 頁，台北大通書局，民國 60 年 8 月，。


⁵³ 于省吾〈釋甲〉《甲骨文字釋林》，347-348 頁，中華書局，1979 年 6 月第 1 版，1993 年 4 月北京第 3 刷。

⁵⁴ 參季師旭昇《甲骨文字根研究》，774 頁，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民國 79 年 6 月。

，則其中橫直二筆大抵與四旁不接，與田字區別較然。（間有與田字無別者，顧不多見，惟作  者其下往往與田狩字無別）。⁵⁵




王氏之說，對卜辭合文「上甲」與「田」字中或見相混的情形，作了簡要的區分。於「」字所象，胡厚宣在〈卜辭所見之殷代農業〉一文中以爲：








其中之 ，則明明象田間阡陌之形，與今之稻田無異。⁵⁶


胡氏此說當是 許慎「田，陳也。…、阡陌之制也」之說。而田字於卜辭中之意義除當田地、農田、田獵之義外，裘錫圭亦云：





商代的「田」無疑是率領著自己的族人以及其他從屬於他的人，去為商王從事農墾工作的。⁵⁷

此乃就商代卜辭中「田」此一職官而言，如裘文所云，是與農田開墾有著密切相關的職官。

卜辭中另見「」、「」、「」等形，學者之說解眾說紛紜，然於此數形，胡厚宣以爲：

、、 者，郭沫若先生釋作「場之初文」，…又以為即是「《說文》的  字」，意思是「比田也。」戴裔 先生由郭說引申，釋為井田的井。楊樹達先生則釋為磧，……今案 、、 字，在武丁時成語中，分明都作「田」字。⁵⁸

魯實先亦以爲卜辭中 、、 等形與  形皆釋為田字：







案田於卜辭作中 、、、，并象阡陌之縱橫。彝銘之田，及





⁵⁵ 王國維《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3 頁上，線裝影印本。

⁵⁶ 胡厚宣〈卜辭所見之殷代農業〉《甲骨學商史論叢》續集，168 頁，台北大通書局，民國 63 年 3 月初版。






















⁵⁷ 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5-7 頁，《文史》第 19 輯，1983 年 8 月。

⁵⁸ 胡厚宣〈說貴田〉，34-35 頁，《歷史研究》1957 年第 7 期。



里、𠂔、畝、畷、留…所從之田，則皆與篆文同體，無復有作 、 者。是知書尚同文，自西周已然。說者釋 、 與  為場（見郭某粹編考釋 158 葉）或釋為 （郭某奴隸制時代）或釋為囧，謂假為磳（楊樹達卜辭求義）或釋為井（見中山大學學報 1995 年第二期戴裔 說）覈之字形，說既穿鑿，考之辭義，亦失融通。是皆未知卜辭之象形，尚無定體也。⁵⁹

胡氏與魯氏之說可從。須說明的是，本文所欲探討之重點僅在於田字作  形與上甲之別。故於諸家對 、、 等形之析評，於下將不作贅述。

趙誠在《甲骨文簡明詞典》中，對合文「上甲」與「田」字之區別作了如下敘述：



、。上甲之專用字，或讀作報甲。《史記·殷本紀》記其名為微，故又被稱作上甲微。 似為形聲字，其外部 ，象正面看盛主之器；內部所  之十，即甲乙丙丁之甲，為上甲之名。商代先王皆以十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名，…， 即以甲為名。卜辭田地之田寫作 ，與  形近而實際有別。田地之  的外部  和內部的 ，是一個整體，用以表示田間阡陌之形，所以  和  緊緊相連作 。 則不然，外部的  和內部的  是分離的，不是一個整體。盡管區別是明顯的，但也免不了混同。為了易於辨別，上甲之  在卜辭中有時也寫作 、、。⁶⁰







姚孝遂在〈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發展階段〉中亦有相同的說解：

「田獵」的「田」作「」，筆劃之間緊緊相連；而祖先之名「」


⁵⁹ 魯實先《文字析義》，265-266 頁，魯實先全集編輯委員會出版，民國 82 年 6 月。













⁶⁰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20 頁，中華書局，1988 年 1 月 1 版，1996 年 7 月北京第 3 刷。

(或隸作「上甲」，或隸作「報甲」)的形體作「」，「十」與「」之間有空隙，不能相連。…

「」()與「田」容易相混，就在「」的形體上附加上了一些符號，以示區別，成為「」、「」，稍晚則較固定成「」，於是就隸定成「上甲」。⁶¹

姚孝遂並於〈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一文中提出此現象是誤刻所導致之情形：

…先祖名「上甲」之「」所從之「十」(「甲」)應與四周分離，但有時與四周相連，從而與「田獵」之「田」混同無別。這不是異字同形，而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是屬於誤刻的性質。⁶²






























由諸家之說，我們可確知卜辭中形爲「上甲」之合文，其中之形爲甲字，故「上甲」即報甲或《史記·殷本紀》所稱之上甲微，所之甲字與四周分離；而卜辭中形則爲田字，其中之形爲田中阡陌之形，橫直二筆基本上與四周是相接的。若如王國維、趙誠、姚孝遂等學者所言，卜辭中合文「上甲」與「田」字有著明顯的區別，即視其中之形與四周之形相連與否。本文即欲就此探究各組各類卜辭中之合文「上甲」與「田」字是否判然有別？再者，卜辭中合文「上甲」又作、、等形，上文所引述王國維之說，以爲上甲作形者乃由形簡省而來，卜辭合文「上甲」之形體演變是否如王國維所言之發展？亦是本文所要釐清的另一重點。

【上甲、田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







⁶¹ 姚孝遂〈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發展階段〉，22頁，《古文字研究》第4輯，1980年12月1版1刷。



⁶² 姚孝遂〈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280頁，《古文字研究》第20輯，2000年。



		上甲	田
王 卜	組肥筆類	 19804	 20743
	組小字類		  19838 20196
	賓間 A 類	 12850	  10543 10552
	賓間 B 類	 14358	 10937
	𠂔類	 32385	 20061
	賓組 類		
	賓組一類	   1140 672 776	  10560 9750

辭	典賓類	  	 
		248 419 270	10136 10567
	賓組三類	  	 
		320 10084 356	10084 9911
	出組一類	 	
		22661 22677	24496
	出組二類	  	
		22663 22676 22673	24451
	何組事何類		
		27064	29363
	何組一類	 	 
		27042 27075	28433 29337
	何組二類	 	 
		32097 27065	28446 29769
	歷間 A 類		
		20521	10545




	歷間 B 類	  	
		32187 34113 32312	20653
	歷一類		
		32063	33442
	歷二類	   	  
		34115 34169 32026 33209	33417 33209 32026
	歷草體類		
		32256	32271
	歷無名間類		
			33425
	無名類	  	 
		27045 27059 27052	28451 29787
	無名黃間類		
			33482
	黃類	  	
		37840 37867 36530	37364



非 王 卜 辭	子組		 21532
	午組		 22043
	亞組		
	圓體類	 22159	 21913
	劣體類		 21999
	婦女類		 22374



時代最早的 組肥筆類卜辭中，合文「上甲」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分離之  形（如《合》19804），其辭爲：「甲午卜，王：上甲□九示…」。「田」字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之  形（如《合》20743），其辭爲：「庚子卜，王：令□田□，九月」。

組小字類卜辭中未見合文「上甲」。「田」字則作  形（如《合》19838），其辭爲：「甲申…多尹若田」；或作  形（如《合》20196），其






辭爲：「甲午卜…𠩺（有）立呼衣田，十二月」。是可知 組小字類卜辭之田字橫直二筆皆作與四周相連之形。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期之 賓間類卜辭中， 賓間A類之合文「上甲」作橫直二筆與四周明顯分離之  形（如《合》12850），其辭爲：「貞：上甲…雨𠩺（有）丁」。「田」字則作相連  形（如《合》10543），其辭爲：「…申，王田不其獲」；或如《合》10552 片之作  形，其辭爲：「貞：我田」，其橫直二筆與四周亦作相連之形。






賓間B類之合文「上甲」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分離之  形（如《合》14358），其辭爲：「 自上甲，一牛…」。「田」字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之  形（如《合》10937），其辭爲：「雀入，百五十…田…」。





約處於武丁中期之 𠩺類卜辭中，「上甲」合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分離之  形（如《合》32385），其辭爲：「…雨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
𠩺類卜辭之「田」字則作橫筆與□形分離、直筆則相連之  形（如《合》20061），其辭爲：「戊…𠩺（有）侯…仲…田…」。





大量出現於武丁中期上甲後之賓組卜辭中，且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晚期之賓組 類卜辭裏，未見合文「上甲」與「田」字。










約爲武丁中、晚期的賓組一類卜辭裏，「上甲」合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分離之  形（如《合》1140），其辭爲：「貞：來甲寅，𠩺（有）于上甲，十牛」；或作直筆與所 □形上方相連之  形（如《合》672），其辭爲：「 雨于上甲， ；或作分離之  形（如《合》776 正），其辭爲：「癸卯卜 貞：翌甲辰，𠩺（有）于上甲，十牛」。是可知卜辭中合文「上甲」並非皆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分離之形，仍可見其中所 之十與□相連之形。賓組一類卜辭之「田」字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之  形（如《合》10560），其辭爲：「貞：呼田獲」；或如《合》9750 作  形，其辭爲：「…我北田，不其受年」，亦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之形。





主要是武丁晚期之物的典賓類卜辭中，「上甲」合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明顯分離之  形（如《合》248 正），其辭爲：「翌乙酉，𠂔伐于五示：上甲、成、大丁、大甲、祖乙」；或如《合》419 片之  形，其辭爲：「貞：□自上甲至下乙」，亦是十形與□分離之形；或作橫筆與□形相連、直筆則分離之  形（如《合》270 正），其辭爲：「壬寅卜 貞：興方以羌用，自上甲至下乙」。「田」字則作  形（如《合》10136 正），其辭爲：「己亥卜爭貞：在 田有正雨」；或如《合》10567 作  形，其辭爲：「…卜貞…茲…田」，皆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之形。故於典賓類卜辭中亦可見「上甲」之橫直二筆不完全與四周分離之形。









時代上限至武丁晚期，但主要爲祖庚時期，下限至祖甲之初的賓組三類卜辭中，合文「上甲」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分離之  形（如《合》320），其辭爲：「己亥卜貞：𠂔（侑）□伐自上甲」；或作  形（如《合》10084），其辭爲：「乙亥卜爭貞： 危方…牛，自上甲，一月」，亦是分離之形；或作橫筆與□形右側相連、直筆則分離之  形（如《合》356），其辭爲：「… 𠂔于上甲，九羌，卯一牛」。「田」字則作  形（如《合》10084），其辭爲：「…于聿田，母…將 ，二月」；作  形（如《合》9911），其辭爲：「 令田于…」。是可知賓組三類卜辭中之「上甲」亦可見橫直二筆不完全與四周分離之形。但若「上甲」與「田」字同版並見時，如上述《合》10084 片卜辭，則「上甲」之十形與□形分離、「田」字之十形與□相連，二者判然有別，不易產生混淆。



祖庚、祖甲時代之出組卜辭中，主要爲祖庚時代卜辭的出組一類，其時代上限爲祖庚之初，下限至祖甲之初。「上甲」合文作橫筆與□形相連、直筆則分離之  形（如《合》22661），其辭爲：「癸…貞…乞 …自上甲…」；或作直筆與□形上方相連、橫筆分離，且於 形上加一橫筆之  形（如《合》22677），其辭爲：「癸丑卜大貞：翌甲寅，上甲彳歲…衣…」此「上甲」之形爲各組各類卜辭中首見不同於  形者，是可知上甲作  形。





形約始於祖庚、祖甲之時，由此亦可知卜辭「上甲」之作  形並非如上述王國維所云爲  形之省體，因於出組一類卜辭之前，我們尚未見到刻手於合文「上甲」使用  之形者。出組一類卜辭之「田」字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之  形（如《合》24496），其辭爲：「庚午卜出貞：翌辛未，王往田…」。



舊稱祖甲卜辭的出組二類，其主要時代爲祖甲時期，「上甲」合文或作與出組一類相同，即橫筆與□形相連、直筆則分離之  形（如《合》22663），其辭爲：「…乞 翌，自上甲衣至于毓，亡 …」；或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分離、且於  形上加一橫筆之  形（如《合》22676），其辭爲：「癸酉卜即貞：上甲彳歲其告丁，一牛」；亦見作橫筆與□形右側相連、且於  形上加「」（案：即卜辭「上」字）之  形（如《合》22673），其辭爲：「…卜旅…先上甲  」，此形爲卜辭中首見，故可謂卜辭上甲作  形者，始見於祖甲時期。「田」字則作橫筆與□形左側不相連之  形（如《合》24451），其辭爲：「癸亥卜，大即…王其田…」。



所處時代由祖庚至武乙、文丁之何組卜辭中，最早約處於祖庚、祖甲之世的何組事何類卜辭裏，「上甲」合文作  形與□形完全相離之  形（如《合》27064），其辭爲：「癸巳卜何貞：王…上甲蓺…邁雨」。「田」字則作十形與□形相連之  形（如《合》29363），其辭爲：「辛未卜何貞：王其往…田…桑…  」。



何組一類主要存在於廩辛之世，時代上限應至祖甲晚期，比何組事何類要晚，下限延伸至武乙之初。何組一類卜辭之「上甲」合文作  形之直筆下方與□不相連之  形（如《合》27042 反），其辭爲：「甲子卜，宁貞：王  ，亡尤」；或作  形與□相連、且上加一「 」形（案：此形與上述之  形皆指卜辭「上」字） 形（如《合》27075），其辭爲：「癸丑卜： 上甲，王其邁」。由此可知，何組一類卜辭之刻手於上甲



合文並不完全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分離之形；而卜辭契刻者在原本「上甲」合文上再加一「上」字時，多半便不會再去注意「上」形之橫直二筆必須與四周分離之規律，因所加之「上」字已足夠作為與田字之區別了。何組一類卜辭之「田」字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之形（如《合》28433），其辭為：「戊申卜何貞：王其田，亡」；或如《合》29337片卜辭中作形，其辭為：「…田□…」，是可知本類卜辭之刻手於「田」字皆作十形與□相連之形體。










時代上限為廩康之世的何組二類，其「上甲」合文或作與何組一類卜辭相同之形，即十形之直筆下方與□不相連之形（如《合》32097），其辭為：「庚辰卜：彳伐于上甲三羌、九小牢」；或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且上加一橫筆之形（如《合》27065），其辭為：「…辰卜…其于上甲」。至於何組二類卜辭之「田」字，則或作十形之橫筆右側與□不相連之形（如《合》28446），其辭為：「丁卯卜貞：王其田，亡」；或作十形之直筆下方與□不相連之形（如《合》29769），其辭為：「翌日其田，大吉」。是可知何組二類卜辭之刻手於合文「上甲」並不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完全分離之形，而或作一側不相連、或作與四周皆相連，但上加一橫筆之形；於「田」字皆不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完全相連之形。





在「兩系說」的村南一系卜辭裏，時代處於武丁中期至晚期之歷間類卜辭中。歷間A類之刻手於「上甲」合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皆分離之形（如《合》20521），其辭為：「…上甲十五牛」。「田」字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皆相連之形（如《合》10545），其辭為：「…呼省田，二月」。




歷間B類之「上甲」合文或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皆相連之形（如《合》32187），其辭為：「壬戌卜：用侯屯，自上甲十…」；或如《合》34113片卜辭中亦作其中之十形與□相連之形，其辭為：「…戌卜：用侯屯…」。



上甲十示…」，極易與「田」字之形體相混淆；或作卜辭中「上甲」常見之形（如《合》32312），其辭爲：「…卯于上甲又…」。至於 歷間B類卜辭刻手於「田」字，也不作一般常見之十形與四周相連之形，而作橫筆左側與□形不相連之形（如《合》20653），其辭爲：「…丑卜：田東…受年，一月」。










主要存在於武丁至祖庚、祖甲時代之歷類卜辭中，歷一類卜辭之「上甲」合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不相連之形（如《合》32063），其辭爲：「乙酉卜：帝伐自上甲」。「田」字則作與上述 賓間B類卜辭之刻手同樣之用字，即橫筆左側與□形不相連之形（如《合》33442），其辭爲：「乙丑卜貞：王其田，亡」。


約處於武丁晚期至祖庚、祖甲時期之歷二類卜辭中，「上甲」二字合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完全分離之形（如《合》34115），其辭爲：「甲申卜貞：自上甲十示又二牛、小示□羊，茲用」；或作直筆與□形上方相連、但上加一橫筆之形（如《合》34169），其辭爲：「…暨上甲其即」；或作十形與□分離之形（如《合》32026），其辭爲：「癸未貞：甲申危方用，自上甲」；或如《合》33209 之作形，其辭爲：「戊辰貞：禾自上甲其燎」，是可知歷二類卜辭之刻手於「上甲」合文，大部分作一般常見十形與□分離之形，少數則於其上加一橫筆以與「田」字作一區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村南一系卜辭中，歷二類卜辭是最早出現上甲合文作形者，而若就所處王世而言，與村中、北一系首見形之出組一類卜辭約略相當。歷二類卜辭之刻手於「田」字，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之形（如《合》33417），其辭爲：「壬辰貞：王往田亡」；或作□形中爲二橫筆一直筆、且與四周皆相連之形（如《合》33209），其辭爲：「癸亥貞：王令多尹□田于西，受禾」；或作如《合》32026 片卜辭之形，其辭爲：「王 田」。本類卜辭可見合文「上甲」與「田」字同版並見的情形，如上述《合》32026、《合》33209 片骨版，其中之「上甲」皆作橫直二筆






與四周分離之  形；「田」字則皆作  形中爲二橫筆一直筆、且與四周皆相連之  形，是可知歷二類卜辭之刻手對「上甲」合文與「田」字作了非常清楚的區別。而歷二類卜辭之刻手於「田」字作  形者，亦可視爲本類卜辭用字上之一大特點。

歷草體類卜辭之「上甲」合文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之  形（如《合》32256），其辭爲：「丁未卜：其即上甲」，易與「田」字產生混淆。本類卜辭之刻手於「田」字作一般常見之十形與  完全相連之  形（如《合》32271），其辭爲：「 以人弗擒…南田…」。是可知本類卜辭刻手於「田」字之用字情形與上述大部分 歷間B類卜辭相同，於「上甲」合文與「田」字之形體刻劃上幾乎同形，容易相混，僅能由上下文例判讀分辨之。


所處時代爲祖甲晚世至武乙初年的歷無名類卜辭中，未見「上甲」二字合文。「田」字則作橫筆左側與  形不相連之  形（如《合》33425），其辭爲：「庚子卜：王往田于白」，由辭例來判別，不難分辨此字爲「田」字。


無名類卜辭之「上甲」二字合文作十形之橫筆與  形分離、而直筆與  相連之  形（如《合》27045），其辭爲：「癸丑卜： 上甲，王其遘…」；或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分離之  形（如《合》27052），其辭爲：「其遘上甲，史 」。或作  形與  形分離、且上加一橫筆之  形（如《合》27059），其辭爲：「至上甲，王受祐」。「田」字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之  形（如《合》28451），其辭爲：「乙亥卜貞：王其田亡 」。爲田獵之辭；或如《合》29787 之作  形，其辭爲：「翌日壬…王其田，雨」。是可知無名類卜辭之刻手於「上甲」合文之形體頗多，並無一定規範，但與「田」字大致皆可由字形上作一區別，因本類卜辭之刻手於「田」字皆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之形。

在武乙、文丁時代之無名黃間類卜辭中，未見「上甲」二字合文。「田」字則作直筆下方與□不相連之形（如《合》33482），其辭爲：「戊戌卜貞：王其田亡」。



黃類卜辭的時代上及文丁之世，下至帝辛。此類卜辭中，「上甲」二字合文作形與□形皆相連、且上加一橫筆之形（如《合》37840），其辭爲：「癸未王卜貞：旬亡，王曰吉，在月又一，甲申□酒祭上甲」；或作橫筆左側及直筆下方與□形不相連、但上加一橫筆之形（如《合》37867），其辭爲：「癸未卜泳貞：王旬亡，在六月，甲寅翌上甲，王二十祀」；或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上加一「上」字之形（如《合》36530），其辭爲：「…在大邑商，王曰大吉，在九月，遘上甲…五牛」。黃類卜辭之「田」字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完全相連之形（如《合》37364），其辭爲：「乙巳王卜貞：田未往來亡，王曰吉」。


所處時代主要爲武丁中、晚期之非王卜辭中，除亞組卜辭中未見「上甲」合文與「田」字外，其餘各組各類中「上甲」合文與「田」字之用字習慣如下：



子組卜辭中未見「上甲」二字合文。「田」字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完全相連之形（如《合》21532），其辭爲：「癸亥子卜：多臣人呼田羌」。

午組卜辭中未見「上甲」合文。「田」字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之形（如《合》22043），其辭爲：「庚戌卜：往田于東」。













亞組卜辭中未見「上甲」二字合文及「田」字。







圓體類卜辭之「上甲」合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完全分離之形（如《合》22159），其辭爲：「庚申卜：自上甲一牛，至示癸一牛，自大乙九示一牢、□示一牛」。「田」字則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之形（如《合》21913），其辭爲：「癸…不□田日」。

劣體類卜辭中未見「上甲」二字合文。「田」字則爲象田中阡陌之形作二橫筆、三直筆之  形（如《合》21999），其辭爲：「…戊卜：田執」。

婦女類卜辭中未見「上甲」二字合文。「田」字則作橫筆與  形不相連、但直筆相連之  形（如《合》22374），其辭爲：「丁未卜…比田亡」。

綜上所述，可知卜辭中「上甲」之形並非如學者所云，皆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分離之形。由上文之表格與敘述中，我們可看到在賓組一類、典賓類、賓組三類、出組一類、出組二類、何組一類、何組二類、歷間B類、歷草體類以及無名類卜辭中，皆可發現合文「上甲」之橫直二筆不完全與四周分離之形。然大體而言，仍以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分離之形居多。

「上甲」作  形者，在村中、北一系王卜辭中首見於出組一類卜辭，在村南一系王卜辭中則首見於歷二類卜辭，是可知上甲作  形約始於武丁晚期至祖庚、祖甲之時，由此亦可知卜辭「上甲」之作  形並非如王國維所云爲  形之省體，因於卜辭之契刻者於合文「上甲」作  形者，首見於出組二類，其後之何組一類、黃類卜辭中亦見合文「上甲」作  形，但其時代皆在出組一類與歷二類卜辭之後。是可謂卜辭中合文「上甲」之形於一般常見之  形外，先見上加一橫筆之  形後，再出現作  形，其  形當爲甲骨文中的共筆現象，即  形上方之橫筆爲  形及卜辭「上」字之下橫筆所共用。

而在合文「上甲」作 、 等形時，卜辭契刻者在原本  形之「上甲」合文上再加一「上」字時，多半便不會再去注意  形之橫直二筆必須與四周分離之規律，如出組一類、出組二類、何組一類、何組二類、歷二類以及黃類卜辭中之 、 等形，其十形多與四周相連，因所加之「上」字已足夠作爲與田字之區別了。

卜辭之刻手於「田」字，雖大都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之形，但在上

述之𠂔類、出組二類、何組二類、歷間B類、歷一類、歷二類、歷無名間類、無名黃間類等王卜辭以及非王卜辭之婦女類卜辭中，皆可見田字之橫直二筆不完全與四周相連的刻劃情形。

卜辭中之合文「上甲」與「田」字同版並見之例，僅見於賓組三類及歷二類卜辭中。其中，賓組三類卜辭之「上甲」作十形與□形分離；「田」字作十形與□相連。歷二類卜辭之「上甲」皆作橫直二筆與四周分離之形；「田」字則皆作□形中爲二橫筆一直筆、且與四周皆相連之田形。是可知賓組三類與歷二類卜辭之刻手對「上甲」合文與「田」字有著非常清楚的分別意識，使合文「上甲」與「田」字在同時出現於一骨版時，二者判然有別，不易產生混淆。而歷二類卜辭之刻手於「田」字作田形者，亦可視爲本類卜辭用字上之一大特點。

由本文所述，多數卜辭中，合文「上甲」與「田」字皆可由字形之差異加以辨別。惟村南一系王卜辭之歷間B類、歷草體類卜辭中，因「上甲」合文多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之形，在形體刻劃上幾乎與「田」字相訛而同形，非常容易產生混淆。故於此二類卜辭中，合文「上甲」與「田」字僅能由上下文例判讀分辨之。

第六節 小結

本章所討論爲甲骨文中「形近相訛之同形字」，由各字例在形音義上之釋析，以及各組各類卜辭的用字情形之探討。發現甲骨文同形字中有多數是在意義與音韻上皆毫無關聯的文字，由於字形相近，造成部分卜辭契刻者誤刻爲另一字之形體，且於其所取象在兩個被誤以爲同形字之間毫無相干，而導致二字同形之現象。本文以「用、𠂔」、「下、入」、「丙、內」、「入、六」、「上甲、田」等例進行疏證。



在「用」、「𠂔」二字方面，此二字同形的現象僅出現於時代最晚的黃類卜辭中，並未出現於其餘各組各類卜辭，且僅屬於黃類卜辭中部分刻手因「用」、「𠂔」二字形近而產生訛變情形，並非普遍現象，是黃類卜辭刻手中獨特的一種契刻現象。


在「下」、「入」二字方面，各組各類卜辭中之「下」字多作 𠂔、𠂕 等形，「入」字則多作 𠂔 形。但部分卜辭之刻手於「下」字作 𠂔 形，而造成下、入同形的現象，僅出現於王卜辭中村南一系之歷二類卜辭，以及非王卜辭之午組卜辭，皆屬於早期武丁時期之物，其辭或作下旬，或作下乙。故此下、入二字同形的情形應當是歷二類與午組卜辭之部分刻手由於形近而訛的特殊用字情形，並不常見。

在「丙」、「內」二字方面，卜辭中「丙」字多作 𠂔 形，「內」字多作 入之 𠂔 形。但部分 組小字類、 賓間A類、部分典賓類以及非王卜辭之午組卜辭中的「內」字形體則作 𠂔 形，與「丙」字作 𠂔 形出現著同形相混的用字情形，此同形現象應是由於丙、內二字形體太過相近而產生的訛變現象。

在「六」、「入」二字方面，由各組各類卜辭中入、六二字之探討中，可知卜辭中「六」字並非如于省吾所云：「六」字作 𠂔 形皆為出現於兆側之紀數字或合文，而應用於文辭中者皆未見作 𠂔 形的情形。事實上，在卜辭敘述文句中亦常見「六」字作 𠂔 形的情形，如 組小字類、賓組一類、歷一類、子組以及午組卜辭中之「六」字，並非兆序或合文，但仍與「入」字形近相訛為 𠂔 形。而由 賓間A類卜辭中之「六」字觀之，合文中出現之「六」字實際上仍與「入」字有所區別，並非合文中的六字皆與「入」字同形。再者，典賓類卜辭中「入」、「六」二字見於同版卜辭中，二字有著明顯區別。是可知在早期卜辭中，某些契刻者由於「企圖省事」而省刻了「六」字下兩筆，呈現與「入」字同形的現象，但整體而言，





六字與入字同形並非卜辭中的常態，僅屬部分卜辭的部分刻者所出現之訛變情形。


在「上甲」、「田」二字方面，多數卜辭中，合文「上甲」作，田字則作形，二字可由字形上橫直二筆與四周分離或相連之差異加以辨別。僅村南一系王卜辭之歷間B類、歷草體類卜辭中，因「上甲」合文多作橫直二筆與四周相連之形，在形體刻劃上與「田」字形近相訛而同形，非常容易產生混淆。因此，在歷間B類和歷草體類卜辭中，合文「上甲」與「田」字無法由字形上加以辨別，只能由上下文例分辨之。




故由本文舉要提出的「用、」、「下、入」、「丙、內」、「入、六」、「上甲、田」等字組中，可看出皆為卜辭中因形近相訛之同形現象，此訛誤情形也都只出現於少數卜辭中，並非普遍現象。

第五章 依聲假借之同形字

第一節 貞、鼎同形

卜辭中習見「貞」¹「鼎」二字。就字形而言，甲骨文中貞字多作、等形，鼎字則作、等形，羅振玉云：

……今卜辭中凡某日卜某事皆曰貞。其字多作，與貝字相似而不同。或作鼎，則正與許君以鼎為貞之說合，知確為貞字矣。古經注貞皆訓正，惟許書有卜問之訓。古誼古說賴許書而僅存者，此其一也。又古金文中，貞鼎二字多不別，……合卜辭觀之，並可為許書之證。段先生改小徐本「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兩貞字作貝，是為千慮之一失矣。²

羅氏認為貞字多作形，與貝字相似而異，卜辭中貞字或作（鼎）形，《合》於許慎「以鼎為貞」之說，而《說文》中訓貞為「卜問」之義者，為許慎保留古義之一例，即羅氏認同許慎說解，以為卜辭中釋卜問之義的「貞」字是假「鼎」字而來。又由古金文與卜辭中「貞鼎二字多不別」論述小徐本《說文》中云「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³為是，而段玉裁未見甲骨金文，以後世將（貞）字中，鼎字訛為貝字之形為「貞」字之初形，任意刪改為「古文以貝為鼎，籀文以鼎為貝。」⁴之不當。

¹ 本文敘述中，皆以寬式隸定之「貞」字稱卜辭中表貞問之義。

² 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前編考釋·卷中》，17頁下，藝文印書館，民國70年3月。

³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上》「鼎」字（大徐本），143頁，中華書局，1996年6月。


⁴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七篇上》「鼎」字，322頁，黎明文化，民國80年4月。

王國維亦云：

《說文解字》鼎部：「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蓋貞鼎二字形既相似，聲又全同，故自古通用，許君見壁中書有貞無鼎，《史篇》有鼎無貞，故為此說。實則自殷周以來已然，不限古文籀文也。⁵





指出貞、鼎二字在甲金文時已出現假借通用的現象，並非至古文或籀文才有此情形。

郭沫若更進一步云：

實即 若  等形之簡略急就者。…古乃 鼎為貞，後益以卜而成（貞）字，以鼎為聲。金文復多假 為鼎，許說「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者可改云「金文以 為鼎，卜辭以鼎為 。」鼎貝形近，故 乃訛變為貞也。⁶

以為貞字之 形乃 等鼎形的簡略急就者，最早是假借鼎字為貞字，其後加上卜形而成以鼎為聲的形聲字—（貞）字，而金文中多以 字為鼎字的現象。由此，可見許慎於「以鼎為貞」之說解無誤，亦可證明甲骨金文時已見假鼎為貞的情形。

在郭說之後，裘錫圭又云：









……「鼎」、「貞」古音相近，「貞」字本作「」，「卜」「鼎」聲。「」字後出，殷人是借「鼎」為「貞」的。卜辭中借為「貞」的「鼎」字通常寫作，是由鼎字作的一體簡化而成的。…⁷

更進一步說明了「貞」字乃假「鼎」字為之，貞、鼎二字通用的關係。由

⁵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23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60 年 8 月。

⁶ 郭沫若《卜辭通纂附考釋》，6 頁上，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83 年 4 月。

⁷ 裘錫圭〈釋「勿」「發」〉，76 頁，《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 8 月。

二字之形體觀之，貞字作、之形者，實象鼎字形體之省。鼎字在卜辭中作、等形，實象鼎之兩耳腹、足之形，其下的足形並非如《說文》所云為析木之形。故貞字之作、等形者，其上部實象鼎耳、鼎腹之省，下部則象鼎足之省。但在字形上，仍有一些學者提出新的見解，如馬孝亮釋貞字為魚身的圖案簡化而來⁸。由上文之敘述，貞字之作形，實為鼎字之象鼎耳鼎腹及鼎足之簡化形體，是可知馬孝亮之說不可信。「貞」字無可象之形，故假音同之「鼎」字為之，然鼎形契刻較繁複困難，而貞字幾於每辭必有，因此省其形構作形，在晚期卜辭中，貞鼎二字之形已有區別。

就字音而言，「貞」字之上古音為端母耕韻，「鼎」字之上古音亦是端母耕韻，二字於上古時本屬聲母、韻部皆同之雙聲疊韻關係，故貞本借鼎為之，聲音方面，毫無問題。

然就字義而言，則歷來學者各持許多不同的論點。許慎於《說文》「貞」字云：

貞，卜問也。從卜，貝以為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⁹

「鼎」字云：

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者，螭魅魍魎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象析木以炊也。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¹⁰

歷來大部分古文字學者都認同甲骨文中以鼎為貞，為卜問義，亦即同意許慎對「貞」字之說解為「卜問」之義。我們在古代「卜以決疑」（《左

⁸ 馬孝亮〈對兩個甲骨文字的探源〉，53-55 頁，《中原文物》1988 年第 4 期。

⁹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下》「貞」字（大徐本），69 頁，中華書局，1996 年 6 月。

¹⁰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上》「鼎」字（大徐本），143 頁，中華書局，1996 年 6 月。

傳·桓公 11 年》)之思想前提下，將卜辭前辭中出現之「貞」字釋為卜問，表貞人卜問吉凶禍福之義。早期學者如郭沫若並由此義，衍生出貞字所引之命辭應皆為疑問句的觀點，此說本為學界所公認不爭之論，但有部分學者對於「貞」字之義有著不同的說解，如饒宗頤在《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中主張「貞」字於卜辭中具數義：

一、泛言「卜問」，此自貞卜動作之過程言之。

二、訓「當」，此自貞卜之職掌言之。

三、專言「正龜」，引申為事之「正」，此自貞卜之承續及其結果言之。

四、訓「定」，又以「鼎」字代貞，貞訓正，故引申為定。¹¹

文中並引經傳中「貞」字的訓解以證之。但饒氏之說除第一義，即許慎所言之「卜問」義《合》於卜辭中實際文例之說解外，其餘三說雖於古代典籍中有所引證，但今日學界對饒氏所提出之第二、三、四說大多不表示認同的意見。

另有部分外國學者對「貞」字之字義有其新解，我們可由陳煒湛在〈卜辭貞鼎說〉一文中所舉數例可見一般：

一、以「正」釋「貞」(Keightley)

二、釋 為鼎，認為是在鼎前主持占儀。(Keightley)

三、釋 為鼎，認為是主禮占儀。(雷煥章)

四、釋貞為貞測、擬測。(舒徠、高島謙一)¹²

¹¹ 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70-71 頁，香港大學出版社，1959 年 9 月。

¹² 陳煒湛〈卜辭貞鼎說〉《甲骨文論集》，136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但陳氏於文中論及除第一說之以「正」釋「貞」在古典文獻上有其根據外，其餘諸說均屬學者個人之臆測及推斷，而第一說之提倡者又在提出第二說時與以推翻，故此四說皆有待考證。但由於對「貞」字說解之差異，也因此造成部分外國學者如高島謙一、雷煥章等，提出卜辭之命辭未必皆是疑問句，而為陳述句之說¹³，其後如李學勤、裘錫圭等學者亦對卜辭之命辭是否為疑問句有了不同於傳統的討論¹⁴，即便如此，仍有學者如朱歧祥¹⁵、王宇信¹⁶、陳煒湛¹⁷等認同由占卜的性質而言，以為大部分命辭應讀為問句而不得讀為陳述句之觀點，依此情形看來，學界對於卜辭命辭之性質仍然沒有定論。由於本文主要討論卜辭斷代中「貞」「鼎」二字之用字情形，因此，關於卜辭命辭是否為問句的問題，將於日後另文討論之。

濮茅左在〈「貞」字探源〉一文中，就卜辭中「貞」「鼎」二字分析之，以為作 形之「貞」字皆專表「貞問」之義，而作原始鼎形之「鼎」字則可作四義解：

一、 於卜辭前辭，即作貞字解，為「問」義，如《合》22130：「乙巳鼎，匕（妣）庚？」

二、 表示時間上「現在」的副詞。如《合》6485 反：「 氏之 齒鼎龍。」

三、 器名。如《合》31000：「...卜新異鼎...」

¹³ 高島謙一〈問鼎〉，《古文字研究》第9輯，75-95頁，中華書局，1984年1月；雷煥章《法國所藏甲骨錄》，光啓出版社，1985年12月。

¹⁴ 李學勤〈續論西周甲骨〉，71頁，《人文雜誌》1986年1期；裘錫圭〈關於殷墟卜辭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古文字論集》，249-276頁，中華書局，1992年8月。

¹⁵ 朱歧祥〈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問句考辨〉《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178-20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

¹⁶ 王宇信〈申論殷墟卜辭的命辭為問句〉，20-21頁，《中原文物》1989年第2期。

¹⁷ 陳煒湛〈論殷墟卜辭命辭的性質〉《甲骨文論集》，154-16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四、用牲法。如《合》11350：「貞，鼎牢。」¹⁸

其中，濮茅左所言之第一義，當釋「貞」字，是卜辭中貞字少數作原始鼎形的字體，應是貞字假借鼎形而尚未簡化之過渡用字階段。

另外，陳煒湛對於「鼎」字在卜辭中之用法亦提出其見解：

……與貞相對，卜辭命辭中鼎的字義、詞性都不是單一的，而遠較「貞」為複雜，且迄今無定論。就筆者所接觸的卜辭資料分析，參校前輩時賢之說，驗以文獻資料，可將命辭中鼎字的用法歸納為三種：用為名詞，用為動詞，用為副詞。……

一、用為名詞。作為器物名稱的鼎，卜辭中很少出現，《摭續》275 有「新異鼎」一語，惜上下文已殘缺。……于省吾先生說：「甲骨文新異鼎之異讀為翼。…甲骨文的新異鼎，指新鑄有翼的鼎言之。」卜辭又有牢鼎之稱。…古有豕鼎、羊鼎、牛鼎諸稱，分別專指烹煮、盛放豕、羊、牛之大鼎，…在當時，「鼎」似乎也有用為人名、地名之例。…

二、用為動詞。…卜辭命辭鼎用為動詞者，其義殆從鼎之用途引申而來，即（一）用鼎烹煮犧牲（物牲或人牲祭品），（二）用鼎祭祀或稱用鼎舉行祭儀。…

三、用為副詞。「鼎」置於動詞前，起狀語的作用，詞性變為副詞，其義為當。…這種用法，亦見於傳世典籍，如《漢書·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顏師古注：「服虔曰：『鼎，猶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

後世鼎有用為定語、修飾名詞的用法，義為大、重，如稱鼎力、鼎

¹⁸ 濮茅左〈「貞」字探源〉《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二期（建館 30 周年特輯），7-8 頁，1982 年 10 月。

運、鼎姓、鼎族等等，其詞性當屬形容詞。但鼎的這種形容詞詞性不見于卜辭，至少目前尚無確切辭例可予證明。¹⁹










在鼎字用爲名詞方面，陳氏舉出卜辭中有作器物名稱、人名或地名者，如新異鼎、牢鼎等器物名稱，但辭例甚少，故是否卜辭中真有牢鼎、五牢鼎之稱？皆有待商榷。在鼎字用爲動詞方面，與濮茅佐所言之「用牲法」意義相近，但陳煒湛所歸納的範圍更爲廣泛，指有關用鼎烹煮或用鼎祭祀的動作。在鼎字用爲副詞方面，陳氏與濮氏之說亦大致相同。





























如上述，由於貞字初借鼎字爲之，故有貞鼎二字同形之情形出現，但貞鼎二字之形體於晚期卜辭中已有所區別。凡表「卜問」義之貞字，除少數作原始鼎形之外，多作簡省後之 形，且貞字作 形應爲卜辭前辭中表貞問義之專有形體，因此，我們在甲骨文之後的文字中如金文未見作 形之貞字。











以下即分別就「貞」、「鼎」二字於各組各類卜辭中之字形作一分析，探討卜辭中貞鼎二字因假借而同形的情形：


















【貞、鼎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

¹⁹ 陳煒湛〈卜辭貞鼎說〉《甲骨文論集》，137-138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貞	鼎
王 卜 辭	組肥筆類	 20583 21031 21220 22507	 21138 21450
	組小字類	 54 20710	 19849 19962
	賓間 A 類	 258	
	賓間 B 類	 3122	 21154
	出類	 19946	
	賓組 類	 11892	

	賓組一類	 3113	    3171 15267 19500 19699
	典賓類	        858 10072 9951 4371 171 418 6485 13404	
	賓組三類	 10048	  1826 11350
	出組一類	 22537	
	出組二類	     24800 25157 25379 23176 23032	
	何組事何類	 27064	
	何組一類	   29418 28001 27456 反	  30810 31000

	何組二類	 28252	  30288 30997
	歷間 A 類	 33198	
	歷間 B 類	 20385 正	
	歷一類	 32764	
	歷二類	 34476	
	歷草類	  34152 32499	
	歷無名間類	 30173	




	無名類	 30588	  28022 30013
	無名黃間類	 29087	
	黃類	  38765 35777	
非 王 卜 辭	子組	  21782 21805	  21618 21805
	午組	  22086	 22091
	亞組	  22306 22308	
	圓體類	  21893 21954	




	劣體類	 21959	
	婦女類	   22134 22192 22197	 22145


孫海波《甲骨文編》中鼎字下所收諸字，並非全爲鼎字，究其文例、用法等，或用爲貞問義之貞字。也就是說，孫海波在《甲骨文編》中將一部分釋爲貞字者收錄於 0864 號「鼎」字條下，如 組肥筆類之 𠩺（《甲》2307 = 《合》21028）、𠩺（《甲》2851 = 《合》20355）、𠩺（《甲》3575 = 《合》21477）、𠩺（《乙》9085 反 = 《合》20463 反）、𠩺（《乙》9073 = 《合》20577）等； 組小字類之 𠩺 形（《續》5·16·4 = 《合》20294）； 虫類卜辭之 𠩺（《甲》2902 = 《合》20576）、𠩺（《戠》47·8 = 《合》22317）等形，《文編》皆釋爲「鼎」字，但若由卜辭文例觀之，實皆爲「貞」字。



以下即分別就「貞」、「鼎」二字於各組各類卜辭中之字形作一分析：


時代最早的 組肥筆類卜辭中，「貞」字形體繁多，有常見的是經簡省後之 𠩺 形（如《合》21031），其辭爲：「…貞：商… 其不宅」，此形之鼎耳與鼎足皆已簡化，但仍可看出圓形之鼎腹；又有與貝字相似之作 𠩺 形（如《合》20583）者，其辭爲：「癸亥卜貞：商□」，有些學者釋貞字從貝之說，或許就是由此所衍生出之訛變字形；另有作方耳之 𠩺 形者


(《合》21220)，其辭爲：「貞：酒」，字形下部與鼎字之原始象形者無異，此字形爲 組肥筆類中常見之「貞」字字形，是判定 組肥筆類卜辭的一個字形特徵，但此形於本類卜辭中亦見釋作「鼎」字者，需依文例判斷之，此情形即顯示了卜辭中「貞」字假借「鼎」字爲之所造成的同形現象。此外，本類卜辭之「貞」字又有作  形者（如《合》22507），象原始鼎形，其辭作：「戊子貞：…」由文例觀之，的確應釋爲「貞」字，因此，貞鼎二字在時代最早的 組肥筆類卜辭中，有二字同形混用的情形，顯示貞字在 組肥筆類卜辭中假借鼎字形體的用法，部分契刻者仍習用鼎字形體表貞字，但有些書寫者已經有意識的將貞字與鼎字作一區別。 組肥筆類卜辭中之「鼎」字有作  形者（如《合》21138），其辭作：「…辰卜：王…𠄎禦…鼎𠄎…」，此處作貞字於辭義不合，故應釋作鼎字，似爲祭祀中以鼎爲祭之動詞用；又見作象原始鼎形之  形者（如《合》21450），其辭爲：「…于鼎…」，此處之鼎字應當是作地名解。






組小字類「貞」字作方耳之  形（如《合》54），其辭爲：「乙酉卜，王貞： 不喪眾」。組小字類之「鼎」字已與「貞」字有了明顯的區別，或作  形（如《合》19849），其辭爲：「…示鼎三小 ，卯子祝歲…」，當作動詞用；或作  形（如《合》19962），其辭作：「…𠄎（侑）母庚豕鼎，用」，當作名詞用，如前文中所述陳煒湛所稱之豕鼎，即指烹煮、盛放豕之鼎。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期之 賓間類卜辭中， 賓間A類之「貞」字作  形（如《合》258），其辭爲：「乙未卜貞： 隻（獲） 。十二月，允隻（獲）十六，以羌六」，其字形之鼎耳介於方耳與尖耳間，且鼎腹略寬。 賓間A類卜辭中未見「鼎」字。






賓間B類之貞字作  形（如《合》3122），其辭爲：「□辰□貞：子雖不作，艱不死」本類卜辭之貞字類似於 組小字類中《合》20710 之字形，雙耳足之筆劃相連，兩類貞字之差異在於 組小字類明顯地作上窄下寬之斜耳足形，而 賓間B類之「貞」字則作平行之耳足形。 賓間B類之「鼎」字作  形（如《合》21154），其辭作：「□卯卜…于□鼎」，卜辭文例不全，此處之鼎字似作名詞解。




武丁中期之 𠩺 類卜辭中，「貞」字作  形（如《合》19946），其辭爲：「庚午卜貞：王 亡 𠩺，在南土」，仍似鼎形，未脫原始造字之象形意味。 𠩺 類卜辭中未見「鼎」字。


在大量出現於武丁中期以後之賓組卜辭裏，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晚期之賓組 類卜辭中，「貞」字作  形（如《合》11892），其辭爲：「丙申卜韋貞：其雨」，作尖耳足狀之 形，爲卜辭中貞字常見之簡略形體。賓組 類卜辭中未見「鼎」字。



賓組一類卜辭之「貞」字作  形（如《合》3113），其辭爲：「貞：今乙丑呼子□， 𠩺于父□□牛」，作常見的尖耳足狀之 形。賓組一類卜辭中多見「鼎」字，有作  形者（如《合》3171），其辭爲：「貞：呼子…于 𠩺妣鼎 𠩺龍」；或作  形（如《合》15267），其辭作：「貞：鼎惟 𠩺，十三月」，似作副詞用；或作  形（如《合》19500），其辭作：「貞：岳…我鼎」，當作表器物之名詞；或作  形（如《合》19699：「□卯卜□貞：于…鼎…」），辭例不明。

典賓類卜辭之貞字除作常見之尖耳足狀之  形（如《合》4371：「…


□貞：…多…」外，另有作上加一卜字之  形（如《合》10072），其辭爲：「貞：□年□岳」。典賓類卜辭之「鼎」字形體眾多，有作  形（如《合》171），其辭作：「… 貞：王鼎比望乘…」，此鼎字用作時間副詞；有作  形（如《合》418），其辭爲：「貞：王□鼎𠩺伐，二告」，此處之鼎字當用作副詞；或作  形（如《合》6485），其辭作：「祝以之疾齒，鼎龍」，亦當用作副詞；或作  形（如《合》13404：「…二□鼎剝…」），辭例不明，疑當動詞用。





賓組三類之「貞」字作  形（如《合》10048），其辭爲：「丁亥卜貞：取祖乙」，本類卜辭與上述 組小字類、 賓間B類等卜辭中之貞字形體相近，皆爲雙耳足筆劃相連之形，此外，於下述之出組二類、何組一類以及黃類等卜辭中亦見此形者，故可謂爲此六類貞字之字形結構特徵，且在卜辭契刻者間或許存在著師承關係。賓組三類卜辭之「鼎」字作  形（如《合》1826），其辭作：「𠩺（侑）于祖丁…，卯，曰： 卯鼎」，此處當作以鼎爲祭之動詞用；或作  形（如《合》11350），其辭作：「貞：鼎」，此鼎字亦當作動詞用。




祖庚、祖甲時代之出組卜辭中，出組一類之「貞」字作  形（如《合》22537），其辭爲：「貞：弗其伐」，爲常見之尖耳足形。本類卜辭中未見「鼎」字。



出組二類之「貞」字常見作雙耳足相連之  形（如《合》23176），其辭爲：「癸亥卜旅貞：其又（侑）…父丁，牛」；然亦有作尖耳足狀之  形（如《合》25157）者，其辭爲：「貞： 又，四月」。本類卜辭中亦未見「鼎」字，由表中可知，我們在出組卜辭中皆未見鼎字，若就鼎字作動詞


解之義而言，此現象或許也表示了在出組卜辭中祭祀時未出現以鼎烹煮犧牲或以鼎祭祀的儀節。


所處時代由祖庚早期至祖甲晚期之何組事何類卜辭中，「貞」字作尖耳足之  形（如《合》27064），其辭爲：「癸巳卜何貞：王 福上甲，蕇雨」，爲卜辭中常見之貞字形體。本類卜辭中亦未見「鼎」字。




何組一類卜辭之「貞」字作  形（如《合》28001），其辭爲：「壬寅卜頃貞：翌日癸卯，王其□」或作  形（如《合》27456 反）等形，其辭爲：「戊寅卜貞：其…；庚戌卜何貞：翌辛亥，其又（侑）毓妣辛饗」本類卜辭大異於其他類組卜辭之貞字，其雙耳足相連之筆劃皆下移至居中處，或置於鼎腹兩橫劃間、或省其鼎腹橫筆、又或省一斜筆…等等，形體不一，亦是本類卜辭中之特徵字形。何組一類卜辭之「鼎」字形體皆較奇詭，作  形（如《合》30810：「…午卜彭… 巳鼎…矢于毓」），當作以鼎爲祭之動詞用； 形（如《合》31000：「…卜新異鼎」），此即于省吾、陳煒湛等學者所指之「新異鼎」，作爲器物名稱之名詞用。


何組二類之「貞」字則作常見的尖耳足之  形（如《合》28252），其辭爲：「貞：即于又（侑）宗，又雨」。何組二類卜辭之「鼎」字作  形（如《合》30288），其辭作：「其…鼎…南門…弗…」，辭例不明，故無法判斷其義；或作  形（如《合》30997），其辭作：「其鼎，用。三玉、犬、羊」，作動詞用。



在村南一系卜辭方面，時代處於武丁中期至晚期之 歷間類卜辭中，歷間A類卜辭之「貞」字作  形（如《合》33198），其辭爲：「□卯貞：旁不□」，本類卜辭由於契刻者之書體風格皆瘦勁峭直，故「貞」字皆作狹長之  形。本類卜辭未見「鼎」字。

歷間B類之「貞」字作  形（如《合》20385 正），其辭爲：「□□貞：…止…佳…」，與 組小字類中《合》54 之字形相近，其特徵在於其雙耳皆作介於方耳與尖耳間之形，非如 組小字類卜辭之「貞」字作九十度直角之方耳形。此一貞字形體於 歷間B類卜辭之分類判斷中，爲一重要之特徵性字體。本類卜辭未見「鼎」字。




主要存在於武丁至祖庚、祖甲時代之歷類卜辭中，歷一類卜辭之貞字作  形（如《合》32764），其辭爲：「□□貞：…帚井… 沚 」與上述 歷間B類卜辭之貞字形體類似，其雙耳折角之角度略小於直角者，稍異於 組小字類卜辭之貞字字形。歷一類卜辭中未見「鼎」字。


歷二類卜辭之貞字作 、 形（如《合》34476），即除作 形外，另有一部分之貞字於 形下加兩短橫筆作  形，似鼎足之基底也，此與下述無名類卜辭之貞字相同，故此形體爲兩類卜辭之特徵性字形。歷二類卜辭中未見「鼎」字。



歷草體類卜辭之貞字則作  形（如《合》32499），其辭爲：「丙申貞：中丁 ，亡 」，爲尖耳足之 形，但由於歷草類在書體風格上較爲草率，故其貞字亦顯凌亂。歷草體類卜辭中未見「鼎」字。

所處時代爲祖甲晚世至武乙初年的歷無名類卜辭中，貞字作  形（如《合》30173），其辭爲：「庚午卜貞：□至于 ，貞入圃，茲用」。歷無名間類之貞字於卜辭中堪稱殊異，出現了見於早期之象形字體，鼎之方耳形刻於側邊，異於他類卜辭之作方耳者。然此字形亦可見於金文中之鼎字，如作旅鼎之  形（《金文編》1146 號），足證古文字中貞、鼎二字同形相假。歷無名類卜辭中亦未見「鼎」字，由上述之 歷間類、歷一類、歷二類、歷草體類以及本類卜辭中皆未見鼎字的現象觀之，故見於村南一系卜






辭的歷類卜辭中皆無鼎字的出現。

無名類卜辭中極少見貞字的出現，在少數「貞」字中，可見「貞」字作  形者（如《合》30588），其辭爲：「丙辰卜□貞：其」。無名類卜辭中「鼎」字作  形（如《合》28022），其辭作：「丁午鼎，新」；或作  形（如《合》30013），其辭作：「王其鼎，有大雨」，由上述辭例觀之，本類卜辭之鼎字當皆用作動詞。



在武乙、文丁時代之無名黃間類卜辭中，「貞」字作  形（如《合》29087），其辭爲：「□戌卜貞：□其田孟，亡」，爲常見之貞字形體。本類卜辭中未見「鼎」字。



在時代最晚的黃類卜辭中，「貞」字除作雙耳足分離之  形（如《合》35777）外，其辭爲：「□□卜貞：王□般庚登…」，亦見作雙耳足相連之  形（如《合》38765）者，其辭爲：「甲子卜貞：王今夕亡」。而其所從之兩豎筆則皆作上窄下寬之斜筆，爲黃類卜辭中貞字之主要特徵。本類卜辭中未見「鼎」字。



所處時代約爲武丁中晚期之非王卜辭中，各組各類「貞」「鼎」二字之字形分析如下：


子組卜辭之「貞」字作  形（如《合》21782），其辭爲：「戊申貞：口步」，或作  形（如《合》21805），其辭爲：「辛丑子卜貞：用小牢，龍母」，同於王卜辭中村南一系之歷二類、無名類卜辭，於尖耳足之  形下端加上似鼎足基底之兩短橫筆，爲子組卜辭之重要特徵字形。子組卜辭之「鼎」字作  形（如《合》21618），其辭作：「乙巳卜：丁來鼎」，此鼎字當用作動詞；或作  形（如《合》21805），其辭作：「辛丑卜：中



母己鼎」，此處之鼎字亦當作以鼎爲祭之動詞。

午組卜辭之「貞」字作  形（如《合》22086：「壬申卜貞：子…
甾內乙，亡」），皆作原始象形之鼎形。本類卜辭之「鼎」字大異於其餘
各組各類卜辭中所出現之字形，作於鼎腹加一豎劃之  形（如《合》
22091），其辭作：「乙酉卜：禦家艱□下乙，五牢鼎，用」，此辭即前述陳
煒湛所提及之「五牢鼎」，但陳氏云：「古有豕鼎、羊鼎、牛鼎諸稱，分別
專指烹煮、盛放豕、羊、牛之大鼎，此稱五牢鼎，當指五隻烹煮、盛放『牢』
（即經專門飼養的牛）的鼎。不過，這類辭例極少，『五牢鼎』是否連讀
為『“五”牢鼎』，也不無可疑之處，牢鼎之名可否成立，還有待繼續證
明。」²⁰，因此，陳氏雖提出牢鼎、五牢鼎之用爲名詞，但仍未下定論而
有待商榷的。


亞組卜辭之「貞」字除作常見之  形（如《合》22308：「壬子卜亞
貞：…」）外，亦見與 組小字類同作方耳之  形（如《合》22306：「庚
子卜亞貞：…」）者。「鼎」字則未見。












圓體類卜辭之貞字作  形（如《合》21893：「壬…貞…」）、 形（如
《合》21954：「庚辰卜貞：…亡若」），受圓體類圓潤之書體風格影響，貞
字形體皆作圓腹狀。本類卜辭中亦未見「鼎」字。


劣體類卜辭之貞字作  形（如《合》21959：「甲子貞：口亡告」），
作字體拙劣、略顯寬腹之 形。本類卜辭中未見「鼎」字。



婦女類卜辭之貞字與亞類卜辭相同，除作尖耳狀之  形（如《合》
22134：「甲辰貞：羌…」）外，又作方耳之  形（如《合》22192：「貞…」）。



²⁰ 陳煒湛〈卜辭貞鼎說〉《甲骨文論集》，137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本類卜辭之鼎字作  形（如《合》22145），其辭作：「毫于妣乙… 鼎…」惟此辭之辭例不明，此處之鼎字似作動詞，仍待商榷。

綜上所述，在各組各類卜辭中，除早期之 組肥筆類卜辭中貞、鼎二字有出現同形的情形，而需視卜辭文例來判斷之外，其餘各組各類卜辭之契刻者於貞、鼎二字皆判然有別，顯示表示貞問意義之貞字與鼎字在甲骨文中已有區別。其中，「貞」字之形體多變，主要有 、、、、、 等形體，如前述，因卜辭為記錄貞卜之事，其中需大量契刻表貞問義之貞字，在無形可象的情形下，假借之鼎字為之，其後又由於鼎字形體繁複、不易契刻而簡省為  形，隨著卜辭契刻者不同的用字習慣，又有各種不同的形體變化。卜辭中貞字最常見作尖耳足狀之  形，如傳統分期中屬第一期、第一期附之 組肥筆類、 歷間A類、賓組一類、典賓類、賓組類、歷草類、一部分歷二類以及子組、亞類、圓體類、劣體類、婦女類卜辭等，可見於武丁至祖庚、祖甲時代，貞字即皆作  形。第二、三、四期之貞字亦大抵皆作  形，如出組一類、何組二類與何組事何類以及無名黃間類卜辭之貞字即多作整飭之  形，蓋貞字使用簡省之形體於第二期以後已趨定制。

而「貞」字作雙耳足相連之  形則如 組小字類、 賓間B類、賓組三類、出組二類、何組一類以及最晚之黃類卜辭等。

「貞」字作方耳尖足之  形者則見於王卜辭中之 組肥筆類、 組小字類以及非王卜辭之婦女類、亞類等卜辭中。此外， 歷間B類、歷一類、歷二類與歷草體類等村南一系之歷類卜辭中，貞字所從之雙耳皆作介於方耳與尖耳間之  形者。

另有貞字有作  形者，出現於王卜辭之歷二類、無名類與非王卜辭之子組卜辭中，於  形下端加上似鼎足基底之兩短橫筆。

少部分卜辭之貞字仍保有濃厚的鼎之象形意味，作尖耳寬腹足之  形。

形，如王卜辭之 組肥筆類、𠩺類以及非王卜辭之午組、圓體類、婦女類卜辭等。皆屬於早期武丁時期之卜辭，此現象應是貞字在造字之初假借鼎形爲之的形體，其後因卜辭中大量使用貞字，故簡省之爲 形。

「鼎」字在卜辭中不常見，我們在王卜辭之 賓間A類、 歷間A類、 歷間B類、𠩺類、賓組 類、出組一類、出組二類、何組事何類、歷一類、歷二類、歷草體類、歷無名類、無名黃間類以及黃類卜辭與非王卜辭之亞組、圓體類、劣體類卜辭中，皆未見鼎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組卜辭中與黃類卜辭，皆未見鼎字；而在村南一系之 歷間類、歷一類、歷二類、歷草體類以及歷無名類卜辭中，亦皆未見鼎字。此現象或許顯示在出組卜辭、黃類卜辭與歷類卜辭中，未出現以鼎烹煮犧牲或以鼎祭祀的儀節。

卜辭之書寫者在「鼎」字形體上，皆將鼎耳、鼎腹與鼎足之特點明顯地刻劃出來。其中，鼎字用作名詞解者，見於王卜辭之 組肥筆類、 組小字類、 賓間B類、賓組一類、何組一類以及非王卜辭之午組卜辭中；鼎字用作動詞解者較爲多數，主要見於王卜辭之 組肥筆類、 組小字類、典賓類、賓組三類、何組一類、何組二類、無名類以及非王卜辭之子組、婦女類卜辭中；用作副詞解者，則主要見於王卜辭之賓組一類與典賓類兩類卜辭中，故可視爲此兩類卜辭的特殊用字情形。

由上述對各組各類卜辭中貞、鼎二字之字形及用法等分析，可見貞字在早期卜辭之 組肥筆類、𠩺類、午組等卜辭中以原始鼎形表示之；但到了較晚卜辭如何組、無名類、黃類卜辭中，則皆作 形，故貞、鼎二字原本共用一形，最初由於「貞」字無形可象，便假借同音之「鼎」字爲之，其後由於卜辭卜問之性質，在卜辭中需大量使用貞字，於是書寫者將表貞字之鼎形簡化爲方便契刻之 形，於是「貞」字作 形遂成卜辭中之專字，而「鼎」字繼續使用象其原始鼎形之形體。因此，卜辭早期中貞、鼎二字

依聲假借而同形；而到了晚期卜辭的階段，貞、鼎二字之形已有明顯的區別。

第二節 子、巳同形

卜辭中 𠂔、𠂕、𠂖、𠂗、𠂘 等形，除釋爲人名子某、子孫等之「子」字外，亦出現釋作干支之「巳」字之情形。本節針對子、巳二字同形之情形，作一探討。

關於「子」字，許慎《說文》中云：

𠂔，十一月易氣動萬物滋，人 為偁，象形。𠂔 古文子。𠂔、象髮也。𠂔 籀文子。囟、有髮、臂、脛，在几上也。²¹

卜辭中干支之「子」字皆作 𠂔、𠂕、𠂖、𠂗、𠂘、𠂙 等形²²，故子字於造字之初本象幼兒頭上有髮及兩脛之形，與《說文》子字之籀文作 𠂔 者同顯造字本義。卜辭之「子」字另有作 𠂕、𠂖、𠂗、𠂘 等形者，李孝定言其象幼兒在襁褓之中，兩手舞動，上象其頭之形²³。唐蘭亦云：

𠂔 和子，都是小孩子的形狀，不過 𠂔 已是能行走的孩子，而子還是手抱的罷了。²⁴

唐蘭之論，以爲 𠂕、𠂖 等形與作 𠂔、𠂔 等形之「子」字者均取象於幼兒，僅其字形之表現各異而已。然季師旭昇以爲 𠂔 形和 𠂕 形之「子」字意義則與唐說相反，季師以爲 𠂔 有囟門，故當爲初生年幼的嬰兒，𠂕 則爲已能行走的小孩。²⁵

²¹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子」字（大徐本），309 頁，中華書局，1996 年 6 月。

²² 參羅振玉《增訂殷墟文字考釋·中卷》，3 頁下，藝文印書館，民國 70 年 3 月。

²³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卷十四》「子」字條，4309-4313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50，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4 年 11 月。

²⁴ 唐蘭〈關於「夏鼎」〉，2 頁，《文史》第 7 輯，1979 年 11 月。

²⁵ 季師旭昇《說文新證（下）》，282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93 年 11 月。

上述諸形於卜辭中皆釋「子」字，但值得注意的是，干支字中甲子之「子」專作 𠂔、𠂕 等形，而「子」字作 𠂔、𠂕 等形者，於卜辭中除作人名「子某」（如「子商」、「子漁」、「子畫」等）之「子」；亦作子孫之「子」（如「婦某有子」）、祭禱對象之「子」（如「太子」、「小子」、「三子」）等等之外，亦見 𠂔、𠂕 等形於卜辭中假借作十二支中第六位之「巳」字。

關於「巳」字，許慎《說文》云：

巳也，四月易氣巳出，陰氣已滅，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為它象形。²⁶

孫海波《甲骨文編》一七〇四號「巳」字條下包含二形：一為祭祀之祀所 之偏旁「巳」，作 𠂔 形；另一為干支字辰巳之「巳」，作 𠂔、𠂕、𠂖、𠂗 等形，於 𠂔、𠂕 等形之本義，諸家說解各異，李孝定以為 𠂔、𠂕、𠂖 等形同為一字²⁷，李氏此說殆從郭沫若以為 𠂔 形之本義與 𠂕 形同為人形之說，蓋郭氏云：

骨文巳字實象人形，其可斷言者，如祀字作 祀 若 𠂔、殆象人於神前跪禱；如改字作 改 若 𠂕，殆象朴作教刑之意，子跪而執鞭以懲戒之也，故巳實無象蛇之意。巳之為蛇者，其事在十二肖象輸入以後。²⁸

然李氏又言郭氏以為 𠂔 象人於神前跪禱之形者為誤，應「象子之未成形」²⁹。據此，郭沫若與李孝定二者於巳字之說雖稍異，但都以為卜辭中作祭祀用之 𠂔 形與干支之 𠂕 形皆取象於人形而來。

²⁶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巳」字（大徐本），311 頁，中華書局，1996 年 6 月。






²⁷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卷十四》「巳」字，4359-4369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50，民國 54 年。

²⁸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干支》，24 頁，藍燈文化，民國 80 年 9 月。






²⁹ 同前註。
























葉玉森則以爲郭不可信，其云：





郭氏謂  象人跪形，考卜辭狀跪形之人必作垂足，如 、 可證。

若作  則象跪而翹足，似與造字通例不合。又卜辭  (虫)  (它)  () 之尾形均上翹，與  同，則許君謂已為蛇形，或可信也。

30

葉氏以爲甲文中  字亦作象虫之  形，故《說文》釋「巳字爲它象形」之說可從也。於此，季師旭昇由 、 二形之孳乳字分析歸納出巳字作  形之本義應似虫形：

…以孳乳字而言，卜辭  字與  之字不相通，足證 、 二字形義皆無可以相通處。卜辭  之字有 、、、、、、 等字，皆無子孫義。而  之字有  (《佚》三八四)、 (《前》六·四七·八)，皆象裏妊之形，然腹中之胎兒作 、不作 ，卜辭之  (十二辰之第六位)，小篆作 ，故小篆  所 之  相當於卜辭之  而非 。³¹

是可知「巳」字於《甲骨文編》中作 、 兩形者，實爲二字，不相混同矣。其中作  形者爲虫形，作  形者則爲干支字之巳字，假借子形而來，因干支字皆無本字，需假借爲之。由子、巳二字之上古聲韻觀之，子字上古音在精母之部，巳字上古音爲定母之部，兩字古韻部相同，古聲母方面則爲齒音與舌音之鄰紐關係，二字的聲音關係不算太遠，故可謂在

³⁰ 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卷一》，32 頁下，藝文印書館，民國 55 年 7 月。

³¹ 季師旭昇《甲骨文字根研究》「巳」字，360 頁，台灣師範大學國研所博士論文，民國 79 年 6 月。

「巳」字假借「子」字而同形。因此，𠄎、𠄏等形於卜辭中有釋「子」字者，亦有假借爲「巳」字者。也就是說，卜辭中以𠄎、𠄏等形專門表示地支第一位之「子」字，而以𠄎、𠄏等形表示人名、子孫之「子」字。但卜辭中地支中第六位之「巳」字亦因無形可象而假借作𠄎、𠄏等形之「子」字，形成卜辭中子、巳二字同形的現象。







古文字中甲子之「子」、子孫之「子」、辰巳之「巳」、祭祀所 之「巳」四形，自甲骨以來多所混淆，迄於小篆，甲子之「子」與子孫之「子」字同形作𠄎，辰巳之「巳」與祭祀之「祀」字偏旁同形作𠄏，字形至此始有嚴格之區別。

其後，陳煒湛又提出子、巳二字爲「異字同形」：

甲骨文子孫之子與十二支之巳同形，均作𠄎或𠄏。金文亦然。最初的研究者如劉鶚、孫詒讓囿於陳說，將𠄎、𠄏皆釋為子，反謂『唯巳字不見』。待到羅振玉作《殷商貞卜文字考》時，方根據殷虛出土獸骨刻辭中的干支表，考定𠄎為巳，進而證實古金文中所謂乙子、丁子、己子、辛子、癸子者即乙巳、己巳、辛巳、癸巳，『有宋至今數百年間懷疑不能決者一旦渙然得確解』。…卜辭也有𠄎字，其形與後世之巳同，但絕不見其用作十二支之巳，而多用為祀。又如祀、汜、𠄎諸字亦均從𠄎作。為何甲骨文不以𠄎而以𠄎為辰巳之巳？誠如羅振玉言，『此疑終不能明』。郭沫若則認為『古十二辰中有二子』（《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干》），故子巳同形。³²

由陳氏上文中，可知學界由未識干支之「巳」字，至識𠄎形亦作「巳」

³² 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古文字研究》第六輯，245-246頁，中華書局，1981年11月。

字解，羅振玉之考釋居功厥偉，也因此才有了陳煒湛之「異字同形」說。然而，由筆者對各組各類卜辭之子、巳二字所作之比對，發現子、巳二字之「異字同形」現象似乎只符合了一部分如 賓間類、典賓類、賓組三類、出組…等等卜辭中之用字情形，多數卜辭於子、巳二字仍屬有別，如 組肥筆類、 歷間類、歷類…等等卜辭之「子」皆作雙臂屈伸之  形，而「巳」字則皆作雙臂上舉之  形等，此一情形先前已有學者注意到，即張世超於〈 組卜辭中幾個問題引發的思考〉一文中（以下簡稱「張文」），將雙臂屈伸之 、 二形作A式，雙臂上舉之 、 等形則為B式，其文云：

從早期的甲骨字 來看，十二支之『巳』與名詞之『子』是兩個不同的字。…在 組大字卜辭中，名詞『子』作A式，干支『巳』作B式，不相混淆。《合集》20463 反（《乙》9085）右下角有『己巳』一辭，其中『巳』字先刻作A式，又改刻為B式，其別之嚴，有如此者！ 組大字的字 是比較嚴謹的，它所反映出的這種文字現象值得我們注意。名詞『子』和干支『巳』在其他種字 卜辭中的情況是： 組大字附屬和 小字一類二字無別，皆作B式； 小字二類二字有別，同於 組大字。如《合集》20608 同一版上『子辟』字作A式，『乙巳』字作B式。《英》1762 同一版上『三子』字作A式，『丁巳』字作B式。將早期的幾種甲骨字 綜合起來看，『子』、『巳』之別不是個別刻手的偶然現象，而是當時文字中確有這種區別的反映。

我們一直以為十二支中之『巳』與名詞『子』在古文字中同字，現在看來，這種認識並不正確，至少從本原上說不是這樣的。到卜辭極盛的賓組卜辭裏，這二個字已混而為一，可能是因為二字形近，

在使用上又不致互相干擾，為了契刻方便，就混同了。³³

張文於子、巳二字之剖析有其獨到之處，但在筆者將卜辭中各組各類之「子」、「巳」二字作一分析之後，發現張文所言仍有未盡之處，故本節以下首先欲將子、巳二字之相互關係釐清，並針對子、巳二字於各組各類卜辭中之用字情形作一全面性探討。必須說明的是，張文中之卜辭分類乃是依李學勤、彭裕商於《殷墟甲骨分期研究》³⁴一書中之分類名稱，而本文之甲骨分類則大體依黃天樹之名稱³⁵。於分類名稱上雖有別，然大致仍屬相通，如張文中所謂 組大字類即本文之 組肥筆類，其 組大字附屬則相當於本文之 組類，而本文於 組小字類並未再細分作一類、二類，皆稱之為 組小字類。

此外，張世超於文末更提出一新說：即由非王卜辭中子組卜辭之貞人「子」字字體，判斷歷來習稱之「子組卜辭」當稱作「巳組卜辭」的說法。此說是否合宜？亦為本文探討的重點。


接下來我們主要討論：一、卜辭中作 𠂔、𠂔、𠂔、𠂔 等形之子、巳二字於各組各類卜辭中因巳字假借子字而同形的情形；二、「子組卜辭」是否應改稱之為「巳組卜辭」。

本文中關於「子」字，是以卜辭中作子孫、子某之「子」字形體為主，至於干支字之子字作 𠂔、𠂔、𠂔 等形者，因與地支第六位之「巳」字不會造成同形混淆的情形，故非本節討論之範圍；至於「巳」字，則以卜辭中十二支之第六位之「巳」字形體為主，至於《甲骨文編》中「巳」字條

³³ 張世超〈 組卜辭中幾個問題引發的思考〉，32-33 頁，《古文字研究》第 22 輯，中華書局，2000 年 7 月。

³⁴ 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4 月。

³⁵ 請參見拙著《殷墟卜辭斷代之「字形」標準研究》附錄「甲骨文合集分組分類總表」，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 6 月。

下所列之另一巳字，即祀字偏旁之作  形者，亦不納入本文以下之分析討論範圍。


















以下即就各組各類卜辭中，子、巳二字之字形列表分析之。



【子、巳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

		子	巳
王	組肥筆類	 20043	 22484
	組小字類	  20608 20023	   20752 20923
	賓間 A 類	 10456	 8427
	賓間 B 類	 2943	 12340
	虫類	 20347	 19957

卜 辭	賓組 類		𠂔 12446
	賓組一類	𠂔 2951	𠂔 6812
	典賓類	𠂔 137	𠂔 6227 正
	賓組三類	𠂔 639	𠂔 21161
	出組一類	𠂔 22559	𠂔 22543
	出組二類	𠂔 22857	𠂔 23542
	何組事何類		𠂔 27064
	何組一類	𠂔 27649	𠂔 31416

王 卜 辭	何組二類	 27747	 27114
	歷間 A 類		  20516 20523
	歷間 B 類	 20047	 21009
	歷一類	 20027	 32469
	歷二類	 32780	 32125
	歷草類		 32053
	歷無名間類	 32776	 33444
	無名類	  27583 27633	 33506





	無名黃間類		 33522
	黃類		 38780
非 王 卜 辭	子組	   21567 21659 21583	 21552
	午組	 22046	 22050
	亞組		 22307
	圓體類	 21584	 21896
	劣體類	 21881	 21875
	婦女類	  22293 22249	  22259 22288



組肥筆類卜辭中，「子」字作曲筆斜舉之  形（如《合》20043），其辭爲：「子帚…」。組肥筆類卜辭之「巳」字則作雙臂上舉  形（如








《合》22484)，其辭爲：「丁巳卜：□…」。與張文中所得之結論相同，即組肥筆類卜辭之刻手，於子、巳二字已用不同之字形來表示，來區分此二字。也就是說，於卜辭契刻之初，巳字雖然假借子字，但因契刻者已經有意識地將子（𠂔形）、巳（𠂔形）二字區別開來，故子、巳二字初實有別，惟因二字假借同形之關係，以致於某些卜辭中仍是出現二字同形的現象。



組小字類卜辭之「子」字多作 𠂔 形（如《合》20608），其辭爲：「乙巳卜 貞：王弗其子辟」，本版子、巳二字並見，其中，人名子辟之「子」字作雙臂曲筆斜舉之 𠂔 形，「巳」字則作雙臂上舉之 𠂔 形，二者判然有別，是可知本類卜辭之刻手於子、巳二字見於同版時，有意識地將二字作明顯之區別；但也有少數 組小字類卜辭之「子」字作 𠂔 形（如《合》20023）者，其辭爲：「己未卜：禦子辟小王不…」；本類卜辭「巳」字之形體則無嚴格之限定，有作圓首、雙臂上舉之 𠂔 形（如《合》20752）者，其辭爲：「…巳卜…甫狩…獲鹿…虎十…」；亦有作方首、雙臂上舉之 𠂔 形、方首、雙臂斜舉之 𠂔 形以及方首、雙臂屈伸之 𠂔 形者，形體頗多，甚至有三種形體出現於同一版甲骨中之情形，如《合》20923 之 𠂔、𠂔、𠂔 三形，其辭分別爲：「癸卯卜 自今至于乙巳日雨，乙霧不雨；癸巳，有□；…丑…自今至于乙巳…雨」。是可知 組小字類之「巳」字形體頗多。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期之 賓間類卜辭中， 賓間A類之「子」字作 𠂔 形（如《合》10456），其辭爲：「…𠂔兔…子…」。本類卜辭之「巳」字亦作 𠂔 形（如《合》8427），其辭爲：「辛巳卜：王□其…」。由於甲骨文字中方向結構尚未定型，左、右反書皆可表同一字，故於 賓間A類卜辭中，子、巳二字混用無別，即二字同形。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王卜辭中，「子」字作 𠂔 形者僅見於 賓間A類卜辭中，是判定 賓間A類卜辭之特徵字形。


賓間B類之「子」字作方首、雙臂曲筆斜舉之形(如《合》2943)，其辭爲：「壬寅卜：□子商，禦二」，爲人名子商之「子」。賓間B類之「巳」字則作反書之形(如《合》12340)，其辭爲：「庚辰卜貞：翌辛巳，雨」。卜辭中字形之正反無別，故子、巳二字於賓間B類也出現同形現象。據此，早期卜辭之子、巳二字可謂自組肥筆類之嚴格區分至組小字類之不拘形體、子巳相混後，賓間A類之「子」字訛爲形，而賓間B類則是「巳」字訛爲形，子、巳二字同形無別。



大量出現於武丁中期以後之賓組卜辭中，賓組一類卜辭之「子」字上承組卜辭作雙臂屈伸之形(如《合》2951)者，其辭爲：「丁卯卜…貞：呼子商…」，爲人名子商之「子」。本類卜辭之「巳」字則作亦見於組小字類卜辭中，雙臂斜舉之形(如《合》6812)，賓組一類卜辭之所處時代約爲武丁中、晚期，且以武丁中期爲主，是可知此類卜辭中子、巳二字有著明顯地區別。




典賓類卜辭之「子」字作形(如《合》137)。「巳」字則作形(如《合》6227 正)，其辭爲：「丁巳卜…貞…」，故子、巳二字於典賓類卜辭中無別，皆作形。而由賓組一類之「子」字仍作形觀之，典賓類卜辭「子」字之作形者應與賓間A類之情形相同，可謂是受「巳」字形體之影響，而由最初之形者訛爲形也，子、巳二字同形者便大量出現於典賓類卜辭以後之賓組三類、出組一類、出組二類、歷無名類卜辭中，造成多數學者不察而云子、巳二字皆爲「同形異字」。實際上，如前所述，「巳」字雖借「子」字爲之，但子、巳二字於最初之形體上仍是有所區別的。




賓組三類之「子」字作形(如《合》639)，其辭爲：「…子商臣…」，爲人名子商之「子」。本類卜辭之「巳」字則作形(如《合》21161)，其辭爲：「己巳…乙亥告…」，故子、巳二字於賓組三類卜辭中亦無別，與


典賓類卜辭同，惟本類卜辭之子、巳二字皆作雙臂斜舉之  形，與典賓類之雙臂平舉形稍異。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晚期之賓組 類卜辭中，「子」字未見。「巳」字則作  形（如《合》12446 甲），其辭爲：「翌癸巳…」。

約處於武丁中期之 類卜辭中，「子」字作  形（如《合》20347），其辭爲：「…亞子父乙」。本類卜辭之「巳」字則作  形（如《合》19957），其辭爲：「癸巳卜： 𠂔（侑）母甲盧豕」，子、巳二字之別與上述 組肥筆類、 歷間A類、 歷間B類等卜辭相同。

祖庚、祖甲時代之出組卜辭中，出組一類之「子」字作方首、雙臂平舉之  形（如《合》22559），其辭爲：「癸丑卜大貞：子 𠂔（侑）于 𠂔 五」。出組一類卜辭之「巳」字亦作方首、雙臂平舉之  形（如《合》22543），其辭爲：「…巳，暘日，十月」。是可知本類卜辭中，子、巳二字無別，與典賓類卜辭同，皆作雙臂平舉之  形。

出組二類之「子」字作方首、雙臂斜舉之  形（如《合》22857），其辭爲：「丙寅卜即貞：其 𠂔 羊盟…子」。出組二類卜辭之「巳」字亦作方首、雙臂斜舉之  形（如《合》23542）。本類卜辭之子、巳二字亦無別，與賓組三類卜辭同，皆作雙臂斜舉之  形。由上述，典賓類、賓組三類、出組一類、出組二類卜辭中，子、巳二字皆作雙臂平舉或斜舉之形觀之，四類卜辭間應存在著師承關係。如同我們在探討歷類卜辭子、巳二字時之述， 賓間A類、 賓間B類、典賓類、賓組三類、出組一類以及出組二類中，子、巳二字皆爲同形，此應爲武丁中期至祖庚、祖甲時代村中、北一系卜辭之用字情形。

所處時代由祖庚至武乙、文丁之何組卜辭中，何組事何類未見「子」字。「巳」字則作  形（如《合》27064），其辭爲：「癸巳卜何貞：王…

上甲…邁雨」。

何組一類之「子」字作斜臂之 𠂔 形（如《合》27649），其辭爲：「甲寅卜彭貞：其饗多子」。何組一類卜辭之「巳」字則作方首、曲臂之 𠂔 形（如《合》31416），其辭爲：「…巳卜彭…亡」。本類卜辭中，子、巳二字不同形，但本類卜辭中二字之分別與賓組一類恰好相反，即賓組一類之子字作曲臂之 𠂔 形，巳字則作斜臂之 𠂔 形。本類卜辭屬於祖甲晚期至武乙之村中、北一系卜辭，是以子、巳二字於祖甲時代之出組二類後，便又出現了明顯的區別。

何組二類之「子」字作尖首、雙臂上舉之 𠂔 形（如《合》27747），其辭爲：「…子□令…王弗悔」。本類卜辭之「巳」字則作斜臂之 𠂔 形（如《合》27114），其辭爲：「丁巳卜頃貞：其…禦大乙，吉」，是可知子、巳二字仍有區別。

村南一系卜辭中，主要存在於武丁至祖庚、祖甲時代之歷類卜辭裏。時代處於武丁中期至晚期之 歷間類卜辭中， 歷間A類中未見「子」字。本類卜辭之「巳」字則作 𠂔 形（如《合》20516），其辭爲：「乙巳…」；或作 𠂔 形（如《合》20523），其辭爲：「…丁巳，又（侑）（于）…牛，用」³⁶。可見本類卜辭與村中北一系約同時期之 組小字類卜辭相同，巳字之形體頗多，沒有定型。

歷間B類之「子」字作圓首、雙臂曲筆斜舉之 𠂔 形（如《合》20047），其辭爲：「…子…延…」。本類卜辭之「巳」字則作圓首、雙臂上舉之 𠂔 形

³⁶ 此辭姚孝遂、肖丁之《摹釋總集》上冊釋爲「侑于子丁牛…用」，450頁，中華書局，1988年11月；胡厚宣主編之《甲骨文合集釋文》第二冊釋爲：「丁巳又……牛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白于藍《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釋爲：「…侑于…丁巳牛…用」，16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筆者以爲《甲骨文合集釋文》之釋文較爲合理，今從之。

(如《合》21009)，其辭爲：「…貞：翌己巳…以…暘」，亦同於上述村中北一系之 組肥筆類卜辭，子、巳二字有所區別，且各自有其特定之字形結構，即子字皆作雙臂曲筆斜舉之 𠄎 形，而巳字皆作雙臂上舉之 𠄎 形之別也。

歷一類卜辭之「子」字作方首、雙臂曲筆斜舉之 𠄎 形(如《合》20027)，其辭爲：「己亥卜：子商…」。本類卜辭之「巳」字則作圓首、雙臂上舉之 𠄎 形(如《合》32469)，其辭爲：「癸巳貞：其…丁、大甲、祖乙、父丁」。是可知歷一類卜辭之子、巳二字判然有別。

歷二類卜辭中子、巳二字用字之情形亦同於歷一類，「子」字作 𠄎 形(如《合》32780)，其辭爲：「壬寅貞：子漁亡」，爲人名子漁之「子」。歷二類卜辭之「巳」字則作 𠄎 形(如《合》32125)，其辭爲：「甲寅貞：來丁巳尊甗于父丁□，三十牛」。與前述之 組肥筆類、 歷間A類、 歷間B類以及 𠄎 類卜辭皆相同，即子、巳二字有著明顯地區別。也就是說，在 組肥筆類、 歷間A類、 歷間B類、 𠄎 類、歷一類、歷二類卜辭等六類卜辭中，「子」字皆作雙臂屈曲之 𠄎 形，而「巳」字則作雙臂上舉之 𠄎 形。確如張文中所言：「『子』、『巳』之別不是個別刻手的偶然現象，而是當時文字中確有這種區別的反映。」若由卜辭發展之「兩系說」³⁷觀之，上述六類卜辭中自 組肥筆類以下皆爲村南一系之卜辭，約處於武丁早期至祖庚、祖甲間，而處於同時之村中、村北卜辭則是子、巳二字同形之情

³⁷ 卜辭之「兩系說」，即李學勤於1978年第一屆古文字討論會中所提出之觀點，此「兩系說」之提出，可說是在理論方法上揭開了甲骨斷代研究嶄新的一頁。其整體之論述見於其後所發表之〈殷墟甲骨分期的兩系說〉一文中：「所謂兩系，是說殷墟甲骨的發展可劃為兩個系統，一個系統是由賓組發展到出組、何組、黃組，另一個系統是由 組發展到歷組、無名組。林澐、彭裕商兩先生對這個看法給予補正。根據他們的看法， 組可能是兩系的共同起源，黃組可能是兩系的共同歸宿，這無疑是極有啟發的。」《古文字研究》第18輯，26頁，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形（如上述之 賓間A類、 賓間B類、典賓類、賓組三類等卜辭及下述之出組卜辭），此一現象也說明了卜辭應確實是分兩系發展，故而有此兩種截然不同之用字情形。

歷草體類卜辭之「子」字未見。本類卜辭之「巳」字則作圓首、雙臂上舉之 𠄎 形（如《合》32053），其辭爲：「乙巳貞：丁未又（侑）伐于父丁，羌三十，卯三…又三牛，茲用」。

所處時代爲祖甲晚世至武乙初年的歷無名類卜辭中，「子」字作尖首、雙臂上舉之 𠄎 形（如《合》32776），其辭爲：「乙未卜：其又（侑）于子□」。本類卜辭之「巳」字亦作尖首、雙臂上舉之 𠄎 形（如《合》33444），其辭爲：「辛巳卜貞：王其田，亡」，是可知本類卜辭之子、巳二字皆作雙臂上舉之形，二者無別，此爲村南一系卜辭中之例外者。





無名類卜辭之「子」字多作方首、曲臂之 𠄎 形（如《合》27583），其辭爲：「子癸，歲王 祭」，爲人名子癸之「子」；亦有少數作圓首、雙臂上舉之 𠄎 形（如《合》27633）者，其辭爲：「 兄辛暨子癸先，吉」，亦是人名子癸之「子」。而本類卜辭之「巳」字則作尖首、雙臂上舉之 𠄎 形（如《合》33506），其辭爲：「癸巳卜貞：王其田，亡」。因此，在多數無名類卜辭中，子、巳二字與其他村南一系之卜辭同樣有著明顯的區別，即「子」字作曲臂之 𠄎 形；「巳」字作雙臂上舉之 𠄎 形，而於少數「子」字作雙臂上舉之 𠄎 形者，子、巳二字僅在於子字作圓首、而巳字作尖首之細微差異而已，然二字仍屬有別。

在武乙、文丁時代之無名黃間類卜辭中，「子」字未見，「巳」字則作尖首、雙臂上舉之 𠄎 形（如《合》33522），其辭爲：「乙巳卜貞：王其田，亡」。


黃類卜辭中，「子」字未見。「巳」字則作方首、雙臂上舉之 𠄎 形（如

《合》38780)，其辭爲：「癸巳卜，在□貞：王旬亡」。







所處時代主要爲武丁中晚期之非王卜辭中，各組各類「子」字與「巳」字之字形如下：



子組卜辭之「子」字多作曲臂上舉之  形（如《合》21583），其辭爲：「己亥卜子貞：我又（有）呼出□」，爲貞人名；另有形體較爲特殊，突顯小兒毛髮之  形（如《合》21567），其辭爲：「…卜子…子□」；或作  形（如《合》21659），其辭爲：「乙丑卜子貞：□歸」，亦是貞人名。子組卜辭之「巳」字則作方首、雙臂上舉之  形（如《合》21552），其辭爲：「辛巳卜：啓有 妣庚殳」。故於子組卜辭中，子、巳二字雖皆作雙臂上舉之形，然其中仍有差異，即子字皆作曲臂上舉，而巳字則爲直臂上舉，子、巳二字仍有明顯地區別。對於子組卜辭中的子、巳二字，張文中云：


在武丁時期的非王卜辭中有一組卜辭，前辭中署貞人名位置常見的一字被釋作「子」，這組卜辭因而被稱作「子組卜辭」。現在重新觀察此字，可知它都是前文所說的B式，釋「子」是有問題的。《英》一八九一是這組卜辭中的一片，同一版上，貞人名作B式，而名詞「子丁」字則作A式，二字有別。這兩個字形在此人字 中也有相混的傾向，例如名詞「子」有時也作B式，但干支之「巳」和上述貞人名卻絕無作A式者。所以，這個貞人的名字應釋為「巳」，是私名，而這組卜辭也應改稱「巳組卜辭」。³⁸



張世超指出「子組卜辭」應改稱爲「巳組卜辭」之說，是否《合》於卜辭之用字情形？亦即本節所討論重點之一。其中，子組卜辭之名詞「子」字，筆者尚未於卜辭字形中見到如張文所言之作  形者（即其所謂A式），然



³⁸ 張世超〈子組卜辭中幾個問題引發的思考〉，33頁，《古文字研究》第22輯，中華書局，2000年7月。


無論「子」字是否有作  形者，由於張文中將 、 二形混爲一談，未細察其中作  形者爲「巳」字、作  形者則爲「子」字之現象，而皆作 B 式，故有所混淆，以爲皆當釋「巳」。且其所指《英》1891 版中之貞人名實作  形，即仍應釋「子」，故子、巳二字於子組卜辭中仍有所區別。據此可知，子組卜辭之貞人名應仍當釋爲「子」字，亦即本組卜辭仍應稱「子組卜辭」爲是。

午組卜辭之「子」字作方首、雙臂上舉之  形（如《合》22046），其辭爲：「戊子卜：至子禦兄庚，羌牢」。午組卜辭之「巳」字亦作方首、雙臂上舉之  形（如《合》22050），其辭爲：「癸巳卜：石亡□ 于母」，故子、巳二字於午組卜辭中爲同形無別的情形。

亞類卜辭中未見「子」字。「巳」字則作方首、雙臂曲筆上舉之  形（如《合》22307），其辭爲：「辛巳卜亞：來乙酉般」。

圓體類卜辭中「子」字作尖首、雙臂曲筆斜舉之  形（如《合》21584），其辭爲：「…申子卜…」。本類卜辭之「巳」字則作圓首、雙臂曲筆斜舉之  形（如《合》21896），其辭爲：「辛巳卜：雀…」，子、巳二字皆爲曲臂之形，但「子」字作尖首形，稍異於本類卜辭應有之圓潤風格；「巳」字則作圓首形，二字於本類卜辭中呈顯出不同的用字情形。

劣體類卜辭之「子」字作  形（如《合》21881），其辭爲：「壬子，子鼓…」。本類卜辭之「巳」字則作  形（如《合》21875），其辭爲：「己巳卜：禦妣」，子、巳二字皆作雙臂上舉之形，但「子」字爲方首，而「巳」字首形之筆劃則稍顯圓潤，故子、巳二字於劣體類卜辭中亦出現不同的用字情形。

婦女類卜辭之「子」字作雙臂上舉之  形（如《合》22293），其辭

爲：「丙寅貞：子弗□」；或作方首、雙臂曲筆斜舉之 𠂔 形（如《合》22249），其辭爲：「癸巳卜貞：子□無」，本版子、巳二字同版並見，然二字判然有別，「子」字作方首、雙臂曲筆斜舉之 𠂔 形；「巳」字則作方首、雙臂上舉之形。本類卜辭之「巳」字則作 𠂔 形（如《合》22259），其辭爲：「己巳卜：骨入」；或作 𠂔 形（如《合》22288），其辭爲：「丁巳，□兄豕」。據此，我們亦可見子、巳二字於婦女類卜辭之用字情形：即於不同版之甲骨中，則二字皆有作 𠂔 形者，然若二字出現於同一版時，則二字判然有別，皆爲「子」字作 𠂔 形，而「巳」字作 𠂔 之情形。這樣的用字情形，顯示了若個別出現時，則子、巳二字同形無別，然同時出現時，則涇渭分明，故可謂於婦女類卜辭之刻手中，子、巳二字仍有其區別。

綜上所述，子、巳二字於村南一系之 組肥筆類、 歷間A類、 歷間B類、 𠂔類、歷一類、歷二類卜辭中，皆有明顯之區別，即子字皆作 𠂔 形、巳字皆作 𠂔 形；而無名類卜辭之子字雖然除作 𠂔 形外，尚有 𠂔 形，然其巳字皆作尖首之 𠂔 形者，二字仍屬有別；僅歷無名類卜辭中子、巳二字同形。故可謂於村南一系之卜辭中，皆有意識地將子、巳二字區別開來，用字較爲嚴謹。由此全面性之比對，才能證實張文中所謂「『子』、『巳』之別不是個別刻手的偶然現象，而是當時文字中確有這種區別的反映。」更深入地說，子、巳之別顯示了村南一系卜辭嚴謹之用字情形。

而於村中、北一系之王卜辭中，除賓組一類之子字作 𠂔 形、巳字作 𠂔 形，子、巳二字有別外，其餘如 賓間A類、 賓間B類、典賓類、賓組三類、出組一類、出組二類等卜辭中之子、巳二字則皆呈現通用無別的現象。故陳煒湛之子、巳二字「異字同形」說，當僅指王卜辭中村中、北一系卜辭之用字情形而言。

至於非王卜辭，子、巳二字同形者僅午組卜辭屬之，其用字情形可謂與村中、北一系之卜辭相同；而大部分仍爲子、巳二字有別者，以子組、

圓體類、劣體類、婦女類卜辭屬之，與村南一系之卜辭相同。

另外，在 組卜辭子、巳二字之用字中，除 組肥筆類卜辭中「子」字皆作 𠂔 形、「巳」字皆作 𠂔 形之用字情形相同外，張文與本文之分析略有出入：如張氏云 組大字附屬（即本文之 𠂔 類卜辭）中二字無別，然由本文所附之「子、巳二字用字情形簡表」可知， 𠂔 類卜辭之子、巳二字實有所區別，且同於 組肥筆類，即「子」字皆作 𠂔 形，「巳」字皆作 𠂔 形；而於 組小字類中，子字有作 𠂔 形者，亦有少數作 𠂔 形者，巳字則作 𠂔、𠂔、𠂔、𠂔 四形皆有之情形，則張文中對 組小字類之排比分析似稍嫌不足，即子、巳二字於 組小字類實屬各體兼具，並無明顯地區別。是以若僅就少數 組卜辭所作之分析，似乎不足以得到較全面之探討與結論。

在針對卜辭中子、巳二字作一較整體、全面性之分析後，對於張文中所說「將早期的幾種甲骨字跡綜合起來看，『子』、『巳』之別不是個別刻手的偶然現象，而是當時文字中確有這種區別的反映。」我們深表贊同，但是在筆者將各組各類卜辭中之「子」、「巳」二字逐一析出比對後，發現張文所言並非全是，且其僅就部分早期 組卜辭所作之歸納，所得之結論並無法代表卜辭中全面性之發展。如張文中「到卜辭極盛的賓組卜辭裏，這二個字已混而為一，可能是因為二字形近，在使用上又不致互相干擾，為了契刻方便，就混同了。」在典賓類、賓組三類卜辭中，子、巳二字的確相混而同形了，然於同屬於賓組卜辭之賓組一類卜辭中，子字作 𠂔 形、巳字則作 𠂔 形，二字仍有顯著區別。且由【子、巳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觀之，子、巳二字於 賓間類、典賓類、賓組三類以及出組卜辭之同形後，二字於何組一類、何組二類等卜辭中又有所區別。此亦張文中所未及者。

本文由各組各類卜辭中子、巳二字之討論，於二字之混淆同形現象作

了詳細對比，於張文中所提出「子組卜辭」應改稱為「巳組卜辭」之說，筆者認為仍當稱作「子組卜辭」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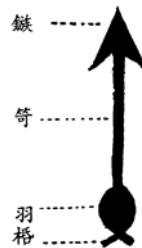
大體而言，由上述分析，可知大部分村中、北一系之卜辭（除了賓組一類卜辭之外）有著子、巳同形的現象，但村南一系除歷無名類卜辭子、巳同形外，其餘多數卜辭中，子、巳二字仍有區別而不致混淆。非王卜辭則只有午組卜辭是子巳同形的。由本文之探討，將卜辭中干支第六位之「巳」字由於假借子孫、子某之「子」字而出現同形的現象，整理歸納出其中之演變及規律。

第三節 矢、寅同形

卜辭中矢字多作 𠄎、𠄎、𠄎 等形，字象矢鏃之形。許慎云：

𠄎，弓弩矢也。 入，象鏃枯羽之形，古者夷牟初作矢。³⁹

於字之本義，許說甚是，然於形構言「 入」則非。吳其昌綜合考證了《周禮》之經傳注疏以及《說文》、《釋名》等典籍於「矢」之形制記載，描繪出古矢之初形（下圖左），並比對金文中矢字之形（下圖右）如下：



吳氏並云：「古金文所繪之形與古經典所述之狀密合至此，考古史者，亦可以無憾矣。」⁴⁰亦足見遠古先民於造字之初，泰半以實物形象為依據，「隨體詰曲，畫成其物」刻劃而成。

《文編》所收矢字另有 𠄎 形⁴¹，實非矢字。唐蘭於〈永盂銘文解釋〉一文中以為 𠄎 形應當釋作𠄎字：

銘中錫𠄎的𠄎字像一支箭，但是比一般的箭頭大，是弩上用的，在《周禮》司弓矢裏的痺矢，故書（舊抄本）作痺矢，𠄎就是痺矢之痺的原始象形字。……𠄎字象痺矢形，小篆分成兩截，許慎已不知

³⁹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下》「矢」字（大徐本），110 頁，中華書局，1996 年 6 月。

⁴⁰ 吳其昌〈金文名象疏證〉《武大文史季刊》第 6 卷 1 號，1939 年 5 月。

⁴¹ 見孫海波《校正甲骨文編·卷 5.19》0676 號「矢」字，241 頁，藝文印書館，民國 63 年 10 月再版。

道，在《說文解字》裡說成 𠂔 聲，解為「相付與之物在閣上也」。……在金文裡還有 𠂔 字，就是《說文》的算字，用以蓋蒸飯的甑底的， 𠂔 草 竹都通用，算可以用草做。甲骨文有鼻字和凵字，過去因把𠂔釋成矢，這些字就都不認識了。⁴²

唐蘭以爲 𠂔 形當釋爲𠂔字，即《周禮》司弓矢所掌「痺矢」之本字。其後，裘錫圭對唐蘭之說作了補充說明：

唐蘭先生認爲「𠂔」是「痺矢之痺的原始象形字」…，其實，「𠂔」應該是古書中叫作「匕」的那種矢鏃的象形字。

「𠂔」字的字形跟「𠂔」（矢）字相當接近，但是它們的區別仍然是很明顯的。「矢」字只是一般地象矢形，「𠂔」字則特別突出矢鏃部分。古人造字的時候，由於有的物體孤立地畫出來不容易被人們認識，就在這些物體的象形字裏連帶畫出它們所附著的主體。例如：造 𠂔（眉）字時為了表示眉毛而連帶畫出眼睛，造 𠂔（＝葉）字、𠂔（果）字時為了表示樹葉或果實而連帶畫出樹木。「𠂔」字的構造顯然跟這些字同類。它應該是一個為了表示矢鏃而連帶畫出矢身的象形字。從字形上看，「𠂔」字所象的矢鏃是扁平而長闊的一種。這種矢鏃古代叫做「匕」。⁴³

裘說以「矢」爲矢形，而「𠂔」字則特別強調矢鏃部分，二字有別，裘說可從。是可知卜辭中作 𠂔 形之「𠂔」字與作 𠂔 形之「矢」字雖同象矢之形，然細分之仍有別。

寅字於卜辭中作 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 等等諸多形體，字之初形作 𠂔 者與矢字無別。許慎《說文》：

𠂔 𠂔也。正月易氣動，去黃泉欲上出， 𠂔 尚強也。象 𠂔 不達𠂔，

⁴² 唐蘭〈永孟銘文解釋〉，60頁，《文物》，1972年1期。

⁴³ 裘錫圭〈「𠂔」字補釋〉，《古文字論集》，92頁，中華書局，1992年8月第1版1刷。

寅於下也。𠄎 古文寅。⁴⁴

許氏於寅字之說屬漢代五行陰陽論，並未對寅字之初形本義作一確切之說解。郭沫若則云：

寅字之之最古者為矢形、弓矢形或奉矢形，與引、射同意。⁴⁵

郭氏以爲寅字之本義象矢形、弓矢形或捧矢形，並以矢乃急進之物，射則古人以之觀德者，故寅字與引、射同意。由寅字於早期卜辭中皆作與矢字同形之 𠄎 形觀之，郭氏言寅字之初形象矢形者可從，郭氏所謂「捧矢之 𠄎 形與引、射同意」之說，魯實先於《文字析義》中亦云：

寅於卜辭作 𠄎、𠄎、𠄎、𠄎，於彝銘作 𠄎、𠄎，并從 矢會意，以示張弓發矢，而為 引之古文。卜辭作 𠄎、𠄎 者，形同篆文之矢，乃其省體。以寅借為紀日之名，故孳乳為 𠄎，（寅 古音同屬因攝舌音）乃以別於借義之轉注字。 𠄎 之構字，猶之 𠄎 於卜辭作 𠄎、𠄎，并從弓矢會意，與寅之古文從 矢會意，取義相同。循知寅 皆以開弓為本義。⁴⁶

然郭氏、魯氏據以說明寅字之本義者，皆由 𠄎 形而來，而寅字作 𠄎 形是晚期卜辭中才出現之字形，非其初文，故郭、魯二氏於寅字之說解亦非其本義。于省吾則言：











寅字的造字由來，假借弓矢之矢以為寅。後來因為矢與寅用各有當，故於矢字的中部加一方框，作為指事字的標誌，以別於矢，而仍因矢字以為聲。⁴⁷

⁴⁴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寅」字（大徐本），310 頁，中華書局，1996 年 6 月。





⁴⁵ 郭沫若〈釋干支〉《甲骨文字研究》「寅」字條，23 頁，藍燈文化，民國 80 年。

⁴⁶ 魯實先《文字析義》，705 頁，魯實先全集編輯委員會出版，民國 82 年 6 月。

⁴⁷ 于省吾〈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甲骨文字釋林》，453 頁，中華書局，1979 年 10 月。





















于氏以爲寅字初假借矢字，其後爲了與矢字區別而分化出加方框之形，于氏於寅字形體發展演變順序之說可從。但于氏所云「於矢字的中部加一方框」之寅字，當是指本文所整理歸納出的黃類卜辭中之、等形，似忽略了在無名黃間類卜辭以及黃類卜辭中「寅」字作、等形之演變。筆者以爲，在寅字由假借矢字而同形以致分化的形體演變上，應當是最初同作、等形，而後爲了將寅字與矢字區別開來，於是加上了象捧矢之形的區別符號作、等形；再其後，或許由於刻手爲圖契刻的方便，而將象捧矢之手形線條以垂直方框表示之，如形，亦見於方框中間再加一橫畫之形。其例證如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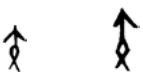









審之於音韻，矢字上古音爲審母脂部，寅字上古音則爲定母真部，二字於上古之聲母皆爲舌音，韻部則屬脂真對轉。因此，表干支字之寅字的字形最初是假借矢字而來的，在文字使用之初的甲骨文階段，表干支之寅字無形可象，故假借矢字爲之，而與矢字有著一段時期的同形現象。矢、寅二字於卜辭中之同形現象是由於依聲假借而同形。

大體而言，早、中期卜辭中之寅字以假借矢字作形者爲多，與矢字同形；晚期卜辭之寅字則爲了與矢字區別開來，於矢形中間增加了區別符號，而多作、、形。本文以下主要欲就各組各類卜辭中各刻手於矢、寅二字之字形變化作一探討，藉以了解矢、寅二字在各組各類卜辭中之同形現象：


















【矢、寅二字分組分類字形簡表】

	矢字及其孳乳字	寅
--	---------	---





王	組肥筆類		 
		21289(族)	19804 20846
	組小字類	 	 
		20546 21290(族)	20436 21350
	賓間 A 類		 
		3357(侯)	3357 20381
	賓間 B 類		
卜			40145
	𠩺類	 	 
		22317() 33208(侯)	20080 33208
	賓組 類		 
卜			3695 12160
	賓組一類		 
		10612	1051 10612








辭	典賓類	 4787 9519	 10136 6945
	賓組三類	 18338	 6 8162
	出組一類		 23805
	出組二類	 23053 25906(族)	 22783 23565
	何組事何類		 27833
	何組一類	 30810	 26953
	何組二類		 27066

	歷間 A 類		
		32804(侯)	20510
	歷間 B 類		
		20067(侯)	20067
	歷一類		
		34134(族)	32171
	歷二類		 
		34133(族)	32029 33780
	歷草體類		 
			32049 33985
	歷無名間類		 
			29400 32448
	無名類	 	
		26880(族) 28053(族)	27187


	無名黃間類		 33522
	黃類	 37518(族)	   35575 36717 36839   37994 41866
非 王 卜 辭	子組		 21633
	午組	  22051 22065(侯)	  22045 22088
	亞組		 22301
	圓體類		  21960 22004
	劣體類		  21990 21991





	婦女類	 22299(侯)	 22135
--	-----	---	--


時代最早的 組肥筆類卜辭中，未見獨體「矢」字，矢字之孳乳字有「族」字作  形（如《合》21289 正），其辭爲：「…卜：𠂔（侑）子族，彘…十彘…」，偏旁「矢」字作  形，於矢上部象鏃形處以雙 框廓表示之，爲矢字較原始之形體。「寅」字則作  形（如《合》19804），其辭爲：「庚寅卜：燎…」此形爲卜辭中寅字最常見之字形結構，與矢字同，是寅字假借矢字之證，是以早期、中期卜辭中矢、寅二字多相混而用。本類卜辭之寅字亦有作似卜辭「大」字之  形（如《合》20846）者，然審其拓片，其辭作：「丙寅卜…」，字確爲寅字，殆於契刻過程中，象矢下端羽形之雙 筆劃難爲，是以刻手易其雙 爲單筆，然或因此形極易與卜辭之「大」字相混淆，故寅字作此形者少見，僅見於本類卜辭與歷草類卜辭中。







組小字類卜辭之獨體「矢」字作加一橫劃之  形（如《合》20546），其辭爲：「…丑卜，王貞：余作…循于之矢」，故姚孝遂所云：「『』這個形體只能表『寅』，不能表『矢』」⁴⁸之說有誤，矢字與寅字同形者除常見之  形外，實包括了本類卜辭刻手所使用之  形。矢字之孳乳字則有「族」字作  形（如《合》21290），其辭爲：「戊午卜：𠂔（侑）子族，二告」，偏旁「矢」字作  形。「寅」字則作  形（如《合》20436），其辭爲：「戊寅卜：方于己征」，假借矢字而同形，是可知此類卜辭之部分刻手於矢字偏旁及寅字之形體無別，但實不致產生混淆，因族、侯等字中，皆包含其他部件使我們明顯辨別出此即爲偏旁從矢之字；而卜辭刻手於寅


⁴⁸ 姚孝遂〈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280 頁，《古文字研究》第 20 輯，中華書局，2000 年 3 月。


字亦皆用在干支字中，故極易區別；寅字另又有作  形（如《合》21350）者，其辭爲：「壬寅卜：夕」，由辭例可知此形確爲干支之「寅」字，此形於箭端鏃處作雙 框廓之筆劃，以強調其矢鏃之形，此形作寅字僅見於組小字類卜辭中，與上述 組肥筆類之矢字偏旁易混，但爲本類卜辭之刻手於寅字之獨特字形。





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期之 賓間類卜辭中， 賓間A類卜辭中未見獨體「矢」字，但見孳乳字「侯」字作  形（如《合》3357），其辭爲：「壬寅卜□貞：呼侯□，十一月」，侯字之偏旁「矢」字作  形。「寅」字則作  形（如《合》3357），其辭如上，此干支之寅字與從矢之侯字同版並見，是可知本類卜辭之刻手於矢字偏旁與寅字無別，但如上所述，仍可由孳乳字及文例中分辨出矢、寅二字；寅字或作  形（如《合》20381），其辭爲：「甲寅… …今日延…□允延」。





賓間B類卜辭中未見「矢」字及其孳乳字。「寅」字則作與矢形同之  形（如《合》40145），其辭爲：「庚寅卜：征，獲鹿」。





約處於武丁中期之 𠩺類卜辭中，未見獨體「矢」字，但見矢字之孳乳字「𠩺」作  形（如《合》22317），其辭爲：「癸卯卜貞：雀宓，亡」，偏旁「矢」字作  形；亦見「侯」字作  形（如《合》33208），其辭爲：「丙寅卜：王 西戈□侯□」，偏旁「矢」字作  形。「寅」字則於矢形羽部之雙 作重疊而似單筆之  形（如《合》33208），其辭如上，本版卜辭中， 矢之侯字與寅字同版並見，刻者於二者之形體上仍可看出有所區別，是可知本版卜辭之刻手於矢字偏旁與寅字之契刻上有別；寅字或作  形（如《合》20080），其辭爲：「壬寅卜：□令婦𠩺（有）伯」，與《合》22317之矢字偏旁形似，但可由文例與孳乳字上辨別之。

大量出現於武丁中期以後之賓組卜辭中，且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晚期之賓組 類卜辭裏，未見「矢」字及其偏旁。「寅」字則作  形（如《合》

3695)，其辭爲：「…寅卜 …」；或作形（如《合》12160），其辭爲：「壬寅卜：今夕雨」，是可知寅字假借矢字爲之。

時代大約處於武丁中、晚期的賓組一類卜辭裏，「矢」字作形（如《合》10612），其辭爲：「… …矢豕…」。賓組一類卜辭之「寅」字則皆假矢字爲之，作形（如《合》1051），其辭爲：「貞：翌庚寅，王告」；或作形（如《合》10612），其辭爲：「丙寅…翌丁卯…」，矢、寅二字同版並見而無別，是可知賓組一類刻手於矢、寅二字之契刻上同形而無別。本類卜辭中，《文編》「寅」字條下所列之字⁴⁹（《燕》24，即《合》3462），其辭爲：「貞：𠂔（侑）于黃尹」，故可知此字實爲「黃」字，而非「寅」字。此孫氏收錄之誤也。


主要是武丁晚期之物的典賓類卜辭中，「矢」字作形（如《合》4787），其辭爲：「辛酉卜 貞：呼求矢束」；或作形（如《合》9519），其辭爲：「循矢方？」，矢方爲方國名⁵⁰。「寅」字則作假借矢字而與之同形的形（如《合》6945），其辭爲：「壬寅卜爭…」；或作形（如《合》10136），其辭爲：「壬寅卜 貞：𠂔（侑）于父乙 ，曰， 卯鼎」。











時代上限至武丁晚期，但主要爲祖庚時期，下限至祖寅之初的賓組三類卜辭中，「矢」字作形（如《合》18338），其辭爲：「…丑卜貞…矢…」，辭例不明，而矢字之孳乳字所 之矢字亦皆作形。「寅」字則仍作與矢字同形之形（如《合》6），其辭爲：「戊寅卜 貞：王弗疾，𠂔（有）」；或作形（如《合》8162），其辭爲：「壬寅卜古貞：往休」。可知在早期處於武丁時期的 組、賓組卜辭中，寅字皆因假借矢字而與矢字同



⁴⁹ 見孫海波《校正甲骨文編》卷5.19，1701號「寅」字條，560頁，藝文印書館，民國63年10月再版。









⁵⁰ 見鍾柏生〈武丁時期的方國地望考〉《殷商卜辭地理論叢》，225-226頁，矢方爲「其他不知方位的方國」一類，文中並云：「矢方見於第一期卜辭…矢方的地望今不詳。」，藝文印書館，民國78年9月初版。

形。

祖庚、祖甲時代之出組卜辭中，主要為祖庚時代卜辭的出組一類，其時代上限為祖庚之初，下限至祖甲之初。本類卜辭中未見「矢」字及其孳乳字。「寅」字則作與矢字同形之形（如《合》23805），其辭為：「丙寅卜□貞：于祖乙禦其□若，八月」。

舊稱祖甲卜辭的出組二類，其主要時代為祖甲時期，「矢」字多作於矢形之羽處作單筆，且於其中加一橫筆之形（如《合》23053），其辭為：「丁巳卜行貞：小丁歲暨矢歲、」；但矢字之孳乳字如「族」字作形（如《合》25906），其辭為：「貞…族…貞，…牛，用」，此版卜辭中，族字之偏旁「矢」字則作刻劃出雙之矢羽的形，與獨體「矢」字有別。出組二類卜辭之「寅」字則作形（如《合》23565），其辭為：「丙寅…即貞：…黃尹」；或作形（如《合》22783），其辭為：「甲寅卜□貞：王大甲歲三，亡尤」，寅字皆因假矢而同形。

所處時代由祖庚至武乙、文丁之何組卜辭中，最早處於祖庚、祖甲之世的何組事何類卜辭裏，未見「矢」字及其孳乳字；「寅」字則作形（如《合》27833），其辭為：「…寅卜何貞：王□吉」，寅字假借矢字之形而與之同形。

何組一類主要存在於廩辛之世，時代上限應至祖甲晚期，比何組事何類要晚，下限延伸至武乙之初。何組一類卜辭之「矢」字作形（如《合》30810），其辭為：「…午卜彭…已鼎…矢于毓」。本類卜辭之「寅」字則作與矢字同形之、形（如《合》26953），其辭為：「庚寅…貞，其；庚寅卜何貞：其」。另外，《文編》「寅」字字例中有作形（《甲》2606，即《合》26907）者⁵¹，然考之於拓片，其辭作：「戊辰卜彭貞：水…。」

⁵¹ 同上註。


《摹釋總集》未作隸定，辭殘，其義待考，但應不作寅字解。








時代上限爲廩康之世的何組二類，未見「矢」字或其偏旁。「寅」字則作假借矢字之 𠂔 形（如《合》27066），其辭爲：「壬寅…貞：… 翌日」。









在「兩系說」的村南一系卜辭裏，時代處於武丁中期至晚期之 歷間類卜辭中， 歷間A類未見獨體「矢」字，其孳乳字有「侯」字作 𠂔 形（如《合》32804），其辭爲：「庚辰卜：不來□侯」，所 之「矢」字作 𠂔 形。本類卜辭之「寅」字則作 𠂔 形（如《合》20510），其辭爲：「甲寅…；辛巳卜：王一月，敦受又（祐）」，本版卜辭之刻手於 𠂔 形中間加一橫筆作 𠂔 形，以別於本類卜辭之矢字，而寅字作此形者僅見於 歷間A類卜辭中，爲此類卜辭之刻手獨特之契刻風格，未見於其他卜辭當中，但在前述之 組小字類卜辭中，亦可見刻手於矢字作 𠂔 形，假若我們沒有依各組各類卜辭之用字作一比較，則矢、寅二字於此形上亦見同形的現象，但若就本文所討論結果，可知卜辭中刻手於矢字與寅字作 𠂔 形乃出現於不同類的卜辭中，而同一組或同一類的刻手對矢、寅二字皆有所區分，故二者不會產生混淆。




歷間B類卜辭與上述 歷間A類相同，皆未見獨體「矢」字，但見矢字之孳乳字「侯」作 𠂔 形（如《合》20067），其辭爲：「…侯…來」，偏旁矢字作 𠂔 形。「寅」字則作 𠂔 形（如《合》20067），其辭爲：「戊寅，允來」，偏旁矢字與寅字同版並見，形體雖無別，但由孳乳字及上下文例上皆可辨別清楚，不致混淆。




主要存在於武丁至祖庚、祖甲時代之歷類卜辭中，歷一類卜辭未見獨體「矢」字，孳乳字則有「族」字作 𠂔 形（如《合》34134），其辭爲：「三族令」，所 之偏旁「矢」字作 𠂔 形，象矢羽處作填實之形，應是由於卜辭契刻工具—青銅刀刻劃在質地堅硬之龜甲獸骨上時，若字形較小，筆劃較多，或刻手不夠嚴謹，則不易刻劃出雙 之筆劃所致。歷一類卜辭之

「寅」字則作  形（如《合》32171），其辭爲：「戊寅卜：又（侑）妣庚五□十牢，不用」。




歷二類卜辭中亦未見獨體「矢」字，但見孳乳字「族」字作  形（如《合》34133），其辭爲：「丁酉卜：王族爰多子族，立于 ，所  之「矢」字偏旁作  形。「寅」字則作  形（如《合》33780），其辭爲：「庚寅□…用九…」；或作  形（如《合》32029），其辭爲：「丙寅貞：其先 ，九牛」，寅字皆作假借矢字之形，與矢字雖同形，但由文例上皆可作明顯區別。


歷草體類卜辭中亦未見「矢」字及其孳乳字。「寅」字則作  形（如《合》33985），其辭爲：「壬寅卜：甲辰，雨」；或作與  組肥筆類同，於矢形羽枯雙  處作單筆之  形（如《合》32049），其辭爲：「于司，丙寅有 ，伐三十羌、卯三十豕」，「寅」字作此形者僅見於本類卜辭與  組肥筆類卜辭中，爲兩類卜辭中刻手之獨特契刻形體。而於《文編》「寅」字條下亦見其收入作  形（如《合》32905）者⁵²。細審之，此拓片字體屬歷草體類之卜辭，《摹釋總集》之釋文作：「乙丑貞：奚令崇交。」，故  字則應非寅字，而當作交字解，《文編》於此誤收。至於《摹釋總集》所釋「崇」字，實當釋「求」字。









所處時代爲祖寅晚世至武乙初年的歷無名類卜辭中，未見「矢」字或其偏旁。「寅」字則作  形（如《合》29400），其辭爲：「庚寅卜…」；或作  形（如《合》32448），其辭爲：「甲寅卜：其又（侑）歲于高祖乙，一牢」，此箭身作單筆之形，當亦是因刻手於雙  筆劃契刻不易所致。

處於康丁至武乙、文丁之交的無名類卜辭中，未見獨體「矢」字，但可由孳乳字如「族」字中觀其所  偏旁，如《合》26880 之「族」字作  形，其辭爲：「…丑卜：五族戍弗雉王」，偏旁「矢」字作矢身單筆之下  形；








⁵² 同上註。

或如《合》28053 之「族」字作形，其辭爲：「王 次令五族，戍羌方」，所 之偏旁「矢」則作形。無名類卜辭之「寅」字則仍作象矢形之形（如《合》27187），其辭爲：「甲寅卜：延燎祖乙…卯三牛…五，用」。


在武乙、文丁時代之無名黃間類卜辭中，未見「矢」字。「寅」字則作形（如《合》33522），其辭爲：「壬寅卜貞：王其田，亡 」。值得注意的是，「寅」字字形在無名黃間類卜辭中有了鉅大的變化，即於「矢」形中間增加了象捧手之形的筆劃以示區別。






時代最晚的黃類卜辭，其時代上及文丁之世，下至帝辛。此類卜辭中，未見獨體「矢」字，偏旁 矢之孳乳字則有「族」字作形（如《合》37518），其辭爲：「辛亥卜，在攸貞：大左族…擒」，偏旁「矢」字作單筆之形，如上所述，應是由於字形較小，雙 之筆劃不易契刻所致。「寅」字於黃類卜辭中之形體頗多，皆於「矢」形中間增加象兩手之形的區別符號，《說文》中小篆寅字作形者即由卜辭晚期演化之形體而來，故寅字之初形乃假借矢字，而其本義亦非如許慎所言，釋寅爲臚義也。黃類卜辭之「寅」字或作將捧手形線條直線化之形（如《合》35575），其辭爲：「… ，王…甲寅，翌小甲」；或仍作象捧手之形的形（如《合》36717），其辭爲：「戊寅卜…于召…」；亦見「寅」字作于省吾所謂加一方框，實爲象捧矢之手形演變而來之形（如《合》36839）：「庚寅卜，在□貞：王田往來亡 」。另外，「寅」字於本類卜辭中，亦常見作於矢形中加一橫筆及方框之形（如《合》41866），其辭爲：「…寅卜貞：…日戊王… 不邁，大雨」；或作於方框中再加一橫筆之形（如《合》37994），其辭爲：「丙寅」，上述二形極易與「黃」字相混，然若細審之，其中尚有分別。有些學者以爲寅字與黃字間存在著同形的現象⁵³，其實是未對卜辭中寅、


⁵³ 參姚孝遂〈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古文字研究》第20輯，中華書局，2000年，280頁。張桂光〈甲骨文形符系統特徵的探討〉《古文字研究》第20輯，中華書局，2000年，296-297頁。

黃二字作全面探討，才有錯誤的分析。就筆者對各組各類卜辭中寅、黃二字之分析比對，發現最易產生混淆的字形在黃類卜辭中，故本文於此附帶一提黃類卜辭之「黃」字，或作  形（如《合》36350），其辭爲：「乙卯，其黃牛，王受又又（有祐）」；或作  形（如《合》36484），其辭爲：「癸巳卜黃貞：王旬亡，在十月又二，惟征人方，在□」；或作  形（如《合》41866），其辭爲：「王其鑄黃 奠盟， 今日乙未利」。由本類卜辭之論述中，我們可知「寅」字與「黃」字較易產生混淆的形體爲：寅字作 、 等形；黃字作 、 等形，但其中仍有區別而無同形的現象，即刻手於「寅」字皆在鏃形之下、方框之上多一橫筆，而「黃」字則無，且黃字本 大而 非 矢，由於晚期卜辭中寅字所 之矢形與黃字所 之大形產生形體上的混淆，因而導致如姚孝遂、張桂光等學者於此二字之形構有所誤解。因此，卜辭之寅字與黃字並無同形的現象。


所處時代主要爲武丁中、晚期之非王卜辭裏，「矢」字僅見於午組卜辭，各組各類非王卜辭之刻手於「矢」、「寅」二字之字形分析如下：



子組卜辭中未見「矢」字。「寅」字則作  形（如《合》21633），其辭爲：「甲寅卜□貞： 丁令□」。




午組卜辭之獨體「矢」字作  形（如《合》22051），其辭爲：「…祖戊，矢，用」；另外，午組卜辭中亦見矢字之孳乳字「侯」字作  形（如《合》22065），其辭爲：「壬戌卜□侯…余呼見聿□侯印」，所 之偏旁「矢」字作  形。「寅」字則作  形（如《合》22045），其辭爲：「庚寅卜：于妣乙，用」；或作  形（如《合》22088），其辭爲：「庚寅卜貞」。由本類卜辭，可見寅字與矢字因假借關係而同形。








亞組卜辭中未見「矢」字。「寅」字則作  形（如《合》22301），其辭爲：「辛丑卜： 壬寅」。
















圓體類卜辭中未見「矢」字及 矢之孳乳字。「寅」字則作  形（如





《合》21960)，其辭爲：「丙寅，不千降」；或作  形（如《合》22004），其辭爲：「壬寅…令…出丁…」。

劣體類卜辭中未見獨體「矢」字或其孳乳字。「寅」字則作  形（如《合》21990），其辭爲：「…寅卜…」；或作  形（如《合》21991），其辭爲：「…寅…若」。作假借矢字之形。

婦女類卜辭中未見獨體「矢」字，矢之孳乳字有「侯」字作  形（如《合》22299），其辭爲：「壬午卜：令般比侯告」，偏旁「矢」字作  形。「寅」字則作  形（如《合》22135），其辭爲：「壬寅貞：啓」，由非王卜辭之刻手於寅字之刻劃形構可知，皆屬於早期卜辭中寅字假借矢字而同形之字形。









綜上所述，各組各類卜辭之刻手於矢字或其偏旁之契刻時，大多作象矢鏃之  形，極爲少數刻手才作 、、 等形。其中，作  形者，見於出類、無名類以及黃類卜辭中；作  形者，僅見於 組小字類卜辭之刻手；作  形者，則僅見於出組二類卜辭中。




卜辭中寅字因無形可象而假借矢字之形，早、中期卜辭之寅字多作象矢之  形，稍異者僅 組肥筆類、歷草類中之作  形者， 組小字類之作  形以及 歷間A類之  形者。其餘各組各類早、中期卜辭之寅字皆作  形。迄晚期之無名黃間類、黃類卜辭才出現增加了區別符號之 、、 諸形，是可知  形爲卜辭中寅字最常見之字形結構，與矢字同形，是寅字假借矢字之明證，故早期、中期卜辭中之刻手於矢、寅二字多相混而用，至晚期卜辭中，刻手於寅字才加上區別符號以示區別。而寅字由假借矢字而同形以致分化的形體演變上，如前所述，最初與矢字同作 、 等形，其後爲與矢字有所區別，便於矢字中間加上象捧矢之形的區別符號，如 、 等形；而後，將象捧矢之手形線條以方框線條或加一橫畫表示，如 、 形。






在各組各類卜辭中，矢字與寅字同版並見者，見於賓間A類、𠩺類、賓組一類以及歷間B類卜辭，其中僅見𠩺類卜辭之矢、寅二字形體判然有別，矢字偏旁作形，寅字則作形，是可知𠩺類卜辭之刻手於矢、寅二字之契刻上是有所區別的。賓間A類、賓組一類與歷間B類卜辭之刻手於矢、寅二字均作形，二者同形無別。其餘各組各類卜辭中，雖未出現矢、寅二字見於同版的情形，但如上所述，於早、中期卜辭中亦多同作形而無區別，故寅字於多數卜辭中皆因假借矢字而與之同形。到晚期卜辭之無名黃間類與黃類卜辭中矢、寅二字才有明顯的區分。

第四節 小結

本章討論「依聲假借之同形字」，是就甲骨文中的部分同形字是由於本無其字，依聲假借而同形者，此類字組皆屬因假借關係而同形，但在卜辭中又都分化為不同形體之字例，如「貞、鼎」、「子、巳」、「矢、寅」等字組，本文討論其因假借同形而分化之現象，以及在各組各類卜辭中形同義異而音同的情形。

在「貞」、「鼎」二字方面，由本文之探討，可知貞、鼎二字的同形現象，是由於表之貞問義的貞字在文字使用之初無形可示，便假借同音之鼎字爲之。也就是說鼎字在卜辭中作 、 等形，爲鼎之象形，象鼎兩耳、腹、足之形，貞字在早期卜辭中作  之形者，是假借鼎字形體而來。其後由於卜辭卜問之性質，在卜辭中需大量使用貞字，於是契刻者將  形簡化爲方便契刻之  形，貞字作  形遂成爲卜辭中之表貞問義的專字，而鼎字繼續使用象其原始鼎形之作 、 等形，因此在中晚期卜辭中，原本因假借關係而同形的貞、鼎二字在形體上都有所分別。

在「子」、「巳」二字方面，主要以探討卜辭中作子孫、子某之「子」字與十二地支中第六位之「巳」字之同形現象爲主。卜辭中之干支字皆無本字，需假借爲之，子、巳二字之古聲母同屬齒頭音，古韻部皆屬之部，是可知干支字之巳字是假借子形而來，因此卜辭中之 、、 等形者有釋作子孫、子某之「子」義，又有因假借關係而用作「巳」字，因而造成子、巳二字之同形現象。在契刻者之刻劃用字上，本文由卜辭兩系發展之觀點來看，村中、北一系王卜辭之契刻者在刻劃子、巳二字時多半是同形的；而村南一系王卜辭契刻者則於子、巳二字之形體刻劃上則多是較嚴謹地有所區別。

在「矢」、「寅」二字方面，由本文的討論可知，卜辭中表地支第三位之寅字無形可象，於是假借上古音近之矢字，而出現卜辭中矢、寅二字同形的現象。早、中期卜辭之寅字多作與矢字同形之  形；晚期之無名黃間類、黃類卜辭中，寅字爲了與矢字區別開來，於矢形中間增加了區別符號，而多作 、、 形。是可知  形爲卜辭中寅字最常見之字形結構，與矢字同形，是寅字假借矢字之明證，而因爲假借關係，使得早期、中期卜辭中之矢、寅二字大多同形，到了晚期卜辭，契刻者才在寅字中間加上了區別符號以示與矢字區別，矢、寅二字之形體才有了區分。

因此，由本文舉要提出的「貞、鼎」、「子、巳」、「矢、寅」等例，可看出卜辭中由於依聲假借而同形的同形現象與各字組的發展情形。

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以甲骨文中同形字爲研究主題，主要針對歷來在甲骨文字中因字形、字義及用法上的混淆不清，而產生釋形、釋義與釋文上似是爲非之字例，依其成因區分爲同源分化、取象形近、形近而訛、依聲假借等四點，於本論文之二、三、四、五章作舉要性的討論，除就各個字例之形音義作一整理，考究每一字例之初形本義、音韻關係及意義用法，再就各組各類卜辭契刻者於各字例之字形製表分析之，詳細討論各個不同時期的字形、不同契刻者的用字情形，並就過去學者們於各字例所論及之觀點作進一步之審視，取其信者而存之，正其誤者而校之。本論文之價值在於：

一、探究異字同形之具體成因

本文於第一章中曾引用姚孝遂之語：

從總的方面來說，甲骨文的文字形體是規範和統一的。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甲骨文仍存在著很多不規範的因素……。¹

姚氏所言，點明了甲骨文中仍有許多「不規範」的情形，本文所探討之甲骨文同形字，即異字同形的現象，是文字發展中非規範性的變例。對於何以形成此不規範的情形，陳煒湛曾對卜辭當中的異字同形現象，提出下列四點原因：

第一、字形省簡，乃與另一字同形。

¹ 姚孝遂〈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古文字研究》第20輯，283-284頁，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3月。

第二、異體字的存在，即一字異形現象，與異字同形有密切關係。

第三、由於意義上的聯繫而致二字同形。

第四、文字演變，由於歷史的因素而導致二字同形。²

本論文對陳氏所舉異字同形數例亦作了探討，陳煒湛所提出如上述所列四點原因，亦說明了形成甲骨文異字同形現象之成因，另外如施順生³以及朱歧祥⁴皆曾提出甲骨文同形字之成因，都各有其獨到之見解，我們不可加以忽略。然本文依不同角度切入，而將異字同形之因分為第二章之同源分化（如女、母共用 𡚦 形；月、夕共用 𠂔 形）；第三章之取象形近（如七、甲二字同作 𠂔 形、士、王二字同作 𠂔 形）；第四章之形近相訛（如下、入二字同作 𠂔 形）以及依聲假借（如矢、寅二字同作 𠂔 形）等成因，將各字例在各組各類卜辭中的同形現象加以釐清。

其中，以第二章「同源分化」之成因最為特出，同源分化的同形字，說明早期文字發展中是存在著形義同源的發展現象的，這與我們熟知的音義同源關係在文字的發展上存在著很大的差別。這當中還有許多值得探討的空間，值得今後再更深入研究。

二、呈現分組分類之研究成果

² 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甲骨文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1版1刷，33-34頁。

³ 施順生〈甲骨文異字同形之探討〉，102頁，《第十三屆全國暨海峽兩岸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國91年4月。施氏一文並於104-105頁中，歸納甲骨文異字同形所產生之原因為：一、造字之初即已同形。二、同源分化。三、合文。四、形體之簡化、繁化、異化。五、用字假借。

⁴ 朱歧祥〈甲骨文中的「同形現象」〉，第五屆中區文字學座談會，民國91年11月29日。提出同形字之四點成因：一、形近而混同。二、義相類而混同。三、變異的寫法而混同。四、省略而混同。

本論文於甲骨文同形字例之探討上，皆以卜辭分組分類審視甲骨文之同形現象，藉由細密的分組分類，就甲骨文中同形字組的用字情形得到較精確的分析結果。由卜辭分組分類與斷代方法之分析，一方面釐清各組各類卜辭刻手在不同字例上的用字情形，一方面藉此將各字例之用法及意義作一詳盡比較與論述。更對卜辭之分類與斷代有所助益。卜辭中由於不同刻手之用字習慣所造成的混淆，在造成學者們誤認為具有同形現象的字例中，亦應強調、正視不同時代、不同刻手之契刻形體。以本文第三章「取象形近而同形」字組中之「𠂔、比」二字為例，歷二類卜辭中之「𠂔」字作 𠂔 形，與歷一類卜辭中之「比」字作 𠂔 形者，乍看之下，在字形上極易混淆，但由本文之討論，𠂔、比二字實際上各自在歷一類與歷二類卜辭中是判然有別、不致於混淆的，因此，若不就卜辭斷代中分組分類的觀點細審之，則極易將一些本來能夠區別清楚的字視為同一字。過去認為𠂔、比二字同為一字之學者們，應是在尚未了解卜辭之斷代與分類的前提下，而將不同時期、不同分類的字混在一起討論所導致的結果，因此，這也是本論文在討論字形上極易相混之字組時，必須由各組各類卜辭中逐一探討分析的主要原因。

三、釐清字形發展之歧異現象

陳煒湛在討論甲骨文異字同形現象時，提到卜辭的歧義、混亂情形雖是甲骨文發展之特點，但僅只是「漢字發展過程中的支流」：

甲骨文這種異字同形現象，雖是漢字在甲骨文階段的特點之一，卻是漢字發展過程中的支流，它與文字的性質是矛盾的。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文字應能準確地記錄和反映語言，一個符號與語言中某一個單位（詞或詞素）相對應；可是異字同形現象卻允許一個符號同時與語言中兩個或兩個以上單位相對應，這便易造成歧義、混

亂。隨著時間的遷移，文字日趨完備精密，這一現象亦逐漸減少消失。文字的使用者總是採取各種辦法，力圖使兩個不同的字在字形上有所區別，不相混淆。在兩周金文中，這種異字同形的現象便已大大減少，僅存極少數了（如七與甲、壬與工等）；而到了小篆階段，「書同文」文字定型化、規範化，這一現象便告絕跡。本文所論甲骨文中異字同形諸例，在《說文》中莫不判若涇渭，儼然有別，其原因便在乎此。⁵

文字是傳達、記錄語言的工具，中國文字在創造發展中，經歷著簡化、繁化、異化…等演變過程，也只有甲骨文這尚未定型的階段，才會出現如此大量的異字同形現象，如同陳煒湛所云，卜辭部分刻手在不同字出現同形的現象，到了金文階段已多半分化完成，除少數字例外，因多字一形所造成的歧義與混亂已很少出現了，發展到小篆階段更是定型、規範化，而未見異字同形現象。本論文討論甲骨文在字形上的混淆情形，目的即在釐清甲骨字形發展中所產生的歧異現象，使其不致於影響我們對於卜辭形體、意義與用法上之判斷，亦可避免文字釋讀上的錯誤。











四、確立文字發展之不可逆性

姚孝遂於〈文字形體的分化及其不可逆性〉一文中提出：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整個歷史發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具有不可逆性。文字的發展演變也不例外，文字的發展過程，總的說來，是一個不斷孳乳分化的過程，其中又是以專用字替代通假字為主。…當以專用字代替了通假字以後，二者就有了嚴格的區分而不

⁵ 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甲骨文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1版1刷，34頁。

是「通用無別」了。這種通假到專用的發展變化過程，是不可逆轉的。⁶

文字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演進變化著，的確存在著姚氏所謂文字形體分化之「不可逆性」，以本文第二章同源分化之同形字組中的「女、母」為例，女、母二字原本共用  形，即  形既為可釋為女字，亦可釋為母字，但因容易造成意義上的混淆，故分化出加兩點象人乳的  形表示母字，而  形僅能表示母義，不再用作女字。一旦文字有其分化後特定之區別符號，則各自以不同字形表示，同形現象便不存在，且分化後之字形不能表示原本與之共用的字。再以第五章討論「依聲假借而同形」之「貞、鼎」、「矢、寅」等字組為例，如；貞字原本假借鼎字，而與鼎字共用  形，但後來有了簡省之  形專門表示貞問之義的貞字，但  形不表示鼎字；寅字原本假借矢字，而與矢字共用  形，後來加上方框、橫劃等表示分別之符號作  形之後， 形只表示寅字，而不為矢字。這些字例都確立了文字的發展是具有其「不可逆性」的。

但姚孝遂於上述持論中以「專用字」和「通假字」來說解文字發展的不可逆性，若以「女、母」為例，其說可從，但若以「貞、鼎」、「矢、寅」等例為說，則有待商榷。如本文所論，「貞、鼎」、「矢、寅」之例皆由假借關係而同形，而非通假關係，假借乃本無其字，通假乃本有其字，貞字、寅字皆是本無其字之假借，但也可看出文字發展之不可逆性。因此，筆者以為，姚氏文中之「專用字」與「通假字」應當稱為「孳乳字」與「本字」較能適切地說明文字發展之「不可逆性」。

五、了解訛變同形之發展情形

⁶ 姚孝遂〈文字形體的分化及其不可逆性〉《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科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1999年4月第二刷，161頁。

在本文第四章「形近相訛之同形字」中，本文僅舉「用、𠄎」、「下、入」、「丙、內」、「入、六」、「上甲、田」等五例予以討論說明。

如「用、𠄎」二字同形的現象僅出現於時代最晚的黃類卜辭中；「下、入」二字中，卜辭中下字多作 𠄎、𠄎 等形，「入」字則多作 入 形。但在歷二類卜辭以及午組卜辭中則出現下、入同形作 入 形現象；「丙、內」二字同作 丙 形則見於 組小字類、賓間A類、典賓類以及午組卜辭中；「上甲、田」二字中，合文「上甲」作 𠄎，田字則作 田 形，僅 歷間B類、歷草體類卜辭中出現二字同作 田 形的現象。可知此類同形字皆屬於部分卜辭中因形近訛變所造成的同形現象，而不是普遍存在於各組各類卜辭中。

由本文之分析研究，我們了解甲骨文中這些字例因形體相近訛變而同形的發展情形，如此，才不致於在卜辭文例上出現錯誤的釋讀。事實上，此類同形字佔甲骨文同形字中之大半，將所有甲骨文中因形體相近而訛變為同形之字全面探討，整理其發展規律，實為本論文告一段落後，未來延續發展的方向之一。

六、提出歷來研究之說解校補

本文於各字例之討論中，不僅就甲骨文中同形字的現象依分組分類觀點予以釐清，在每一字組中並對歷來之研究加以探討，提出學者們或由於當時資料不足，或因未以分組分類觀點討論的說解以校補之。

如「女、母」之例，孫海波《甲骨文編》中所錄《粹》1160（即《合》26992）之母字形體為 𡚦 形字形，但由筆者仔細回核之，此字形應當作 𡚦 形，故於本文提出校訂之。

在「月、夕」之例中，依筆者於碩士論文階段完成之「甲骨文合集分組分類總表」，舉出陳煒湛對武乙、文丁時代卜辭中，月夕二字寫法所舉字例之訛誤。

又如「入、六」之例，由本文就各組各類卜辭中作 入 形之「六」字的探討，提出在一般文辭中亦可見六字作 入 形的現象，釐清于省吾所謂「六字作 入 形皆出現於兆側之紀數字或合文，而文辭中的六字皆未見作 入 形」的誤解。諸如此類之例，散見於本文各章節之字例中，是筆者進行本論文寫作之心得與研究之成果。

文字之演變與發展，存在著許多變化，但也有許多規律可循。發現文字發展的變化與探究其規律，使文字研究工作不斷精深成熟，是筆者完成本論文之際，期待日後更加努力的目標之一。浩瀚無涯的文字學術領域，更是未來致力發展的方向。